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音韵学研究 第二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音韵学研究

第　二　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21051
4
2

音韵学研究

第二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中　华　书　局

音韵学研究

第二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 19 $^{2}/_{4}$ 印张 · 403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册

统一书号：9018·150　　定价：3.25元

目　录

汉语"鼻一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严学宭　尉迟治平（1）
临沂汉简的通假字……………………………………………………赵　诚（17）
关于古调类调值的一种假设………………………………………陈振寰（27）
周法高《上古音韵表》之部字匡谬…………………………………严承钧（37）
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喻世长（44）
上古去声质疑…………………………………………………………殷焕先（52）
曹宪《博雅音》研究…………………………………………………黄典诚（63）
《广韵》开合分韵说质疑……………………………………………罗季光（83）
初唐诗文的韵系………………………………………………………鲍明炜（88）
敦煌曲子词用韵考……………………………………………………张金泉（121）
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鲁国尧（140）
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赖江基（148）
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史存直（172）
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王吉尧　石定果（187）
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杨耐思（220）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韵母考…………………〔日〕花登正宏（234）
论内外转………………………………………………………………李新魁（249）
说内外转………………………………………………………………俞光中（257）
《切韵》系统与南宁音系……………………………………………梁振仕（264）
从长沙方言的异读词看历史音变的若干方式………………………伍云姬（277）
山西方言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潘家懿（290）
汉语"-儿"尾纵谈……………………………………………………伍　巍（296）

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

严学窘　尉迟治平

1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可以发现鼻辅音声母与同部位的塞音声母常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1　《说文》谐声

唇音：

邊：櫋　　每：緐

否：杳　　冒：賵

辟：髆　　臱：邊𨘢

必：监宓覕　　亡：攺

辰：眽　　武：賦陚

貌：䫉　　無：撫

卯：奅窌　　𡧍：賓

舌尖音：

覃：嫸　　以：能

卓：淖　　丑：狃纽钮邔伷𦑔豻沑秈

耴：𩣡𢻔　　占：粘鲇佔拈

聂：慑讘㯰𠏉　　出：貀柮

耳：恥　　㚔：執

肉：䐓䍳育　　示：柰

念：唸　　貳：樲

內：笍　　㕯：矞

舌根音：

奇：錡齮　　及：岌

圭：崖厓　　尧：骁浇趬烧翘𢻉哓

军：䡓齳晖　　兀：髡

斤：沂䍗断听虒　　坙：娙

交：骹	犬：犨
今：吟诊黔	气：圪虢趌
兼：䭕䭑㺌	干：虷岸豻
鬼：嵬隗	幵：研焉䂓豜趼妍
夰：界	臬：䴡
艮：银琅垠眼狠	金：崟趛顉唫
各：頟詻	阌：䎙
辛：言	敢：厰
堇：鄞	轫：齧
见：砚	危：诡垝陒䤯躼恑蛫洈姽桅跪
鵦：鹲	元：冠
豈：磑皚䫿敳剴螘顗鎧殪	介：忦
贵：聵	君：輑
狱：哭	

这种异常的谐声现象，只有用复辅音学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1.2　经籍异文

唇音：

《诗·小雅·吉日》“既伯既祷”，《说文》一上示部“禂”字下“诗曰既祃既禂”，“伯”作“祃”。《经典释文·礼记·王制》“祃于所征之地”注曰“祃，马怕反，师祭也，又音百”，是其证。“祃”明母字，“伯”“百”帮母字。

《吕氏春秋·孟春纪》“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礼记·月令》作“草木萌动”。“繁”并母字，“萌”明母字。

舌尖音：

《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尚书大传》作“中祀大交”。“南”泥母字，“大”定母字。

《战国策·齐策》“王(齐闵王)奔莒，淖齿数之曰……”——按淖齿，楚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司马贞索隐曰“淖音女教反”，又《史记·田单列传》亦作“淖齿”，裴骃集解曰“徐广曰多作悼齿也”，《潜夫论·明闇》“踔齿悬滑王”作“踔齿”，《吕氏春秋·先识览》“而公(齐湣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作“卓齿”。“淖”娘母字，“悼”并母字，“踔”彻母字，“卓”知母字。

舌根音：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经“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传及《谷梁传》同作“夔”，《公羊传》为“秋，楚人灭隗，以隗子归”，作“隗”。“夔”群母字，“隗”疑母字。

1.3　汉儒读若

唇音:

《说文》七上禾部"穙……读若靡"。"穙"奉母字,"靡"微母字。

《说文》五下夂部"夌……读若范"。"夌"微母字,"范"奉母字。

《说文系传》二十四女部"娟……读若胞"。"娟"微母字,"胞"帮母字。

《经典释文·论语·子罕》"冕"注云"音免,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绕"。"弁"奉母字,"冕""免""绕"微母字。

《周礼》"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郑玄注云"杜子春读貉为百尔所思之百"。"貉"明母字,"百"帮母字。

《礼记·郊特牲》"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郑玄注云"辟读若弭"。"辟"奉母字,"弭"微母字。

《淮南子·脩务训》"嫫母仳倠",高诱注云"仳读人得风病之靡","仳"奉母字,"靡"微母字。

《淮南子·天文训》"蔈定而禾熟",高诱注云"蔈,禾穗粟孚甲之芒……蔈读如诗有猫有虎之猫,古文作秒也",按《说文》七上禾部"秒,禾芒也",此借"黄花蔈"之"蔈"为之。"蔈"非母字,"猫""秒"微母字。

舌尖音:

《说文》七上片部"牏……读若俞,一曰若纽"。"牏"定母字,"俞"喻母四等字,"纽"娘母字。

《说文》六上木部"柮……读若尔雅貀无前足之貀"。"柮"端母字,"貀"娘母字。

《周礼·考工记·弓人》"凡昵之类不能方",郑玄注云"故书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读为不义不昵之昵"。"樴"定母字,"昵"娘母字。

舌根音:

《说文》三下攴部"敳……读若豤"。"敳"疑母字,"豤"溪母字。

《周礼·考工记·旊人》"凡陶旊之事,髻垦薜暴不入市",郑玄注云"郑司农云髻读为刮……玄谓髻读为跀"。"髻""刮"见母字,"跀"疑母字。

1.4 古注直音

唇音:

《吕氏春秋·离俗览》"乃负石而沈于募水",高诱注云"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明母字,"伯"帮母字。

舌尖音:

《汉书·天文志》"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之能",注云"苏林曰能音台","能"泥母字,"台"透母字。

《汉书·陈胜项籍传》后引贾谊《过秦论》"蹑足行伍之间",注云"如淳曰蹑音叠,师古曰蹑音女涉反"。"蹑"娘母字,"叠"定母字。

《汉书·景十三王传》“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注云“郑氏曰淖音卓王孙之卓,苏林曰淖音泥淖,师古曰苏说是,音女教反”。“淖”娘母字,“卓”知母字。

《汉书·东方朔传》“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注云“邓展曰咄音纳裘之纳也”。“咄”端母字,“纳”娘母字。

《汉书·西域传》“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注云“郑氏曰乌秅音鷃拿,师古曰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鷃拿耳,非正音也”。“秅”澄母字,“拿”娘母字。

舌根音:

玄应《一切经音义·正法华经》“齮,齧,丘奇反,《汉书》韦昭音垦,《仓颉篇》云云齐人谓齧咋为齮,齮则齧也”。“齮”疑母字,“垦”溪母字,韦昭、玄应俱读“齮”为溪母字,“齧”疑母字,则齐人读“齧”亦为溪母字。

1.5 《广韵》又音

唇音:

坭:武夫、莫胡切,又普胡切

𥳑:弥遥切,又敷沼切

湐趙:莫白切,又普伯切

舌尖音:

埝:都念切,又奴协切

攤:奴但、奴案切,又他干切

滩:他干切,又奴案切

䮻:那到、奴皓切,又徒到、徒皓切

扭:女久切,又陟柳切

杻:女久切,又敕久切

㩶:奴协切,又书涉切

脮:吐猥切,又奴罪切

䟴:乃殄切,又徒典切

阽:乃玷切,又他念切

辗:知演切,又女箭切

舌根音:

唫:鱼金切,又渠饮切

鈙:去金、钦锦切,又五感切

浇:古尧切,又五吊切

硗:口交、苦絞切,又五教切

梱:牛昆切,又苦本切

趣:鱼吻切,又丘粉切

豻:可颜切,又俄寒、五旰切

禾:古奚切,又五溉切

顩:苦减、丘槛、口陷、公陷切,又五咸切

㛪鵪:过委切,又鱼毁切

桅:过委切,又五灰切

洈:过委切,又鱼为切

甈:去例切,又五计切

僸:牛锦切,又居荫切

豥剴:古哀切,又五来切

豜:吾甸、五晏切,又古莧切

豣:吾甸切,又古贤切

𧯶:古贤切,又鱼列切

豣:苦坚切,又俄寒切

鳽:古贤、口茎切,又五革切

珢:古痕、古根切,又语巾切

龈:康很、起限切,又语巾切

䜣:举欣切,又宜引切

頠:口猥切,又五罪切

锜:渠羁、渠绮切,又鱼倚切

𩕳：五罪切，又鱼既切	䶛：古咸切，又五咸切
𧉔：衢物切，又鱼勿切	顑：苦感切，又玉陷切
䶣：巨淹切，又五咸切	㘝：五合切，又去劫切

1.6

此外，在古联绵词和古文字中也可找到一些例证。古联绵词如"弥缝"(《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啮缺"(《庄子·齐物论》)，"岩唫"(《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鷩鷩"、"鹛鸠"(《说文》四上鸟部)。古文字如"退"字，甲骨文作"𡧊"，临沂银雀山竹书《尉缭子》作"𨒋"，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作"芮"，俱从内得声，《说文》二下彳部"衲，復或从内"，《玉篇》卷第十彳部"衲古退字"，辵部"𨒋古文退字"，是其证。

可以看出，上列后六种资料与《说文》谐声大体是一致的。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汉语复辅音声母在语言文字各方面留下的痕迹。应该说，在谐声字形成阶段，汉语里还存在着由鼻音和同部位的塞音组成的复辅音声母，在没有获得其他材料之前，我们可以认为其时它们大致分布在这几系谐声字里。至迟在西汉末年，这些字或脱落鼻音，或脱落塞音，但在不同的时代里和不同的方言里仍有不同的读法。《说文》大徐注音，"䅬"扶沸切，注本字；"柮"女滑切，注读若字，则徐铉所取孙愐《唐韵》反切，即与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许慎的读音不同。东汉郑众(河南开封人)读"髻"为"刮"，而山东高密人郑玄则读为"跀"，这与《释文》"鲁读弁为绕"，《仓颉》"齐人谓罶咋为龄"的记载是一致的。郑氏的读音，唐万年(今陕西临潼)人颜师古即觉得大谬不然。西汉末年杜子春为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三国吴韦昭为云阳(今江苏丹阳)人，魏苏林为外黄(今河南杞县)人，如淳为冯翊(今陕西大荔)人，邓展为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以及东汉高诱等，其读音与《广韵》反切即不同。《广韵》又音或存古音，或取方言，反映其时各地实有异读。直至《中原音韵》，这些鼻、塞又读方才消失，其读音才统一、固定。

2 域外对音，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宝贵资料。从对音材料看，唐西北方音鼻音和同部位的浊塞音关系密切，其读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2.1 慧琳《一切经音义》

慧琳《音义》成于唐元和二年(公元 807 年)，景审《序》言慧琳音义取则于元廷坚《韵英》及张戬《考声切韵》之秦音。

慧琳译音中，常用明、泥①、疑母字对译梵文的浊塞音 b、d、g。

梵语译名例如：

brāhma "婆罗门，梵语，讹不也，或曰婆罗贺摩，亦讹也，正梵音云没啰憾摩"(唐义净《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中的 b-"没"。

padma "钵特摩花，古云钵头摩，或云钵弩摩，正梵音云钵纳摩"(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八)中的 d-"纳"。

gaṁdharva "健达缚……正梵音云𪘲达䮀，……𪘲音鱼蹇反之也"(玄奘《大般若波罗蜜

多经》卷第四十九)中的 gam "𪘂"。

又《音义》卷第二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三梵文圆明字轮四十二字母对译，慧琳认为"与梵音轻重讹舛不同"，并在注文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在《音义》卷第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一十五卷中干脆重译一遍，曰"诸字改书，颇为的当"、《音义》卷第二十四《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二字观门经》圆明字轮四十二字母则为慧琳所译。《音义》卷第二十五北凉昙无讦《大般涅槃经》音义原为释云公所撰，第八卷有梵文四十九根本字对译，慧琳云"音义依云公所制，唯陀罗尼及论梵字疏远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译为正"。

现将玄奘、昙无讦所撰及慧琳所订之梵文鼻音和浊塞音对译比次如下:

		ba	ma	da	na	ḍa	ṇa	ga	ña
圆明字轮四十二字	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婆 此字亦不切当书么字音莫可反	磨 莫可反兼有鼻音	柁 此字与梵音疏应书娜字那可反	娜 此字梵音有鼻音应书曩字取上声兼鼻音	茶 此字亦乖失应书綮字音挐雅反	拏 伫牙反不切应取上声或反书拏字兼鼻音是奴雅反	伽 强何反取此音之去声也	
	慧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麽 莫可反经中书婆字不切当宜改之	麽 莫可反兼有鼻音与前字稍别	娜 那可反经中书柁字不切当娜字为正	曩 曩朗反兼鼻音呼经中书娜字不切当也	綮 奴雅反经书茶字非也	拏 奴雅反兼鼻音呼与前綮字有异经中书綮字应取上声	誐 鱼佉反上声呼得经中书加字甚重	
	慧琳《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二字观门经》	麽 莫可反	莽 莫朗反	娜 那可反	曩 鼻中声	拏 伫贾反	伫 女耕反鼻中声也	誐 鱼迦反迦准上声	

续　表

		ba	ma	da	na	ḍa	ṇa	ga	ña
四十九根本字	吕无讦《大般涅槃经》	婆	摩	陀	那	荼	拏	伽	俄
	慧琳《大般涅槃经》	麽 莫我反无鼻音	麽 忙膀反鼻音	拕 那我反	曩 乃朗反鼻音	絮 纽雅反	拏 佇雅反兼鼻音	誐 鱼迦反迦字准上音	仰 虐軮反兼鼻音軮音央两反

可以看出，慧琳的明、泥、疑三组字有两种读法，一用零韵尾或塞韵尾字对译梵文浊塞音，有时注明"无鼻音"；一用鼻韵尾字对译梵文鼻音，如用零韵尾字，则或用反切如"么，忙膀反"，或注明"兼鼻音"等字样。则 ba "么"、ma "么"之"别"，ḍa "絮"、ṇa "拏"之"异"，当在韵尾是否鼻音。所以慧琳明、泥、疑三组字，如是鼻韵尾则读鼻音，如是零韵尾或塞韵尾则读同部位的浊塞音。至于梵文的浊塞音，慧琳在梵语译名中虽有用并、定、群组字对译者，但在对译梵文字母时，由于必须十分讲究对音的准确性，即明确指出这种译法"不切当"、"乖失"、"疏"，而一律换之以零韵尾明、泥、疑组字。则可能慧琳并、定、群三组是鼻音跟同部位浊塞音自由变读。

慧琳的这种译法，唐时善无畏、不空一派译经师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不是个人审音问题，应该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实际。

2.2　《唐蕃会盟碑》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收有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并、定、澄、群各组，分别与藏文浊塞音 b、d、j、g 对译；明、泥、娘、疑各组，对译的藏音可分为三类。

汉藏对译《唐蕃会盟碑》，立于唐长庆二年(公元 822 年)，明、泥、疑各组既与藏文鼻音，又与藏文浊塞音对译，与其韵尾无关：

韵尾	明组	例　字	泥组	例　字	疑组	例　字
Ø [2]	b	武	d	努	g	议御牛吾
	m	摩	n		ṅ	
G	b	没	d		g	
	m		n	诺	ṅ	
M	b	文	d		g	银研元
	m	文名	n	宁曩南	ṅ	岸

2.3 《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

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是另一类，即疑母一律用浊塞音 g 对译，明、泥二组字则与《唐蕃会盟碑》对音情况相同：

韵尾	明组	例　　字	韵尾	泥组	例　　字
ø	b	磨摩寐茂微务每妙無无味	ø	d	内泥恼
	m	谟		n	乃
G	b	蜜灭漠睦牧默目勿物	G	d	纳涅
	m	没		n	
M	b	门晚闻问忘妄	M	d	暖
	m	门邙眠勉面绵明盟孟命免铭盲梦		n	曩宁南农难念能

韵尾	疑组	例　　字
ø	g	雅疑义仪梧寓御艺外我五悟[illegible]愚语
G	g	岸银雁玩硬言眼
M	g	岳业逆

2.4 《阿弥陀经》、《金刚经》

藏文译音《阿弥陀经》、《金刚经》是第三类。微、娘、疑三组藏文分别用浊塞音 b、j(d)、g 对译；明组字除"藐"字外，鼻韵尾字藏文用鼻音 m 对译，零韵尾和塞韵尾则用浊塞音 b 对译；泥母字的对译与韵尾无关：

韵尾	明组	例　　字	泥组	例　　字
ø	b	摩妙牟	d	脑那
	m		n	乃
G	b	灭	d	耨
	m	藐	n	耨
M	b		d(l)	难能
	m	名命	n	念男

韵尾	微组	例　　字	疑组	例　　字	娘组	
ø	b	無	g	我五义议碍语疑	j(d)	女尼
G	b	末	g	业逆		
M	b	网万	g	严言愿眼		

2.5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藏译汉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上述《千字文》等同为敦煌石室所出写本，当亦代表唐西北方音。其中疑组藏文用浊塞音对译，明、泥二组除 miag "藐"一字外，鼻韵尾字藏文用鼻音对译，零韵尾与塞韵尾字用浊塞音对译：

韵尾	明组	例　字	泥组	例　字	疑组	例　字
ø	b	无昧	d	乃	g	五碍
G	b	灭蜜	d	涅	g	
M	m	明梵	n	能	g	眼

2.6 管·法成的译音

唐长安三年(公元 703 年)，义净从梵文译成《金光明最胜王经》，公元 781—859 年之间，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将义净所译汉文本又译成藏文。

义净是唐四大译师之一，齐州(今山东济南)人。管·法成精通汉藏两种语言，译著甚富，有将汉文译成藏文的，也有将藏文译成汉文的，一生活动在沙州(今甘肃敦煌)、甘州(今甘肃张掖)。

沙门译经最注意佛咒对音的准确性。《金光明最胜王经》有梵咒二十六条，今梵、汉、藏三本俱在，将此三本对勘，从汉藏对音与梵汉对音的差异，即能窥见唐西北沙州方音的特点。

梵文的浊塞音 b(v)、d、g，义净分别用并、定、群组对译；而汉语的并、定、群组，管·法成分别用藏文的浊塞音 b、d、g 对译，与汉字的韵尾无关：

	唇　音			舌　尖　音		
韵尾	ø	G	M	o	G	M
梵文	ba	vat	van	da	dyath	dan
汉文	婆(并)	伐(奉)	梵(奉)	柁(定)	怛(定)	檀(定)
藏文	ba	bad	ban	da	dyath	dan

	舌　根　音		
韵尾	o	G	M
梵文	gi	gat	gun
汉文	耆(群)	揭(群)	郡(群)
藏文	gi	gat	gun

梵文的鼻音 m、n(ṇ)，义净分别用明、泥组对译；汉文的明、泥组，藏文对译时，视其是否开音节而译法各异。闭音节(包括鼻韵尾和塞韵尾音节)，藏文分别用鼻音 m、n(ṇ)对译：

	唇音					
韵尾	M				G	
梵文	maṃ	man	maṃ	miṅ	muk	ma
汉文	漫(明)	曼(明)	忙(明)	名(微)	木(明)	末(明)
藏文	man	man	man̄	min̄	mog	ma

	唇音		舌尖音			
韵尾	G		M			G
梵文	muk	miṅ	naṃ	nan	nam	ni
汉文	目(明)	民(微)	喃(娘)	难(泥)	南(泥)	涅(泥)
藏文	mog	min	naṁ	nan	nam	nir

开音节，藏文或用鼻音 m、n(ṇ) 对译，或用浊塞音 b、d 对译。用鼻音对译的例如：

	唇音					
梵文	mi	ma	mo	ma	ma	ma
汉文	弭(微)	摩(明)	谟(明)	莫(明)	麽(微)	磨(明)
藏文	mi	ma	mo	ma	ma	ma

	唇音	舌尖音			
梵文	ma	nu	ṇi	ṇa	ṇi
汉文	魔(明)	怒(泥)	尼(娘)	拏(娘)	腻(娘)
藏文	ma	ṇu	ṇi	ṇa	ṇi

用浊塞音对译的，往往又可用鼻音对译，说明浊塞音与同部位的鼻音是自由变读的：

	唇音					舌尖音
梵文	mi	mṛ	mṛ	me	me	ne
汉文	蜜(微)	蜜栗	蜜栗	谜(明)	谜	泥(泥)
藏文	bi	beri	mri	be	me	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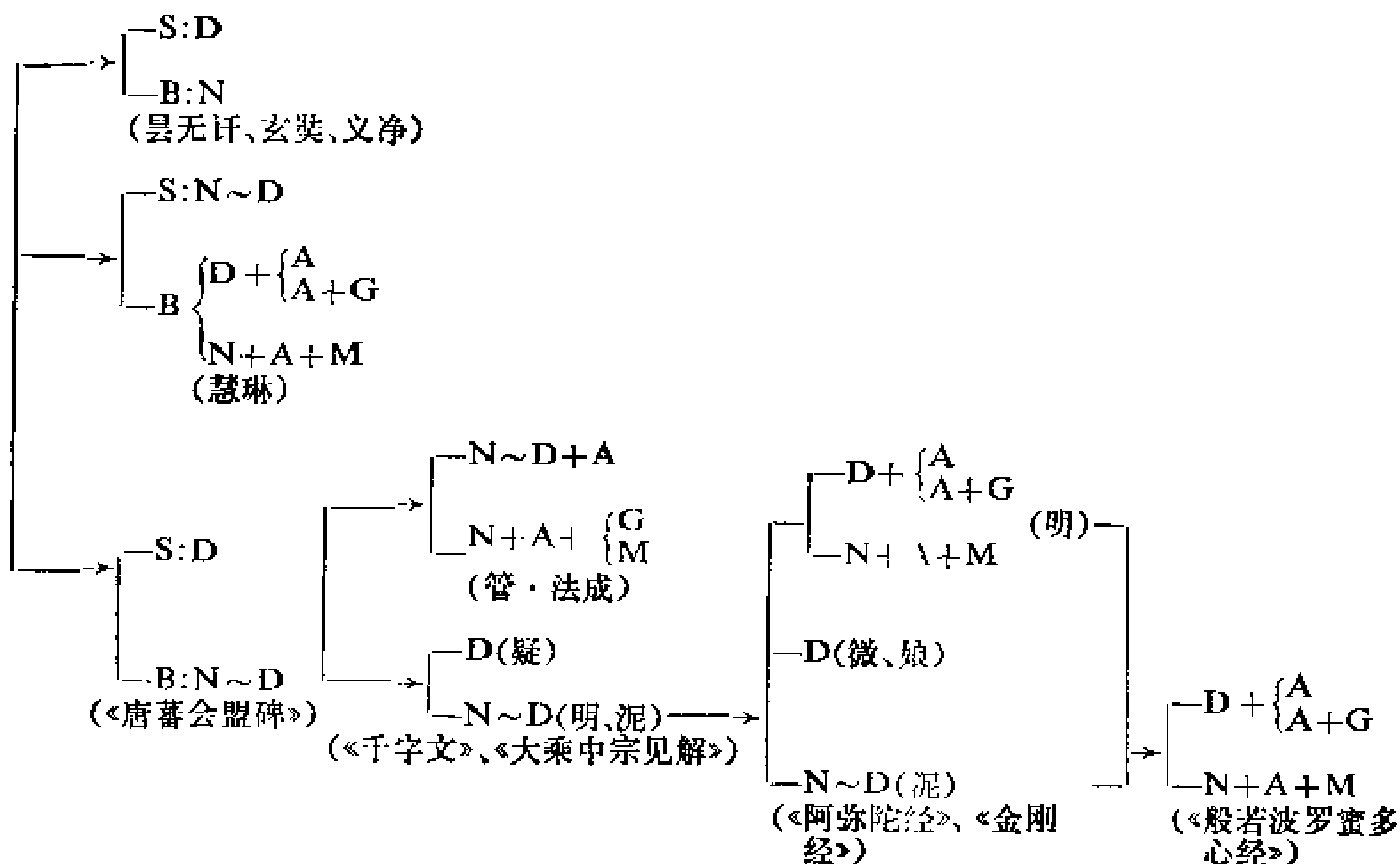
	舌	尖	音					
梵文	na	ṇā	na	ṇi	ni	ṇi	na	na
汉文	那(泥)	那	那	儞(娘)	儞	儞	娜(泥)	娜
藏文	ta	dha	na	de	ti	ṇi	ta	na

舌根音字只有一例:

梵文	gu
汉文	具(疑)
藏文	gu

梵文 g 可读 ŋ，故梵文 g 义净用疑组字对译，藏文用浊塞音 g 对译"具"，则说明疑组亦可读浊塞音 g。

2.7 综上所述，从域外对音看，汉语鼻音应该是和同部位的浊塞音组成复辅音声母，在唐西北方音中正在分化。上述六类对音材料，代表其分化类型和过程:



可以看出，汉语这类复辅音的分化，首先要经过一个鼻音和塞音自由变读的阶段，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或保留鼻音，或保留塞音，而演变成单辅音声母。在唐西北方音中，明、泥、疑组处在向浊塞音发展的过程，疑组的变化更快一些，而韵尾的性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2.8 日语吴音和汉音，其性质为汉语域外方音，对于上述汉语明、泥、疑各组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声组		疑组			娘组			微组		
例字		敖	玉	严	女	匿	浓	无	物	文
韵尾		ø	G	M	ø	G	M	ø	G	M
吴音	假名	ガウ	ゴク	ゴン	ニョ	ニキ	ニュ	ム	モチ	モン
	罗马字	gau	goku	gon	nio	niki	niu	mu	moti	mon
汉音	假名	ガウ	ギョク	ゲン	ヂョ	ヂョク	ヂョウ	ブ	ブツ	ブン
	罗马字	gau	gioku	gen	dio	dioku	diou	bu	butu	bun

声组		明组			泥组		
韵尾		ø	G	M	ø	G	M
例字		未	木	萌	奴	纳	南
吴音	假名	ミ	モク	マウ	ヌ	ナフ	ナン
	罗马字	mi	moku	mau	nu	naφu	nan
汉音	假名	ビ	ボク	マウ	ド	ダフ	ナム
	罗马字	bi	boku	mau	do	daφu	namu

吴音疑纽读浊塞音，则中国南朝吴地语音与三国吴韦昭读"齮"为"墾"是一脉相承的。汉音疑、娘、微三组分别读浊塞音 g、d、b；明、泥两组则零韵尾和塞韵尾字分别读浊塞音 b、d，鼻韵尾字则分别读同部位的鼻音 m、n，则公元八世纪的长安音与沙洲音读法是一致的。

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佛教天台宗、真言宗东传，日本出现了新汉音。新汉音中，明、泥两组的鼻韵尾字也分别读为浊塞音 b、d。如明组字"萌"读バウ bau、泥组字"南"读ダン dan。中国天台宗乃陈隋之交智颤于浙江天台山创立，唐鉴真初传天台三部于日本。我们虽然不能说天台宗诵读佛经必然依据浙江天台方言，但台、密二宗的佛经音读，一定有其方音基础。唐开元初，中天竺善无畏，南天竺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先后来华传授翻译印度密教，始形成中国真言宗，慧琳对音即与他们一致，则新汉音与不空一派读音也应有渊源关系。

4. 古汉语并、定、群和明、泥、疑各组，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读法。同样，现代汉语方言中这两类声组的读法也有分歧。

4.1 山西文水、兴县、忻县、太谷等地，明、泥、疑三组分别读作 mb-、nd-、ŋg-。如：

明组：睦 mbə（文水、兴县），卯 mbu（文水）mbə（兴县），面 mbiə̃（文水）mbiŋ（兴县），藐 mbiu（忻县）mbau（文水），莽 mbe（忻县）mbu（文水），灭 mbiæ（文水）mbiə（兴县）

泥组：纳 nda（文水、兴县），那 nda（忻县、文水），难 ndã（忻县、文水），女 ȵȡyi（兴县）ȵȡy（文水），奴 ndo（兴县）ndu（文县），宁 ȵȡiõ（文水、兴县），南 ndã（文水、兴县），盟 mbi（文水）mbiõ（兴县）

疑组：雁 ȵȡiã（文水），银 ȵȡiõ（文水），我 ŋgə（兴县、太谷）ŋgɯ（文水），鹅 ŋgə（忻县、太谷）ŋgu（文水）

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曾提到，白涤洲三十年代调查陕西方言时，曾发现陕北安塞、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等处也有类似的读法。

这几处方言不仅保留了古汉语这类复辅音声母，更重要的是证明其结构模式应该是鼻冠音加上同部位的浊塞音，即 mb-、nd-、ŋg-。ȵȡ- 则是由 nd- 和 ŋg- 颚化而成。

4.2 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古汉语"鼻一塞"复辅音声母的存在。闽南方言中，明、泥、疑组在口元音前分别读浊塞音 b、l(d)、g，在鼻化元音或纯鼻音韵母前则分别读鼻音 m、n、ŋ，例如：

声组	例字	厦门	晋江	龙溪	揭阳
明组	马	ba	be	be	be
	骂	mẽ	mã	mẽ	mẽ
	慢	ban	ban	baŋ	baŋ
	满	muã	muã	muã	muã
	蜜	bit	bit	bik	bek
	问	mŋ̍	mŋ̍	muĩ	mŋ̍
泥组	纽	liu	liu	liu	liu
	年	nĩ	nĩ	nĩ	nĩ
	南	lam	lam	lam	nam
	娘	niũ	niũ	niõ	niõ
疑组	外	gua	gua	gua	gua
	硬	ŋĩ	ŋĩ	ŋẽ	ŋẽ
	银	gun	gun	giŋ	ŋeŋ

这四种闽南方音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4.2.1 厦门方音和代表漳州方言的龙溪方音是一类，b/m，l/n，g/ŋ 完全互补。

4.2.2 代表泉州方言的晋江方音另是一类，b/m，l/n，g/ŋ 虽然也互补，但其分配却

没有厦门、龙溪方音那样整齐。在晋江方音中，明、泥、疑各组如紧接鼻音或鼻化元音，也是分别读为 m、n、ŋ，但如紧接的不是鼻音或鼻化元音，却不一定全读作同部位的浊塞音 b、l(d)、g，在较少情况下，也会出现 m、n、ŋ，如 biŋ ～ miŋ 明。即在这些字里，b～m，l(d) ～ n、g ～ ŋ 是自由变读的。

4.2.3 代表潮汕方言的揭阳方言，其特点是 b 和 m，l(d) 和 n 必须分立，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

	口元音韵母	纯鼻音和鼻化元音韵母	元音＋辅音韵尾（包括鼻音）
b，l	o		o
m，n		o	o

例如：beʔ 麦：meʔ 脉，laŋ 鳞：naŋ 人。

4.2.4⑧

从来源看，闽南方言的鼻化元音大都是由于韵尾 -m、-n、-ŋ 的消失而产生，但并不就等于古汉语的鼻韵尾音节，同样，口元音韵母也不就等于古汉语的零韵尾加上塞韵尾音节。即以厦门方言为例：

韵尾	明组		泥组		疑组	
ø	亩 bɔ	模 mɔ̃	闹 lau	脑 nãu	牙 ga	偶 ŋɔ̃
G	蜜 bit		纳 lap		虐 giɔk	
M	慢 ban	满 muã	粘 liam	年 nĩ	雁 gam	岸 ŋãn

有些古汉语的同音字，在厦门方音里或读鼻音，或读浊塞音，例如：

中古音韵地位	例字	
蟹摄明母齐韵开口四等平声	谜 me	迷 be
通摄泥母东韵合口一等平声	农 nɔ̃ŋ	脓 lɔŋ

至于同摄同组同等同呼仅声调不同的字，一读鼻音、一读浊塞音的例子就更多了。

厦门音文、白两读也有一读鼻音一读浊塞音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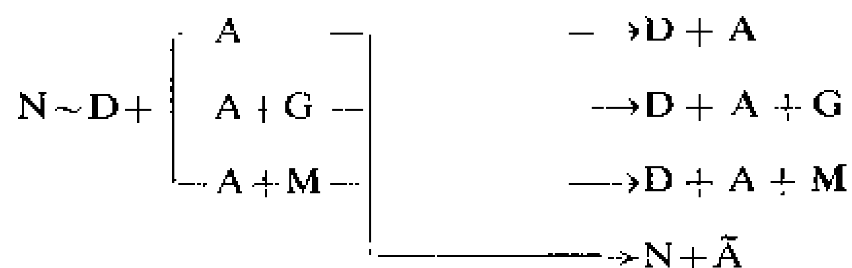
声组	例字	文读	白读
明	麻	mã	ba
泥	年	liam	nĩ
疑	我	ŋɔ̃	gua

同一字，在闽南方言不同方音里，或读鼻音，或读浊塞音。现以厦门和潮州方音为例：

声组	例字	厦门	潮州
明	密	bit	mit
泥	挠	lau	nau
疑	伪	gui	ŋui

所以，闽南方言明、泥、疑诸组当先经过鼻～塞自由变读阶段，鼻韵尾字由于韵尾的影响元音鼻化，进而影响声母固定为鼻音。目前这个过程尚未结束，厦门话白读系统鼻韵尾音节的大部分有变成鼻化元音韵母的倾向，即充分说明鼻音韵尾对鼻—塞复辅音分化的重要作用。零韵尾和塞韵尾字声母应读为浊塞音，但闽南方言里有不少字读鼻音，当是因为在鼻—塞自由变读阶段，这些字声母读鼻音机会较多，元音受声母同化，再加上鼻韵尾字元音鼻化的类推作用所致。

闽南方言明、泥、疑三组的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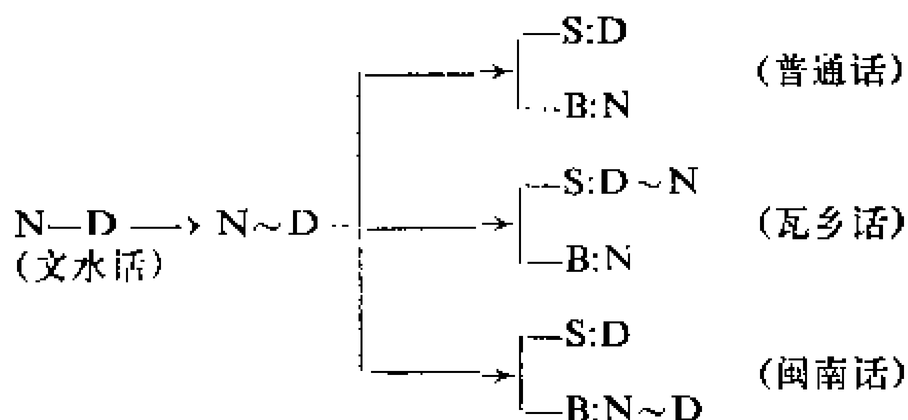


4.3 瓦乡话

瓦乡话是湖南黔阳地区的沅陵、辰溪、溆浦三县和湘西土家族自治州的泸溪、吉首、古丈、大庸四县的"瓦乡"人所说的一种汉语方言。

瓦乡话中有疑组读浊塞音的例，如"我"gye，也有并、定各组读为鼻音的例，如"饭"moŋ，"肠"ŋoŋ，"桃"nɑɔ，(红)"糖"noŋ(比较(冰)糖 toŋ)。而桃源县的"桃"字，湖南常德人就读作 nao。

4.4 如果说方言是古代语音的活化石，那末上述几种现代汉语方言就正好代表了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5. 结论

古汉语中存在鼻—塞复辅音声母，其结构模式是 N-D，即由鼻冠音和同部位的浊塞音

组成。鼻—塞复辅音声母的分化首先经过 N～D即鼻音和塞音自由变读阶段，然后逐渐凝固下来，形成各地方音的纷歧读法。在明、泥、疑各组的演变中，韵尾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其演变公式如下：

N-D ⟶ N～D ⟶ N:D

6 余论

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研究，对于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和汉语语源学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前者，已有很多很好的议论，关于后者，这里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在上古汉语里，“不”与“毋(无)”，“弗”与“勿”是两对否定副词，其上古音如下：

不*pjəg　毋*mjag，　弗*pjət　勿*mjət

又如“非”与“微”：

非*pjəd　微*mjəd

可以推测，这些否定副词的语源的声母就是鼻—塞复辅音 mb-。

注　释：

① 本文明、泥二组，若不与微、娘二组对举，则分别包括微、娘二组。并、定二组的用法同，单举时分别包括奉、澄二组。

② 本文所用符号：N：鼻音声母，D：浊塞音声母，S：并、定、群组，B：明、微、泥组，A：元音，ø：零韵尾，G：塞韵尾，M：鼻韵尾。

③ 闽南方言字例，§ 4.2.4 节以上据董同龢《四个闽南方言》，以下据北大《汉语方音字汇》。

参考文献

罗常培：《厦门音系》，1931 年。

《唐五代西北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甲种之十二，1933 年。

董同龢：《四个闽南方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下册)，1959 年。

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第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美国佛罗里达州，1981 年。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 年。

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校注》，华中工学院《语言研究》，1982 年第一期。

王辅世：《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华中工学院《语言研究》，1982 年第一期。

臨沂漢簡的通假字

趙　誠

研究周秦、兩漢的古音，歷來基本上只運用傳世的典籍和文獻，極少利用地下出土的材料。主要原因之一是過去地下出土的東西太少，而且零亂、分散，極不系統。建國以來，由於考古發掘工作的迅速發展，地下出土的材料日益豐富，尤其是銅器銘文和秦漢簡牘，大多是研究者未曾矚目的文字材料，有的甚至是早已失傳的古籍。有一些内容雖然與傳世文獻大體相當，但所用的詞語和文字却頗有特異之處。這一些，對研究先秦、兩漢的古音，都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尤其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未經後人改動，就某種意義上來説，所保留的古音資料比傳世文獻的可靠性要大一些。從音韻學研究的現實來看，充分利用這一些出土材料，很可能對先秦、兩漢的古音研究有一些促進作用。至少，對進一步認識這一時期古音的現狀有一定幫助。近年來，一些音韻學研究工作者已開始注意運用這一方面的材料，的確是一種很可喜的現象。如果有更多的學者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無疑會多少改變一點音韻學研究的現狀。

地下出土的材料雖然豐富，如果運用不當，也會重犯以往在研究古音中已經犯過的錯誤。過去考訂古音所根據的材料主要有四：一諧聲；二韻文；三異文（包括通假字）；四，音訓。而最主要的則是《説文》諧聲和《詩經》用韻。在分别討論這些材料時，學者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詩經》三百篇和《説文》諧聲形成於不同時代、不同地區，都雜有方音，並存在古今異音的問題。换一句話説，《詩經》用韻和《説文》諧聲都不能看成是一個單一音系。但是，在考訂上古音時，却又把它們作爲反映同一音系的材料來處理，從中考訂出先秦的一個統一音系。這在邏輯上的確存在一些問題。

建國以來出土的地下材料相當豐富，甲骨刻辭和有銘銅器數以千計，竹簡帛書好幾十批。這些材料反映着不同時代的語音，當然不應該壓在同一個平面上來對待。銅器中的一大批，産生於列國，其中有方音問題，也不宜簡單地綜合起來研究。竹簡、帛書雖然只有幾十批，可是出土地點在地區上的距離比有銘銅器産生的地域還要廣闊，不可避免地要雜入手抄者的方言用字，簡單地將它們混在一起來排比研究也不盡合宜。所以，本文僅把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竹簡作爲考察對象。

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西漢墓葬裏出土了將近五千枚竹簡和殘簡，内容包括《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尉繚子》、《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以及其它有關古籍。在這些材料裏，使用了大量的通假字，計有三百多組（如"卷"作"豢"算一組），從某

些側面反映了當時語音的一些現實。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一批通假字的清理和歸納，對戰國秦漢之際的某些語音現象略作説明，希望能對原有的研究作一點點補充。

縱觀這一批通假字，給人一個强烈的印象，即這些通假字之間基本上是同音的。經過逐一分析，也的確如此。如菽作叔、覩作堵、均作鈞、逸作佚又作劮、還作環、舟作周、裳作常、氏作是、圓作圓、殃作泱、攻作功、彊作強、實作葆、囿作囼、上作尚、後作后、歟作與、袓作但、弇作貪、唯作維、校作效、接作椄、情作請、佯作詳、彩作采、屈作詘、乎作虖、呼作虖、流作留、綱作剛、穆作繆、飲作歓、增作矰、粮作糧、量作糧、折作哲、梁作粱、凶作兇、弱作溺、汙作汙、畜作稸、既作曁、卷作豢、苟作笱、驅作毆、獵作邋、畋漁作田魚、伍伯作五百、葬埋作𦵏貍、祓除作茇除、速作數、聞作問、悦作説、德作悳、陷作臽、滅作烕、援作爰、野作埜、汝作女、猶作猷、和作禾、克作剋、殺作杀、童作僮、哉作戋、讒作毚、物作勿、渭作胃、樹作尌、稱作爯、潔作絜、難作莫、牲作生、劌作歲、理作里、洋作羊、遑作皇、驕作喬、捷作疌、熟作孰、爐作盧、覆作復、扈作户、篇作扁、闢作辟、僻作辟、勇作恿、弑作試、羽作禹、鎰作溢、逾作榆、鉞作越等等，都是這樣。這可以説是一個相當突出的特點。既然本來是同音的，隨着時間推移，逐漸演變爲不同的讀音。那麽，就可以將已經演變爲不同讀音的一組組通假字加以歸納分類，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指出其異同和存在的問題，一方面可以證實已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瞭解這一方言的某些特徵。

下面分幾個方面加以簡單介紹。

一、韻

銀雀山竹簡通假字的特徵之一是陰聲韻和入聲韻的關係極爲密切，如：

廁(之)通側(職,—k)
貸(之)通忒(職,—k)
殪(脂)通壹(質,—t)
譬(支)通辟(錫,—k)
避(支)通辟(錫,—k)
暮(魚)通莫(鐸,—k)
衢(魚)通瞿(鐸,—k)
霸(魚)通柏(鐸,—k)
祛(魚)通怯(葉,—p)
廢(祭)通發(月,—t)
遂(微)通逐(覺,—k)
位(微)通立(緝,—p)(這一組通假字值得研究)
赴(侯)通卜(屋,—k)

僅僅從這些現象來看，陽聲韻和入聲韻似乎不必分開。尤其是魚既通鐸（-k。霸通柏），又可通葉(-p。祛通怯)，特别使人感到陰聲韻和入聲韻並沒有什麼界線。很自然地會使人聯想到中古的入聲韻收 -p、-t、-k，先秦時未必就是如此收尾。

陽聲韻和陽聲韻相通只有兩例:

①睘(耕,-eng)通還(元,-an)

②常(陽,-ang)通恒(蒸,-əng)

雖然是 -ang、-əng、-an 相通,但不能由此證明這是普遍規律。

陰聲韻和陰聲韻相通也只有兩例:

①飢(脂,-ei)通饑(微,-əi)

②知(支,-e)通之(之,-ə)

但是,這兩個例子很有典型意義,即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或者說是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 e 和 ə 在當時似乎不分。雖然絕不能因爲這兩個例子作出上述論斷。不過,至少可以說,脂部和微部、支部和之部在當時還沒有完全分開。如果說本來確是分的，那麼在當時卽已開始合并,至少,齊語是如此。

二、聲

聲的問題比較複雜,分别介紹如下:

1. 唇　音

大家一致公認的上古輕唇、重唇不分,在臨沂竹簡裏也如此。如:

霸(非二)通柏(幫二)

斧(非三)通補(幫一)

赴(敷三)通卜(幫一)

逢(奉三)通蓬(並一)

負(奉三)通倍(並一)

嫠(微三)通瞀(明一)

看來,古音輕唇讀爲重唇確是普遍規律。

臨沂竹簡裏也有一個頗有意思的例外，卽誹(非三)通毁(曉三)，和現代江西、湖南等地的某些讀法相近,這大概是當時齊語的特點。參照現代方音(如讀灰[xui]爲非[fei])，這一類情况似可不必看成是複輔音。也就是說聲的類别的劃分有自己的特點。具體說來，古代齊方言中有一部分曉母字讀爲唇音。

2. 舌　音

古音舌上(知、徹、澄)讀爲舌頭(端、透、定),這也是被公認的。臨沂竹簡雖然只有一例,却和這一規律相合,如瑑(澄三)通椽(透一)。

3. 泥日娘

章太炎提出《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説》,有人同意,有人不完全同意。從臨沂竹簡來看,情况如下:

A 類,如: 戎(日三)通農(泥一)
入(日三)通納(泥一)
女(娘三)通汝(日三)

B 類,如: 匿(娘三)通慝(透一)
攘(日三)通襄(心四)
囊(泥一)通襄(心四)

A 類是合於一般規律的通假,當是娘日歸泥,讀爲 n; B 類娘日泥通於心、透,可以有三種解釋: 一,存在複輔音; 二,齊語這種方言的字音歸類與通語有别,好像脣音非三讀爲曉三那樣; 三,n、tʻ、s 這三個聲母處於演化交替的過程中。語音演變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加上方言和通語相互滲透、相互作用,這種演變過程就顯得尤其不一致,所以會產生異常特殊的情况,產生規律以外的特例。這個 B 類到底屬於哪一種情况,由於材料太少,只好存以待考。

4. 來　母

臨沂竹簡中同是來母的通假(包括異文)很多,如理通里、壚通盧、流通留、粮通糧、量通糧、龍通蠪、梁通粱、獵通邋、鹿通禄; 同時未發現泥母與來母相通的情况,當然應該有聲母 l。但是,來母字的例外通假也很特殊,如:

禮(來四)通體(透四)
立(來三)通位(于三)
慮(來三)通攄(徹三)
勒(來一)通革(見二)

對於這些現象,可以有四種解釋,前三種同於"泥日娘"。第四種似是習慣用法的遺留,如甲骨、金文的位都寫作立,後來一般的人習慣於用立來代表位,書寫時不一定讀立之音。這一點,從公元前三一四年前後鑄成的《中山壺》的用字可以得到一點證明。此器銘文有立字;同時有一個㻼字用作位,爲了表示和立字讀音的區别,特别用了一個胃來表示讀音。可見在當時立和位已經分化。立字即使可以用來代表位,但不一定讀立音。

5. 精　系

臨沂竹簡通假字的精系精、清、從，基本上與照系二等字同，少部分與照系三等字同而歸於端，與公認的情況合，如：

積（精四）通責（莊二）

塹（清四）通詹（照三）

賊（從一）通測（初二）

例子雖少，現象清楚。

心母的情況要稍爲複雜一些：

性（心四）通生（山二）

選（心四）通篡（初二），兩見

信（心四）通伸（審三）

死（心四）通尸（審三）

秀（心四）通誘（喻四）

雖（心四）通唯（喻四）

襄（心四）通囊（泥一）

襄（心四）通攘（日三）

把這八個例子概括起來，實際上只表現了三種現象：①與照二系關係密切；②與端系關係密切（喻四和照三系在遠古與端系接近或相同）；③與泥母關係密切。前兩類與精系演化的情況合。第三類情況特殊，參"泥日娘"說明。

邪母字的通假只有兩例：

遂（邪四）通遂（澄三）

徐（邪四）通途（定一）

從某種意義上爲"邪母歸定"（澄亦歸定）說增加了實證。

6. 照　系

竹簡通假字照二系與精系（邪除外）的關係密切，爲論證先秦古音莊、初、崇、山讀與精、清、從、心同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情況已見精系。

竹簡通假字照三系情況比較複雜，大別可以分爲這樣幾類：

A 類：終（照三）通冬（端一）

純（照三/禪三）通屯（定一/知三）

周（照三）通調（定四）

踵（照三）通動（定一）

適(照三/審三)通敵(定四)

侍(禪三)通待(定一)

這一類直接説明先秦古音照三系讀與端、透、定同。

B 類: 正(照三)通鎮(知三)

蜀(禪三)通涿(知二)

之(照三)通知(知三)

廗(穿三)通墌(徹二)

綴(禪三)通紂(澄三)

伸(審三)通陳(澄三)

這一類間接説明先秦古音照三系與端、透、定同(古舌上知、徹、澄與舌頭端、透、定同音)。

C 類: 失(審三)通佚(喻四)

這一類也是間接説明古音照三系與端、透、定同。

D 類: 詹(照三)通暫(清四)

伸(審三)通信(心四)

尸(審三)通死(心四)

這一類的伸(審三)通信(心四),由於 B 類的伸(審三)通陳(澄三)可以推知古音讀爲舌頭音。由此也可知道心母四等字有讀爲舌頭音者。其它兩例可能與此相同,也讀爲舌頭音。也可能與精系讀音同。

E 類: 勢(審三)通埶(疑四)

斥(穿三)通沂(疑三)

爍(審三)通樂(疑二/來一)

常(禪三)通恒(匣一)

這一類説明竹簡通假字的照三系也有一小部份並非讀爲舌頭塞音。僅這幾個用例很難作進一步探索,只好存以待考。也可能齊語特點如此。

F 類: 示(神三)通視(禪三)

這一類僅一例,當然不足以用來論斷某一規律。但也可以使人感到照三系内部神與禪之間關係較緊,音讀也因而要近一些。如果這是普遍規律,則照三系在古代不一定有照、穿、神、

審、禪五母。

7. 見溪羣曉匣

從諧聲來看，古音見、溪、羣、曉、匣關係較近，竹簡通假字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如：

矍(見三)通衢(羣三)
趄(見三)通距(羣三)
喟(溪三)通渭(于三)
囂(曉三)通穚(溪三)
歛(曉一)通儉(羣三)
䟐(曉三)通越(于三)
豪(匣一)通槀(見一)
狹(匣二)通夾(見二)
還(匣二)通睘(羣四)
禍(匣一)通過(見一)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如：

舉(見三)通與(喻四)
澮(見一)通薈(影一)
儉(羣三)通僉(清四)
險(曉一)通僉(清四)
毀(曉三)通誹(非三)
合(匣一)通答(端一)
恆(匣一)通常(禪三)

對於這些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一，是看作"複輔音"。這種辦法最簡便。但是，竹簡中個別通假字的讀音現象與現代方言同，如前面已經談到的毀(曉三)通誹(非三)，很可能不是複輔音。於是，很自然地產生另一種解釋。二，是方言的特有讀音。這種解釋比較困難，主要是證據不足(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却是必需的。如果依靠地下材料，參以傳世文獻，對古代幾個大區的方音情況有所系統地了解，一定有助於古音的研究)，這裏只好從略。

8. 喻　母

從諧聲來看，喻母的情況要稍爲複雜一些。竹簡通假字中喻母的用字不多，不可能使人有較爲全面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幾例：

誘(喻四)通秀(心四)
唯(喻四)通雖(心四)

與(喻四)通舉(見三)
渭(喻三)通喟(溪三)
越(喻三)通戲(曉三)

如何解釋待考。

9. 清濁

古音分清濁，似乎已成定論。其實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前幾年在探索商代音系時，發現當時的清濁基本不分。近幾年清理地下出土材料的通假字，整理傳世文獻的異文和諧聲情況，也感到清濁是由不分到逐步地區分，臨沂竹簡也多少反映了這一情況，如：

彼(非三)通皮(奉三)
蔽(非四)通敝(奉四)
卑(非四)通庳(奉四)
卑(非四)通埤(奉四)
迫(幫二)通簿(並一)
啇(端四)通敵(定四)
朱(照三)通銖(禪三)
矍(見三)通衢(羣三)
拒(見三)通距(羣三)
臧(精一)通藏(從一)
積(精四)通漬(從四)
漕(精一)通曹(從一)
濟(精四)通齊(從四)
哉(精一)通才(從一)
遭(精一)通曹(從一)

清濁問題與漢語語音結構的關係密切，今後將專文討論，這裏只是根據材料提出問題。

三、聲　調

先秦古音的聲調問題，曾經產生過非常分歧的、有時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看法。如果從聲調的發展來看，即從不同的歷史時期來看聲調的現狀，前人那些分歧或對立的觀點實際上大多是正確的。根據我的考察(當然是極爲粗淺的)，漢語在某一時期不分四聲(比如商代後期)，緊接着開始了向平、入二聲的發展(這裏的入聲不是指以—p、—t、—k 收尾)，然後逐步產生了上聲，最後產生了去聲而四聲完備。聲調發展的這幾個階段並非一刀切齊，而是互相參差，發展極不平衡。正因爲沒有一個單純的階段，所以容易被一些參差的情況所迷惑。如

果着眼於發展、變化的主流、即着眼於某一時期發展、變化的主導方面，問題還是能看得相當清楚。從主導方面看，臨沂竹簡通假字所反映的聲調情況，說明這時候平入的區分即將完成；上聲的産生已到了相當階段但還没有完全分出、去聲則好像根本還没有分出來，比較典型的例子如下：

平入		平上		平去		上去		去入	
衢	瞿	皮	彼	昌	唱	猛	孟	位	立
祛	怯	姑	古	昌	倡	整	正	殪	壹
		俄	我	儀	義	禦	御	暮	莫
		卑	庳	征	正	有	又	譬	辟
		斂	儉	懸	縣	俖	背	避	辟
		歸	鬼	知	智	倍	背	霸	柏
		關	管	牂	壯	道	蹈	厠	側
		尸	死	吾	寤	恃	侍	貸	忒
				鄉	向	俯	付	廢	發
				温	慍	瑑	褖	遂	逐
				拳	倦			赴	卜
				宵	肖				
				鷔	傲				
				詹	暫				
				扶	覆				

這些現象足以說明這一時期尚無去聲。可見去聲産生最晚之說是正確的。

利用地下材料來研究先秦古音，有利於觀察古代方音的特點。一般說來，某地出土的實物，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該地區的語音特點。尤其是竹簡、載書、帛書、陶文這樣一些手寫的文字，必然要反映手寫者口裏的讀音。具體而言，臨沂這一批竹簡的抄寫者一般來說應該是齊人，他們常用的通假字當然代表齊方言；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其抄寫者一般說來應該是楚人，他們常用的通假字當然代表着楚方言。臨沂竹簡和馬王堆帛書在語音上的異同，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反映了齊、楚這兩大方言的差別。如臨沂竹簡未見入聲韻和陽聲韻通假的現象，而馬王堆帛書却比較多見，這可能就是兩大方言差別的重要特點之一。臨沂竹簡所反映的（可能是屬於方音的）特點，前面已略有介紹，這裏從略。但是，地下出土的任何一批材料總是相當有限，比起傳世文獻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就這些材料本身很難歸納出一個完整的音系。所以，用這些材料介紹語音現狀時，要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較，說明哪一些和已有的研究相合，哪一些是特異之處，以便從比較中看出可能是屬於方言的差異。對於個別不易解釋的現象，最好不急於强作解釋、輕下論斷。更不宜用大量的其它材料（傳世的、已經研究過的、或時間地域不一致的地下出土材料）作爲補充來幫助說明問題，否則一不小心就會使某一方言的一種微小特徵被淹没在補充材料中，也就會淹没在某一種音系模式之中，

其結果可能與本意相違背。爲了避免産生可能發生的意外，爲了便於别人利用這一批材料，也爲了在條件允許的時候作綜合研究，這一類文章最好以擺情况、擺材料、擺問題爲主，比較論述爲輔。這也就是本文所遵循的原則。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关于古调类调值的一种假设

陈 振 寰

古汉语有多少个声调，永明四声之说一出，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现代方言的五声、七声、八声、九声乃至十声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声母的清浊而引起的分化吗？古汉语清浊对立最成系统，难道不影响及声调吗？

群经、诸子，秦刻石的韵字既有四声分用的，也有四声混用的。《诗经》还有一章韵字全清或全浊的（如《菁菁者莪》一章“莪、阿、仪”全浊，二章“沚、子、喜”全清，三章“陵、朋”全浊），怎样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呢？

从切韵音系到中原音韵音系，声调上的演变规律是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这三条都与声母的清浊有密切关系。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是浊声母的逐渐清化影响到声调的分合，还是声调的分合影响到浊声母的渐失？会不会是这种因声母清浊而形成的阴阳调分立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而因某些方言的浊声清化，使阴阳调的对立突出出来成为了别义的主要手段呢？有材料证明，早在唐代浊上变去的现象就已存在了。

汉藏语系中不少语种存在着阴阳调的对立，而且都与声母清浊相关连，古汉语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对古汉语声调的调类调值做了一些猜想，并努力在前贤提供的资料、结论的基础上寻出若干论据。我们自知论据之不足，尤其是文献的证据不足，但古音系的复建和构拟本来就带有一定的推理性质，建拟的结果一般只能是“本应是这样的”或“可能是这样的”，不能说：某时某地“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建拟也是如此。

先把结论表列于下：

<table>
<tr><th rowspan="3">调类
调值
韵尾</th><th colspan="2">平</th><th colspan="2">上</th><th colspan="2">去</th><th colspan="3">入</th></tr>
<tr><th rowspan="2">阴</th><th rowspan="2">阳</th><th rowspan="2">阴</th><th rowspan="2">阳</th><th rowspan="2">阴</th><th rowspan="2">阳</th><th rowspan="2">阴</th><th colspan="2">阳</th></tr>
<tr><th>次浊</th><th>全浊</th></tr>
<tr><td>无尾、元音尾</td><td>44</td><td>33</td><td>45</td><td>23</td><td>322</td><td>211</td><td></td><td></td><td></td></tr>
<tr><td>鼻音尾</td><td>44</td><td>33</td><td>45</td><td>23</td><td>322</td><td>211</td><td></td><td></td><td></td></tr>
<tr><td>塞音尾</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44</td><td colspan="2">22
(21)　　(22)</td></tr>
</table>

用话来说即：两类(舒、促)、四声(平、上、去、入)、八调(阳入次浊、全浊可分可不分)；同声阴阳调调型曲线基本相同而绝对音高略异(阴高、阳低)。

存在的时间大致可定为隋唐以前，地域大致可定为黄淮流域。

下面我们就作一些说明和解释。

构成声调的要素有三：音高、音节延续过程中音高曲线的形态变化（我们称之为“音曲”)、音节的自然持续时间(音长)。音高是基本要素，但就每一个发音人来说，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自比见异的，不是他比见异的；音曲是重要因素，不同音曲的比较是易识的，而不论其绝对音高如何；音长是次要因素，有的情况下是易识的(如舒调与促调)，有的情况下是难辨的(如舒调之间、促调之间)。无论从音理上说还是从语言实际上说，上述说法都是能够成立的。

人所共知，四声说是南朝齐梁之际沈约、谢朓等人提出的。在他们之前，声调早已存在于汉语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别义手段，人们必定早有体察。《公羊传》何休注“长言、短言”就是对声调差异的不确切的描写。汉儒以四声别义，也证明声调之别早有人留意。然而声调毕竟与声母、韵母不同。特定的声母、韵母有特定的发音部位和方法，彼此间区别明显，略有差异便影响到字音、字义，分析归纳较易准确；而声调的基本要素音高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男女老幼，体态气质都能影响到音高的绝对值，把千万人各有差异的声调明确地归为数类确非易事。下面的情况，更加加深了别调的难度：

1．方音的差异。我们相信，沈谢之前汉语方言已相当复杂，扬雄《方言》说的是方言词汇上的差异，但词汇差异已那样明显，语音差异必定更为突出。《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谓“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铫钝，得其质直”。陆法言《切韵序》所谓“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主要都是从声调的角度来说方音差异的。

2．魏晋之前没有韵书，后人归纳上古音系主要依靠韵文和谐声系统。而韵文是配合音乐或为了吟诵的，直到今天，绝大多数韵文，特别是合乐的韵文，韵字的选择主要考虑的是主元音和韵尾的同异，而声调差异，尤其是舒声之间，促声之间的差异很少考虑；谐声更只求声韵近似，很少能顾及声调。清儒至今，研究上古声调，或说四声一贯，或说只分平入，或说舒促各分长短，或说亦分平上去入四声，都说得出根据，也都难免例外，很大成分上要依据广切韵系统来上推。汉儒以四声别义，区分本读与变读，绝大多数都是以音曲、音高对比较为明显的平去，或有无塞音韵尾的舒促来构成，原因恐怕也在于声调的细微区分实在不易。

在沈谢之前，有过五声之说，借传统的音阶名称宫商角徵羽来区别汉语调类和大致标示各类的音高。有人说，五声实即四声，只因平声字多而分为两卷，就象《广韵》那样。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宫商五音是有特殊含义的术语，它们能标帜音高，正如沈谢取平上去入来标帜音曲一样，必非信手拈来。否则为什么不即用甲乙丙丁(如刘复说)，子丑寅卯呢？《切韵》以前的韵书有“以五声命字”的，如李登《声类》、吕静《韵集》。虽然“登、静书俱不传，

无从知其部例”（莫友芝说），但《切韵》以声调分韵未必无所本，而且既然承认五声命字“是把韵部分为五类”（王力说），那么在等韵之学未兴之前，最理想的分类法莫过于依调分韵。依调分韵不分为四而分为五，与其设想为平声字多分卷，何以不能设想为调类本不止四类呢？至于说五声即喉牙舌齿唇，根据更不足，很难设想，在等韵学兴起前就有人能把上万汉字明确地依声母发音部位区分开来，而对后世音学却渺无影响。

我们还想引一段人所共知的材料，请大家仔细推敲一下。《南史·陆厥传》说：

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厥与约书曰：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

约答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南史》卷四十八）

这里多次以宫商五声与平上去入四声对言，又把“宫商相变”与“低昂舛节”相联系，又说以累万之字配五声，“高下低昂”很难掌握，说防八病（八病主要是使两句之内各字声调变化丰富，当然也涉及声韵的变化）是要使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等等。合理的解释只能认为五声是指声调说的，不过声调“参差变动，所昧实多”，一般人难以归纳识别，五声之说又未照顾到音曲，不易掌握。因此才出现了以四个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不同声调大类的音曲、音长特点的代表字平、上、去、入，并由此形成四声说。

又是四声，又是五声，岂不自乱？其实这正可以说明当时声调不止于四，立说的人或受音乐体系的启发，或受古印度声明论“三声”的影响，都不过是“削足适履”，只因为四声说说中了古声调的大类，又为《切韵》系韵书所尊崇，为官家所法定，结果独霸了学坛而已。

四声说的建立是套取了声明论之三声。陈寅恪先生论之至确，我们是十分信服的。陈先生说：

> 中国何以成立一四声之说？即何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五声或七声，抑或其他数之声乎？（可见陈先生也考虑过古声调可能实有四声以上）……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

陈先生引证大量资料，说明四声说创制的缘起，四声说创立者与佛学的关系，四声说与传统五声说的关系，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四声说所以能被承认而延用，当然不只是统治者的提倡，而是因为它本身一定程度上

符合了汉语的实际；但反过来，正因四声说被承认延用，也就更加使人忽略了四声内部细类之间的差别。

从近些年我们调查方言、反语的实际，我们体会到，一般人辨识声调是有难易的层次的。最易辨别的是音曲——平调、升调、降调、曲调，一发出来，人们便能识别，这可以算是第一个层次；其次是舒促（第二层次）；最后是音高（第三层次）——不但55、44一般人难以区别，就是55、33多数人也区别不开，除非是置于具体的上下文中，跟字义联起来分。四声主要是区分开了第一、第二两个层次，而忽视了第三个层次。加入第三个层次，古汉语声调就不止是四声，而至少有八声。五声之说可能就是迁就了宫商五类的成说，而将八声中音高、音曲、音长分别都比较明显的五类划分开来。据我们推想，很可能是除平、上、去之外又将阴阳入分为两类。因为入声短促，它的音曲比较单纯，阴阳入音高的差别较易显现出来，这从现代有阴阳入的多数方言和汉藏系语言可以看到。——当然这纯属猜测。

第三个层次之所以被忽略，还因为在古汉语中它的存在是跟声母的清浊紧密联系着的。

其实四声各依清浊分为八类的说法，早有人注意到了。孙缅《唐韵序后论》说："切韵者，本乎四声，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罗常培先生评论这话说："是清浊各有四声，由来已久"。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承认当时确有八声——不同调值的八声存在而已。

考察现代方言，凡有五类以上调类的，其调类的划分必与声母清浊密切相关。《汉语方言概要》所列除北方话外七大方言区十八个方言点，平分阴阳者十八，上分阴阳者六，去分阴阳者十四，入分阴阳者十四，阴阳调的划分无一例外地与古音声母的清浊相对应。特别是吴语，还保留着全浊声母体系，而阴阳分调，调值不同，最富有启发性。难道不可以设想，它们的模样最象自己的"先代"吗？

声母 / 方言点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绍兴	51	231	335	113	33	11	45	12
苏州	44	24	41	(331)	(513)	(331)	4	23
永康	44	22	35	13	52	241		
例字	诗	时	死	是	四	寺	识	食
古声母	清(书)	浊(禅)	清(心)	浊(禅)	清(心)	浊(邪)	清(书)	浊(船)
传统调类	平		上		去		入	

再看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情况：

藏语。据瞿霭堂《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创刊号）：

从历史上看，木雅话和雅江话清声母是53调，浊声母是13调，拉萨话清声母是53、55调，浊声母是12、14调，一点都不混淆。

苗语。据王辅世《谈谈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中的几点体会》(《语言研究》创刊号)所调查的九个点，除一点(复员)不分阴阳调外，其余八点都因古苗语声母的清浊而区分为阴阳调。见下表：

古苗调	古苗声	养蒿	吉伟	先进	石门	青岩	高坡	宗地	枫香
A	清	33	35	43	55	55	24	32 22	33
	浊	55	31	31	35	54	55	53	24
B	清	35	44	55	55	13	13	42 232	53
	浊	11	33	21	(33) 11	32	31	11	13
C	清	44	53	44	33	43	43	55 35	55
	浊	13	42	13	(53) 31	21	22	33 13	31
D	清	53	44	33	11	43	43	44 13	53
	浊	31	33	24	53 31	54	55	21	13

又据邢公畹先生《说平声》(《音韵学研究》第一期)一文所引李方桂先生《台语和侗水语》中的资料和马伯乐调查越南语的材料，也都证明了清浊声母阴阳分调是汉藏语的共同现象。

在声母清浊的对立仍然存在的时候，虽然阴阳调的相对音高不同(我们相信音曲是相同的)，但起主要别义作用的是声母的清浊，而那是更容易辨认的。现代操吴语的人，在分辨颠和田、诗和时、泻和谢的时候，首先的、主要的还是感到声母不同，而不首先注意声调的区别。待到全浊声母清化了，别义的担子便落到了声调的头上，阴阳调的对立于是便突出出来了。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声母的清浊到底对声调的音高、音曲起着什么作用。

从音理上说，清辅音声母是不带声带颤动的。即于成阻、持阻及除阻初期阶段，声门松弛，声带处于舒张状态，只有在除阻完成的同时，舌位移至适当的元音发音位置，声门才闭合、紧张，声带振动，发出可闻的音声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语音易于保持一定强度和较高的振动频率。而浊辅音声母在成阻、持阻阶段，声门即已闭合，声带即已振动；待到除阻阶段，舌位移至相应元音发音位置，发出可闻音声时，声带已呈渐弛之势，难以维持均衡的音势和较高的振动频率，声音也就相对低了一些。据我们观察，同部位的清、浊辅音，拼合同样的元音，以基本相同的始发频率发声，在声音发出后，浊声音节的音高总是要比清声音节低一些，而且有渐降的趋势。

观察现代方言，凡有清浊声母对立的，浊声音节一般确低于清声音节；没有清浊声母对立而阴阳调分立了的，阳调一般也低于同类的阴调。同系语言情况也大体如此(参见上下文引用的《方言概要》和瞿、王两文的具体材料，不赘录)。

日僧了尊《悉昙轮略图抄》(相当于元代作)引《私颂》论八声说："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轻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入声重

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这里所谓重就是浊声母系统的阳调，所谓轻就是清声母系统的阴调。《私颂》描写的虽然是音曲，但也不难看出相应的清调高于浊调的情况。

其实清浊的得名本来已经包含着高低的意思。中国传统音韵学术语多借自音乐或佛经，清浊之名就是从乐律中借用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乐律的清浊已表示乐音的高低。一九七八年三月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一批乐器，保留了最重要的先秦音乐史料，其中那套宏伟的编钟，铭文绝大部分记的是上古乐律，其中所记当时各诸侯国十二律异名。跟阶名连用的前缀词有十二个，其中正用“浊”字表示低一律的关系。而唐宋律书，称高于十二律管一倍的各音为“清”（清黄钟、清大吕……），低于十二律管一倍的各音为“浊”（浊黄钟、浊大吕……），更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谈声调第三个层次被忽视的原因了。我们设想，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音高的因素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同类音节中清声母与浊声母的音曲基本相同而音高差别不大。从音律得到启发，那差异大约相当于一个到两个音阶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辨音能力很强的专家，多数人是很难区别的。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想，但绝非毫无根据。现代方言的大量事实给了我们支持，让我们仍然利用《汉语方言概要》的材料。

阴阳平的确立是很早已然的。现代汉语方言只有个别点阴阳平混一。由于时间久远，又受到入声派归的影响，现代阴阳平的音曲，很多方言点都有了明显差异。具体地说，阴平大多数是个高平或中平调，占所描写的方言点的70%；阳平保持低平调的占30%，其余70%虽然升调、降调各近一半，还有少数曲调，但起降大体低于相应的阴平调。

上去入声仍分阴阳的方言点则绝大多数各阴阳调音曲相似。阴高阳低，请看上去两类（凡例外者，我们用方括号标出）：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绍兴	335	113	33	11
温州	54	24	42	11
永康	35	13	52	241（不计开头只取其大势可不视为例外）
东莞	24	23		
广州	35	13	33	22
台山	55	21	33	22
潮州	53	35	[214	11]
长沙	41	(21)	55	21
双峰	21	(33)	[35	33]
南昌	412	(31)	[55	31]
阳江	11		[35	54]
厦门	51	(33)	[11	33]
浙南	453	(31)	[11	31]
海南	21	(53)	[24	53]
福州	31		[213	242]

去声例外较多，这主要是浊上已经进入去声的各点。单看绍兴、永康、广州、台山、潮州五个上去声均分阴阳的点，可以说大体符合我们的论点。

有人统计了《切韵》和晚于《切韵》的正统韵书以及经史注疏的反切，看到清声字也用浊声字作反切下字，浊声字也用清声字作反切下字，因而认为中古只有四声而无八调。我们认为这样的据论是可以商榷的。

第一、《切韵》以后，声调的划分已完全依据沈谢四声，文人反切当然不必严格区分阴阳调了。

第二、所谓"上字表声、下字表韵及调"的对反切原则的简单说法，早已为事实所纠正。实际上，反切，尤其是早期反切，情况要复杂得多，上字不单管声母的部位清浊，还兼顾等呼。我们认为还要加上一点：兼顾阴调阳调。

只有承认四声八调的存在，我们在文章开头提的那几个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答。

第一、承认了古已有八调（或九调），现代方言比较近于古语的闽、粤方言保留了七、八、九个调子就不奇怪了。其他三、四、五、六调的，如前所述，也都可以用浊声清化，清浊调合并；入声尾消失，入声各调并入相应非入声调等道理来解释，而且可以总结为汉语声调调类趋于简化的发展规律。

第二、承认了清浊分调，同时承认早期韵文一般不重视声调的区分，也就既解释了群经韵字声调使用的杂乱，又解释了何以有一章韵字全清或全浊的特殊现象。

第三、只有承认两类四声八调，"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等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先说"入派三声"。入声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个塞音尾，使音长短促，而其本身由于声母清、次浊、全浊而分的声调细类，其音高、音曲与相应的非入声各类实际相差甚微，因而，一旦塞尾脱落〔注 1〕就失去了原先与相应非入各调的根本差别，而派入各调了。《中原音韵》还把已派入各调的入声字区分开来，大约那时入声还读得稍短一些，好象现在某些保留了入声调类而失去了塞尾的方言一样，有的人还能辨识它们。再说"平分阴阳"。平本有阴阳之分，但在隋唐之时，主要起别义作用的是声母清浊，而阴平阳平音曲相同，只是阳平比阴平低一、二音阶，因此被人们忽略。宋元以后，北方话全浊声母逐渐清化，别义作用逐渐移到了声调上面，于是阴阳平的分立逐渐形成，且更加异化，而成为今天多数方言点那样阴阳平音高、音曲都有了明显差别的状况。至于"浊上变去"，据唐李涪《切韵刊误》批评《切韵》的话，〔注 2〕可知《切韵》成书不满三百年，"士君子"已经不能分辨全浊的上去声了。由李涪的话参以《切

〔注 1〕塞尾脱落的过程大概是：p、t、k > t ~ k—ʔ—0

〔注 2〕李涪责怪《切韵》把"上声为去，去声为上"，使"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如去声；又以恐字恨字俱去声；今士君子于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识之所笑乎？"

我韵》，们可以反证《切韵》音系确有清浊上声的对立，其浊上比清上为低而近去声。大约到唐昭宗时（纪元九百年左右），由于全浊声母的清化，浊上遂与去声不能分别。

至于第四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声母清浊影响及调分两系是汉藏语的普遍特点。

最后，我们说一说调值拟测的依据。

这个工作是分三步进行的。

第一步先要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即（1）入与非入之别不在音高、音曲而在有无塞尾及由之引起的音长区别；（2）同大类阴阳调的音曲相同或近似，其区别在于音高；（3）假定今方言的声调都是从我们拟定的古汉语声调系统发展而来的。

第二步要确定四类基本调子（传统所说的平上去入）的音曲。这个问题，所能依据的文献资料是很少的，常见的只有几条：

1．四声的名称：平、上、去、入。

2．唐释处忠《元和韵谱》："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

3．元代日僧了尊《悉昙轮略图抄》（上文已引）。

4．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前两条比较空泛模糊，比较明白的后两条又是宋元以后声调系统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时的材料，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从这些说法我们能大致知道平声阴阳调大体是平直的，上声阴阳调大体上是高起而上扬的，去声阴阳调大体是中起而渐低的，入声阴阳调大体是平直而短促的。

然后，我们就得拿现代各方言声调进行比较，求得一个能符合多数方言音高、音曲状况的平均调态。

第三步则是比较现代方言各调调值，求得一个大体的平均值，这平均值就是我们拟测的依据。

下面是《汉语方言概要》所列各方言点声调调值总表：用五度标调法（这当然是近似值）。其中带△号的为十五个标准点（表见下页）。

统计十五个标准点的阴阳平调值，阴平比较单纯：

55	五　点	33%	高或中平调 80%
44	五　点	33%	
33	两　点	13.3%	
24	一　点	6.6%	其他 20%
21	一　点	6.6%	
42	一　点	6.6%	

起止音大致平均值为 44。

阳平则比较复杂，升调、平调都有，这大约和现代阳平调来源比较复杂，加上全浊清化

方言点		平		上		去		入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北方话	△北京	55	35	214		51			
	△开封	24	41	55		31			
	沈阳	33	35	213		41			
	济南	213	42	55		31			
	△扬州	21	35	53		55			
	郑州	13	42	54		31			
	太原	11		53		55		2	43
	西安	31	24	42		55			
	兰州	53	31	42		24（或44）			
	成都	44	31	53		13			
	昆明	33	31	53		13			
	△贵阳	55	31	42		13			
	汉口	55	313	42		35			
	△桂林	44	21	54		213			
	南京	32	14	22		44		5	
吴语	绍兴	51	231	335	113	33	11	45	12
	△苏州	44	24	41	(331)	513	331	14	23
	△温州	44	31	45	24	42	11	23	12
	永康	44	22	35	13	52	241		
湘语	△长沙	33	13	41		55	21	24	
	△双峰	55	23	21		35	33		
赣	△南昌	42	24	213		55	21	5	
客家	△梅县	44	11	31		52	(或42)	21	4
粤语	△广州	55(53)	21(11)	35	13	33	22	55 33	22
	中山	55	51	13		22		55	22
	东莞	21 32	11	24	23	332		44 224	22
	台山	33	22	55	21	33	32	55 33	32 22
	阳江	33	42	11		35	54	45 11	55 42
	合浦	44	33	13		11		33 13	11
闽南	△厦门	55(44)	24(25)	51(53)		11(21)	33(22)	32	5(4)
	浙南	55	24	453	(31)	11	31	54	24
	△潮州	33	55	53	35	214	11	21	4
	海南	33	11	21	(53)	24	53	4	21
闽北	△福州	44	52	31		213(13)	242(353)	23	4

后，阳平调"人为"地要加大与阴平的区别有关。计算各点阳平调的起止点的平均值大体都是 3,参照我们对古阴阳调关系的论点，拟测为 33。

统计全部有阴阳上各方言点阴阳上调值，(见第 32 页表)六个点中阴阳上为上扬调四，阴调下降阳调上扬者二(温州、潮州)，六点都是阴调高于阳调。起止音平均值，阴上 4—4.7,阳上 1.7—3,求其大致，拟测古上声阴阳调为 45 与 23。

统计全部有清浊去各方言点清浊去调值(见第 32 页表)，可看到情况比较复杂，这大约跟浊上和入声混入的影响有关。但细查阳上、入俱全的方言点，去声阴阳调基本上都是低降调，符合前述古人对去声调的描述，经计算起止点平均值，参照我们的论点，拟测古阴阳去调值为 322 和 211。

统计全部有阴阳入各方言点阴阳入调值:

绍　兴	45		12		
苏　州	14		23		
温　州	23		12		
梅　县	21		4		
广　州	55		22		
东　莞	44		22		
中　山	55		22		
台　山	55	33	32	22	
阳　江	45	11	55		42
合　浦	33	13	11		
厦　门	32		5(4)		
浙　南	54		24		
潮　州	31		4		
海　南	4		21		
福　州	23		4		

十五点中阴入高于阳入者九，阳入高于阴入者五，阴阳入大体相等而略有起伏者。其中阳入高于阴入者大体属于客家与闽南话，它们地域接近，互有影响，又可能受了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考虑到近古入声分化的情况，全浊入入阳平，原调值应接近阳平，次浊入入去声原调值应接近去声，清入入上声，原调值应接近上声。又计算阴入高于阳入八点阴阳入起止点的平均值，(阴: 起 4.4, 止 4.4; 阳: 起 1.75, 止 2)拟古阴阳入调值为 44 与 22。阳入如再分为全浊与次浊，则可分别拟为 22 与 21。

我们知道调值的拟测是最少根据的，用纯数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显机械(五度记调本来就是近似值)，许多问题尚待研究，提出来只是作为一种猜想，供大家参考而已。

(1982.7.桂林)

周法高《上古音韵表》之部字匡谬

严承钧

不久前，得到了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韵表》(按，实为张日升、林洁明两先生合编。以下简称周表)。书前有这样一段说明：

"本表大体上仿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按，以下简称董表)的体例。收字方面，又根据高本汉《修订汉文典》补充了好几百个字。拟音方面，本表对上古音和相应的中古音重新进行了拟构。"

展读全书后，我琢磨着一个问题：董同龢曾经说过，高本汉的汉文典"是利用自己的音韵学说以释文字"，他自己的表稿则是"根据文字以明音韵"。那么，周表的"旨趣"何在呢？周表在体例和收字两方面大体上可说是一任其旧，可是在拟音方面，却有一个新的系统。由此推测，作者的"旨趣"似乎在于借助已有的表现形式和文字资料推出(或者公布)一套新的拟构音系统。

诚然，周表的上古音拟构系统是有显著特点的。如主要元音减少到只有三个以及由此产生的其它方面的新的处置，确实给了我们不少启示。但是，作者"得鱼忘筌"，在使用已有的文字资料上太不经心，错误之多，也实在令人瞠目。高本汉、董同龢两人虽然"旨趣根本不同"，但他们都重视拟构音系统和文字资料互为表里的作用。周表却并不以此为然。本文打算以之部字为例，就字表的准确性谈谈有关问题，以期引起对这一方面工作的重视。

有两点要事先申明的，一是我没有见到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周表据此所补的字不在本文的议论范围之内；二是本文之作，绝对没有比较高下的意思，我只不过是希望有一套比较合理的上古音拟构系统供学习，也希望有一个与之配合的比较准确的字表供使用罢了。

一、讹　　字

之部开一

(咍)平* k/k 祴讹为裓。

祴，《说文》从示戒声。段注：宗庙中宾醉而出，奏祴夏，故字从示。又，《广韵》古哀切祴字，周祖谟校勘记云：北宋本、巾箱本、黎本从衣作裓，误。周表字从衣，沿董表而讹。

*k'/k' 侅讹为䀭。

倿，《说文》从人亥声。《广韵》苦哀切。周表误从彳。又，去声*ng/ng栏有倿字，属误增。

*dz/dz 浅讹为浅。

浅，《说文》原篆作涐。段玉裁改篆作浅，除朱骏声外，治《说文》诸家多持异议，段注订补考订尤详。校议云：余谓隶书涐为浅，因误为浅，转写遂加口作濈。述谊云：盖吕忱据汉志收濈，复存许说，疑濈未必是也。至师古音濈为哉，而濈水遂为定名矣。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涐字周表已入歌部，此处本不应再有浅（或濈）字。如两说并存，也当作浅（或濈）。周表作浅，《说文》无字，亦未见先秦用例。沿董表而讹。

上* d/d 隸讹为隸。

隸，《说文》从隶枲声。枲，《说文》从木台声，非从水。

去* t'/t' 態讹为熊。

之部开三

（之）平* g/g 璂讹为纆。

璂，《说文》从玉綦声。周表误从系。

*n/n' 耎讹为逦。

耎，《说文》从丸而声。《广韵》如之切。周表讹作逦。逦，《字汇》乳兖切，行迟也。

上* k'/k' 邔讹为邙。

邔，《说文》南郡县也，从邑己声。大徐居拟切。《广韵》有上去二音，墟里切又渠记切。段注引《水经》曰：禹贡三澨沱，在南郡邔县北。即今湖北襄阳宜城县北之邔城。邙，《说文》河南雒阳北芒山上邑，从邑亡声。《广韵》一音入唐为莫郎切，一音入阳为武芳切，上古当归阳部。且地处今河南洛阳县东北。两字形近而音义大别，邔讹为邙，真是"一笔之差，谬以千里"了。

*ts/tş 胾讹为胾。

胾，《说文》从肉仕声。仕字拆写成上人下士，周表作上入下上，误。

之部合三

（尤）平*k/k 鬮讹为鬮。

鬮《说文》从鬥龜声，非从门。

上*k/k 姕讹为姓。

姕，段注：小徐本作奺。《广韵》举有切，姕，女字也，亦作奺。从女非从廿。

*ɤr/o 羞讹为差。

羞，《说文》从厶羑。羑，《说文》从羊久声。周表作"差"，董表作"羞"，皆误。

二、误 归

职部开三

（职A）*t'/t' 荲，周表归职部，误。

荲，《说文》从艸里声，读若釐。大徐里之切。广韵许竹、丑六、耻力切三读。段注：按《广韵》荲读许竹、丑六切者，因荲蓄同物（即羊蹄菜）而误读荲同蓄也。周表取耻力切入职部，虽与之部相承，但里声字没有入职部的，如此泥守《广韵》音亦似未当。当据谐声、读若、大徐音改归之部，即入周表之部开三（之）平*l/l 栏。

之部合一

（灰）去*p'/p' 佩珮倍背偝邶，周表归滂母，误。

当归并母，即周表之*b/b。

*b/b 每脢䍙痗瑁脄，周表归并母，误。

当归明母，即周表之*m/m。

*m/m 诲鋂晦悔痗，周表归明母，误。

当归晓母。按周表当归*xm/x。

*xm/x 槶，周表归*xm 母，误。

当归见母，即周表之*k/k。

之部合三

（尤）上*p'/p' 菩，周表归滂母，误。

菩，《说文》从艸音声。大徐步乃切。《广韵》薄胡、薄亥、蒲北、房九切四读。周表舍薄胡切不入鱼部是正确的，据《广韵》蒲北切归职部、舍《广韵》薄亥切（步乃切音韵地位同）改取《集韵》部浼切归之部合口也有道理；但归之部合三（尤）上滂母一音则有问题，因为菩字不读芳否切。当依《广韵》房九切改归并（奉）母，即周表之*b/b 母。此沿董表而误。

三、漏 收

之部开一

（咍）平*l/l 漏收“琜”字。

琜，《说文》琜瓄，玉也。从玉来声。大徐落哀切，《广韵》同切。此当有琜字。沿董表漏收。

去*d/d 漏收“截”字。

截，《说文》从酉戋声。大徐徒奈切。《广韵》徒耐、昨代，两读。周表只收从母

(*dz/dz)一读,定母(*d/d)亦当有鍪字。沿董表漏收。

之部开三

(之)平*g/g 漏收“萁”字。

萁,《说文》从艸綦声,大徐渠之切,《广韵》同切。此当有萁字,沿董表漏收。

*l/l 漏收“斄”字。

斄,《说文》从文𠩺声。大徐里之切,《广韵》同切。段注:凡今人用毫厘,当作此字。沿董表漏收。

漏收“氂”字。

氂,《说文》从犛省从毛。大徐里之切,《广韵》里之、莫袍切两读。斄字下段注云:经解曰,差若毫氂,谬以千里。乃是假借字。周表只取豪韵一读入宵部,据大徐音、《广韵》音及段注亦当再取之韵一读入之部。此沿董表漏收。

漏收“斄”字。

斄,《说文》从犛省来声。大徐落哀切,《广韵》落哀、里之两读。段作“犛省亦声”并注云:旧音力之切,一部。周表只收之部咍韵一读,之部之韵亦当有此字。(按,周表“索引”有两读,但之部之韵字表未列此字。)沿董表漏收。

漏收“厘”字。

厘,《说文》厘,古文斄省。《广韵》里之切,与上条斄字所引段注合,之部之韵当有此字。沿董表漏收。

上*t/t 漏收“敳”字。

敳,《说文》刺也,从攴蚩声。大徐猪几切。段注:按几当作己,古音在一部。此字当从蚩声归部,段说可取。此沿董表漏收。

之部合三

(脂B)上*b/b 漏收“圮”字。

圮,《说文》毁也,从土己声,书尧典方命圮族。大徐符鄙切,《广韵》同切。此当有圮字,沿董表漏收。又,周表“索引”有“圮 1.4 br”,这是指之部开三(之)平*r/o 的“圯”字,索引字头有误。

去*b/b 漏收“糒”字。

糒,说文从米葡声。大徐平秘切,广韵同切。此当有糒字,沿董表漏收。

四、诗韵字之误

(周表“凡例”称:凡见于诗经押韵之字,于字下加三角以识之。)

之部开一

(咍)平*n/n 能,周表作平声韵字,误。

能,诗韵一见,《小雅·宾之初筵》二章"能又时"为韵。"各奏尔能"之"能",音义与《广韵》"奴代切,技能"合,当归去声韵谱。

上*d/d 殆,周表未作韵字,误。

殆,诗韵三见:《小雅·节南山》四章"仕子已殆仕"为韵;《雨无正》六章"仕殆使子使友"为韵;《商颂·玄鸟》"有殆子"为韵。

去*ts/ts 载,周表作精母韵字,误。

载,诗韵十见,音义皆与《广韵》"昨代切,运也"合,当归从母,即周表之*dz/dz。

之部开三

(之)平*k/k 其,周表作见母韵字,误。

其,诗韵二见,《魏风·园有桃》"哉其之之思"为韵,一、二章同。诗句"子曰何其"的"其",音义与《广韵》"渠之切,辞也"合,当读归群母,即周表之*g/g。

*ng/ng 疑,周表以为诗韵字,误。

疑,《诗·大雅·桑柔》三章"靡所止疑"一见,不入韵。全章"资将往维竞阶梗"为韵脚,其中"将往竞梗"阳部自韵,"资维阶"脂微合韵。此"疑"字若依段玉裁入韵,则当作"200b"字。段注云,"200b从矢声,其字在古音十五部。故桑柔以与资维阶为韵。"朱骏声说,"(200b)经传皆以疑为之而本字废置不用。"朱从矢声归履部。似此,"疑"当归脂部。桑柔"资疑维阶"亦为脂微合韵。此"疑"字若作"疑立"解,那么,可以读为"仡",则在术部;或读为"凝",则在蒸部。总之,首先是"疑"字不当入韵;若作入韵字处理,则可能在脂部或者在术部和蒸部,周表把"疑"字作为之部韵字是毫无道理的。

*x/x 熙,周表以为诗韵字,误。

熙,《诗经》六见,皆不入韵。《大雅·文王》四章"于缉熙敬止",《周颂·载见》"俾缉熙于纯嘏",敬之"学有缉熙于光明","熙"字皆在句中,不能成韵。《周颂·昊天有成命》"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句、酌"时纯熙矣,是用大介"句,此二句皆是无韵诗里边的诗句,全诗无韵,"熙"字当然不会是韵字。《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其中"典禋"真部自韵,"成祯"耕部自韵,"熙"字在这里也不是韵字。

上*t/tś 趾,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趾,诗韵二见:《周南·麟之趾》一章"趾子"为韵;《豳风·七月》一章"耜趾子亩喜"为韵。

*st'/s' 始,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始,诗韵二见:《大雅·绵》三章"膴饴始谋龟止时兹"为韵;《鲁颂·有駜》三章"始有子"为韵。

*ts/ts 耔,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耔，诗韵一见，《小雅·甫田》一章"畝耔薿止士"为韵。

*k'/k' 屺，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屺，诗韵一见，《魏风·陟岵》二章"屺母"为韵。

*l/l 理，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理，诗韵四见：《小雅·信南山》一章"理畝"为韵、《大雅·绵》四章"止右理畝事"为韵，《笃公刘》六章"理有"为韵，《江汉》三章"理海"为韵。

去*t/tś 识，周表作去声韵字，误。

识，诗韵二见：《小雅·宾之初筵》五章"三爵不识"之"识"，《大雅·瞻卬》四章"君子是识"之"识"，音义皆与《广韵》"赏职切，知也"合，当为职部韵字。前一诗章"识又"为韵，后一诗章"忒背极慝倍识事织"为韵，皆职之通韵。

*g/g 忌，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忌，诗韵二见：《大雅·瞻卬》五章"富忌"为韵，《桑柔》十章"里喜忌"为韵。

*x/x 喜，周表去声未作诗韵字，误。

喜，诗韵十见，有上去二读：其九见音义与《广韵》"虚里切，喜乐"合，周表已作韵字列上声栏。但《小雅·彤弓》二章"载喜右"为韵，诗句"中心喜之"的喜字当与"憙"同。"憙"，《广韵》有两读，一音"虚里切，又许忌切，悦也"，一音"许忌切，好也"。彤弓以韵去声字"载右"，"喜(憙)"宜读去声，《广韵》许忌切音义正好相合，因此去声韵谱亦应有"喜"字。

之部合一

(灰)去*xm/x 晦，周表作去声韵字，误。

晦，诗韵二见。《郑风·风雨》三章"晦已子喜"为韵、《大雅·荡》五章"式止晦"为韵。前一诗章之部自韵，"已子喜"皆为上声字，"晦"读上声为宜；后一诗章职之通韵，"式"为职部字，"止"为之部上声字，"晦"亦读上声为宜。这显然与《广韵》荒内切不合。按，此处似不必拘泥于《广韵》，当据《诗经》中叶韵的趋势把"晦"字归上声韵谱。董表和周表都列有声调栏，所标之"平上去入"四声，都是中古音声调系统，只是借以表明上古音声、韵、调的"关联"作用的，并非确指上古调类而言。而如"晦"字在《诗经》叶韵中所反映出的调类，以及与《广韵》调类的差异，表明了"晦"字在调类上的一种可能的上古来源，这里据诗韵归上声韵谱，是具有提示作用的。

*b/b 痗，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痗，诗韵二见：《卫风·伯兮》三章"背痗"为韵，《小雅·十月之交》八章"里痗"为韵。又，"痗"这一组字周表抄写错行，当在明母，即周表之*m/m。

之部合三

(尤)上*p/p 坏，周表作上声韵字，误。

紑，诗韵一见，《周颂·丝衣》"紑俅基牛鼒觩柔敖休"为韵。王力先生《诗经韵读》"敖"字不入韵，全诗为之幽合韵。江有诰以"紑俅牛觩柔休"为之幽通韵。顾炎武、段玉裁皆增"基鼒敖"为韵脚，并析之为二："紑俅基牛鼒"为之幽通韵，"觩柔敖休"为幽宵通韵。似当从顾段为宜。但无论是从王力先生，还是从顾段，"紑"字皆叶平声字，音义与《广韵》"甫鸠切，诗传云洁鲜皃"合，当归平声韵谱。

去*r/j 侑，周表未作诗韵字，误。

侑，诗韵一见，《小雅·楚茨》一章"棘稷翼亿食祀侑福"为韵。"祀侑"为之部字，其余皆职部字，全章为职之通韵。"侑"字音义与《广韵》"于救切，劝食"合，当归之部去声韵谱。

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

喻 世 长

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任务上，对于音韵学比较重视；而对于训诂学的重视很不够。音韵学的当前任务主要是建立若干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并探索它们之间的演变规律。可是要建立周秦的语音系统，没有训诂学的帮助，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研究音韵学不能不接触一点训诂学的材料，首先是声训的材料。声训实际上也涉及了语法学，但是前人对此注意得不多。本文讨论的一组声训材料是在构拟上古声母系统中邪、喻两母读音时收集在一起的。后来看到其中可能反映了一点语法问题，于是稍加探索，也就无意中在古音、古义、古语法现象的结合研究上，做了一个小的尝试。写在这里就正于我的老师和朋友。

一 声训材料

（一）夕:夜

从训诂学上把“夕”和“夜”联系在一起，解释得最明确的是段玉裁和王念孙。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夜字下说:“夜与夕浑言不别，析言则殊”。引两个证据。一是《诗经》第194篇《小雅·雨无正》二章:“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段说:“朝夕犹夙夜也”。一是《春秋》经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段说:“辛卯夜即辛卯夕也”。

王念孙在《广雅·释诂》“昔夜也”条下作《疏证》说，昔和夕古通用。又说“凡日入以后，日出以前，通谓之夜，故夕时亦谓之夜”。

《说文》:“夕莫也”。段注:“莫者日且冥也”。可见夕既是动词、又是名词。表示日几冥的时间的变化是动词，指明当时的景色是名词。至于“夜”字看来是很早就固定做名词用了。

（二）绪:绎

从训诂学上把“绪”和“绎”联系在一起的是郝懿行。郝在《尔雅·释诂》“绎陈也”条下作《义疏》说:“绎训抽丝与绪义相成。”

《说文》:“绎抽丝也”。“绪丝端也”。段注:“抽丝者得绪而可引”。可见绪是名词，绎是动词。但郝懿行在《尔雅·释诂》“叙绪也”条下作《义疏》，指出绪、叙、序三者的关系，并且说，“盖有端绪可以次叙，故叙又训绪”。叙和序可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绪也可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三) 序:射(羊谢切)

用声训的方式把序和射联系在一起的是孟轲。《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王念孙在《广雅·释诂》"庠养也"条下作《疏证》说:"庠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命名之义。庠训为养,序训为射,皆是教导之名,初无别义也"。教导既是动词,又是名词,教导的场所的庠和序,可能是动词用作名词,也就是动名词。

王筠《说文释例》说:"射字上古音绎,汉音舍,又音夜。"引《礼记》:"仆人师扶左,射人师扶右",然后说,"而官名仆射因之"。可见射训为"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读船母或禅母时是动词,用作官名射人及仆射读喻母时则是名词。

(四) 庠:养(余亮切)

庠和养的关系等于序和射的关系。孟子述夏殷周三代学校的名称是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史记同)。《说文》: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汉书同)。殷、周的名称,孟子和说文互相颠倒。段玉裁相信说文和汉书。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庠和序同养和射的关系时,认为这是古声训之法,庠序并不是专为养和射而命名的。孟子庠者养也,序者射也,从表面上看是用动词解释名词,但不能理解为庠只是养的场所,序只是射的场所,因为庠序的基本性质是学校,是教导的场所。教导的场所可以是动名词,庠训为养,序训为射,可以是用动词解释动名词,也可以是用名词解释动名词。《广韵》用上声和去声把养字区别为动词和名词,是合于古义的。

(五) 象(徐两切):様(余亮切)

许慎用声训和读若的方式把"象"和"様"联系了起来。様字唐人写作摹,様、摹都不见于《说文》。和様的意义相当的字,《说文》作像,训"象也"。注音:"读若养"。从读若养(按应读作去声作名词的养)就可以判断,像、様、摹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象字《说文》训南越大兽,但是"像象也"的象不是指大兽而是指想像或相似之意。段玉裁注引《韩非子》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象者,皆谓之象"。这就把大兽的意义和想象的意义联系了起来。想象出来的形象就是様子。在没有様字以前用像字,但像字的出现,也比象字要迟。所以《易·系辞》"象也者像也",是用后出的像字解释早出的象字,说文则反过来用象字训像字。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词的动词和名词两个形式互相训释。读邪母写作象或像是动词,读喻母写作像或様是名词。

(六) 详:扬

《毛诗》第46篇《鄘风·墙有茨》首章"不可道也",次章"不可详也",三章"不可读也"。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详"是动词。从《毛传》"详审也"的训释上也可以看出详是动词。陆德明《经典释文》告诉我们,"不可详也"这句诗,《韩诗》作"不可扬也"。两家诗的异文,把详和扬联系了起来。扬的意义是什么呢?王念孙在《广雅·释诂》"扬、读、晓、谓、道,说也"条下作《疏证》:"扬、读、道并训为说,义本韩诗也"。段玉裁在《说文》扬字下作注解引《淮南子·说

山》:"名字不可得而扬"下的高诱注:"扬犹称也"。扬既可训说,又可训称,称、说都既可以是动词,又可以是名词。称说的行为是动词,称说这种行为的存在是名词。以此来推论,扬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

(七) 襚(徐醉切):遗(以醉切)

给死人穿的衣服叫襚,给死人穿衣服的动作也叫襚。《荀子·大略》:"……衣服曰襚,玩好曰赠……赠襚所以送死也。"据此,襚是名词。《说文》:"襚,衣死人也。"春秋传(襄公二十九年)曰'楚(人)使公亲襚'"。许慎据《左传》把襚看作动词。

遗有遗亡和赠与两个意义,这里只讨论读以醉切的赠与的意义。《左传》隐公元年,"尔有母遗",遗是赠与的意思。赠与的动作是动词,指称赠与这件事是名词。母-遗是补-动结构,有-母遗是动-宾结构,作"有"的宾语的"遗"是动名词,动名词又可以带补语"母"。《广雅·释诂》"襚遗也"。《太平御览》引《春秋说题辞》"襚之为言遗也"。用声训的方式把襚和遗联系了起来。

(八) 洵(详遵切):均(羊伦切)

表示普遍、平坦、调和、均匀的意义有旬和匀两个读音。表示水的平写作洵,表示土或田的平写作均或畇。《尔雅·释言》"洵均也",把旬和匀两种读音用声训的方式联系了起来。郭璞《注》:"谓调均"。调均直接解释均,间接解释洵。洵或均既可以是动词,又可以是名词。《说文》"旬遍也",指时间上十天一个循环,普遍以后才能循环。《说文》"均平遍也",指空间上的平坦。《诗》第80篇《郑风·羔裘》"洵直且侯"。《毛传》:"洵均也"(《尔雅·释言》也有这一条)。说明羔裘有均匀、直顺、美好三种优点。表示调和、均匀、平坦、普遍的旬、洵、匀、均,都既可以读邪母,又可以读喻母,《广韵》:"畇,又音旬"保存了古音。

(九) 泅:游

现代汉语有泅渡和游泳两个词,在方言口语中也叫做浮水。泅字《说文》作汓,训"浮行水上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列子·黄帝》:"习于水,勇于泅"。然后说"泅通作游。说文游并不在水部,而在㫃部,可见游泳的动作古代只称为泅。朱骏声说汓通作游,用通假的方式把泅和游联系了起来,也把邪母和喻母两个不同的读音沟通了起来。应该说作动词时是邪母、喻母两读,作名词时也是邪母、喻母两读。

(十) 颂:容

用声训的方式把颂和容联系起来的是《释名》。《释名·释言语》:"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指出颂是动词。

《说文》:"颂皃也"。段注:"古作颂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异也"。指出颂或容都可以是名词。段又引《诗关雎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指出颂是动词。

作动词时读邪母,写作颂,作名词时读喻母,写作容,这大概是语法体系趋向完整时逐渐固定下来的,在此以前,颂容两个字通用。

(十一) 似:以

似从以得声。似是邪母,以是喻母,韵母相同。以字最早写作㠯,既象动物的胎儿,又象

植物的幼芽，所以有起始的意义。胎字、始字都从它得声。起始，既可以是动词，又可以是名词。起始是生物的起始，这一代的生物的起始，就是对于上一代的承嗣和继续。两代之间必要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也就是相象。

这种相似最明显的就是人，故加人旁为似。《说文》："似象也"。《诗》第 189 篇《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第 291 篇《周颂·良耜》："以似以续"。《毛传》都说"似嗣也"。《广雅·释诂》："似续也"，是根据《诗经》的。从《诗经》的句子和《说文》、《广雅》的训释看，读邪母的似应为动词。

初民开始用工具改造自然界，改造的结果和工具的形状相似。用石刀割兽肉，裂口的大小深浅和刀相似，用耜犁田地，裂口的大小深浅和耜相似。表示使用的意思，最早说成"以"，说文："以，用也"。表示使用意思的以，既可以是动词，又可以是名词。

似和以从造字上已经有联系，《经典释文》和戴侗《六书故》又把它们从异文和训诂上联系起来。《易·明夷》："文王以之"，《释文》："荀谞、向秀本作似"。《六书故》引唐本《说文》："似，用也"。可见写作似或以，最早都可以读为邪母或喻母。到词义的分化逐渐固定，词的语法分类功能逐渐明确，才把表示相似意义的动词固定读邪母，写作似，把表示使用意义的动词或名词固定读喻母，写作以。

二 材料的归纳和运用

以上分别罗列了十一对在语音、语义、语法三方面都互有关系的周秦时期汉语的词。下面要把它们从三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训诂学的归纳 传统的汉语语言学中的训诂学是一门以语义学为主，涉及语言学各个侧面的学科。训诂方式中的声训一类，在探索汉语语音史、语义史、语法史上都有价值。但并不是每一条声训材料都有同等的价值。反映了语言客观事实的声训材料，是有价值的，应该视为精华。只凭主观臆测，把不同的词强拉在一起、硬说在意义上有关系的声训材料，是没有价值的，应该视为糟粕。以上所选十一对，是作者认为有价值的声训材料。分析它们的语义、语法和语音，对于认识周秦汉语，探索汉语语原，是有帮助的。

每一条的两个字，在语义上都是有关系的。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甲)同一个意义的两种不同的文字书写形式，实际上是一个词呢？是(乙)同一个词根的动词和名词两种形态呢？是(丙)两个等义词或近义词呢？古代训诂学家既不这样提出问题，也不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是说"声近义通"一类的话。这十一条材料，从记载它们的声训关系即声近义通关系的时间迟早上，可以分为两组：

第一组包括第三、四、五、七、八、十各条，共六条，这六对字的声训关系由《孟子》(两条)、《说文》、《广雅》、《尔雅》、《释名》这几部书确定了下来，后四种都是魏以前的训诂学专书，认识这些声训关系的时代是较早的。

第二组包括第一、二、六、九、十一各条，共五条。这五对字的声训关系是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朱骏声等人（他们都是有名的训诂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证明和确定下来的。时间是较迟的。但是清人的研究对象还是周秦的汉语，所以这两组声训材料在探索周秦汉语的语义上有同样的价值。要确认这十一对字的每一对之间到底是前述的甲、乙、丙三种关系中的某一种，就不能不联系到语法和语音的分析。

（二）语法的归纳 语法上的词类划分，从开始分化到完全确立，是在长期的语言发展过程中完成的。动词和名词的分化，可能是最早的分化。可以假设，在汉语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动词和名词不能区别的阶段。随着词和句子这两种语言单位有了明显的区别，动词和名词的区别也就明确了。同一个词根的动词和名词也要求在语音上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动词在句子里如果用作名词，也该有一个特殊的语音形式，这就产生了动名词的概念。在运用训诂学文献中的声训材料时，如果我们把每一条中的两个字都假定出它们的词性是动词、名词或动名词，在理解这些词的意义以及包含着这些词的句子的意义时，就会更为准确。在理解古人制作这一条声训材料的用意时，也就更为深刻。上文在引述这些材料时已经假定出了每一个字的词性，那些有关的叙述，可以概括为下面的一个表。表中 v＝动词，n＝名词，vn＝动名词，/表示"或者"。

夕	绪	序	庠	象	详	禩	洵	泅	颂	似
v/n	v/n	vn	vn	v	v	v/n	v/n	v/n	v	v
夜	绎	射	养	橡	扬	遗	均	游	容	以
n	v	n	n	n	v/n	v/n	v/n	v/n	n	v/n

表中出现了很多表示"或者"的斜线，说明那些字在周秦时代汉语文献中即文章语句中，既用作动词，也用作名词，这反映了动词名词的分化，要经历一个长的过程。只标明单一词性的，表示在周秦时代这些字的词性已趋稳定。颂字在风、雅、颂并列时应是名词，但那个地方的颂字应该读为容。

综观上表有一个总的趋势，即上一行读邪母的字用作动词的机会比用作名词的机会多，下一行读喻母的字用作名词的机会比用作动词的机会多。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在汉语历史的某一个时期，有一批同一个词根的动词和名词，它们的语音形式有一种整齐的对应关系，即这一批同根词当中的动词形式开头有某一种音，这种音到切韵时演变为邪母，这一批同根词当中的名词形式开头有某一种音，这种音到切韵时演变为喻四母。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假设，就要联系到下一段语音的分析。

（三）语音的归纳和运用 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分科的沟通，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走向进步，日益接近于科学的标志。在确定周秦汉语的声母韵母系统，并拟测其读音时，要联系训诂学的研究，清代和当代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付诸实践了。这里就邪和喻四两母的上古(即周秦)拟音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不少学者认为上古邪母的读音容易拟，叫它和切韵时代一致，拟为Z 就可以了。我觉得

这样做不对。从谐声关系看，邪和喻四互谐的机会比邪和心互谐的机会几乎多一倍。邪还和定、端、匣、见等塞音相谐，应该怎样解释呢？

如果把古代的声类分为洪细两套，并且指明其相配的关系，就可以得出下表（按理，来、见、溪、疑、晓、影也各分洪细两套，这里不去讨论它们，故下表缺这六母十二类）：

洪音	帮滂并明	精清从心	端透定泥	匣塞匣擦
细音			喻	
	非敷奉微	庄初床疏	照穿船日	群于
	帮三滂三并三明三		知彻澄娘	

邪、审三、禅都只能和三等韵相拼，都是细音，但是没有和它们相配的洪音，因此不能因为等韵学说精清从心邪同属齿头音，就把邪和精清从心相提并论。把喻四拟为 ȡ‘，以便解释它既谐舌音又谐牙音的道理，把邪同端、定、喻、见、匣相谐解释为 zt zd′ zȡ‘ zk zg‘ 同 t d‘ ȡ‘ k g‘ 相谐，即给邪母拟五种第一音素相同第二音素不同的复辅音读音，对于解释谐声关系，以及为什么它不同某一个洪音单独相配，都是非常方便的，zt- zd‘- zȡ‘- zk- zg‘- 都接元音 i、介音 i，或与 i 很接近的元音，在 i 或与 i 接近的音的影响下，-d‘- -ȡ‘- -g‘- 变为 -j-，-t- -k-则先浊化为 -d‘- -g‘- 再变为 -j-，然后 -j- 被韵母溶合，声母就只剩下 z- 了。这样解释邪母从上古到切韵的变化是说得通的。(注)

这个假设如能成立，前面讨论过的二十二个字的周秦读音就可以归纳构拟如下。这里只出现邪母五种形式中的 zȡ‘一种形式。

zȡ‘iak	zȡ‘ia	zȡ‘ia	zȡ‘iaŋ	zȡ‘iaŋ	zȡ‘iaŋ	zȡ‘iui	zȡ‘iun	zȡ‘iou	zȡ‘iuŋ	zȡ‘iəɯ
夕	绪	序	庠	象	详	襚	洵	泅	颂	似
ȡ‘iɔ	ȡ‘iak	ȡ‘iɔ	ȡ‘iaŋ	ȡ‘iaŋ	ȡ‘iaŋ	ȡ‘iui	ȡ‘iun	ȡ‘iou	ȡ‘iuŋ	ȡ‘iəɯ
夜	绎	射	养	樣	扬	遗	均	游	容	以
鱼部	鱼部	鱼部	阳部	阳部	阳部	微部	真部	幽部	东部	之部

根据讨论语法时所指出来的那个总的趋势，联系到语音，就可以假设：周秦时代有一套把同根词中的动词和名词区分开来的语音标志。或者说，有一批同根词，它们的动词和名词有不同的形态：动词的声母是 zȡ‘-，名词的声母是 ȡ‘-，换句话说，去掉开头的 z，是由动词构成名词的构词手段之一。

为什么从文献记载看，并不是凡在句子里出现动词时都写作邪母字，凡在句子里出现名词时都写作喻母字呢？这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动词的形态 zȡ‘-和名词的形态 ȡ‘-，互相对应，在周秦口语中相当整齐，但是文字由于有一字两读的情况，所以文字书写形式和口语读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有了它的复杂性，看起来不够严整了。口语读 zȡ‘ 时，大多写成邪母字，但也有时写喻母字；口语读 ȡ‘ 时，大多写成喻母字，但也有时写邪母字。就是说，口语的严整性，被文字的不严整性给掩盖了。

二是，区别同根词中动词和名词的语音手段有好多种，例如用不同的声调来区别的：

"妻"字平声是名词,去声是动词,"语"字上声是名词,去声是动词,"觉"字去声是平词,入声是动词等等。每一种手段只在一定范围之内发挥作用。zd':d' 这种手段只是其中之一,它本身也可能没有发展得很成熟,因此显得不够严整。

三是,古代有方言。zd'-:d'-=动词:名词的对应关系,有的方言严整,有的方言不严整,而文献中保存了不同的方言材料。

讨论到这里就为我们把上古邪母读音构拟为复辅音找到了新的理由。把一部分邪母字构拟为 zd',除了因为邪和喻有谐声关系以外,还因为邪和喻有声训关系。推究这些声训材料,可以看出周秦时代的汉语有一批同根词是以邪和喻来区别动词和名词的不同形态的。语法关系对声母拟音起了支持作用。这就是训诂学在音韵学上的运用。

三 简要的结论

下面是几点简要的结论:

一、在给上古(周秦)声母系统中的邪母拟音时,注意到了两点:

1. 从谐声关系看,邪母和心母互谐不占绝对优势,而和喻四相谐最多,此外还谐定端匣见,因此邪不能简单地拟为 z。

2. 邪母在上古韵部中出现得很不普遍,上古三十一个韵部中有十四个韵部(接近一半)不出现邪母,而喻四出现在每一个韵部。凡是能和邪母相拼的韵母,大体上说,必能和喻四相拼,反过来不能这样说。这说明邪和喻之间有一种需要我们深入探索的特殊关系。

二、在训诂学著作中出现许多韵母属同一上古韵部,声母是邪-喻相通的声训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看出了语音上的邪-喻对应,反映着语法上的同根词中的动词-名词对应。

三、把上古的和喻有关的那些邪母字的声母拟为 zd',喻四拟为 d',对于解释谐声关系和语法关系都很方便。此外邪还有 zt zd' zk zg' 几个读音。

四、使用声训材料要严格鉴别:

(一) 对于有价值的声训材料应该进一步区别其性质:

1. 有的是同根词的不同的形态(上文乙)

①象:橡、襚:遗、泅:游、颂:容都是以 zd':d' 来区别动词和名词的不同形态。

②序:射、庠:养是以 zd':d' 来区别动名词和名词的不同形态。

③绪:绎这一对同根词,除了 zd':d' 的对应以外,受到了以声调的入声和去声区别动词和名词的不同形态的影响。

2. 有的是读音相近的同义词(和读音彼此不相近的同义词性质不同)(上文的丙)。夕:夜、详:扬、洵:均、似:以属于这一类。它们的这种关系可能是从 1 的①那

种关系演变而来的。

3．有的是同一个词的不同的文字书写形式(上文的甲)。如：趩，跃也、僻，避也、与，赐予也。

(二）对于那种漫无边际的"一声之转"我们绝不轻易相信。

注 详见拙作《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载中华书局编《音韵学研究》第一期。

上古去声质疑

殷焕先

一

〔1〕上古声调应当如何认识，问题不算简单。是单纯的"音高"还是单纯的"音长"(或其他的元音性质)？抑或是"音高"同"音长"的相综合而又存在着"主"、"次"以及"主"、"次"又在随着时间转移而变动的问题呢？

〔2〕引起我注意这个问题的是上古去声，我就特别标出"去声"为题。

并时同道和师友，对声调问题、韵部问题的论、著，给了我好多启发和教益。这些论、著，都切实地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但还是遗留一些问题要讨论。我这里是写出我的"于心未安"的一些认识，所以我特别标出"质疑"为题。

〔3〕浅见认为：

(1) 我们曾从汉语是否是"声调语言"这一角度来评价上古汉语"但有平入"说，我们还应当考虑从词汇、语法这一角度来讨论上古汉语的声调。

(2) 词汇、语法现象之一是"破读"，我们还应当引进声调范围内的"破读"现象来讨论上古汉语的声调问题。

(3) "离去无破"的现象不容忽视。我们有平：去(膏：膏)、上：去(受：受)、入：去(伐：伐)大量的与"去"相关的"破读"现象，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去"声。

(4) 声调范围内的"破读"，有"同字破读"和"异字破读"。为了肯定"异字破读"是否真是"破读"，我们就要找出一个声调范围内的"破读"之通则。

(5) 我们应当重视声调范围内的"入声韵部"(大类)中"入"(小类)："去"(小类)的破读；我们也应当重视"平"与"上"不为破读这一语言现象，这一现象是帮助我们假设"上古"或"上上古"(上古以上)汉语中的上声是个韵部问题的"蛛丝马迹"。

(6) 我们很难断定"破读"仅只是"魏晋经师"的"臆造"。因为西周金文供给我们声调范围内的"破读"的迹象，殷商甲骨文也供给我们声调范围内的"破读"的迹象。这都不容我们忽视。

我们的原始语言"尚矣"，难为乎其确凿言之，但以有文字记载为证，我们似乎可以说，殷商甲骨文时代，我们的汉语就有了"破读"的"苗头"。

(7)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破读"现象的存在，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对汉字的"同字不同词"这一文字性格的实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应当用"同字不同词"来观察古人训诂方法上的"同字为训"；应当用"同字不同词"来观察汉语词汇、语法上的真象。

二

〔4〕古音学史上，段君玉裁提出"古四声不同今韵"，认为"古无去声"，并且认为上声也不是汉语自始就有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这个见解的可贵处在于，它首先明确地指出声调是在变动着的。

后来黄君季刚继段君之后提出：上古连上声也不存在，"但有平入"。"但有平入"，这也是个了不起的见解，它触及了"上古汉语到底是不是'声调语言'"这一个重大问题。

〔5〕上声不是汉语自始就有的、古无去声、古无上、去——那末，后来有了上声了（段君所谓"上声备于三百篇"），上声是凭空而来的吗？后来有了去声了（段君所谓"去声备于魏晋"），去声是凭空而来的吗？

〔6〕上古，或者上上古（上古以上），那时，汉语作为没有声调的语言（即"非声调语言"），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并不是不可以说"但有平入"。段君的心目中就是有个上上古在。问题在于上古汉语后来变成了声调语言了，这是怎样变的。

三

〔7〕除了用耳朵、头脑直接"亲知"（当然包括科学方法、科学仪器的帮助）对"值"作研究以外，我们的语音研究的基本工作就是"类"的研究。乃至可以这样说，"亲知"法对"值"所作的研究也还是为了"类"的研究。

〔8〕我们研究语音，要求严格地划清"音类"。前人所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实际上也是为了分"类"的精确。

〔9〕古音学界有些前辈倡议：上古声调主要是音高，再加上音长。这就是说：上古声调的语音性质是综合性的，综合了音高和音长。

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意见。

民族语言学家指出，汉藏语系里就有从元音松紧区别词义发展而为声调高低区别词义的事例，声调也不是天生就有的。

这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意见。

〔10〕这启发我们摆脱对声调的传统认识之拘囿。这启发我们设想：上古声调的语音性质可以是"音高"的，"音长"的，"音高音长"综合的，乃至元音的其他性质的，比如，"元音松

紧”的。当然这也并不排斥音节后面再带一个辅音尾的情况，比如就有人认为，在中古之初，汉语的去声音节之尾还有个-s音尾。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对上古汉语，我们不必拘囿于“声调”的问题就正是“音高”的问题上。

〔11〕为了讨论“上古声调”的便利，我们可以把上古汉语声调只看作语音上的一个“类”，并且，我们把这个“类”看作“虚位”，认为这个“虚位”只有音“类”的价值，而完全没有“音的高低”、“音的长短”、“音的松紧”等等方面的音“值”的价值。

把上古声调看做只是一个“虚位”的“类”，这样可以使我们考虑问题时受的“成说”所给的干扰会少一些，审核问题时“一一如一”的认真的程度会提高一些。

四

〔12〕我们这个讨论谨守“类同变化同，条件同变化同”的语音演变法则。

我们这个讨论从上古汉语的韵部具有“阴”、“入”、“阳”三大类的当前学术界的认识出发。

五

〔13〕我们从上古去声着手进行讨论。

我们先从“破读”现象着手讨论。我们只引用那些“破读”中旧来归之于“声调不同”的一类之事例。根据我们的看法，“破读”反映的是语言之自然；“破读”产生之前，相应的音类已经存在。例如入：去的“破读”(伐：伐)产生在“入”(类)、“去”(类)有别之后。(参看拙文《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月号)

〔14〕如大家所公认，周秦的入声问题是一个“韵部”的问题。入声韵部是具有大家所公认的“入”与“去C”(见下〔27〕)两类的。

我们说过，我们要求先不把“入”、“去”等当作旧的“调类”的“类”来认识，而只把它当作“虚位”的“类”来认识。

我们说上古“入”与“去C”为一类(较大的类)，从“破读”看，这一大类里刚好有“入”与“去C”为“破读”的“伐：伐”、“读：读”、“恶：恶”等现象。

从“入”与“去C”的破读“伐：伐”等的现象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入”与“去C”有“类”的因而是“值”的不同。

我们的音韵学界是这样地承认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破读”以外的文献证据证明了古汉语中“入”与“去C”是同一韵部(大类)中的两个不同的“类”(小类)。

〔15〕再从“破读”看，“阴声韵部”、“阳声韵部”里有“平”与“去A”(见下〔27〕)为“破读”的“齐：齐”、“治：治”、“藏：藏”、“乘：乘”等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并没有导引古韵学家认为上

古“平”与“去A”为一类(大类)。

〔16〕谈“阴声韵部”、“阳声韵部”也应当注意到“发展不平衡”问题。所谓“发展不平衡”,指的是:

像孔广森所指出的:《诗经》“三声通协……唯阳声诸部尽然,至于阴声诸部亦颇有界限”那样的“阴”、“阳”发展不平衡。

又如王国维所指出的:“阳声一”、“阴声四”那样的“阴”、“阳”发展不平衡。

又如王了一先生所指出的:“《切韵》……阳声韵收音于-ng、-n者,其去声多来自平声”;“其收音于-m者,其去声多来自入声”;“阴声韵的去声字除来自长入外,多来自上声”等那样的各不同尾的韵部的发展不平衡。

我们遗憾的是:今日可得而知的声调“破读”是这些不平衡发展的总结果,很难为它分析发展层次。我们所幸的是:这些结果大都还在今日口语里有反映(如“膏、平:膏、去,膏一下油”,“饮、上:饮、去,饮牛水”)并还有古代文献的记载。我们注意到:一个字所表的音,如“膏”,它不能无缘无故地分为两读;其所以会分为两读,现在的学术认识,还只能认为它必定是源于“类”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姑且越过这个“不平衡”用“类”来讨论我们的问题。

〔17〕再回来从“破读”看,“阴声韵部”、“阳声韵部”里还有“上”与“去B”(见下〔28〕)为“破读”的“受:受”、“饮:饮”、“下:下”等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也并没有导引古韵学者认为上古“上”与“去B”为一类(大类)。

〔18〕当然,平:去之去,指与其“平”相关之“去”(可称“去A”);上:去之去,指与其上相关之去(可称“去B”),这点,自不待言。至于入:去之去乃仅指与其“入”相关之“去”,可称“去C”。

〔19〕我们很可以假定:上古“平”与“去A”为一类(大类);“上”与“去B”为一类(大类)。它们堪与上古“入”与“去C”为一类(大类)相比并。那也就是说,上古又有“平”、“上”、“入”三大类。

如果我们想做这样的假定,那就要注意到上古汉语里另外还有好多与这类声调“破读”相关涉的现象。这些相关涉的现象,有的有利于我们的假定,有的则与我们的假定相扞格。比如,押韵现象、谐声现象、通假现象、训诂现象,等等,都是与“破读”相关涉的现象。联系“破读”对这些现象探索、研究,必然有助于我们对上古汉语语音性质的认识。

〔20〕很明显,在我们假定“入”与“去C”为一类(大类)时,我们并没要求“入”与“去C”之间必得存在着“伐:伐”、“读:读”、“恶:恶”、之类的这种联系。即我们在研究假定“入”与“去C”为一类(大类)时,我们无需取证于“破读”。

但是,在“入”与“去C”同为一类(大类)的关系既经我们认识清楚之后,我们便也渐渐认识清楚了:在“入”与“去C”同为一类(大类)的关系中,确确实实有“入”与“去C”的“破读”的关系在!

我们不能因为“无需取证”这一“偶尔的”理由,就否定“入、去C为一大类”与“入、去C为

破读”之间的“一定的”关系。

我们倒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入、去C为破读”正好存在于“入、去C为一大类”里，我们便被迫要从“平、去A为破读”来论一论“平、去A为一大类”和从“上、去B为破读”来论一论“上、去B为一大类”。

六

〔21〕声调范围里的“破读”的某些现象是很应当受人重视的：

①“平”可以做“本”，以“去A”为“破”；

“去A”可以做“本”，以“平”为“破”。

②“上”可以做“本”，以“去B”为“破”；

“去B”可以做“本”，以“上”为“破”。

又：

③“入”可以做“本”，以“去C”为“破”。

“去C”可以做“本”，以“入”为“破”。

这里所说的“本”、“破”，一般说来，有词汇、语法意义的不同。比如，藏：平、动，藏：去、名。应当重视这种词汇、语法现象。

〔22〕上面①、②、③三组“破读”情况，反映出一件重要的事实。这事实就是“离‘去’无‘破’”。

“离去无破”当然是指的“声调”范围内的“破读”而言，不涉及别类的“破读”。这可参看拙文《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月号)

我们必须在“离去无破”的事实面前考虑“去”类的存在与否这个重要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虚位”的“类”存在不存在。

根据中古之初的韵书里的四声列字情况，音韵学者认为，“去”类并不是因为“破读”而有，而是，“破读”应用“去”类的语音性质来构词。

〔23〕再有一个现象，也是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这就是：

㊣④“平”可以做“本”，以“上”为“破”；

“上”可以做“本”，以“平”为“破”。

这种声调“破读”是没有的，如果有，那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不能说：

㊣⑤“平”可以做“本”，以“入”为“破”；

“入”可以做“本”，以“平”为“破”。

㊣⑥“上”可以做“本”，以“入”为“破”；

“入”可以做“本”，以“上”为“破”。

像上面⑸、⑥的"破读"现象是不存在的。

"入"(包括"入"之"去C"),是有清·口辅音尾的。"平"与"入"(包括"入"之"去C")、"上"与"入"(包括"入"之"去C")不能为"破读"。

〔24〕那末,像⑷的"平"与"上"不为"破读",是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已经知道:"入"与"去C"为"破读"(如"伐:伐"是在同一个韵部内行之,不会涉及到韵部以外去的("内:内"另有演变规律)。这种"入"与"去C"的关系,是同一韵部内的两个小类的关系。

〔25〕我们如果这样认识:"平"与"去A"为"破读"(如"藏:藏"),是在同一个韵部内行之,不会涉及到韵部以外去。这种"平"与"去A"的关系,是同一韵部内的两个小类的关系。汉语文献上的事实无违于此,容许我们作这样的认识。

〔26〕那末,我们就很可以作这样的认识了:"上"与"去B"为"破读"(如"受:受"),也是在同一个韵部内行之,不会涉及到韵部以外去的。这种"上"与"去B"的关系,也是同一个韵部内的两个小类的关系。汉语文献上的事实也无违于此,容许我们作这样的认识。

〔27〕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推论变一个次序来说:"入"与"去C"为"破读","入"与"去C"是同一个韵部内的两个小类的关系;"上"与"去B"为"破读","上"与"去B"是同一个韵部内的两个小类的关系;
因而推定:"平"与"去A"为"破读","平"与"去A"是同一个韵部内的两个小类的关系。

〔28〕重要的是,由此,"平"与"上"不为"破读"这种现象,就替我们的"平"与"上"各为韵部,即各为一大"类",这一假定提供了"蛛丝马迹"。

"平"与"上"不为"破读"就容许我们考虑一下:"上"在"上古"或"上上古"很可能是个韵部,即,不与"平"合一的一个大"类"。"平"与"上"不为"破读",这是因为"平"与"上"不同韵部。

这跟"平"与"入"不为"破读"、"上"与"入"不为"破读"的情况正同。

〔29〕"平"与"上"不为"破读",正可以说明"平"与"上"的关系,与"平"与"去A"、"上"与"去B"、"入"与"去C"各二者之间的对比性质不相同。

〔30〕回顾上面〔18〕所说的:"平"与"去A"相关之"去",乃是与"平"同韵部之"去",而绝不是那"入"与"去C"相关之"去";"上"与"去B"相关之"去",乃是与"上"同韵部之"去",而绝不是那"入"与"去C"相关之"去",
到此,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入"有其"去","平"、"上"亦各有其"去"。

当然,我们还可以推定:去A、去B、去C,到中古表现为音高相同的一类,那末三者在上古也应该有某方面的共同性质(元音、韵尾或其他)。但显然他们有着不同的来源:原本是分别归"平"、归"上"、归"入"为不同的三个韵部的。

七

〔31〕段君玉裁把"平、上为一类"与"去、入为一类"并提，从现今看，这样并提是难以令人满足的。

"去、入为一类"，现今的解释是：入声韵部（我们可以称之为"大类"）有两个"小类"，这两个"小类"各有其特殊的"语音性质"（或是有"长入"、"短入"之别，或是有"平调"、"降调"之分，如此等等），正因为他们具有"不相同"的"某种语音性质"，后来得以分化为"不相同"的两个"类"：一个"去C"，（小类），一个"入"（小类）。

现今的解释是合理的。

"平、上为一类"是不能跟"去、入为一类"作同样的解释。因为"平"也有演化为后来的"去"的，"上"也有演化为后来的"去"的！

〔32〕有必要指出的是，上面〔31〕的解释，很明显地表明：作为"虚位"的"类"来看，"去C"在上古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至少是以一个"虚位"（我们姑且如此认识它）的"小类"存在着。

〔33〕如果我们对"平、上为一类"也跟"去、入为一类"作同样的解释，那也无异承认"上"在上古作为一个"虚位"的"小类"是存在着的。

照这样来推论，我们势必承认，"上古"以上，作为"类"，已经具有了：

平　　上

去（去C）　入

这是段君说。

但我们可以看出来，段君说是太简化了，他没有考虑"平与去A"、"上与去B"为"破读"，他也没有考虑去A、去B中古都成为"去"声、以及不因"破读"而有的"去"声（字）。段君未能观察中古"去"声字的汇合，所以失之简。

〔34〕后代方言里的声调分化，是不能与古代的"去"、"入"分化相提并论的。古代的"去"、"入"的分化是，这一类与另一类的"类不同变化不同"的分化，是"整类"地变了。而后代方言里的声调分化则是，同一"类"里的"条件不同变化不同"的分化。因而，今日的声调分化，往往呈现出"互补"现象。比如：

〔35〕很难解释"前无所承"地出来一个后代"去声"（声调），"前无所承"地来一个后代"上声"（声调）。

古音学家经过反复研究郑重地替后代"去声"的出现安排下一个"所承"，并给出"条件"，让它的演变能"整类"地、合理地进行。他们的"安排"，心力集中在"去C"——→"去"声（声调）上。

〔36〕我们说"平"变"去"，说"上"变"去"，应当是指的"类"的变化。应当不是指的"条

件”不同而产生的可以“互补”的变化，应当更不是指的因“个别”情况而产生的变化。“平”变“去”，“上”变“去”，不管是“类”的，“条件”的，“个别”的，都要求我们给出“所以变”的解释。音韵学界正在探讨这种解释。

八

〔37〕“破读”有“同字破读”，有“异字破读”。像“彻者、彻也”是同字破读，象“助者、籍也”是异字破读。

异字破读很难定得准。是声训的作用呢，还是破读的字形分化成为两“字”的呢？问题不容易弄清。

那些好弄清的，如“受：授”，“舍：捨”，“背：揹”等，一见可知，就不用多说。

像“慈、字、子”三个字，是谁与谁之间具有“破读”关系，则颇费踌躇。根据“破读”的通则，应当是“慈”和“字”。（参下面〔38〕）

为了便利讨论，我们先尽量用“同字破读”做例。

九

〔38〕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所谓“声调”这种方式的“破读”，两“破读”字其语音上的对照是：

声母	元音	韵尾
同	可以有高低、长短、或其他情况的 差异	同

所谓声调“破读”，其通则如此。

我们现在要应用上述通则做为我们讨论的根据，凭这个根据而有所取，有所舍，这比如我们取“慈：字”为“平：去”的破读，而不取“子：字”为“上：去”的破读。所以，我们强调一下这个通则。

比如：　“藏：藏”　为破读，
它们只能在　dz‘ang：dz‘ang　时为破读，
而绝不能在　ts‘ang：tsang　时构成破读关系；
又比如：　“恶：恶”　为破读，

它们只能在 ?ak:?ak 时为破读，
而绝不能在 e:u 时构成破读关系。

上述“慈”、全浊，“字”、全浊，而“子”、全清，所以“慈:字”为破读。

当然，如果不合这个通则，虽两义共用同一个字形，亦不得为声调破读。

十

〔39〕上古文献有很多声调“破读”的材料，周祖谟先生曾经根据汉儒的读若，把“四声别义”的时间上推到两汉。其考订极审慎可信。今仅引其讨论“‘渔’有平去二音”的段落，以见一斑。周先生说：

案吕览季夏纪“令渔师伐蛟，取鼍”。高注云：“渔师，掌鱼官也。渔读若相语之语”。……此相语……之语读去声，与言语之语读上声……不同。今韵书渔字有平声，无去声，高诱音去声，以渔师渔人渔者之渔，与易以佃以渔之渔，为用不同，前者为由动词所构成之名词，后者为动词，故吕览……诸〔动词〕渔字并如本字读，而不别加音释。是渔字汉人有平去二音也。（引文见《四声别义释例》）

这种现象似可以找到更早的先征，先秦文献中的“声训”有这类例子。“声训”材料，在研究汉语史和汉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40〕如果《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季康子的话材料可信，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一条声训的好例。这可见声训的风气很早。孔子对季康子问的场合不容孔子说“儿戏”话，而季康子也把孔子的话当作“一本正经”，绝不认为穿凿比附。

〔41〕《易经》这部书里有好多“声训”材料。《易经》一书的成书时代，说法不一，但其中的“声训”事例则来源甚早，不是从《易经》才创始。

后人总结训诂条例，有“同字为训”一类，引的《易经》的例子有：

蒙者蒙也　比者比也　剥者剥也

从我们今天看，这些所谓“同字”，都应当是“同字不同词”：上下两字虽同形，但所记录的音、义则不相同。如果看作“同词为训”，那就等于说，我们先民的训诂水平低得可怜：在“甲者，甲也”这个训诂方式里，竟然“甲”、“甲”是同词，那还算什么训诂！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破读在！

〔42〕还有更早的材料。

铜器《大盂鼎》记载下来的“畏天畏”较为可信。把上一个“畏”字解作动词，下一个“畏”字解作名词，说下一个“畏”字同于“威”，这应当是正解。

古籍上也留下一些证据支持这个正解：

《书·洪范》：“威用六极”，《史记·宋微子世家》、《汉书·五行志》、又《谷永传》作“畏用六极”。

《书・吕刑》："德威惟畏"，《墨子・尚贤下》作"德威惟威"。

《书・皋陶谟》："天明畏"，《释文》：马本作"威"。

《考工记・弓人》："恒当弓之畏"，注云：故书"畏"作"威"，杜子春云：当为"畏"。

《考工记》同上，注云："畏"，读如"秦师入隈"之"隈"。

这些证据，很可以帮助认定"畏天畏"下一个"畏"的字形和读音（"隈"字是平声字，音同"威"）。

后代考古学家也认定作这样的解释。刘心源云："天畏"之"畏"读"威"。（《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二）郭沫若先生则于"天畏"之"畏"下夹注"威"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声训"例：

畏，畏也。

〔43〕比铜器铭文更早的甲骨文里，有一个"受"字也很值得我们注意。

(1) 叀祖乙祝，叀祖丁用，王受又。

叀高祖夒祝用，王受又。（《殷契粹编》1片）

郭沫若先生释曰："王受又"者，王受祐，卜辞习见。（《殷契粹编》344页）

(2) 贞勿伐𢀛，帝不我其受又。（《卜辞通纂》366片）

(3) 伐𢀛方，帝受我又。（《卜辞通纂》369片）

郭释：以上由三六三至三七四片均有帝字，或称上帝，凡风雨祸福，年岁丰啬，征战成败，城邑建筑，均为帝所主宰，足证殷人已有至上神之观念。（《卜辞通纂》77页）

(4) 辛卜㱿贞伐𢀛方，帝受授〔我又〕。贞帝不其受授〔我又〕（《殷契粹编》1073片）

郭释：帝受我又＝帝授我祐。（《殷契粹编》索引）

这里，言人间之王受又，"受"自为"接受"之"受"，言至上神之帝受又，"受"自为"授予"之"授"。郭释及夹注明白可信。

据此，很可看出殷商时代的"破读"的"苗头"。

〔44〕金文中的"畏"，甲骨文中的"受"，都是以同一个字代表两个不同的词。

我们不能想象，我们的古汉语会贫乏到这种程度，竟然在表示一出一入（所谓"施、受"）上"出"、"入"不分，贫乏到"授"、"受"同词，竟然名、动不分，贫乏到"畏"、"威"同词。

对这种"同字"的合理解释，仍然只能是"有破读在"！

〔45〕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文献可考，汉语里的"破读"现象，是很早就存在着的了。它的早，可以上推到甲骨文时代，"殷商时代"。

上文所举的"破读"例子，又都是与"去"相关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上古去声作为一个"虚位"的"类"来说，它早已存在，其时代也可以推到殷商时代。

我们提出这样的意见，希望邀得同志们的考虑，而不致哂为"无稽"。

十一

[46] 语音是发展变化着的。近来学者已经不再拘囿于用"音高"来看自古迄今的"声调"了。王了一先生说：由上古到中古，声调的变化是相当大的。一方面是声调性质本身的变化，由音高和音长并重变为以音高为主；另一方面是调类的变化，长入一类的声调消失了，转为去声，和那些来自平、上两声的字合流了。(《汉语史稿》，1956年初版，此据1980年6月新1版)

严学宭先生说：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区别词和词的形态最小语音单位的声母、元音为主到产生声调、声调又从伴随地位发展到跟声、韵同等的作用看来，远古的汉藏语言共同的原始基础语是没有声调的，当时元音松紧对立的现象很突出……

在汉藏语系里，声调的产生和元音松紧的转化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初是以元音的松紧区分音位，声调只是伴随现象，且仅具高低之异。一般是紧元音念高一点，松元音念低降或低升，游移不居。后来声调高低与元音松紧相结合，日趋稳定，且区别词义。(《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载《人文科学》，1959年第1期)

两先生所论，给古汉语的研究带进了清新的而又活跃的空气，据此，我大胆地提出浅见，愿大家给予指正。

1980年10月于武汉

曹宪《博雅音》研究

黄典诚

一、前　言

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学者，没有一个会怀疑《切韵》一书在汉语音韵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切韵》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韵书。学者们的意见就十分不一致了。

笔者曾根据对《切韵》一书的"捃选精切，除削疏缓"多所决定之一的颜之推的《家训·音辞篇》用以"明声读之是非"的各条材料，和《切韵》的"剖析毫厘，分别黍累"的各个项目逐一比较，结果发现双方大体一致，出入甚少①。

颜氏"明声读之是非"的根据是"金陵与洛下"的雅音。金陵在南，洛下居北，怎能以相去甚远的两地之音为"明声读之是非"的标准？我们认为：金陵之音，乃是永嘉之乱(307—317)从洛下移植过来的。南北官音，本出一源。但是金陵洛下，从晋永嘉之后到隋开皇全国统一以前，南北对峙的局面延长了二百六十余年之久。这其间，因"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只有撷取南北双方的精萃，才能见出合之则圆，分之则缺。《切韵》就是本此决定编写出来的一部较为理想较能照顾全面的韵书。

这样一部"剖析毫厘，分别黍累"的韵书，有人怀疑里面可能有音同韵异的事实存在。从下面颜氏的一段话："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引为己罪矣！"我们偏于相信《切韵》系统的条分缕析，是完全可以宜诸唇吻的。否则，家长教小孩子该这样说，不该那样读，不是完全脱离实际，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颜氏一家特别喜欢咬文嚼字，恐怕当时社会交际，不会有这样一种语音体系存在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一本时代约略与《切韵》相当的曹宪《博雅音》来和《切韵》比较一下，不是很有必要的吗？

陆法言《切韵·叙录》说："何烦泣玉，未得悬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盖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陆法言因父亲陆爽生前属于太子杨勇的一派。后来杨勇被废，法言竟株连受罪②。隋炀帝杨广继父文帝杨坚而立，他对前太子杨勇的党羽还是十分嫉视的。因此陆法言的《切韵》终隋之世，是

① 详看拙作《切韵性质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② 参看拙作《切韵作者陆法言》，1981年第4期上海《辞书研究》。

无法出其户庭的。难怪《隋书·经籍志》没曾著录它。

《博雅》一书，原名《广雅》，是曹魏的博士张揖所撰的。到隋炀帝杨广时代，因触犯帝讳，被改名为《博雅》。曹宪的《博雅音》十卷便是在隋炀帝大业中写下的。那时陆法言的《切韵》虽已定稿，但因政治问题，还只收在家中的抽屉里，曹宪还没有可能看到它。由此可见，《博雅音》的写定不会受《切韵》的影响。现在如果发现《博雅音》与《切韵》音有不谋而合地方，应该大大引起我们的注意，应该认为这是客观的语音现实促使他们这样的若合符节，不可能是谁的书影响了谁的书。

二、曹宪及《博雅音》内容简介

《旧唐书·儒学上·曹宪传》(卷189)：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规正文字"[1]，时人称其该博。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学者推其该"[2]，炀帝令藏于秘阁。

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宏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为古书作音，历史上代有其人。如李轨、徐邈都有《左传音》，刘昌宗有《周官音》，孙炎、郭璞都有《尔雅音》。曹宪的《博雅音》正是继承了这一语文史上的优良传统的著述。

曹宪的《博雅音》分别采用直音、近音、反切三种方法：

1.直音法——指的是用完全同音(声、韵、调全同)的字注音的那种方法。例如：

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字：	捋	犞	愲	寳	䴇	𩕳	庌	骼	𣤰	䔞
音：	律	宜	旨	挚	觅	兀	雅	格	康	高

2.近音法——指的是用声韵同而调不同的那种注音方法。例如：

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字：	扒	撖	偁	辔					舰	鸩
音：	ˊ烝[3]	ˊ邹	ˎ稱	ˊ辔					ˊ衔	沉

3.反切法——就是韵书传统的上字与所切字双声，下字与所切字叠韵的注音方法。例如：

①② 均据《新唐书》198《儒学上·曹宪传》增。

③ 四声：烝、拯、证、职。

	1	2	3	4	5	6	7	8	9	10
字:	鼃	槾	撻	措	鞻	闾	敝	骸	祲	葙
音:	户瓜	亡旦	宇猎	错故	莫汗	鱼斤	先见	乎皆	子枕	子乎

这一方法在《博雅音》十卷中使用最广。

《博雅音》使用上举三法注音，固然以一字一音为常，但一字两读、三读、乃至四读，还是不乏其例的。例如：

两读例：擸：力廿、力敢、挢：几小、几消

三读例：镞：七木、七候、子谷　痑：吐安、吐案、吐佐

四读例：炷：乌携、乌缺、圭惠、口井

曹宪没有明确说明他为《博雅》作音根据的是什么韵书，但是他参考下面几方面的材料却是有明文为证的。

(1)《说文》——"䅾"：仕林，僭。《说文》读若岑。

"歠"：麗。《说文》李衣反。

(2)《方言》——"翥"：之预反。《方言》为署音。

"嗳"：《方言》音段。

"䇥"：《方言》音双讲。

(3)《声类》——"㚖"：祖迴反。字书《声类》音为局促。

(4)《韵集》——"擿"：膳。吕静〔《韵集》〕

曹宪参考了上揭诸书的音读，并未顾及其实际的音值如何，只是按音类加以归纳以备参考而已。这个方法在《切韵》之后的同系韵书中，还时有采用。如《集韵》平声一冬第二"笭：都宗切。《说文》：艸也。陆词曰：苣苳，冬生。"词为法言本名，引语当见所著《切韵》，今不见矣。入声上薛第十七"扒：必列切，无齿杷。李舟读。"又"谒：乙列切。白也。李舟说。"所引李舟，当系见于所著别本《切韵》。

这一次，我们真象向隋唐间江都人曹宪作了一次汉语方言调查，首先我们把他的《博雅音》一字一音的写上一张卡片。如遇一字两音，三音或四音，就分别写为两张、三张或四张卡片。

其次，把全部卡片按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十六摄四声开合二百零六韵四十个声母的次序一张一张地排下去。

最后，把卡片上的全部单字及其音注(不管直音、近音、反切)都登记到《方言调查字表》的空格子里去。如卷一第一个字"鼃：户瓜反"，就把它登记在假摄合口二等平声麻韵匣母那个位置上。

卡片上的字全部移到表格上之后，我们的"调查"工作也就告了一个段落了。这样就为我们进行《博雅音》与《切韵音》比较预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在表格上我们首先列上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的切语。

三、《博雅音》和《切韵》音比较

曹宪的《博雅音》让我们填上《切韵》的韵图，从表面上看，好象双方一致，没有出入。但实质上是不是果真这样，我们还得从声母韵母两个方面去检查。

（一）声母

1. 唇音——根据李荣的《切韵音系》，在陆法言的书里，重唇还没有分离出轻唇。如："方奚反卑、芳杯反培、苻支反陴、亡果反么"。今观《博雅音》，如：

帮：錍方支　贩方寄　箯方千　迸方孟

滂：伾芬悲　膞孚二　摽孚尧　憋芳列

并：椑扶支　裨浮夷　膞扶四　便房连

明：䋣亡再　眑亡内　米亡足　䍧无悲

2. 舌音——舌头和舌上跟《切韵》"丁吕反贮、大苋反组"一样，还有类隔的情况。如：

以端为知：䗖丁皆　以知为端

以透为彻：黏他廉　以彻为透：䵵勑感

以定为澄：蹃徒加　以澄为定：懟直来

以泥为日：　以日为泥：疓而亥

3. 齿音——齿头精组和正齿庄组也跟《切韵》子鉴反覧、昨闲反虥、苏寡反傻一样，还偶尔有类隔的情况。

以精为庄：　以庄为精：陬　侧侯

以清为初：啐仓快　以初为清：槮　叉沟

以从为崇：　以崇为从：〔鲰　士垢〕

以心为生：謏三酉　以生为心：躍　所甘

《切韵》照二与照三疆界分明，《博雅音》完全一致，只有一个"帅"字，作升芮反。"帅"属照二生母、升为照三书母，这是照系不分二三等的孤证。由此可见，照系二三等的混合，隋唐之间已经有其先兆了。又"𪗋"士疑反，与《切韵》作俟淄反异。

至于喻母只有四等，三等还是匣，也与《切韵》的区别一样。举例于下，以见一斑。

	芀	肬	賓	汨	㵘
喻三	于彼	（尤）	于愍	于筆	乎灼
	ʻhiue	ˏhiou	ʻhiun	hiutˌ	hiɔkˌ
	揞	油	刺	矞	豹
喻四缘藥		（由）	（允）	聿述	亦灼
	jiue	ˏjiou	ˏjiun	jiutˌ	jiɔkˌ

（二）韵母

1．四等——《博雅音》登上字表的共有2193小韵。其中反语与《切韵》全同的有316条。约占2193的14.4%。兹择其反语相同而又四等俱备者举例于下，以见其四等之分，与《切韵》确属同出一辙。(拟音前的*号全部省略)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杆	狦	便	栫
古旦	所奸	房连	在见
kɒn'	ˌʃan	ˌbiɛn	dzen'
憛	[illegible]	鑯	歉
徒濫	五衔	子廉	苦簟
dɒm'	ˌŋam	ˌtsiɛm	'khem
褿	剿	鈔	嬥
七刀	楚交	七小	徒聊
ˌtshɒu	ˌtʃhau	'tshiɛu	ˌdeu
忋	霾	[illegible]	緹
古亥	莫皆	乙𠜪	他礼
'kəi	ˌmɐi	ieiʔ'	'the

2．四声——四声之辨，自周彦伦作《四声切韵》，沈休文作《四声韵谱》之后，其事大明，遂至行文律以四声。曹宪书中有以近音加注声调之一法。如卷"盛"字下注曰"平声"。"拼"字凡四见，皆注曰"取蒸之上声"。首次出现，并注曰"四声——蒸、拼、证、职"。韵目与后世《广韵》相同。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于上声拯(拼的异体字)韵下注云："无韵，取蒸之上声"。曹宪注语与此无一字之差。

《切韵》蟹摄有四个独立去声韵，恰好《博雅音》也有。

独立去声	开口	合口
一等泰韵	贝带太蓋赖大害	会外兑鲙
二等夬韵		快迈夬
三等祭韵	例厉祭制逝世罽曳敝弊滞	税卫芮毳列岁喙
三等废韵	乂刈	废秽吠喙

这里面有"喙"一字跨于祭废两韵之间。惟此字《广韵》本有两读，在祭韵者昌芮切，在废韵者许秽切。这样又不成问题了(今《广韵》祭韵无昌芮小韵，至《集韵》乃增此切)。

3．开合——唐宋韵图，一韵之中，凡遇唇音，开合均不对立(即有开无合，或有合无开)，韵图家于外转开合并出之摄(具有独立二等韵之摄谓之外转)，合口置于一等，如山摄之寒(桓)，开口置于二等，如同摄之删(《方言调查字表》照此办理)。李荣《切韵音系》则异乎是，一等唇音，悉置开口。今检《博雅音》反语，自其下字大势观之，似以置于开口为宜。

帮	滂	并	明
陂 必何 .pɔ		皤 步何 .bɒ	么 莫可 .mɒ
拨 博末 pɔt.	甑 （潘） .phɔn	搫 步干 .bɒn	蔄 亡安 .mɒn

如此，则又与《切韵》毫无二致了。

山摄合口一等上声旱声精组有一字：“纂，作满反”。又读“作旦反”，不但自上声变为去声，并且从合口改做开口。对此一读，曹宪注曰“正音”。关于曹氏所说的“正音”，到底应作何理解，我们下文将有讨论。

4．重韵——《切韵》韵目繁多原因之一为重韵，今欲问此重韵是否为客观存在之事实，则可以《博雅音》为其试金石。若果双方相同，便可断其非私家臆造。惟《博雅音》究非完整韵书，遇难作音，字数有限。欲如陈兰甫系联、递联以窥其畛域，实不可能，今但能以《切韵》表格为蓝本，验其直音反语所用诸字，有无逾越规格，以作判断。凡反语下字或直音与《切韵》同者字下加规，所用字在《切韵》为叠韵，字下加△，其有出入者则字下作×，以资识别。

（1）遇摄三等的鱼与虞（以平兼仄，下并同）《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又云：“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昔罗莘田先生尝作《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结论与颜氏所辨者相同。今曹宪之书与《切韵》所分也完全一致。分析于下：

鱼　　类	虞　　类
于鱼除疏居渠袪徐余胥诸书舒如舆/吕 伫楚举与巨旅屿黍汝/虑去御庶悆预豫 誉恕	于敷扶俱凫无诛瑜衢愚虚吁臾俞朱姝 珠殊娱/甫宇禹父辅武雨主窭矩/付附 住雾务遇屡麈注树句芋谕

在鱼类与虞类里，只有一个“吁”字直音虚，按《切韵》“吁”：况于反，属虞类，而“虚”：许鱼反，属鱼类。考鱼虞两类之别，源于上古鱼、侯两部之分。惟中古虞类之唇牙喉声组，并不排斥上古鱼部字。即如况于反一小韵中之“虖”字与“虚”字同为声首“虍”。曹读“虚、虖”同音，似乎也有根据，不能因此而遂否定两类疆界的存在。

（2）止摄三等的支、脂、之、微四类　段茂堂谓支、脂、之“三部自唐以前，分别最严”。颜之推早就批评北人“以紫为姊”之非。因“紫”，兹尔反，属支类；“姊”，将几反，属脂类。不可混于一谈。今列四类反语下字及直音之字于下，以资比较。

支　　类	脂　　类	之　　类	微　　类
(开)支碑卑披脾弥皮宜知离知池仪奇祇移斯兒靡／俾尔婢弭彼是遹纸绮蚑绮紫訾倚謻／臂寄避义企跂訾(合)危垂规为箠／橤髓委毁诡／伪累恚瑞芳	(开)夷丕悲美毗饥眉梨绨尸迟师耆尼犁资私咨伊／比鄙几履美旨矢里／秘寐媚二备利鼻四致弃冀至示(合)追衰遗谁逵葵帷隹维虽／揆癸轨水诔／类位媿萃邃遂醉	(开)之基淄疑姬欺其熙狸滋辞慈思司词时而颐／耳里使己拟似止以子／异置记忌志吏意	(开)机祈衣希晞饥／几／既气(合)非肥晖／匪斐尾鬼／沸慰谓

四类区分界线还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单字的分隶、自上古来源而言，已有互相混杂的迹象。

支　类	脂　类	之　类	微　类
留≠奂仪		=侧持	
米≠亡是	=无鄙		
鼈×(寄)	=(冀)		
=居委	垝≠车美		
=危賜	伪≠鱼美		
=于伪	矮≠委媚		
=匹婢		仳≠鼻之	
	=房脂	铌≠婢之	

今检《广韵》"地"，徒四切，在脂类。自上古来源而言，"地"从"也"得声，当属歌部。至中古应在支类，今乃在脂类，亦属错置之例。又如"地"字，神至、羊至两切，亦误置脂类，然又有羊豉一切，则在支类为不误矣。

(3) 蟹摄二等的皆类与佳类　颜之推说："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仓颉训诂》……反娃为於乖"，不可信从。因"娃"，於乖反[ˌuei]，属皆类，不对；於佳反[ˌuai]，属佳类，才对。今列曹书这两类的直音及反语下字于下：

皆　　　类	佳　　　类
(开)俳皆谐埋偕／骇楷／界介械拜戒(合)乖淮怀//怪	(开)佳／买蟹解／懈卖(合)[佳]//卦

(4) 流摄三等的尤类与幽类　(宵)尤类与幽，前者为轻声重韵，后者为重韵轻声。

尤类	幽类
尤不周浮鸠牟抽牛流留由畴求邹丘休秋偕舟柔／九负纣揉久朽手柳朽酒醜首酉诱／宿又副富救溜究又就胄绣秀柚	邹彪幽虬／纠／幼

这里而幽类的"彪"字必邹反。邹字属尤类庄组字。这是个别的例外。

(5) 咸摄一等的覃类与谈类　覃/谈两类是上古侵谈两部洪音在发展过程中的重声轻韵。有人认为一合一开,恐不可信。

覃类	谈类
含男南蚕堪贪／感／绀阁暗／合币沓纳阁答	甘谈监蓝／敢／埮滥阚暂／腊阘盍

有个"蹔"字与"蚕"字同音,《切韵》昨含反,在覃类; 但曹又音所甘反，在《切韵》为苏甘反,则属谈韵。这是单字归类偶有交错的现象。

(6) 咸摄二等的咸类与衔类　颜氏《家训·音辞篇》北人"以洽为狎，如此之类; 两失甚多。"按洽/狎为咸/衔的入声。咸衔两类,我们认为恰是与覃谈两类相对的轻声重韵。

咸类	衔类
咸馋缄／减湛／陷／洽插夹狭	岩衫衔／槛舰／鉴甲匣狎

两类大限俨然,归字亦无参差。因咸上古属于侵部,而衔,从金得声,上古属于侵部，今分两类,归字尚无不当之处。

(7) 咸摄三等的盐类与严类　盐与严和脂与微、真与文、祭与废、仙与元等一样。

盐类	严类
廉淹炎钳霑潜憿纖占盐鎌／敛检俭险冉渐琰弇剡／赡艷／涉叶猎摄辄	严／俨俺／剑／业劫

(8) 深摄三等侵类和咸摄三等凡类　侵与凡和真与文一样; 前者重声轻韵，后者轻声重韵。

侵类	凡类
今忱矜琴吟心针谌深任音淫／禀甚锦朕枕荏寝稔／沈谮禁鸩寖／立入急泣及集习湿	凡严／剑泛／法乏

我们认为，自上古来源而言，《切韵》严、凡两类，盖前承谈部，后承侵部。但自反语观之，两韵到陆法言手里，已经互为开合，配成一对了。

(9) 山摄二等的山类与删类　《音辞篇》云："《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足证谏与间音读有别。谏/间之不同即删/山两类之有别。《切韵》山、删两类，是上古文/寒两部洪音发展过程中的轻声重韵，字类分配虽已混杂，但大体还有疆界。

山　　　类	删　　　类
(开)山闲间/限眼简柬/涧苋/八（合）顽玩瓶///滑	(开)班蛮奸/蛮板/谏/辖瞎（合)关还环/患宦串/刮

案"顽"《广韵》五还切，但属删类，而山类"鳏"古顽切，"窀"坠顽切，都出了韵。今检《切韵》"顽"吴鳏反，在山类，则不误。

(10) 山摄三等的仙类与元类　仙与元和盐与严一样，前者重声轻韵，后者轻声重韵。

仙　　　类	元　　　类
(开)延鞭篇绵连焉廛然虔乾迁仙鲜毡蝉/免勉展碾辇蹇践浅翦善阐缅/便面偭彦膳扇/舌列彻孑热薛折设（合)传缘权拳员捐船专全泉宣旋沿/篆卷兗转选/眷绢钏/劣悦阅拙蹶	(开)言/幰憶/建/竭歇谒（合)袁鼢烦樊元原冤暄爰/反晚咺宛/万饭卷苑/伐发月厥越发曰

这里面出现一个"蹶"字跨类。但与"蹶"同音的"蹷"，《广韵》又有纪劣切一读，也是跨类。可见仙、元两类之分，还是界限清楚的。另有"阕"字，《广韵》在四等屑韵苦穴切。但从与阕同音的缺字，又有二等薛韵倾雪一切，且所切字为"埒"字，属来母，四等屑韵又决不可能有来母合口字。"埒"以阕为切，似为一时的通用。

(11) 臻摄三等的真类和殷文类　真文之别，如脂微之别一样。

真　　　类	殷　　文　　类
(开)宾仁贫人真频巾珍邻身嗔申辰因寅/忍烬轸引紾哂敏愍/镇阵进觐慎吝晋刃信傧/毕必笔匹邲弼蜜失栗一轶乙吉悉质日密逸(合)伦旬沦循春唇纯/殒尹损允准蠢/峻俊逊闰舜/律橘出屈述卒恤戌聿	(开)斤芹勤/隐谨瑾/靳/乞（合)文纷云坟军缊/粉吻/问蕴汶运/勿弗拂物

(12) 梗摄二等的庚类和耕类　庚耕两类之别，在于庚承上古阳部，耕承青部兼蒸部，都是洪音的轻声重韵。

庚类	耕类
(开)庚衡行彭盲甍更/猛冷杏/孟/格白百陌宅(合)横///虢	(开)茎耕萌/幸//革麦摘繨甓责策隔戹(合)宏甍//获

(13) 梗摄三等的庚三类和清类　清类为重纽韵，今但有四等，而无三等。我们意见：庚三事实上是清类的重纽三等。

清类	庚三类
(开)惊呈精征成盛婴盈/整郢领静/政聘郑令性正/益亦迹適积昔渍析易石(合)琼///役役	(开)平迎京/影景丙/命敬庆/逆碧(合)莹/永///

这里面，有个"侦"字作敕惊反，是乱了归属的例子。按《切韵》敕贞反，在清类，今作敕惊反，却属庚三类了。

(14) 通摄一等的东类与冬类　颜之推云："河北切攻为古琮，与工公功不同，殊为僻也。"这是东不与冬同的辨析。

东类	冬类
蓬蒙公笼同童东聋工怱空红洪翁/孔动董揔/洞栋贡/卜支鹿读渎禄谷木速屋	冬彤宗//统/笃毒酷鹄沃

这里面，入声影母字"沃"直音"屋"，而"鋈"直音"沃"。此屋/沃不分之例。毕竟还是个别的现象。

(15) 通摄三等的锺类和东三类

东三类	锺类
丰弓穹隆嵩终戎//梦仲凤/福腹复伏目六逐缩菊夙肃育叔孰熟鞠	蜂峰丰重龙供恭邛容冲春邕/奉拱陇冢勇悚种/用/欲绿录足曲局勖粟烛辱

5. 重纽

重纽指的是三等韵中，有些韵在唇牙喉声母条件下出现了两套互相区别的小韵。习惯上称之为重纽三等与重纽四等。怎样区别重纽三四等，主要看反切下字。一般来说，凡反切下字其声母不出唇牙喉声组的范围的，是为重纽三等，反之，凡反切下字声母不受唇牙喉的

限制的，是为重纽四等。《切韵》出现重纽的韵类有：祭、支、脂、宵、盐(叶)、侵(缉)、仙(薜)、真(质)等。重纽事实上是一个只具唇牙喉声组的独立韵归并于一个唇舌齿牙喉五音具备的大韵里的结果。现在逐类检查看《博雅音》有没有重纽这问题存在。

(1) 祭韵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ph			ph		洌 匹制 匹蔽
	b			b	毗制	尚(敝弊) 毗制
	k	居厉	猘 古制 居例			
	kh	去例	甈 去滞 去例			
	g	其憩	檵 巨例 其憩			
	ŋ			ŋ	鱼祭	执 鱼世 鱼祭
	ø		渴 乙厕 於厕			
合口	k		厥 归卫 撅(剟) 居卫			

(2) 支类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平	p	彼为		府移	錍 方支 鑼(碑)禆貏(卑)
		ph	敷羁	鈹铍(被)		
		b	符羁		符支	禆(脾)椑 扶支 埤 符弥 纰 符规 焷 毗支
		m	靡为	䉾 亡皮 劘 靡宜 縻 靡皮 莫知 麾 目羁	武移	彌(弥)
	上	p			卑婢	俾箄彼(俾)
		ph			匹婢	諀
		b			便婢	庳
		m	文彼	靡 亡彼	弥婢	渳(弭)米 亡走

续表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去	p	彼义	陂方奇詖彼寄跛必寄	卑义	[illegible](臂)
		ph				
		b			婢义	[illegible](避)
		m				
	平	k	居宜	剞车奇		
		kh	去奇	猗邱知		
		g	渠羁	[illegible](奇)	巨支	岐芪稓(祇)跂巨支
		h	许羁	戏许奇(义)		
		ø	于离	猗于宜	〔　〕	[illegible]於支
	上	k	居绮	踦掎居绮		
		g	渠绮	錡奇绮		
		ŋ	鱼绮	敧(蚁)螘齮五绮		
		ø	于靡	倚旖于绮婍(绮)陭于靡		
	去	k	居义	徛居义[illegible](寄)		
		kh			去智	企跂[illegible](企)吱去豉
		g	奇寄	騎(芰)		
		h	羲义	戲许义	〔　〕	[illegible]
合口	平	k			居随	[illegible]鸠槻(规)嫢矩皮
		kh	去为	[illegible]钦尼	去随	窥[illegible]觖羌箠
		h				隳[illegible]眭许规

续 表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合口	平	o	於为	𣨙於尼踒覣於皮𤸊於危		
	上	k	居委	䠣(诡)蛫觤佹古彼跂古委		
		ŋ	鱼毁	㠕牛委		
		o	于诡	痿洈(委)		
	去	k	诡伪	䞈诡伪	[规恚]	瞡居恚
		kh	[丘伪]	㕒去伪		
		ø	于伪	委一伪		

(3) 脂类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平	p				裨鈚纰浮夷䟺貔䴽膍(毗)比
		ph	敷悲	秠(丕)伾芬悲	匹夷	訛匹夷
		b	符悲	邳步悲	房脂	毗邲夷
		m	武悲	黴徽明肌(眉)麋縻靡无悲		
	上	p	方美		卑履	粃(比)
		ph	匹鄙	疕匹鄙		
	去	p	鄙媚	秘毖駜(秘)	必至	纰布寐
		ph	匹备	帔匹媚	匹鼻	膞孚二
		b			毗四	禖步寐
		m	美秘	篃娟楣媚(媚)		
	平	g	渠脂	鮨(耆)	[ ]	鸱秖雎渠夷

续　表

			重组三等		重组四等	
开口	平	h	〔许梨〕	咿火尸		
		ø			於脂	𪒠(伊)
	上	k	居履	踦车美		
		h	〔许几*〕	唏虚几许几謫呼几		
	去	kh			诘利	𧹞兹(弃)
		ŋ			鱼器	劓牛二
		h	许器	唏虚冀许冀		
合口	平	k			〔　〕	頯俱遗
		g	渠追	䠗睽夔踦頯(逵)	渠佳	鵻楑(葵)
		h			许惟	催许惟睢许佳
	上	k	居洧	垝车美		
		g			葵癸	嫢(揆)具癸
		ŋ	〔　〕	伪鱼轨鱼美		
	去	kh	丘愧	喟邱位去位		
		g	逵位	匱𧶜匡位鞼匡媿	揆季	悸揆季
		ø	於位	痿委媚		

上表裨：浮夷反，依《切韵》当作符支反；縻縻靡等字"无悲反"应为"靡为反"；垝："车美反"，亦当作"过委反"，凡此都是支、脂混杂的迹象。又平声以母"祂姨徕痍𡧮陕胰颐同音夷"。按《切韵》祂，当弋支反，姨徕痍𡧮陕胰为以脂反，而颐：与之反，三者疆界甚明，今混为一，已开《平水韵》合韵之先路。

（4）宵类

		重组三等		重组四等	
平	p	甫娇	镳不袄		
平	ph			抚遥	慓匹昭
上	p	陂娇	衰(表)	方小	标必沼
上	ph			敷沼	缥匹绍
上	m			亡沼	鹏弭沼杪弥沼
去	p	彼庙	裱笔庙	卑妙	褾必照
去	ph			匹妙	僄剽徼嘌匹嘌妙潋漂匹漂照
平	k	举乔	挢几消		
平	g	奇骄	轿奇朝		
平	ø			於宵	喓乌枭
上	k	居沼	蹻(挢)桥矫居几夭小		
上	g	巨小	蟜奇兆骄巨小	[ ]	獥共表
上	ø	於兆	夭殀於表	於小	阘於小
去	g	渠庙	轿奇庙		
去	ø			於笑	鼬徼(要)

(5) 盐类

		重组三等		重组四等	
平	p	府廉			
平	ø	英廉	阉(淹)醃於炎	於盐	厭於盐懕一占
上	p	方冉			
上	ø	应俭	錴应俭揜(弇)揜於检	於琰	媕乌检

续　表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去	p	方验		〔　〕	窆碑豔
	ø	於验		於豔	
入	ø	於辄	[illegible]於辄䅖一劫旃裛悒於劫	於叶	厭於涉

(6) 深类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平	ø	於金	韽(音)喑於金		
入	ø			伊入	挹於汲

(7) 仙类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平	p			卑连	编必延鳊(鞭)
		ph			芳便	翩匹延偏匹延媥(篇)
		b			房连	徧婢緜便房连楩婢延
		m			武连	蝒𩔗(緜)
	上	p			方缅	褊必善
		b	符蹇	辯(辩)	符善	(㦤婢典)
	去	b			婢面	缏(便)
		m			弥战	缅(面)
	入	p	兵列		并列	鷩必孑憋俾列
		ph			芳灭	潎芳列撆芳舌瞥普列篇悦(此字《集韵》便滅切)
		b	没列		扶别	
	平	kh	去乾	攓嘕去焉褰去乾		

续　表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平	g	渠焉	鬈(虔)		
		ø	於乾	蔫於然		
	上	k	居辇	搴蹇(謇)繾居件謇居免	基善	搘己善(吕静音)
		kh			去演	馇(遣)
		g	其辇	键其辨		
		ŋ	鱼蹇	嵃鱼浅鱼件遼鱼辇		
	入	k	居列	羯居列孑(孑)		
		ŋ	[ ]	讞鱼列孼御官列别	鱼列	臬臲鱼列(《广韵》在四等屑韵)
合口	平	kh	去员	绻邱拳桊苦员(此字《广韵》居倦切)		
		g	巨员	婘颧雁卷齤(权)蓁婘(拳)拳卷权		
		h			许缘	翾呼鞭呼缘儇许绢
	上	k	居转	卷菤眷(卷)齤古免		
		g	渠篆	圈奇勉	狂兖	
	去	k	居倦	桊眷勬(眷)獧俱面	吉掾	
	入	k	纪劣	蹶九劣		
		kh			倾雪	觖苦悦

从上表，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重纽四等与独立四等，构成异读。如"搘"《广韵》符善切(重纽四等)，而曹宪婢典反(独立四等)；又臬，曹宪鱼列反(重纽四等)，而《广韵》五结切(独立四等)。我们曾在一篇论文里讨论这个问题（指《从〈切韵〉重纽看汉语音韵的发展》一文)，不意在这里又取得旁证。

（8）真类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开口	平	p	府巾	攽笔贫砏布仁	必邻	傧(宾)
		ph	〔 〕	砏普真	敷宾	繽匹人
		b			符邻	獱頻(频)频符宾
		m	武巾	玟忙巾缗亡巾(旻)捪购无巾		
	上	m	眉殒	笢(敏)	武尽	愍民忍泯弥忍(此字《广韵》三等)
	入	p		滗(笔)		鞸觱縪(必)罼趩(毕)
		b	房笔	弼(粥)粥备笔	毗必	柲步必馝(邲)
		m	美笔	宓眉笔	无必	䀞(蜜)
	入	k			居质	孑(吉)䶂居一
		kh		乞去乙	去吉	蛣去吉
		ŋ	鱼乙	圪五乙疙仡鱼乙	〔 〕	戏慭一
		h			许吉	欯虚一许一
		ø	於逸	釔阿帙		
	上	k			居忍	紧居忍
	去	ŋ	鱼觐	慭牛觐		
		ø			於刃	印于信
合口	平	ø			於邻	鞇烟裀(因)䃌於真
	上	g	渠殒	䐃渠憋囷巨殒窘逵殒		
		ŋ	牛殒	輑牛殒		

续　表

			重纽三等		重纽四等	
合口	去入	k			九竣	韵钧侯呁钧峻
		k			居密	繘𧄼(橘)
		g			其聿	趉渠屈橘鐍巨出

上表曹宪重纽三等开口入声溪母"乞"、疑母"圪疙仡"等都和《广韵》独立三等(迄韵)溪母的"乞",疑母的"圪疙仡"等构成又读,也为我们在《从<切韵>看汉语音韵的发展》一文中的论点提供了宝贵的旁证。

总的看来,曹宪的《博雅音》在"重纽"三四等的分划上,和《切韵》音系还是基本一致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四、结　语

根据我们给登记的《博雅音》字表看来,我们不能不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它大体和《切韵》一样,都是契合金陵洛下两地的官音所凝成的较古的东京洛阳音的反映。这个比隋朝较古的洛阳音,凡属关心音读之是非,即喜欢咬文嚼字的文人学士们,一般都是能够应用于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的。否则,曹宪和陆法言为什么会那样的不谋而合呢?

那么,这个音系是否就是当时的正音,看来又不是。因为在曹宪的书中,特意提到如下8条的正音材料:

徼:(要),正音计尧。(卷二)——旧音喉音[ˌøieu],正音牙音[ˌkeu]。

趱:作满反,正音作但。——旧音合口[ˊtsuɒn],正音开口[ˊtsɒn]。

踋:浦迷反。又音普计,正音。——旧音平声[ˌphe],正音去声[pheˋ]。

辄:正音竹涉反。——按《类篇》昵辄切。旧音鼻音[niep],正音塞音[tiep]。

钻:正音巨炎反。——按《集韵》丑廉切。旧音舌音[ˌthiem],正音牙音[ˌgiem]。

陉:(泉)正音旋。(以上卷五)——旧音从母[ˌdziuen],正音邪母[ˌziuen]。

箒:(拂)又音也。弗:正音,(卷八)——旧音送气[phiuətˌ],正音还送气[piuətˌ]。

根据这几条材料,特别是读泉为旋一条,联系《颜氏家训·音辞篇》:"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又"刘昌宗《周官音》读乘为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曹宪谓正音读泉为旋,与颜氏所举南人以钱为涎,以贱为羡之例完全吻合。曹宪籍隶江都,属南人,可见南人长期以来,即以金陵音读为正宗。然则曹氏所谓的正音可能就是隋唐间金陵相沿的音读了。这和《切韵》的据河洛古音,以"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到底还不尽相同。曹氏虽然强调以南音为正音,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影响,又不能不处处沿着陆

法言等所开辟的“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自须轻重有异”的道路走。

通过对曹宪《博雅音》的考察，我们更加相信，开合四等，193韵分隶16摄，既有重韵，又有重纽等等，确是隋唐间客观存在，知书识礼之士不能不熟悉的一个既有历史传统、又有实践意义的权威的完整的音系。这个音系，决不是陆法言个人的发明，其实是群贤一致的意见。因此，尽管曹宪在隋大业中为《博雅》作音时，似还不可能看到《切韵》五卷，但是写出来的东西，结果大体能不谋而合，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广韵》开合分韵说质疑

罗季光

《广韵》咍与灰、真与谆、殷与文、痕与魂、寒与桓、歌与戈分立(包括上去入声,下同)。高本汉最初认为这六对韵之所以分立,也跟其它韵一样,是由于主要元音的不同,后来他放弃了这个主张,认为这六对韵的主要元音两两相同,区别在于一是开口,一是合口;合口韵灰、谆、文、魂、桓、戈的介音是强的元音性的 -u-,其它开合口同韵部的一些韵,它们的合口介音是弱的辅音性 -W-。这个说法很难令人满意。因为第一,为什么有开合口分韵和合韵的现象?为什么韵的分合在开合口上不作一致的处理?第二,《切韵》残卷咍与灰、痕与魂、殷与文即已分立,《广韵》以后韵书也有类似现象。为什么开合分韵仅限于这些,而不扩大到所有的韵里去呢?第三,韵书编纂目的之一是为作诗文押韵之用,开合分韵那就违背了传统押韵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而开合口不问的原则,开合分韵实在没有什么意义。第四,韵书编纂要求"轻重有异",因而细微差别如开合分韵也不得不管。这是有异而分,问题是这异是否即如高本汉所说为合口介音的强弱。

看来,开合口分韵说是有问题的,如果承认主要元音不同是《切韵》系韵书分立韵部的一项重要标准,这六对韵之所以两两分立,是由于主要元音的不同。那末,上述问题便好解释了。如果把这六对韵的合口韵的主要元音都设想为圆唇元音,对等韵标注的开合和列图来说,适合于用合口介音解释的,也适合于用圆唇元音解释。高本汉企图把合口强弱来解释分韵之故是徒劳的。如高氏认为"官"(桓)>广州 ku:n,而"关"(删)>广州 kwan,可证明是合口介音一强一弱的演变的结果。但是如果说,"官"的元音原来就是个圆唇元音,现代广州话没有变,"关"原来就是个带合口介音的,现代广州话仍带合口介音,也没有变;"关""删"元音相同,所以同韵,"官"(桓)"寒"元音不同,所以分韵,不一样能说通吗?而且还避免了产生开合口分韵同韵的问题。高氏既绕了一个大弯子,又没有理由说这六对韵的元音不可能不同。

有人认为"合韵""分韵"的现象不存在,因为《切韵》残卷寒桓、歌戈、真谆并不分韵,又认为"从歌分出戈,可以认为是后来元音的变迁。"这一定在《广韵》之前,戈、桓、谆元音已经发生了变迁,《广韵》才开始将三韵分立的。《切韵》既然咍灰、痕魂、殷文分立,就得承认在《切韵》以前这三对韵的元音已经发生了变迁,《广韵》有六对这样的韵分立,就说明《广韵》这六对韵的元音各有不同,构拟《切韵》音值,三对韵的元音要有区别,构拟《广韵》音值,六对韵的元音都得两两不同,只有这样对待问题,才是比较合理的,总之这六对韵在《切韵》、《广韵》时

代应该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在语感上能觉察出来，因而编纂韵书的要将它们分立。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仍然是高氏放弃的“元音互异说”。

现在就对这六对韵的元音音值重新构拟，考虑其应具的条件：第一，它们之中所谓合韵的主要元音必须是圆唇元音；第二，每对开合口韵的主要元音必须有某些相似处；第三，必须便于解释由圆唇元音转化为带合口介音韵的可能，谨构拟如下：

歌 a:	咍 a:i	寒 a:n	痕 ə:n	殷 ən	真 ĕn
戈 ɔ:	灰 ɔ:i	桓 ɔ:n	魂 u:n	文 ŭn	谆 ŏn

并加说明：

1）歌、寒、咍的元音是低元音 a，戈、桓、灰元音的 ɔ: 可能略偏央，唇也不会很圆。这 ɔ: 与 a: 舌位高低相近，一稍前，一稍后，唇形一圆一展，两者有区别，但又比较接近。

痕、殷的元音是 ə，一长一短；魂、文的元音是 u，一长一短。ə 和 u 的舌位高低约略相等，一稍前，一稍后，唇形一圆一展，真的元音 ĕ 和谆的元音 ŏ 都可能偏央。为什么 ɔ:i、ɔ:n 的 ɔ: 偏央？大概是因为受了韵尾 -i 和 -n 的影响。这种类型的 ɔ: 在我国汉藏系语言里特别是瑶语很普遍。为什么 ĕ、ŏ 也偏央，除了受韵尾 -n 的影响外，可能还因为是短元音的缘故，我国汉藏系语言里短元音偏央的现象也很普遍。

2）戈 ɔ:、灰 ɔ:i、桓 ɔ:n、魂 u:n 都是长元音韵。我国汉藏系语言的长元音韵往往带过渡音，因之这几韵可能也是如此：$ɔ^{a}$、$ɔ^{a}i$、$ɔ^{a}n$、$u^{ə}n$。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便使主要元音逐渐转弱，舌位相对地变高，而过渡音加强，音亮增大，终于成为 ua、uai、uan、uən。合口介音就是这样形成的。歌 a、戈 ua、咍 ai、灰 uai、寒 an、桓 uan、痕 ən、魂 uən 变为开合口成对儿的韵大概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们同是一等，便使我们有理由在长短方面将它们作这样的处理。

从历史上的外国译音或现代方言的变异来看，戈、灰、桓三韵的读音不外乎三种类型：①圆唇元音韵（如长沙话“短” ton）；②带合口介音的展唇元音韵（如北京话“短” tuan）；③不带合口介音的展唇元音韵（如武昌话“短” tan）。高本汉好像就只注意了见组声母后韵母的译音和方言现象，其它声母后的韵母情况如何，没有说到，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见组声母跟它后面韵母的关系往往与众不同。高氏的合口介音 u 可以解释第一、二类韵，解释第三类韵就有困难：为什么这个强的元音性的 u 也跟弱的辅音性的 w- 一样地去掉了呢？在这里，高氏的介音强弱说便显得被动了，如果构拟为 ɔ:，便合适得多。ɔ: 本身就是个“骑墙”的，它可以一直维持它的圆唇性质；也可以因带过渡音 a 而使自己退居合口介音的地位（ua- 或 wa-）；如果唇形不太圆，也容易滑成光溜溜的 a-。诸家拟音意见比较一致的江韵（ɔŋ），它的演变情形刚好跟上述三韵的相似。

3）咍灰韵的唇音字有对立。陆志韦先生认为咍灰不是开合韵，因而分别拟音。李荣先生怀疑这种对立，仍认为是开合口配对儿的好。轸韵敏字高氏列为臻摄的 c 类，算是轸（真）韵的合口，因而谆韵的合口是 u，轸（真）韵的合口是 w-，区别全寄托在 -u- -w- 的上面；

这些,至少是开合口分韵所说的不好处理的疑难杂症。其实,对立不对立,并不能影响整个局势,不对立,充其量只能使分韵说少了一个漏洞,积极方面对分韵说的帮助并不大。因为,即算咍灰字唇音不对立,也不能就此证明它们必定是一带合口介音一不带的同主要元音的韵。在我国汉藏系语言里,有的语言如果有 ɔ 组成的一些韵,a 组成的韵就没有带合口介音 (ua 或 wa) 的韵;但有的语言则有 ɔ,也有 ua (或 wa)。不对立,它们也完全可以配成一开一合的对儿。开合口不对立而分韵,这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编韵书的当然也是看到这种现象的,为什么还要分立呢? 可见其中必有缘故。

4) 歌、咍、痕、殷、真、寒的元音大都根据已有的某家说法,这里不必多作解释(这几韵的拟音诸家差距不太大),应该说明的是,我们把这几韵中的一等韵的元音都构拟为长元音,把三等韵拟成短的。高氏认为中古汉语的元音有长短的区别,但对长短音缺乏系统的、原则性的理解。这里不打算把对元音长短的安排和安排的理由作详细的解说,只提出一点来。诸家拟音有个大体一致的倾向,就是三等韵元音大部分偏中偏央,一等则不然,这使得人们联想到我国汉藏系元音有长短分别的大多数语言里的一个现象: 短元音(对长元音而言)大体都偏央(舌位的前后),也有由最高或最低向中的趋势(舌位的高低)。因此,可以设想中古音一等韵的元音应该是长的,三等是短的,这样处理,能概括地说明一些问题,也跟诸家这一总的看法不相矛盾。这几韵的元音长短的安排跟其它韵是一致的,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权宜,或只图解说的方便。

高本汉在解释《切韵》、《广韵》对寒桓诸韵立韵分歧的原因时说,一个可能是由于看法的不同: 两类韵的细微差别,《切韵》时代可能就已存在,《切韵》作者没有注意,《广韵》的作者注意了。另一个可能是《切韵》时代一等合口介音也是弱的辅音性的 w,到唐代才变强的,介音 u- 可能是个创新,但他的第一个推测也可以为"元音互异说"作解释。ɔi 跟 uai 有时并不很容易区别开来,尤其是当 ɔ:i 带过渡音 a 的时候 (ɔᵃi:uai),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韵书的编纂者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至于第二个可能,语音上的创新倒是有的,但灰桓诸韵十之九不见得是介音 -w- 变成介音 -u-。陆志韦先生指出,谆韵里有开口,这说明谆韵的元音可能是圆的而又不太圆,因而出现了合口韵有开口的现象。我国壮语、瑶语的短 ŏ、ɔ̆ 尤其是 ŏn、ɔ̆n,差不多舌位都偏央,唇不大圆。这大概也属于上文所说的"摇摆不定"的现象,除了高氏所说的这两个可能的原因外,还存在第三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由于方言的不同。《广韵》以后的韵书,有的也分韵。这不是第二个原因(产生了 -y- 音),就是第三个原因。

最后,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从真寒歌韵里分出谆桓戈是孙愐《唐韵》以后的事,现行《广韵》的真轸震三韵还残余着几个没有分净的合口字,从反切下字看,应该并入谆准稕三韵里,如真韵的麏囷赟筠,轸韵的窘陨,震韵的昀等都算是谆部。可见《广韵》分立这些韵,不是偶然的。

此外,还可以看这六对韵在上古时代《诗经》的叶韵情况。虽然,从上古到中古时间长,演化复杂,但既同一语言,有渊源关系,其变化现象决不会完全没有条例可寻,这是可以断言

的。现略述六对韵在《诗经》里叶韵的情况于下:

歌与戈——(1)两韵互叶的不多:《江有氾(三)》歌:过,《兔爰(一)》罗:讹,《淇奥(一)》磋:磨,《无羊(二)》阿讹,《渐渐之石(三)》沱他:波,《考槃(二)》阿歌:邁过。互叶时,戈韵都出于喉牙唇音字。(2)两韵分别自叶的比互叶的要多一些,两韵分别跟其它韵相叶的更多。歌韵以跟其它开口韵相叶为常,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这些合口韵多出于喉牙唇音字,如《泽陂(一)》荷何沱:陂为。(4)戈韵跟其它开口韵相叶时,多出于喉牙唇音字,如《车攻(六)》破:驾猗驰。

咍与灰——(1)两韵互叶的极罕见:《子衿(二)》来:佩。(2)咍韵以与其它开口韵相叶为常。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这些合口韵多出喉牙唇音字,如《小旻(二)》哀:违。(3)灰韵以内部自叶或与其它合口韵相叶为常。跟其它开口韵相叶时,多出喉牙唇音字,如《硕人(一)》妹:妻私。

寒与桓——(1)两韵互叶的不多:《匏有苦叶(三)》旦:泮,《氓(六)》岸旦:泮,《伐檀(一)》檀干餐:貆,《板(一)》瘅亶:管,《淄衣(一)》:粲:馆,《载芟》达:活。互叶时,桓韵都出于喉牙唇音字。(2)两韵内部分别自叶的比互叶的要多些,两韵分别跟其它韵相叶的更多。(3)寒韵以跟其它开口韵相叶为常,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这些合口韵多出于喉牙唇音字,如《江汉(四)》翰:宣,《文王有声(四)》翰:垣。(4)桓韵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多出于喉牙唇音字,如《考槃(一)》宽:涧言谖,《野有蔓草(一)》溥婉:愿。

痕与魂——(1)两韵互叶的未见(痕韵字少)。痕韵跟其它韵相叶时也未见。(2)魂韵内部自叶的不少,跟其它合口韵(包括谆文)相叶的也不少。(3)魂韵跟其它开口韵相叶时都出于喉牙唇音字,如《凫鹥(五)》亹:欣艰。

殷与文——(1)两韵互叶的不多:《正月(十二)》殷:云,《皇矣(八)》忽:仡,《凫鹥(五)》欣:薰,互叶时,殷文都出喉牙唇音字(两韵都是纯三等韵)。(2)殷韵字最少,入韵的不多,自叶的未见。殷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这些合口韵都出喉牙唇音字 (3)文韵以内部自叶或跟其它合口韵相叶的居多。其它开口韵跟文韵相叶的也多出喉牙唇音字,如《何人斯(一)》云:艰。但也有个别文韵字跟几个开口的字相叶的现象,如《小弁(六)》陨:先墐忍。

真与谆——(1)两韵的字数都不少,但互叶的不多。如《击鼓(五)》信:询,《皇皇者华(五)》骃:均询,《抑(二)》人:训顺,《桑柔(一)》民填:旬,《伐檀(三)》囷(真合口):轮漘沦鹑。真与谆互叶与其它五对韵不同之处,在于谆韵有的出于喉牙唇音以外的字。(2)真韵字入韵的不少,以内部自叶为常,也跟其它开口韵相叶,跟其它合口韵相叶的不多。(3)谆韵字入韵的不多,没有什么特点,入声(術)以内部自叶为常。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六对韵在《广韵》里叶韵的情况有共同点:(1)两两互叶的极少,互叶时合口六韵都出于喉牙唇音字,只有个别例外。(2)开口六韵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多出于喉牙唇音字。(3)合口六韵跟其它开口韵相叶时,也多出喉牙唇音字。从而可知这六对韵在《诗经》的叶韵里是有个总的趋势:它们互叶如此之少,互叶时又都有一定的条件(喉牙唇音

字),可见它们之间差异很大。

"古人韵缓",音色相近的元音就可以叶韵。如果这是符合实际情况,因而认为这是从《诗经》或其它韵文探索上古音方法上的一个基本论点的话时,这话倒过来说也应该是正确的:凡叶韵的,元音音色必相近,不相近的,便不叶韵。在《诗经》时代,这六对韵的元音一圆一展,音色有差别,因而它们以不互叶为常。这个设想大概不会太错,至于开口六韵跟其它合口韵相叶时和合口六韵跟其它开口韵相叶为什么都出于牙喉唇音字,这是个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个现象跟六对韵以外的其它韵是相同的。

六对韵以外的一些韵在《诗经》里叶韵的情况有几点值得注意:(1)以开口与开口、合口与合口分别相叶为常,(2)也有开合口互叶的。最普遍的一种格式是:好几个开口韵的字跟一个合口韵的字相叶,而这个合口字十九出牙喉音,少数出唇音。这个格式触目皆是,不遑举例。几个开口字跟几个合口字相叶,或者一个开口字和一个合口字相叶,合口字也多出喉牙音,少数出唇音。几个合口字跟一个开口字相叶,这个开口字也多出喉牙音,少数出唇音。(3)蟹、山、止诸摄中支、脂、仙、祭、泰诸韵的喉牙唇音以外的合口字,以分别自叶或跟其它韵的合口字相叶为常,很少跟同韵的或其它韵的开口字相叶,情况大抵与分韵的六对韵相似,也有个别例外。由此可见《切韵》、《广韵》的开合口在《诗经》的叶韵里,大体上是有条理可按的,虽有例外,但掩盖不了它的总的格局。六对韵跟这个总的格局是一致的。看来,在上古《诗经》时代,开合口字(包括分韵的六对韵)既以不互叶为常,必然是由于元音的互不相同所致;中古时代同韵的开合口字的元音相同以及一个带合口介音一个不带,那是上古以后元音变迁的结果。从谐声方面看,情况大体也跟《诗经》叶韵的相同。王念孙把真谆分开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上述设想不错的话,中古的合口介音在上古可以取消,一律代之以圆唇元音。如此,诸家所构拟的上古合口介音至少有一大部分落空了,那末,中古喉牙唇音的合口介音在上古如何处理,值得研究。可否假设上古的喉牙唇音有复杂的来源,例如牙音可能原来有两套:一套软颚音,一套小舌音,上古喉牙音的合口介音同样也可能不存在。总之,中古合口介音的来源应该追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视。

(1965年)

初唐诗文的韵系

鲍 明 炜

一、引 言

韵文的用韵系反映语言的韵母系统，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重要材料。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各时代的诗文用韵系统都有专书或专文加以论述，并作出详细的韵谱。本文据拙作《初唐韵谱》(未刊)写成，上接李荣《隋韵谱》，下至唐玄宗开元以前(公元618—712年)，约一个世纪。

唐以前没有近体诗，初唐出现近体诗，并迅速成长，至盛唐完全成熟。古体诗和近体诗用韵系统不同，古体诗用韵较宽缓而自然，没什么限制，近体诗用韵按照国家功令，一般不能随便用，比古体诗严格得多。初唐诗用韵系统以古体诗为主，近体诗分量较少；盛唐以后，近体诗占重要地位，古体诗用韵反受近体诗影响，因此初唐一百年应作为一个阶段。盛唐以后，进入近体诗时代，下至白居易元稹等为一阶段，元白以下至唐末为一阶段。

《初唐韵谱》依《广韵》韵部排比韵脚，注明作者、篇目和出处。举凡初唐诗赋颂赞碑铭都加收录。作者包括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世民、武则天以及寒山、拾得等，共一百多人。以押韵为单位，共约一万次。排次依《全唐诗》，虽不尽善，取其易于检索。

韵脚系统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韵母系统，其间有一定距离，陆法言《切韵序》云："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从现代诗歌用韵和韵母系统间的关系中也能看得出来。大体韵脚系统较宽些，相近的韵可以通押。不过通押的幅度是很有限的，唐诗用韵东、冬、钟可以通押，但东、庚决不通押。因此，韵脚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韵母系统，其间错纵交叉之处，各韵之间的分合疏密，可以看出各韵之间细微的差别(下文将多次谈到)。

二、韵 系

按十六摄分摄统计，并加论述，关系密切的摄合并在一起，如曾摄和梗摄。有的摄既不能独立，又不能合并，如江摄，既与通摄通押，又与宕摄通押，只好分别附于两摄。古体诗和近体诗分别统计。不过在初唐时期，近体诗尚在发展中，平仄常有不叶，古近体诗有时不易

区分。

统计表后附韵谱举例，典型的韵例只举一两条，着重举特殊的韵例。出处，《全唐诗》只注页码，《全唐文》只注卷页，皆不注书名。其他出处，注明出处和页码。

（一）通摄独用同用表（附江摄）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东	228	171	冬锺	2	
董	4		宋	1	
送	8		冬锺江	3	
屋	78		屋觉	1	
屋德	1		锺	53	22
东冬	9		肿	13	
屋沃	5		用	2	
东冬锺	3		烛	62	
屋沃烛	2		烛觉	3	
东冬锺登	1		烛职	1	
东登	1		锺登	1	
东锺	12	2	锺侵	1	
董肿	1		锺江	1	
送用	2		江	3	
屋烛	14		觉	15	
			觉锡	1	

上表表明，东锺两韵以独用为主，虽然通押有十八次之多，但比独用少得多，两韵有明显的独立性，则东韵的三等字与锺韵字在押韵上也有界限。冬部未见独用，与东锺都有通押，冬接近东还是锺呢？上表就平声而论，冬东通押十五次，冬锺通押十次（东冬锺通押一次，算东冬、东锺、冬锺各一次），冬韵似更接近东韵。在冬与东、锺通押中，出现韵字如下：

冬东同用

冬韵：农（3次）宗（11次）琮

东韵：一等：蓬蒙东通同桐聪丛公蚣工功空红

　　　三等：风丰隆嵩中忠冲崇终弓宫穹穷熊雄

冬锺同用

冬韵：农、宗（11次）

锺韵：封龙踪从松重冲恭凶兇容颙镛邕

锺韵农宗琮等字分别与东、锺韵字通押，东锺之间并无界限，东韵一、三等字几乎一样多，也无界限。这样看来，冬部既可与东通押，又可与锺通押，两者之间并无侧重。唐初规定东独用、冬锺同用，大概是因为东部字多，冬部字少，锺部字也较少，所以并冬于锺，在押韵上看不出什么理由来。

古体诗江摄基本独用，但江韵的“邦、双、江”，觉韵的“剥、朔、觉、角、乐、学”押入通摄，江部同时又与宕摄通押（见下文），足见江韵在当时既近通摄，又近宕摄，但不同于通、宕，还能独立，主元音还有区别。近体诗江部未见。

又有曾摄登韵的“弘、能”，和深摄侵韵的“心”字押入通摄，都是偶然通押，大概是方音的反映。

韵谱举例：

东冬同用

王绩《游北山赋》功空（东）农（冬）穷东公风熊同中（东）（一三一·6）

东冬锺同用

李邕《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威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工弓忠风穷通（东）宗（冬）凶（锺）嵩同（东）冲（锺）雄（东）从（锺）崇中（东）（二六五）

东锺同用

许敬宗《竹赋》松（锺）虹风珑（东）（一五一·9）

东冬锺、登（曾摄）同用

陈元光《示珦》弘（登）风（东）龙（锺）农（冬）空通蓬（东）（550）

东、登（曾摄）同用

王梵志《双陆》能（登）通（东）（世界文库 1796）

锺、登（曾摄）同用

王梵志《邺娘》从（锺）能（登）（世界文库 1793）

锺、侵（深摄）同用

拾得《云山》踪（锺）心（侵）（9107）

冬锺、江（江摄）同用

张说《郧国长公主神道碑铭》宗（冬）邦（江）恭（锺）双（江）封（锺）（二三〇·13）《司属主簿博陵崔讷妻刘氏墓志铭》宗（冬）双（江）恭（锺）江（江）容凶松从封（锺）（二三一·17）《邓国夫人墓铭》宗（冬）江邦（江）踪（锺）（二三二·8）

钟、江（江摄）同用

张说《赠郎将葛君墓志铭》封（钟）双（江）（二三一·10）

江独用

杨炯《从弟去盈墓志铭》双江邦（一九五·5）

沈佺期《峡山寺赋》江窗（二三五·10）

陈子昂《群公集毕氏林亭》邦窗江双（45）

屋、觉（江摄）同用

李适之《大唐蕲州龙兴寺故法现大禅师碑铭》觉（觉）族（屋）学（觉）（三〇四·12）

烛、觉（江摄）同用

于志宁《南安懿公碑》剥(觉)簇玉(烛)学(觉)(一四五・10)

谢偃《观舞赋》簇(烛)朔乐(觉)属(烛)(一五六・6)

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续嘱(烛)觉学(觉)(二二六・1)

烛、职(曾摄)同用

王梵志《贷人》粟(烛)直(职)(世界文库 1797)

屋、德(曾摄)同用

张柬之《与国贤良夜歌二首其一》复(屋)国(德)(1067)

觉(江摄)锡(梗摄)同用

李峤《楚望赋》戚(锡)邈(觉)(二四二・1)

(二)止摄独用同用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支	118	51	寘志	1	
纸	5		寘志	1	
寘	4		寘志霁祭	1	
支脂	13		支之微	7	
纸旨	3		纸止尾	1	
寘至	11		支之至	1	
支脂之	13	6	支微	8	3
纸旨止	14		支未暮	1	
纸旨止至	1		支寘	1	
纸旨止贿	1		支齐	1	
纸旨寘至御	1		脂	6	
旨寘至志	1		旨	1	
寘至志	8		旨之	1	
支脂之微	2		至	30	
纸旨止未	1		至霁	1	
纸旨止尾寘至御	1		至废	1	
纸旨止至未御	1		至祭	1	
寘至志未	2		脂之	98	39
支脂微	2		旨止	109	
纸寘至未荠祭御	1		旨止寘	1	
寘至未	3		旨止语	1	
支脂志	1		旨止荠	1	
支之	11		止志	4	
纸止	10		止至志	7	
纸止之	1		至志	44	
纸止荠	1		至志霁	1	
止寘	1		至志遇	1	

续 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脂之微	9		止	122	
旨之尾	3		止之	1	
止至志未	1		止志	2	
至志未御	1		止语	1	
脂之旨	1		止荠	2	
纸止至	1		志	3	
纸止志	3		志未	6	
脂至	2		之微	11	1
脂微	8	2	旨尾	3	
旨尾	1		微	116	134
至志	1		尾	1	
至未祭	1		未	11	
脂灰	1		微齐	1	
脂灰咍	2		微咍	1	
之	55	23			

止摄各韵古体诗同用，但支、脂、之与微韵之间，支与脂、之之间是有界限的。支、脂、之各自独用共一七九次，互相通押共一三六次，关系密切。微韵独用一一六次，与支、脂、之同用四三次，独用比同用次数多一倍以上，可见支、脂、之与微韵之间的关系不如支、脂、之之间的关系密切。在支、脂、之同用一三六次中，脂、之同用一一九次，占总数的百分之八五，可见支与脂、之之间又有界限，脂、之两韵最为密切，在用韵上看不出有任何界限。如果在初唐时脂、之两韵的读音已很接近，甚至混同，但支、脂之、微之间则有明显区别，而支与脂之较近。所以《广韵》规定支脂之同用，微独用。

近体诗支、脂、之同用四六次，与微韵同用只六次，而且字数很少，往往是以支、脂、之为主，押入一两个微韵字，或以微韵为主，押入一两个支、脂、之韵字。基本上是支、脂、之同用，微独用，与《广韵》规定同。

止摄有不少特殊的韵例，平仄通押，上去通押都有，又有与遇摄虞、语、麌、御通押和与蟹摄齐、咍、祭、荠、霁、贿通押的例。以平声字为主押入个别仄声字的，或以仄声字为主押入个别平声字的，应是当时有这种读法，韵书失载，如志、鄙、訾、匮读平声，鬐读上声等，可以补韵书之不足。上去声字通押的例较多，其中有个别上声字押入去声的，如"字、雉、礼、里、喜"；有个别去声字押入上声的，如"治、志、致、泗、笥、利、贵、责、骑"；也有上去声字一样多互相通押的，而且浊母上声字很少，不能认为是浊上变同去声（这种音变现象这时还没开始），这只能认为是无条件的上去通押。上去通押现象不算少，下文列举的只是一部分。

止摄韵脚中还押入一些遇摄、蟹摄字：

遇摄　虞韵：隅；语韵：暑、语；御韵：去、著；麌韵：宇；遇韵：觎；暮韵：布。

蟹摄　齐韵：迷、西；荠韵：启、礼、豊；霁韵：涕、细、髻、裔。

灰韵：堆、颓、雷、徊、迴；咍韵：台、来、才、开；贿韵：磥。

祭韵：际、偈、筮。

这些都是很宽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遇摄"隅、暑、语、宇、去、暮"等字是骆宾王、褚遂良、寒山、拾得等吴人的用韵；而蟹摄"礼、磥、髻"等字是王绩、王勃、张说、宋璟、朱宝积等北方人的用韵，这些都可能与方言有关。

韵谱举例：

支脂之同用

陈子昂《感遇之三十六》眉（脂）期洏芝（之）螭（支）之（之）（陈子昂集 12）

张九龄《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资（脂）时滋思滋（之）追（脂）芝（之）彝师龟私衰（脂）缁（之）斯（支）（570）

支脂之微同用

姚崇《辞金诫》司辞（之）师（脂）欺之（之）非（微）为（支）（二〇六·13）

支脂、至（去声）同用

褚遂良《古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姿（脂）志（志）斯（支）（一四九·25）

（志，《广韵》在去声志韵。江有诰《唐韵四声正》云："古有平声，当与支部并收。"例证甚多。）

脂之、旨（上声）同用

苏颋《封东岳朝觐颂》腊（脂）鄙（旨）师坻（脂）时思盍（之）（二五〇·2）

脂、至（去声）同用

朱子奢《昭仁寺碑铭》辔（至）绥（脂）（一三五·15）

阙名《唐孝廉张君墓志铭》媚（脂）匱（至）（唐文拾遗六四·13）

之、纸止（上声）同用

王无竞《北使长城》已里（止）委（纸）止起（止）鬐（之）祀始市（止）（761）

（《广韵》之韵鬐语其切。《康熙字典》鬐下引此诗云："叶上声"。）

之、止（上声）同用

崔湜《景龙二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江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子已耻（止）持（之）（661）

（全诗四换韵，每换韵首句押韵。上接韵字："时推墀词期诗私"，至此换韵，"持"当用为上声。）

纸旨止（上声）至（去声）同用

寒山《我见》死（旨）士（止）悴（至）尔（纸）（9096）

纸旨止（上声）未（去声）同用

陈子昂《续唐故中岳体玄先生潘尊师碑颂》美（旨）始（止）水（旨）里子旨（旨）纪（止）贵

(未)累(纸)(陈子昂集 99)

旨止(上声)寘(去声)同用

寒山《千云》士(止)睡累(寘)水(旨)(9099)

(“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广韵》上声纸韵累力委切,增也。去声寘韵累良伪切,缘坐也。)

纸止(上声)至(去声)同用

王绩《游北山赋》里峙止市史已儗梓(止)泗(至)纪矣子芷里理耳喜鲤纪(止)徙(纸)(一三一·6)

旨止(上声)志(去声)同用

郑惟忠《泥赋》志(志)已(止)水(旨)矣(止)(一六八·20)

姚崇《弹琴赋》徵(止)治(志)美(旨)子(止)(二〇六·11)

张说《上邽县君李氏墓志铭》李(止)水(旨)士史子祉始(止)美(旨)笥(志)起(止)死(旨)矣(止)(二三二·3)

旨(上声)寘至志(去声)同用

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臂(寘)值(志)施(寘)备(志)雉(旨)利(至)字(志)义(寘)地致器泗(至)(二六三·10)

止(上声)至志(去声)同用

李世民《初晴落景》喜(止)翠(至)异志(志)(8)

张说《皇帝在潞州祥瑞颂·羊头山北童谣》使市(止)事(志)位(至)(二二一·5) 《唐故瀛州河间县丞崔君神道碑》志(志)位(至)仕(止)(二二九·14)

寒山《我见》意(志)地(至)起(止)事(志)(9100)

拾得《佛舍》子(止)事次(至)寺(志)(9104) 《世上》事(志)肆(至)理你(止)(9105) 《余住》理(止)寺(志)利(至)你(止)(9108)

纸止(上声)寘至(去声)御(遇摄去声)同用

寒山《自闻》士士使理(止)累(寘)尔(纸)利(至)去(御)(9085)

(“不达无为功,损多益少利。有声而无形,至今何处去。”《四部丛刊》本,利作矣,在止韵,去作是,在纸韵,则不与遇摄通押。)

纸旨止尾(上声)至(去声)御(遇摄去声)同用

寒山《昨到》士(止)水比(旨)秘(至)去(御)理(止)地(至)鬼(尾)比(旨)是(纸)拟(止)(9094)

纸旨止(上声)至志未(去声)御(遇摄去声)同用

寒山《依家》里(止)美(旨)腻(至)紫(纸)气(未)意(志)去(御)齿(止)异(志)魅(未)地(至)(9084)

纸(上声)寘至未(去声)荠(蟹摄上声)祭(去声)御(遇摄去声)同用

崔敦礼《种松赋》尔(纸)易(寘)柢(荠)著(御)贵(未)弃(至)际(祭)(一三五·17)

旨止(上声)虞(遇摄平声)语(遇摄上声)同用

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隅(虞)水(旨)已(止)暑(语)里(止)(骆临海集134)

(隅为首句韵,通首十四次换韵,首句皆入韵。此诗一作辛常伯作。)

止(上声)语(遇摄上声)同用

寒山《多少》子(止)语(语)(9086)

支、齐(蟹摄)同用

法融《心铭》知(支)迷(齐)移(支)(九○八·9)

("惺惺了知,见纲转迷。寂寂无见,暗室不移。")

微、齐(蟹摄)同用

王梵志《耶娘》西(齐)违(微)(库1794)

("耶娘年七十,不得远东西,出后倾危起,元知儿故违。"西和违不知是否押韵。)

脂、灰(蟹摄)同用

朱宝积《弥勒尊佛碑其十》龟(脂)堆(灰)逵湄(脂)(三三四·13)

微、咍(蟹摄)同用

王梵志《欲得》非(微)来(咍)(库1795) 《恶事》违(微)来(咍)(库1798)

("欲得依身吉,无过作是非。但知牢闭口,祸去阿依来。""恶事惣须弃,善事莫相违。知意求妙法,必得见如来。"按王梵志现存诗109首,其中106首每篇四句,不换韵。只有三首超过四句,亦不换韵。)

脂、灰咍(蟹摄)同用

卢照邻《同崔少监作双槿树赋》徊(灰)绥(脂)开(咍)回(灰)台(咍)(一六六·1)

卢藏用《吊纪信文》颓(灰)衰(脂)开(咍)雷(灰)才(咍)(二三八·9)

纸止、荠(蟹摄上声)同用

王绩《祭杜康新庙文》此(纸)礼(荠)已止(止)(一三二·8)

旨止、荠(蟹摄上声)同用

王勃《乾元殿颂其十九》止(止)晷履(旨)礼(荠)(一七八·1)

止、荠(蟹摄上声)同用

张九龄《登古阳云台》已似址祀子(止)启(荠)起(止)(568)

阙名《大唐故辰州长溪令张君墓志铭》豈(荠)祉市里峙梓纪趾祀(止)(唐文拾遗六五·1)

纸旨止、贿(蟹摄上声)同用

张说《大周故宣威将军杨君碑》峙子纪史(止)否(旨)已(止)美(旨)里(止)晷(旨)士(止)比鄙兕(旨)恃仕以祉圯齿止(止)磥(贿)起矣(止)美(旨)梓(止)(二二六·20)

寘志、霁祭(蟹摄去声)同用

拾得《我诗》偈(祭)细(霁)易(寘)事(志)(9104)

("易、事"可以认为是换韵,但通押不是孤立的。)

至志、霁(蟹摄去声)同用

陈子良《平城县正陈子千诔》寐(至)值(志)悴驷悸(至)涕(霁)志记(志)愧(至)意思事(志)坠(至)(一三四·10)

至未、祭(蟹摄去声)同用

卢士牟《段干木庙记》贵(未)懿(至)裔(祭)利(至)(一五六·20)

至、霁(蟹摄去声)同用

宋璟《梅花赋》阏(至)髻(霁)(二〇七·1)

至、祭(蟹摄去声)同用

李行廉《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张君墓志铭》篋(祭)燧阏坠(唐文拾遗一六·7)

未、暮(遇摄去声)同用

拾得《运心》布(暮)施文(未)贵(未)(9105)

至志未、御(遇摄去声)同用

拾得《人生》贵(未)至(至)嗣(志)去(御)(9109)

至志、遇(遇摄去声)同用

高迈《鲲化为鹏赋》事(志)冀(至)觎(遇)(二七六·14)

至(去声)麌(遇摄上声)同用

褚遂良《唐太宗皇帝哀册文》阏(至)宇(麌)(一四九·23)

(三)遇摄独用同用表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鱼	74	47	麌	28	
语	42		麌遇	1	
御	8		遇麌纸	1	
鱼虞	5	1	麌马	1	
语麌	9		遇	14	
御遇	6		虞麌御	1	
鱼虞模	7	1	虞模	86	22
语麌姥	7		麌姥	52	
语姥	4		麌姥暮	1	
语姥御遇	1		麌姥有厚	1	
御遇暮	5		麌姥厚	1	
御暮	5		遇暮	50	
语暮	1		遇姥暮	1	
鱼模	2		遇暮厚	1	
虞	15	6	模	14	2

续　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姥	17		姥宥	1	
姥廌	2		廌	53	
姥厚	1		模语	1	

遇摄各韵，古体诗鱼虞模三韵同用，但鱼与虞模之间有界限，虞模两韵关系密切。试看下表：

	鱼　部	虞　部	模　部
鱼　部	172	45	35
虞　部		56	238
模　部			91

鱼部独用次数最多，大大超过与虞模通押，而与虞部稍密。虞模关系最密，达到无条件通押的程度。

近体诗鱼独用，虞模同用，与《广韵》规定同。鱼与虞模虽有通押，但字数很少。初唐近体诗格律尚不甚严，平仄往往不合，用韵亦往往不如中唐严格，中唐近体诗鱼不与虞模通押。

遇摄各韵上去通押的例不少，平仄通押是极个别的。与其他韵摄通押有以下几个字：流摄厚韵"母、亩、茂"，宥韵"廒"；假摄马韵"下"；止摄纸韵"尔"。流摄"母、亩、茂、廒"等都是唇牙音字，可能是这类字在听感上与虞模较接近，或"母、亩、茂"等字的主元音已变同虞模。白居易诗用韵也有这种情况，出现"覆、茂、妇、亩"等字，可见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方音。马韵"下"字与"主、取"押韵，或是摹古，或是方音。

根据以上情况，遇摄三韵中虞模为近，可从三方面得到证明：(1)虞模通押次数特多。(2)鱼模通押只两次，而鱼虞模通押反较多，这说明鱼是一方，虞模是一方、虞鱼之间，虞模之间都有共同之处，鱼虞都是三等韵，韵头共同，主元音接近，虞模则是无界限地通押，主元音应共同，因此以虞韵为中介，鱼与虞模通押反较多。由此可见，韵语反映韵母系统是很精细的。

韵谱举例：

鱼虞同用

颜师古《圣德颂》符(鱼)区(虞)除馀车(鱼)(一四七・7)

鱼模同用

王梵志《兄弟》居(鱼)奴(模)(世界文库 1793)

张说《东都酺宴四首其一》居初(鱼)酺(模)馀(鱼)(946)

鱼虞模同用

房琯《题汉州西湖》隅(虞)墟(鱼)湖(模)居(鱼)徂(模)车如(鱼)纡(虞)馀祛除(鱼)(1126)

("遭乱意不开，即理还暂祛。"祛，《广韵》未收，《集韵》在鱼韵，丘於切，禳却也。)

虞模同用

宋之问《洞庭湖》湖(模)隅无(虞)吴徂梧图呼(模)殊娱夫(虞)(621)

虞,御遇(去声)同用

寒山《昔日》珠(虞)去(御)数(遇)(9093)

语姥(上声)御遇(去声)同用

寒山《可贵》侣(语)户(姥)处(御)遇(遇)(9083)

姥(上声)暮(去声)同用

王勃《春思赋》杜(姥)暮路(暮)(一七七・2)

孙思邈《保生铭》步(暮)肚(姥)顾度(暮)(一五八・11)

麌姥(上声)暮(去声)厚(流摄上声)同用

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母(厚)矩(麌)土(姥)祚(暮)(一八三・14)

(清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云:“祚字不协,必是祜字之讹。”按祜在姥韵,并不能解决与矩、母通押的问题。祚在暮韵,与矩、土上去通押,初唐古体诗中常见,可认为是协。蒋氏未注意到母字的问题。)

麌姥(上声)厚(流摄上声)同用

张说《赛江文》土(姥)主雨(麌)亩(厚)庾(麌)祜浦(姥)(二三三・10)

姥(上声)厚(流摄上声)同用

王友方《王氏龛铭》土(姥)母(厚)怙睹(姥)(唐文拾遗一六・12)

遇暮(去声)厚(流摄上声)同用

富嘉谟《丽色赋》茂(厚)路度(暮)树(遇)(二三五・6)

姥(上声)宥(流摄去声)同用

颜师古《圣德颂》户(姥)廄(宥)(一四七・7)

(“闾阎外户,马牛内廄。”)

麌遇,纸(止摄)同用

寒山《余家》主(麌)露(遇)雨(麌)尔(纸)(9094)

(“余家有一宅,其宅无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烧六个贼,风吹黑云雨。子细寻本人,布裹真珠尔。”不知尔是否入韵。)

麌,马(假摄)同用

高迈《济河焚舟赋》主取(麌)下(马)(三六七・10)

(“掠地于大河之北,封尸于崤陵之下。”)

(四)蟹摄独用同用表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齐	33	32	佳皆	3	
荠	18		佳灰咍	1	
荠霁	2		皆	4	1
荠霁祭	1		皆灰咍	1	
霁	9		皆咍海代怪	1	
霁祭	34		骇海	1	
霁祭泰	1		夬怪	4	
霁祭怪	1		灰	3	2
霁祭代	1		贿	2	
霁祭废	1		队	6	
霁怪	1		灰咍	121	180
霁夬	1		贿海	1	
祭	17		贿队	1	
祭泰怪	1		队代	10	
祭泰夬	1		咍	39	25
祭黠	1		海	25	
泰	28		海代	1	
泰队代	4		海代泰	1	
泰队	3		代	3	
泰代	5				

蟹摄各韵，古体诗平声韵通押关系可分为齐、佳皆、灰咍三组。去声祭、泰、夬、废四韵与这三组去声韵的关系如下表：

	霁(齐)	代(咍)	队(灰)	怪(皆)	祭	泰	废
祭	39	1		2	16	3	1
泰	2	6	4			27	
夬	2			4			
废	1						

可知祭与齐部霁韵关系最密切，泰与灰咍两部、夬与皆部关系较密切，废与祭霁通押一次，只出现“濊”一字。皆佳两部独用同用共七次，与灰咍通押五次，关系相当密切，而与齐祭两部关系极少。泰韵“桧”字押入霁韵，一、四等韵通押是很宽的。

古体诗齐独用，祭霁同用（亦即齐祭同用），佳皆同用，灰咍泰同用，霁祭之间、灰咍之间通押无界限，而泰与灰咍之间是有界限的。佳皆夬废四韵字出现都很少。

其他韵摄的字押入蟹摄的，只有山摄黠韵（山韵入声）的“察”字，和止摄脂韵的“绥、衰”字（见上文止摄）。

近体诗齐独用，灰咍同用，与《广韵》规定同。其他韵无征。

韵谱举例：

霁祭同用

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系(霁)际(祭)霁闭济诣(霁)誓(祭)惠计(霁)艺裔疠蔽岁(祭)(622)

霁祭泰同用

沈佺期《峡山赋》蕙(霁)桧(泰)际(祭)睨(霁)(二三五·10)

霁祭代同用

欧阳询《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墓志》遰(霁)汭卫(祭)载(代)(唐文拾遗一四·20)

灰咍同用

杨师道《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开来台埃(咍)摧(灰)栽(咍)回瑰(灰)才莱(咍)(458)

李邕《五台山清凉寺碑》台灾(咍)徊枚嵬(灰)开哉来(咍)(二六四·6)

皆咍、海(上声)代怪(去声)同用

丰干《壁上诗二首其一》海(海)界(怪)埋(皆)埃来(咍)碍(代)该(咍)(9110)

祭(去声)黠(山摄入声)同用

张说《进笔砚架铭》察(黠)泄(祭)(二三六·9)

("笔砚之间，圣心必察。青蝇导敖，宸言漏泄。""察、泄"不知是否押韵。)

(五)臻摄独用同用表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真	120	40	质栉	4	
轸	4		真谆臻文	1	
轸震	1		真谆文	5	
震	9		震稕问	8	
质	43		质术物	6	
质职	1		真谆文殷魂	1	
质止	1		真谆文殷山	1	
真谆	157	130	真臻文元痕	1	
轸准	3		真谆文魂	1	
准震	2		真谆殷	4	
震稕	13		震稕焮	2	
质术	78		质术迄	1	
真谆臻	5		真谆殷魂	1	
质术栉	8		真谆魂	2	
质术栉屑	1		真臻	2	

续　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真臻殷	1		真谆庚	1	
真文	10	1	质术昔	1	
轸吻	1		质术职	1	
轸问	1		质昔职	1	
震问	2		质术合	2	
质物	3		质术缉	1	
真文魂	2		文庚	1	
质物没	1		文劲	1	
真文魂痕	1		真先	2	
真殷	4		震霰	2	
轸隐	2		真文侵	1	
震焮慁	1		准震侵	1	
真殷震	1		震证	1	
真震	1		元	5	6
真魂	2		元魂	42	18
震慁	1		愿慁	1	
谆文	3		月没	19	
稕问	4		元魂痕	12	12
术物	1		元魂桓先仙	1	
谆殷	1		魂	25	2
谆文魂	1		混	6	
谆魂	1		慁	1	
文	105	54	没	4	
问	5		魂痕	5	2
物	2		魂桓	1	
文元魂	1		魂侵	1	
文魂	1		元魂侵	1	
物没	4		魂庚	1	

臻摄各韵，古体诗通押错综复杂，又加元韵搀杂其间，更显得纷乱。为便于观察各韵间疏密关系，今仅就平声各韵通押情况列一简表如下（括号内是近体诗通押次数）：

	真	臻	文	殷	元	魂	痕
真	120（40）	9	25	13	1	10	2
谆	179（130）	6	14	8	1	6	
文		1	105（54）	2	2	8	2
殷		1				2	

续表

	真	臻	文	殷	元	魂	痕
元					5	57 (18)	13
魂							18

真谆臻文殷是同用的，其中真谆关系最密，臻韵字少，出现次数较少，主要和真谆通押。文韵独用一五九次，与真谆通押远不如真谆内部通押多，真谆和文之间显然有差别。殷与真谆的关系和文与真谆的关系差不多，和文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广韵》规定文殷平上声同用，去入声独用，戴震考定平上去入皆独用，从初唐诗文用韵看，戴氏的考定是对的。《广韵》独用同用虽为近体诗而设，但规定的根据当是古体诗的用韵。

元魂痕是一组，元与魂痕之间，魂与痕之间通押都不少，比与真谆臻文的关系密切得多。元部与山摄的关系见下文。古体诗真谆臻文殷同用，元魂痕同用。

近体诗真谆同用，文独用，元魂痕同用，臻殷未见。

臻摄与其他摄通押的用例不少，分摄列于下(元韵与魂痕通押不列)：

山摄　桓韵：盘欢丸；山韵：艰；元韵：言怨；仙韵：全泉然；先韵：边天；狝韵：隽。

深摄　侵韵：林心深。

咸摄　合韵：飒。

梗摄　庚韵：兵明荣；劲韵：正；昔韵：积驿。

曾摄　证韵：孕；职韵：力色啬棘忆。

止摄　止韵：始；至韵：辔。

遇摄　麌韵：舞。

以上各摄中古辅音韵尾是：山 -n、-t，深咸 -m、-p，梗曾 -ng、-k，止遇无韵尾，臻摄韵尾是 -n、-t，这样不同的韵尾互相押韵是不和谐的。是不是作者的方音的反映呢？现代诗歌(包括今人的旧体诗)用韵常有不同韵尾通押的情况，多是作者方言的反映，正如现代汉语方言一样，中古各方言也应有韵尾分混现象。

韵谱举例：

真谆同用

杨炯《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臣人新邻神秦仁麟宾(真)春(谆)辰陈(真)轮(谆)岷尘(真)驯(谆)辛(真)沦(谆)亲真滨(真)巡(谆)巾身(真)(一九四·11)

真谆臻同用

吴少微《哭富嘉谟》臣人(真)春(谆)仁(真)伦(谆)陈新神(真)榛(臻)贫(真)(1012)

真谆文殷、山(山摄)同用

张说《唐故处士河南元公碣铭》文(文)邻(真)春(谆)巾神真尘(真)轮(谆)贫(真)艰(山)仁(真)勤(殷)新亲身(真)纯(谆)泯(真)(二三一·8)

(“心焉有上，孰知我艰。”)

真殷，震(去声)同用

张九龄《为同马祭甄都督文》人臣鳞(真)震(震)垠(殷)(二九三・13)

真、震(去声)同用

卢照邻《中和乐九章・歌东军第三》臣津尘宾阗(真)震(震)(幽忧子集 25)

(江有诰《唐韵四声正》云：“震古惟读平声，并无去声。”用例甚多。张卢用古音，或当时仍有平声读法，韵书失载。)

真、先(山摄)同用

张说《唐陈州龙兴寺碑其一》天(先)新臣邻(真)(二二六・15)

(“圣皇在上，于昭于天，唐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文王》亦“天、新”为韵，且句式相同，恐是摹古。)

王友方《王氏瓮铭》旻(真)天(先)(唐文拾遗一六・12)

真谆、庚(梗摄)同用

辛怡谏《卫州共城县百门陂碑铭》旬(谆)明(庚)辰(真)(二六〇・10)

(“蕤宾在月，谷雨盈旬。酌彼行潦，荐于神明。稽首请止，获霁于辰。”)

文、庚(梗摄)同用

王勃《释迦佛赋》闻(文)兵(庚)雲(文)(一七七・6)

(“是知灵觉无尽，神理莫闻。芥子纳三千之国，藕丝藏三千之兵。目容修广于青莲，寒生定水；毫相分明于皓月，照破迷雲。”兵字应入韵。)

魂、庚(梗摄)同用

李邕《唐赠太子少保刘知柔神道碑》荣(庚)门(魂)(二六四・16)

文、劲(梗摄去声)同用

李义府《承华箴》闻(文)正(劲)(一五三・1)

(“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闻、正”似押韵。其前后韵脚是：贤、全、闻、正、方、彰、昌。)

真文、侵(深摄)同用

拾得《嗟见》心(侵)人因(真)纷(文)(9108)

(“嗟见多知汉，终日枉用心。歧路逞喽啰，欺谩一切人。”)

魂、侵(深摄)同用

杜易简《嘲格辅元》门浑(魂)林(侵)婚蹲(魂)(9846)

元魂、侵(深摄)同用

许敬宗《小池赋应诏》源(元)深(侵)存(魂)言喧(元)门魂(魂)(一五一・6)

准震、侵(深摄)同用

张说《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铭》信镇(震)允(准)振(震)侵(侵)(二三一・7)

质、止(止摄)同用

岑文本《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弼日室实(质)始(止)韠毕谥(质)(唐文拾遗一五·6)

质术、至(止摄)同用

李世民《皇德颂》质(质)辔(至)律出(术)(四·6)

("先天不违,灵物效质。丹羽仪韶,翠黄承辔。")

质术栉、麌(遇摄)同用

褚遂良《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舞(麌)出(术)吉日失(质)术(术)跸(质)瑟(栉)(一四九·23)

("宏璧陈阶,钧天罢舞。梦龄遐想,宫车宴出。")

质、昔(梗摄)职(曾摄)同用

崔敦礼《种松赋》一(质)啬棘(职)一(质)积(昔)力(职)日(质)(一三五·17)

质术、昔(梗摄)同用

武平一《东门颂》率(质)恤(术)慄(质)黜(术)秩溢(质)术(术)日逸荜(质)驿(昔)失(质)述(术)(二六八·1)

("墙靡茨,门距荜。引还旆,戒祖驿。")

质术、职(曾摄)同用

谢偃《惟皇诫德赋》日逸(质)色(职)恤(术)七(质)(一五六·4)

质、职(曾摄)同用

法融《心铭》息(质)忆(职)日(质)(九〇八·9)

质术、合(咸摄)同用

陈子昂《秋园卧疾呈晖上人》密(质)瑟(术)疾失逸吉室毕(质)术(术)飒(合)(陈子昂集43)

("八月高秋晚,凉风正萧飒。")

(六)山摄独用同用表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元	5	6	元桓删山先仙	1	
阮	27		願寒换线	1	
願	1		月曷黠薛	1	
月	28		曷末锗黠屑薛	1	
元魂桓先仙	1		元删	2	
元寒桓	2		阮願潸	1	
願翰	1		元山先	1	
月没末	1		霰	17	
元寒桓谏	1		元山先仙	1	

续　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元山先仙霰	1		寒山先	1	
元先	1		寒仙	1	
铣霰	1		寒霰	1	
愿霰	1		桓	3	
月屑	1		缓	8	
元先仙	10	1	缓换	1	
阮铣狝	1		换	6	
铣狝	9		桓换	1	
铣霰线	1		桓删山	1	
狝霰线	1		潸换谏裥	1	
愿霰线	1		末黠	1	
霰线	53		末黠曷	1	
月屑薛	7		桓先	1	
月屑薛祭	1		换霰线	1	
屑薛	74		删	11	16
元仙	5		黠合	1	
阮狝	4		删山	39	16
阮愿	1		删山翰	1	
狝	11		删山谏	1	
狝线	1		删山仙	1	
愿线	1		删先	1	
线	7		删先仙	1	
月薛	12		删仙	1	
月没薛药	1		山	1	4
屑薛叶	1		产	1	
薛	21		山先	2	
薛祭	1		产霰	1	
寒	11	11	裥霰	1	
翰	6		山先仙	7	
寒桓	62	44	裥霰线	2	
旱缓	1		裥线	1	
翰换	46		删狝	1	
翰换侵	1		先	30	24
曷末	6		先仙	240	136
寒桓山	1		屑薛	75	
寒桓仙	1	1	先仙阮	1	
狝翰线	1		先仙狝	1	
寒桓换	8	1	仙	25	11
寒换		1	仙阮	2	
寒山	2		先仙真	1	

山摄各韵，古体诗大体是通押的，但其通押关系可分为寒桓、删山、元、先仙四组，各组之间有程度不同的联系，今就平声韵列为下表，以明各韵间的疏密关系。括号内是近体诗次数。

	寒	桓	删	山	元	仙	先
寒	11(11)				3		
桓	71(49)	3			5		
删		2	10(12)		3		
山	4	3	44(16)	1(4)	4		
先	1	4	3	13	17(1)		28(26)
仙	1(1)	4	4(1)	10	20(1)	24(12)	246(155)
真					1	1	3
谆					1		
文	1	1			2	2	2
殷				1			
魂		1			57(3)	1	1
痕					13		

各韵独用都不多，各组之间通押也比各组内部通押少得多，其中寒桓与删山之间九次，与先仙之间十次，而删山与先仙之间三〇次，说明三、四等韵先仙与二等韵删山间的关系比与一等韵寒桓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寒桓与先仙之间一、四等通押，主元音相距很远，这种押韵是很宽的。删与山、先与仙是无条件通押，它们与其他韵的通押关系也相同，这两组各自内部是否有差别，在押韵上已看不出来。

元部与其他韵的通押面最广，关系最为复杂，既与臻摄通押，又与山摄通押。上表元与寒桓通押八次，与删山通押七次，与先仙通押三九次，共计五四次。与魂痕通押七三次，与臻摄共通押七七次。仄声韵基本上是相应的。总起来看，元部与臻摄的关系比与山摄的关系要密切一些，关系最密的是魂痕，其次是先仙。可以认为元部既与魂痕同用，又与先仙同用，但魂痕很少与先仙通押。

近体诗用韵基本符合古体诗的轨道，但严整得多，寒桓、删山、先仙分别同用，元部与魂痕同用，极少与山摄通押，与《广韵》规定相同。《广韵》规定元魂痕同用，《平水韵》合为一韵，是以古体诗用韵为根据的。元韵归入山摄符合后来的发展，同时也有诗文用韵的根据。山摄各韵的主元音一般拟为[ɑ、a、æ、ɛ、e、ɐ]，其中元韵是[ɐ]，魂痕拟为[ə]，从押韵的情况看，先韵拟为[e]太高一些，拟为[ɛ]（仙另外处理）较好。这样元既可与魂痕通押，又可

与先仙通押。有人把元韵的主元音拟为[ɑ],这就和寒桓处于相同的地位,但押韵关系却大不相同,元韵与先仙关系密切,与寒桓疏远,这种现象无法解释,这个音恐不能成立。

韵谱举例:

寒桓同用

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干难兰鞍(寒)峦宽(桓)寒(寒)湍(桓)飡(寒)(470)

寒山先同用

拾得《有偈》难(寒)山(山)玄(先)山(山)(9104)

删山同用

卢僎《初出京邑有怀旧林》斑(删)间山闲(山)湾颜寰关攀蛮(删)艰(山)还(删)(1069)

先仙同用

陆敬《游隋故都》连(仙)迁(先)焉传绵篇乾(仙)肩(先)宣(仙)年(先)躔(仙)烟天(先)蝉旃遄(仙)(455)

王勃《采莲赋》传涟(仙)田(先)壖(仙)妍年(先)川船(仙)莲(先)然迁(仙)(一七七·11)

元桓先仙、魂(臻摄)同用

海顺《三不为篇》存(魂)泉(仙)边(先)盘(桓)然全(仙)怨(元)门(魂)(9115)

元桓删山先仙同用

拾得《可笑》泉(仙)烟(先)潺(元)间(山)关(删)蛮(桓)沿(仙)喧(元)(9109)

元寒桓、谏(去声)同用

陈子昂《感遇之二十一》患(谏)干(寒)欢(桓)言(元)肝(寒)酸(桓)(昂8)

元山先仙、霰(去声)同用

杨炯《浑天赋》焉(仙)天(先)诠旋川(仙)见(霰)千年(先)躔仙(仙)元(元)鹃(先)泉篇(仙)山(山)鞭(仙)迁田(先)然(仙)(一九〇·1)

寒桓、换(去声)同用(此例出现八次,"换"韵不外"攒、漫"两字,今举一例)

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干(寒)攒(换)滩(寒)盘(桓)难闲(寒)端峦团欢(桓)漫(换)(624)

删山、翰(去声)同用

沈佺期《峡山赋》关湾(删)山(山)汉(翰)寰(删)(二三五·10)

删山、谏(去声)同用

王丘《咏史》艰(删)山(山)颜环(删)闲间(山)患(谏)关(删)(1136)

先仙、真(臻摄)同用

颜师古《圣德颂》天躏(先)姻(真)馆痊(仙)(一四七·7)

翰换、侵(深摄)同用

张九龄《为王司马祭妻父文》心(侵)叹(翰)窜半(换)(二九三·12)

薛、祭(蟹摄)同用

张说《元识阁黎庐墓碑》竭(薛)滞(祭)悦(薛)(二二八·3)

月屑薛、祭(蟹摄)同用

李适《答宋十一崖口五渡见赠》绝(薛)月越(月)缺(屑)灭(薛)穴(屑)辍说(薛)澨(祭)设(薛)(775)

月薛、没(蟹摄)药(宕摄)同用

沈佺期《峡山赋》没(没)绝(薛)跃(药)月(月)(二二五·10)

屑薛、叶(咸摄)同用

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碑》哲(薛)叶(叶)洁(屑)(一四四·11)

黠、合(咸摄)同用

寒山《柳郎》八猾(黠)纳(合)杀(黠)(9077)

(七)效摄独用同用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萧宵	24	30	宵笑效	1	
篠	2		宵肴	1	1
篠小	13		小巧	1	
篠啸	1		小笑效	1	
啸	1		笑效	5	1
啸笑	10		宵豪	1	
萧宵肴	1		小皓	1	
啸笑效	2		皓笑	2	
萧豪	1		肴	3	
篠皓	1		巧	1	
篠小皓	3		巧效	1	
皓啸	1		效	3	
啸笑号	1		豪	11	6
宵	10	19	皓	82	
小	6		皓号	1	
笑	11		号	8	
宵小	1				

效摄各韵，古体诗萧宵无条件通押，同用没有问题。肴部各韵出现二三次，独用八次，与萧宵同用一五次，肴部出现韵字如下：

貌(明)棹(澄)梢(审)教(见)巧(溪)孝(晓)效肴(匣)

差不多各类声母字都有，不是偶然通押，应认为萧宵肴同用，但是肴与萧宵之间是有界限的。

豪部独用一〇二次，与他韵同用仅一五次，同用出现的韵字如下：

保(帮)抱(并)道(定)恼(泥)老(来)蚤(精)草(清)高(见)好(晓)奥(影)

差不多各类声母字都有，通押也非偶然。不过这一五次通押全是与萧宵通押，计与萧通押七

次，与宵通押八次，并未与肴韵通押，不知是偶然的，还是有字音上的原因。

总之，古体诗萧宵肴同用，萧宵与肴之间有界限，萧宵之间无界限；豪独用，豪与萧宵之间界限不清，豪与肴之间无通押关系。近体诗萧宵同用，豪独用，与《广韵》同，肴部未见独用，与《广韵》不同。效摄各韵未与他摄通押。

韵谱举例：

萧宵同用

李俨《大唐清河长公主碑》娇（宵）调（萧）嚣（宵）飘寥（萧）飙（宵）（唐文续拾二·14）

萧宵肴同用

海顺《三不为篇》朝（宵）交（肴）超（宵）肴（肴）谣（宵）条（萧）朝遥（宵）（9115）

萧豪同用

朱桃椎《茅茨赋》高（豪）调（萧）（一六一·1）

宵豪同用

王梵志《贫亲》饶（宵）高（豪）（世界文库1796）

篠小皓同用

张说《节愍太子妃杨氏墓铭》兆（小）抱（皓）鸟（篠）少表（小）（二三二·13）

阎丘均《唐朝故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上护军王府君碑铭》兆（小）晓（篠）草（皓）表（小）（二九七·6）

寒山《我见》绕（小）宝好（皓）鸟（篠）道保稻老（皓）（9096）

篠皓同用

寒山《可叹》了（篠）老恼道（皓）（9095）

小皓同用

骆宾王《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道（皓）沼（小）草（皓）（骆临海集笺注141）

皓（上声）啸（去声）同用

寒山《寒岩》好道（皓）啸（啸）老保（皓）（9098）

皓（上声）笑（去声）同用

寒山《心高》笑（笑）老恼（皓）（9091）　《世间》笑（笑）道丞好（皓）（9099）

（八）果、假两摄独用同用表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歌	25	2	过	2	
哿	1		歌戈麻	1	
歌戈	66	43	麻	104	59
哿果	4		马	50	1
哿果过	1		马祃	1	
箇过	3		祃	16	
戈	1		麻马祃过	1	
果	1		麻佳	3	
果过	2				

果、假两摄各韵，古近体诗都是歌戈同用，麻韵独用。麻韵与歌戈、佳各有些关系，麻韵的“葩、蛇、嘉、耶”与歌戈韵的“罗、窠、蛾、何、课、和、卧”押韵，麻韵的“琶、车、沙、纱、奢、斜、家、瓜、花、华、霞”与佳韵的“鼃、崖、娃”押韵，但是佳不与歌戈通押。两组麻韵字无别

韵谱举例：

歌戈同用

李邕《春赋》河罗(歌)过(戈)多(歌)和波(戈)歌(歌)(二六一·3)

陈子昂《感遇之十二》和科(戈)何罗蛾柯(歌)(陈子昂集 5)

麻独用

崔融《瓦松赋》华赊花加葩嗟沙麻家(二一七·1)

歌戈、麻(假摄)同用

沈佺期《蝴蝶赋》和(戈)蛾(歌)窠(戈)葩蛇(麻)何罗(歌)嘉(麻)(二三五·12)

麻、佳(蟹摄)同用

李邕《春城》家霞(麻)鼃(佳)奢车花琶斜沙牙华瓜麻(二六一·3)

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花纱(麻)娃(佳)遮差诗耶花邪嗟麻霞车笳奢沙牙家(麻)(619)

苏诜《开大庾岭铭》崖(佳)槎(麻)(二五九·18)

麻马祃、过(果摄)同用

寒山《语你》家家加(麻)课和卧(过)洒(马)骂(祃)耶(麻)(9097)

(过韵三字是戈韵去声，也可认为是独立押韵)

(九)宕摄独用同用表(附江摄)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阳	97	14	阳唐养	1	
养	33		阳唐漾	1	
养漾	1		唐	13	
漾	35		荡	3	
药	3		宕	1	
阳唐	380	97	铎	70	
养荡	21		铎姥	1	
漾宕	23		铎叶	1	
药铎	39		阳江	1	
药铎觉	3		阳唐江	2	
铎觉	2		养漾宕绛	1	

古近体诗都是阳唐两部无条件大量通押，自是同用，与《广韵》规定同。上声养韵“想”、去声漾韵“壮”与平声通押，当时应有平声读法。

江摄字：江(江韵)、绛(绛韵)、觉、岳、学、幄(觉韵)与宕摄通押，关系密切。(与通摄关系

上文）又有遇摄姥韵“土”，咸摄叶韵“叶”，押入宕摄，应是方音现象。所有这些特殊的押法都是很可宝贵的。

韵谱举例：

阳唐同用

王绩《过汉故城》场骧央（阳）隍（唐）章房（阳）堂（唐）香方长昌（阳）纲（唐）亡（阳）廊（唐）阳凉裳桑傍（阳）行（唐）狂（阳）黄（唐）扬伤（阳）（485）

阳唐、养（上声）同用

姚崇《兖州都督于知微碑》长芳良方疆央将翔（阳）光（唐）王（阳）藏（唐）香常亡（阳）想（养）伤（阳）（二〇六·15）

阳唐、漾（去声）同用

张说《祭崔侍郎文》亡强（阳）壮（漾）裳忘倡尝（阳）茫（唐）觞（阳）堂（唐）（二三三·11）

（“壮，古音有平声，《尔雅》与相、阳协，《易林》与长协。”见江有诰《唐韵四声正》）

阳唐、江（江摄）同用

史嶷《晋山阴侯史府君神道碑》康（唐）昌常（阳）江（江）（二七六·4）

徐延寿《南州行》江（江）杨香筐（阳）堂（唐）鸯（阳）（1165）

（徐延寿江宁人。“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

阳、江（江摄）同用

王梵志《尊人》降（江）长（阳）（世界文库 1794）

（“尊人嗔约束，共语莫江降。纵有些些理，无须语短长。”“江降”未闻。降，《广韵》有平去两读。）

养（上声）漾宕（去声）绛（江摄）同用

寒山《我见》柏样怅养怏漾长（养）样畅（漾）当宕飚养尚状样上（漾）降（绛）相向（漾）（9083）

（“个个惜妻儿，爷娘不供养。”养，《广韵》上声养韵，育也乐也饰也，余两切；去声漾韵，供养，余亮切。）

药铎、觉（江摄）同用

朱子奢《昭仁寺碑铭》缚（药）觉（觉）阁艧（铎）（一三五·8）

李邕《兖州曲阜县孔子庙碑》乐（铎）灼（药）恶（铎）觉（觉）作（铎）（二六二·20）

法融《心铭》觉（觉）恶作（铎）药（药）（九〇八·9）

铎、觉（江摄）同用

褚亮《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碑铭》洛阁作（铎）幄岳（觉）（唐文拾遗一·五·8）

寒山《我见》学（觉）索托泊乐（铎）（9094）

铎、姥（遇摄上声）同用

慧立《玄奘三藏法师论》错壑恪（铎）土（姥）（九〇七·16）

（"振美西州，归来东土。"通首四换韵，四韵一组，土当入韵。）

铎、叶（咸摄）同用

陈集源《龙龛道场铭》络著（铎）叶（叶）乐（铎）（二〇三·2）

（"无假梁栋，自然花叶。"）

（十）梗、曾摄独用同用表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目	古体诗	近体诗
庚	26		劲	10	
梗	2		劲震	1	
映	9		昔	38	
映问	1		清青	19	2
陌	8		劲径	2	
庚耕	5		昔锡	23	
陌麦	4		清映劲	1	
陌麦铎	1		青	41	14
麦	2		锡	7	
庚耕清	12	6	庚清真	2	
陌麦昔	11		陌麦昔锡职德质	1	
麦昔	7		陌昔锡职真屯	1	
庚耕清青	4		庚清蒸	4	
陌麦昔锡	2		劲证	1	
庚清	210	115	陌麦昔锡职德	1	
梗静	20		陌昔锡职德	1	
静映劲	1		陌昔锡德	1	
映劲	57		昔职	2	
映劲问	1		陌职	2	
陌昔	37		锡职	4	
庚清青	62	2	锡职德	2	
梗静迥	1		清登	1	
梗静迥映	1		昔职德	2	
梗静映劲径	1		蒸	33	6
映劲径	9		证	2	
陌昔锡	6		职	99	
陌昔锡月	1		蒸登	14	1
庚清劲	1		职德	71	
梗静映径	1		登	8	2
庚青	15	2	德	65	
陌锡	1		职曷	1	
清	48	15	职缉	1	
静	2				

梗、曾两摄关系密切，列为一表。古体诗庚耕清青四韵同用，而青韵独用较多。曾摄蒸

登两韵同用，但独用次数超过同用次数，各自的独立性不小。各部平声韵间的疏密关系如下表(括号内是近体诗通押次数)：

	庚	清	青	蒸	登
庚	26				
耕	21(6)	16(6)	4		
清	289(123)	48(15)			
青	81(4)	85(4)	41(14)		
蒸	4	4		33(6)	
登		1		14(1)	8(2)

庚清关系最密切，是无条件通押。耕韵较小，但与庚清通押四九次，与青只通押四次，足见耕与庚清关系密切，庚耕清三韵间的关系则差不多同样密切。青韵与庚清的通押关系远不如庚清之间的关系密切，与耕韵通押更少。曾、梗两摄之间关系较多，主要是庚清与蒸韵通押，登是一等韵，与梗摄只一"朋"字通押，可知诗文用韵反映各韵间的关系是精细的。两摄韵尾相同，主元音接近，一般梗摄拟为[ɐ][æ]，曾摄拟为[ə]是合理的。

近体诗青韵独用十五次，与庚清(耕韵未见)通押八次，似是同用，但比在古体中的独立性较大。《广韵》规定青韵独用，初唐近体诗用韵尚未严格遵守，自盛唐以后则甚严。蒸登两韵出现次数都很少，独用比同用多，其疏密关系不显著。《广韵》规定蒸登同用。

不仅梗、曾两摄关系密切，这两摄还牵涉到臻、山、深、止摄的字。这些字与梗、曾两摄的通押关系如下表：

摄			梗[-ŋ、-k]								曾[-ŋ、-k]	
	韵	韵字	庚	映	陌	麦	清	劲	昔	锡	职	德
臻[-n][-t]	真	真	1				1					
	震	震						1				
	问	训		1								
		闻		1				1				
	质	密			1	1			1	1	1	1
山[-t]	月	蹶			1				1	1		
	曷	枿									1	
深[-p]	缉	急									1	
止	寘	避			1				1	1	1	
	至	地			1				1	1	1	

上表仅列韵不同，韵尾也不同，押入梗曾两摄的字，宕摄铎韵"獲"字与梗曾摄韵尾相同未列入。这些字表明 -n、-m 与 -ŋ 通押，-p、-t 与 -k 通押，还有止摄无辅音韵尾的字与 -ŋ 通押。这种情况在中唐诗中非常罕见。是不是说明，这种现象更接近当时的语音情况，或在某些方言中这些韵尾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以至于可以通押，犹如现代汉语各方言韵尾分混不同一样。这种现象到了盛唐、中唐，由于近体诗的成熟，用韵趋于规范化，古体诗用韵也受其影响，不同的韵尾系统，虽在读音上已不甚区分，但是用韵规范的界限却不可逾越。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

韵谱举例：

庚清同用

杨师道《陇头水》城声（清）惊（庚）轻（清）兵（庚）营缨（清）（458）

庚耕清青同用

陈子昂《感遇之十七》生（庚）争（耕）羸（清）京横行兵（庚）醒溟（青）（《陈子昂集》6）

朱仲晦《答王无功问故园》成（清）亭坰形（青）荣（庚）青（青）明（庚）清（清）耕（耕）（494）

陌麦昔锡同用

李咸《田获三狐赋》出（锡）隙（陌）历（锡）陌（陌）惕（锡）射（昔）获（麦）（二七六·1）

庚清、蒸（曾摄）同用

张九龄《故果州长史李公碑铭》英（庚）程名（清）升（蒸）明（庚）（二九二·5）

李邕《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名声（清）英（庚）兴（蒸）（二六五·17）

忽雷澄《晓了禅师塔碑》明（庚）倾盈（清）乘（蒸）名（清）（九一三·6）

清、登（曾摄）同用

王梵志《煞生》轻（清）朋（登）（世界文库 1797）

庚清、真（臻摄）同用

苏颋《素木盘盂铭》生（庚）成盈（清）真（真）名精（清）（二五六·16）

映、问（臻摄）同用

李百药《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庆（映）训（问）命竟（映）（一四三·8）

映劲、问（臻摄）同用

张九龄《故河南少尹窦府君墓碑铭》闻（问）咏（映）政（劲）（二九二·11）

劲、震（臻摄）同用

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碑》震（震）盛姓政（劲）（一四四·11）

劲、证（曾摄）同用

贾膺福《大云寺碑其二》胜（证）圣（劲）称应（证）（二五九·1）

陌麦昔锡、职德（曾摄）同用

寒山《寒山》隔（麦）碧（昔）壁（锡）惜（昔）吃（锡）宅（陌）极（职）则（德）（9084）

陌昔锡、职德(曾摄)同用

寒山《语你》力(陌)德(德)逆(陌)惜(昔)觅(锡)色食直(职)脊(昔)极(职)席(昔)贼勒(德)(9097)

陌麦昔锡、职德(曾摄)质(臻摄)同用

孙思邈《四言诗》液(昔)魄(陌)激(锡)忒(德)赫(陌)碧(昔)雳寂(锡)极(职)驿(昔)革(麦)易射(昔)滴(锡)密(质)脉(麦)泽(陌)积籍(昔)(9717)

陌昔锡、职(曾摄)寘至(止摄)同用

孙思邈《保生铭》溺(锡)隙(陌)幂(锡)避(寘)益(昔)戚(锡)息(职)地(至)(一五八·11)

陌麦、铎(宕摄)同用

张说《起义堂颂》赫(陌)瘼(铎)获(麦)宅(陌)(二二一·11)

陌昔锡、月(山摄)同用

崔湜《野燎赋》击壁(锡)拍坼(陌)液(昔)蹶(月)(二八〇·4)

职、曷(山摄)同用

宋璟《梅花赋》植(职)枿(曷)色棘极(职)(二〇七·1)

("未绿叶而生葩,发青枝于宿枿。")

职、缉(深摄)同用

阙名《大唐故驸马都尉卫尉少卿息豆卢君墓志铭》翼(职)急(缉)色极植(职)(六四·6)

(十一)流摄独用同用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尤	84	53	尤侯幽	6	12
有	34		尤幽	17	12
有宥	1		有黝	1	
宥	9		侯	6	
尤侯	66	55	厚	2	
有厚	49		厚候	1	
有厚姥	1		厚姥	1	
宥候	13		候	1	

流摄各韵古近体诗都是同用,与《广韵》规定同。

上去通押有两例。遇摄姥韵字押入流摄也有两例,都是"部"字与上声有韵厚韵字通押。流摄字押入遇摄(见上文遇摄表),遇摄字押入流摄,都是唇音字,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韵谱举例:

尤侯同用

徐彦伯《拟古三首其三》流求秋(尤)沟头楼(侯)愁(尤)钩(侯)柔裘游忧(尤)(820)

尤侯幽同用

卢僎《稍秋晓坐遇舟东下扬州即事寄上族父江阳令》秋流州修丘俦游(尤)幽(幽)遒輈筹飗头(侯)留猷浮(尤)酬悠(尤)楼(侯)周忧舟(1070)

有、宥(去声)同用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绺(有)绣昼(宥)(1027)

厚、候(去声)同用

李邕《滑州大厅铭》构斗(候)塿(厚)寇后(候)(二六二·3)

有厚、姥(遇摄)同用

张说《为魏元忠作祭石岭没陷士女文》阜(有)部(姥)叟(厚)醜(有)薮(厚)朽酒(有)(二三三·14)

厚、姥(遇摄)同用

寒山《人生》部(姥)狗走吼(厚)(9082)

(十二)深摄咸摄独用同用表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韵　目	古体诗	近体诗
侵	313	74	叶帖	5	
寝	5		叶帖狎业	1	
缉	38		叶帖业	1	
覃	6	1	盐咸严	1	
感	1		琰艳酽	1	
合	3		叶业	1	
合业	2		叶业乏	1	
覃谈	4	5	乏	1	
感敢鉴	1		添衔	1	
合盍叶	1		帖	1	
谈	1		咸衔	1	
盐	1		洽狎	2	
琰	1		侵真	1	
叶	4		侵痕	1	
盐添	2		覃真	1	
琰忝	2				

深摄侵部各韵出现四三〇次，但不与别摄通押，古近体诗都是独用，与《广韵》同。侵部与盐严等部韵尾相同，都是三等韵，其关系类似曾摄蒸韵与梗摄庚清等韵。但是深摄绝不与咸摄通押，而曾摄与梗摄通押多至三十余次（见上文）。这样看来，侵与盐严的差别似较大，侵部主元音应是 [e] 或更高，而不应是 [ə] 或比 [e] 还低。

咸摄各韵出现次数都很少，大体覃谈相近，咸衔相近，盐添严凡相近。

深、咸两摄都有个别臻摄字押进来，这也牵涉到 -n、-m 韵尾的分混问题。不过王梵志用韵较宽，权龙褒的诗是游戏之作，“南、军”不知是否押韵。

韵谱举例:

侵独用

张九龄《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沈襟嵚心寻阴箴侵任临深琴今(569)

覃谈同用

李咸《田获三狐赋》南探趯(覃)三(谈)(二七六·1)

盐咸严同用

李邕《国清寺碑》严(严)杉(咸)詹潜(盐)(二六二·10)

合业同用

苏颋《封东岳朝觐颂》業(合)沓杂荅合(合)(二五〇·2)

陈子昂《国殇文》合沓(合)怯业(业)(《陈子昂集》145)

合盍业同用

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塔(盍)業(业)纳合(合)(一八四·4)

侵、真(臻摄)同用

包融《酬忠公林亭》侵阴林(侵)尘(真)心森寻深襟禽(侵)(1154)

(“自言解尘事,咫尺能辎尘。”)

侵、痕(臻摄)同用

王梵志《有恩》恩(痕)寻(侵)(世界文库 1796)

(“有恩须报上,得济莫孤恩。但看千里井,谁能重来寻。”)

覃、真(臻摄)同用

权龙褒《岭南归后献诗》南(覃)军(真)(9850)

(“龙褒有何罪,天恩放岭南,敕知无罪过,追来与将军。”)

二、初唐韵系与隋及中唐韵系比较

隋和初唐是紧相连接的,中唐在初唐五十几年以后,中隔盛唐,约当代宗大历(766)至文宗大和(835)年间,今以白居易元稹为中唐代表。隋韵据李荣《隋韵谱》。比较是粗略的韵系的比较,不可能很细致。按十六摄列为比较表,为简便起见,表中以“初”代初唐,以“中”代中唐。

<table>
<tr><th></th><th></th><th>古体诗</th><th>近体诗</th><th>广韵</th><th>说明</th></tr>
<tr><td rowspan="3">通摄</td><td>隋</td><td>东、钟独用为主</td><td></td><td rowspan="3">东独用
冬钟同用</td><td>冬未见独用,冬东一,冬钟一,冬东钟一。曾摄“得”押入。</td></tr>
<tr><td>初</td><td>东冬钟同用</td><td>东冬钟同用</td><td>江摄“邦、双、江、剥、朔、觉、角、乐、学”押入。</td></tr>
<tr><td>中</td><td>同上</td><td>东、钟独用</td><td>古体诗江摄“邦、角、确、趵”押入。</td></tr>
</table>

续　表

		古体诗	近体诗	广韵	说明
江摄	隋	江独用			江宕四,江通未见。
	初	江独用为主	未见	江独用	江独用一八,江通五,江宕九
	中	江通四 江宕六	江独用		古体诗江在通宕之间。 近体诗独用四次,无同用。
止摄	隋	支、微独用为主 脂之关系密切			支脂之微互押不多
	初	支脂之微同用	支脂之同用 微独用	支脂之同用 微独用	古体诗支、脂之、微间有界限,脂之最密。
	中	同　上	同　上		近体诗脂之微有通押
遇摄	隋	鱼虞模独用比同用多			鱼虞六,虞模一二,鱼虞模二
	初	鱼虞模同用	鱼独用 虞模同用	鱼独用 虞模同用	虞模关系密切。古体诗流摄“亩、母、茂”押入。
	中	同　上	同　上		古体诗流摄“亩、母、妇、茂、覆”押入。
蟹摄	隋	灰咍同用 齐(平上)独用为主 祭霁同用		齐独用 佳皆同用 灰咍同用	佳皆夬出现字少 止摄“俟、贲、玑、依、晖、飞”押入。
	初	齐祭同用 佳皆同用 灰咍泰同用	齐独用 灰咍同用	祭霁同用 泰独用 卦怪夬同用	祭霁通押三四次 近体诗其他韵字未见。
	中	齐祭、佳皆、灰咍三组内部同用为主,界限不清	齐独用 佳皆同用 灰咍同用	废独用	古体诗齐独用四八次 近体诗三组界限分明
臻摄	隋	魂痕、文殷、真谆臻三组内部同用为主			文殷与魂痕近 魂痕与元通押
	初	真谆臻文殷同用 元魂痕同用	真谆同用 文独用 元魂痕同用	真谆臻同用 文殷同用	近体诗臻殷未见
	中	真谆臻文殷魂痕同用	真谆殷同用 文独用	元魂痕同用	古体诗梗摄“朊、客”押入。 元魂痕见山摄

续　表

		古体诗	近体诗	广韵	说明
山摄	隋	寒桓、删山、先仙分别内部通押 元魂痕同用		寒桓同用 删山同用 先仙同用 元魂痕同用	先仙与魂痕通押总有元部字
	初	寒桓删山元先仙同用 元魂痕同用	寒桓同用 删山同用 先仙同用		古体诗寒桓、删山、先仙三组间有界限，各组内部无条件通押
	中	同　上	同　上		古体诗元部与山摄同用比与臻摄同用多，魂痕与臻摄同用比与山摄（元部）同用多。元魂痕界于臻山之间。
效	隋	萧宵同用为主 豪独用		萧宵同用 肴独用 豪独用	效与假、流摄有通押
	初	萧宵肴同用 豪独用	萧宵同用 豪独用		古体诗萧宵无条件通押，与肴有界限。豪与萧宵有通押。 近体诗肴未见独用
	中	萧宵肴豪同用	萧宵同用 肴、豪独用		古体诗肴豪出现字不多
果假摄	隋	歌戈同用 麻独用		歌戈同用 麻独用	假摄"下"押入效摄
	初	同　上	歌戈同用 麻独用		麻与歌戈、佳通押
	中	歌戈麻同用	同　上		古体诗蟹摄"佳、涯、娃、罢、话"与果、假摄通押。
宕摄	隋	阳唐同用		阳唐同用	江摄"捉、朔、觉、岳、握"押入
	初	同　上	阳唐同用		古体诗江摄"江、绛、觉、岳、学、幄"押入
	中	同　上	同　上		古体诗江摄"江、巷、觉、驳、啄"押入
梗曾摄	隋	庚耕清青同用 蒸登独用比同用多			通摄"橐、毒"，咸摄"业"押入曾摄。
	初	同　上	庚耕清同用 青独用 蒸登同用		古体诗梗、曾、臻有通押 近体诗庚清青有通押
	中	同　上	同　上		古体诗梗摄"陌、白、坼、措、借、戚、窄、赤、格、隔、翮、客"与曾摄通押

续表

		古体诗	近体诗	广韵	说明
流摄	隋	尤侯同用		尤侯幽同用	幽韵出现字少
	初	尤侯幽同用	尤侯幽同用		古体诗流遇两摄互押都是唇音字
	中	同上	同上		古体诗流遇两摄互押都是唇音字，遇摄只"姥"押入。
深咸摄	隋	侵独用		侵独用	咸摄字少出现，"业"字押入曾摄
	初	侵独用 覃谈同用 盐添同用	侵独用 覃谈同用	覃谈同用 盐添同用 咸衔同用	古体诗咸衔严凡相近，出现字少。近体诗未见。
	中	侵独用 覃谈同用 盐添咸衔严凡同用	侵独用 覃谈同用	严凡同用	近体诗盐添咸衔严凡通押比独用多，有同用趋势。

敦煌曲子词用韵考

张 金 泉

敦煌曲子词是唐代民间文学珍品，它的发现，填补了文学史上关于唐宋词起源的空缺。它那纯朴自然的语言，保存着古代西北口语，词学家们常常提及的“方音”，就是这种口语的突出表现。如任二北先生就认为《苏莫遮》是“方音叶韵中最健全之例”。其词其论，抄录如下：

聪明儿。禀天性。莫把潘安才貌相比并。弓马学来阵上骋。似虎入丘山。勇猛应难比。 善能歌。打难令。正是聪明。处处皆通闲。久后策官应决定。马上盘枪□佐当今帝。（《敦煌曲子词集》47页，下同）

“依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以‘清’注‘齐’例，‘比’与‘并’、‘帝’与‘定’，均可互注。全词叶韵之中，既有两组韵字如此相叶，当与单组偶然者不同，故此词可认为方音叶韵中最健全之例，不可多得。”（《敦煌曲校录》70页，下简称《校录》）

但是，方言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即以此词而论，《广韵》：比，止韵；帝，齐韵；并、定，径韵。虽合乎罗书（指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并合之例，但又有超出，这是因为：一、罗书专研究汉、藏对音和《开蒙要训》注音，不涉及当时民间文学作品如曲子词、变文等的用韵。二、其所据《开蒙要训》十二例注音，属庚，清，青三韵的十二字都是开口三、四等、即带‘i’介音的字。梗摄还有一、二等字，却没有找到它们与齐、祭韵互注的例，甚至也没有找到它们与三，四等互注的例，可以说，这种合并，梗摄似乎限在三、四等字。但是，曲子词不仅出现二，三、四等通叶，如《浪淘沙》以平、行、行、迎、行为韵(31)，而且还有梗摄与止摄通叶的，如《菩萨蛮》以成、亭、瓶、垂叶韵(25)。三、从罗书的补充说明也得到证实。“不过从‘梗摄’变入此摄的字也应该是带鼻摩擦音的[eỹ]，而不是纯粹口音[e]”。(100)“这里把它们并成一摄只是拿藏音的表面写法作标准罢了”。(97)就是说与实际发音有距离。

梗，齐，止三摄混通，曲子词中是常见的。如《谒金门》，《校录》把“得谒金门朝帝庭”的庭，校改为‘陛’，说“‘陛’原作‘庭’，失韵，可能亦为方音关系”。(61)但是，看字形《敦煌曲子词集》“庭”作“芰”。注：“甲卷如此作，不识何字。乙卷作庭”。(48)庭，芰形近，而“陛”字甚远。看词义：“帝庭”与“帝陛”义近，曲子词中与它相类的有“龙廷”，见《菩萨蛮》(26)；“边庭”，见《莱怨春》(61)；变文有“门庭”，见《下女夫词》。相比起来，“帝庭”更切合民间文学词语通俗的风格。看字音：既认为“方音关系”，就不能说“失韵”，也不必改字。即使校改为“陛”，字属齐韵去声，与其余七个韵字属止摄平声脂，之，微三韵不叶：非只韵摄不同，并且声调各别。

又如《生查子》的"郁郁赴云霞，且拥高峰顶"，《校录》以为"失韵"，改"顶"为"际"。(49)其实，"顶"与起，地，意叶韵，正是曲子词用韵的特点，不能说"失韵"。"高峰顶"的说法唐代习见，仅以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顶》一诗为例："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白居易集》153)其诗题和本文都能说明："高峰顶"指高峰头，与高峰义别，不能用"际"代替。

又《西江月》

女伴同寻烟水。今宵江月分明。舵头无力一船横。波面微风暗起。　拨棹乘船无定止。渔歌处处闻声。连天红浪浸秋星。误入蓼花丛里。

词律此调二韵，上下片的首尾四句为一韵，中间四句又一韵。此词的水、起、止、里，罗书归止摄；明、横、声、星，罗书并入齐摄。对此，可以有三种解释：一、用罗书例。能合词律，只是与曲子词齐、止、梗三摄往往混叶有点扞格。二、依曲子词混叶例，分平仄二韵，也能合词律。三、梗摄与齐、止二摄既可通叶，又能分立，因为鼻收声未尽失。何者为好，值得研究。《校录》还说："拨棹乘船无定止"，"'止'原作'正'，失韵"。(41)如果说形近，颇合情理，这在《旧唐书》，《北史》《全唐诗》中是常见的。然而，斥为"失韵"，就使人想到《苏莫遮》的比，并叶韵，同一音例，似不宜作两样看待。

所有这些，都说明曲子词用韵需要作为专题，加以系统，全面地考察。但是，谈到词韵，就会想起《词林正韵》，这本书没有包括曲子词这样重要的作品，而且它那不分地域，不辨时代的笼统做法，从音韵学看，也有很大的缺点。曲子词时、地集中，口语性强，非但《词林正韵》不适用，就连当时的韵书也限制不了。下举一例，夏承焘先生说：《鱼歌子》"为四声通叶之最早者"(《词林略例》)。"四声通叶"换成音韵学的说法是：入收声消失。因此，通叶的四声，实是三声。我们知道，入声的有无，是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的重大差别之一。罗常培先生当年从《开蒙要训》注音中发现了一个音例，曾非常兴奋地写道："入声收声也露了消变的朕兆了"(《唐五代西北方音》122)。又道："这一个特殊例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同上，120)这种特殊例子，曲子词中不少，而变文用韵和通假字中则更多。

本文采用王重民先生的《敦煌曲子词集》，它校勘严谨，意在存真，资料丰富。序称"凡伯希和劫走者十七卷，斯坦因劫走者十一卷，上虞罗氏藏三卷，日入藏影片一卷，都三十有二卷，共录曲子词二百十三首(内十二首残)，以相校补，除复重五十一首，定著为一百六十二首(内七首残)"。我又剔除文人署名的五首，计得一百五十七首(内七首残)，除去残缺和复重的韵字，总得韵字五百五十六个。虽然数量较少，系连有困难，但是，借助词律，即词律叶韵字同归一类的办法。(曲子词律见附录一)系连而得十八类，分述如下。

一、通　类

《广韵》东独用，冬、钟同用，(下所用《广韵》韵目字，无特殊说明，并以平声赅上、去声之目。)曲子词通叶不分。得廿三字：东十六，钟七，冬无字。罗书东摄也包括这三韵，但是内分

二小类：东一等和冬互注，东三等和钟互注，彼此"截然不混"。(114)曲子词不分二类，如失调名之十(65)红，眬，空属东一等，风，中，穷属东三等；《菩萨蛮》(27)以东一等之同与钟韵之峰叶韵等等。(详见附录三，曲子词韵读表)唐代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变文的唱词用韵正与曲子词同，如《降魔变文》以空，中，同，恭，从，龙，春叶韵(《敦煌变文集》388，本文凡引用变文，均出此书)，东一等与东三等相叶；《张淮深变文》以聪，容，墉，重，忠叶韵(123)，东一等，东三等，钟韵混叶。同音通假，下笔信手写来，是考见口语的很有价值的资料。也是二类通用。如《张淮深变文》："到后金銮朝对日，冲融敷对为周旋"(125)。注：向达先生云"冲融即从容"。(128)冲，东一等；从，钟韵。《叶净能诗》"尊师匆(从)容(容)升天"(216)，匆，东一等。甚至唐代西北籍诗人如华原的令狐楚，姑藏的李益等人也是这样。令狐楚的《赠毛仙翁》诗，以童茸功同叶韵；李益的《溪中月下寄杨子尉封亮》诗，以悰风同空逢穷功从叶韵等等。(《全唐诗》)一般地说文人用韵较严，他们的通叶，更可证明民间作品三韵相通的可信，它是《中原音韵》的"东钟"韵的先声。

二、止　　类

《广韵》支，脂，之同用，微独用，齐，祭同用，废独用，曲子词此七韵通叶。得九十二字：支十五，脂廿一，之十七，微十五，齐十五，祭一，废一，别类混叶者七。罗书以支脂，之，微归止摄，以齐，祭属齐摄，白居易诗以齐，祭叶蟹摄，相比起来曲子词更接近现代汉语。如，《谒金门》八韵：支二、脂四、微一、齐一(48)；《苏莫遮》六韵：脂四、之一、祭一(90)；《鱼歌子》废，支，脂三韵通叶：睡，吠，至，醉，起，被，是，地(55)。废韵字少，用作韵字更不多见。周祖谟先生说："北宋除支、脂、之、微通用外，齐韵平上去三声及去声之祭亦均与以上四韵合用不分"(《问学集》)。变文同，如《王昭君变文》以妃、微、绯、旗、闱、危、辉、衣、肥、归、帏、西叶韵(100)，计微韵字十，之韵字一，齐韵字一；《秋吟一本》以美、曳、丽、利叶韵(811)，曳为祭韵字。据《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统计，同音代替字有"支，齐代用例"，"脂、齐代用例"、"止、齐代用例"(《中国语文》63.3)。作者认为由于罗书"没有止摄各韵和齐韵混淆的例子"，因此可以"重订"止摄的音值。

唐代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张参《五经文字》："犁，洛西反，《论语》或借为犁牛，力之反"，即齐韵字可借读之韵。颜师古《匡谬正俗》："𢓉，《字林》弋豉反"，"俗音讹舛，故转为曳，亦犹轻易之易，鄙俗或为曳"。同样的话也见于他的《汉书·武帝纪》注。寘、祭相混，是唐代俗音，这和曲子词用韵是一致的。

入声锡韵之'的'与本类通叶，见《拜新月》，它以知，的，衣，伊叶韵(81)；职韵之"得"与本类通叶，见《定风波》，它以迟，微、得叶韵(51)，都表明入收声在消变。《浣溪纱》的"百鸟相依投林宿"，《校录》云："'相依'原作'相忆'"(43)亦是其例。这些情况同罗先生发现的以"巨"注"屐"的入声消失一例，完全一致。因为他认为"巨""应读为'ki'"(120)，是归入止摄的。这也能助证齐、止之通。

鱼韵之"婿"与本类通叶,见《倾盃乐》(78)。这首词的其余韵字是:遞、戏属支韵,比、媚眉属脂韵,子,里属之韵,髻属齐韵。罗书将鱼韵与支,脂,之,微四韵的开口合为止摄,认为这是西北方音的重要特征。曲子词用韵类似,并且齐韵也可通叶。

三、虞　类

《广韵》鱼独用,虞、模同用,曲子词通叶不分。得三十九字:鱼十四,虞十,模十一、别类混叶者四。如《鱼歌子》以悮,路,雨,步,女,与,醋,负叶韵(82),其中悮,路,步,醋属模韵,雨属虞韵,女,与属鱼韵,负是尤韵字。变文如《丑女缘起》以女、主、户为韵(793),《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以女、护、谕、取为韵(688),也是通叶不分的。"自唐代,洛阳音三韵即用不分,如元稹《游恵泉示泉上学者》,以拘,舒,除,隅,蔬,居,殊,符为韵.是其例也。宋代汴洛之间鱼,虞,模合为一类,与唐代同"。(《宋代汴洛语音考》)可见,三韵通叶,地区不限于西北,作者不限于民间。

罗书构拟止摄音值为 i,虞摄为 u,模摄为 o。三韵既然通叶,这拟值就可商榷。婿,今兰州音读 y 韵,据此,鱼韵宜读 y,y 通 i,通 u,都比较容易。罗先生自己也补充说:"恐怕从五代起鱼、虞渐有混而不分的趋势了,在现代西北方音里,模韵已全变'u',鱼、虞两韵也已合为'y'"。(153)现代汉语的独立 y 韵从何而来,曲子词提供了溯源的材料。

别类混叶四字都是尤韵字:"由"见于《剑器词》(90),《校录》改作"来";"牖"见于《竹枝子》(72),《校录》改作"户",暂不论。剩下二个:负和浮,分别见于《鱼歌子》(82)和《菩萨蛮》(25),都是唇音字。尤韵唇音读同虞摄是西北方音的规则,黄粹伯先生说:"切韵尤韵唇音字读轻唇者,韵英多转于虞、其读重唇者多转于模"(见《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例如:

"覆载,上敷务反,见韵英,秦音也。诸字书为敷救反,吴楚之音也。"

"堆阜……下扶久反,吴楚之音也。韵英,扶武反。"

曲子词中如《望江南》:"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校录》:"原卷'负心'作'附心'"(59);《苏莫遮》"上东台,过北斗,望见浮桑海畔龙神斗",王重民先生校"浮"为"扶";《内家娇》"轻轻浮粉,深深长画眉绿",王校"浮"为"傅"等等,都是校勘符合这一规则的好例,都是方言假借字。

这规则也不限于西北,白居易诗有五个尤侯韵的唇音字通叶鱼,虞、模三韵的:妇,母,亩,覆,茂,分别见于《琵琶行》(《白居易集》243,下同)、《念金銮子》(191)、《夏旱》(22)、《薛中丞》(22)和《有木诗》(48)。

四、蟹　类

《广韵》佳,皆同用,灰,咍同用,泰独用,曲子词五韵通用,得二十一字:佳二,灰九、咍八、

泰二。如《鱼歌子》以开、台、堆、钗、叶韵(23),《苏莫遮》以会、海、退、在、佩、内、载、外叶韵(47)。

"佳字与麻韵通押,唐人即有之。例如杜甫《喜晴》、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但除佳字外,佳韵其他的字未见有与麻韵通押者"(《汉语诗律学》67)。可是,这种通押,曲子词中不止佳字。如涯,见《临江仙》(39)和《望江南》(44);罢,见《菩萨蛮》(28)。变文更多,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以怕,洒,罢,差为韵(679);《燕子赋》以钗与沙,遮,麻相叶(252)。《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例举五对佳、麻代用例,说"这种现象和《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的对音相合。佳、麻合并在唐代是很普遍的现象"(《中国语文》63.3)。涯字押麻韵,也见于李白诗,如《千里思》,陆龟蒙诗,如《白鸥》。他二人的籍贯,西北东南,"天各一方"。但是,诗韵通叶,如此一致,说明了这一语音现象的稳定性和广泛性。白居易诗叶麻韵者:佳字一见,涯字六见,娃字五见,罢字二见,画字一见,还有夬韵的话字一见,凡六字十六见。都说明,这种通叶是唐代语音的新发展。

五、痕　类

《广韵》真、谆、臻同用,文、欣同用,元、魂、痕同用。曲子词除元韵外,通叶不分。得三十字:真十三,谆二,文六,魂六,痕一,别类混叶者七。如《杨柳枝》以春、频、新、人、存、人、陈叶韵(58),《破阵子》以云、新、人、神、恩、春叶韵(73)等等。词的体裁短小,一调每每只几个韵字,如此广泛通叶,没有深厚的语言基础,恐怕难以办到。

别类混叶七字中,梗类四字,侵类一字,显出鼻收声趋向混同。如《破阵子》以唇、频、呈叶韵(74),《柳青娘》以裙、唇、鬓叶韵(70),失调名之八以分、君、吟叶韵(64),《凤归云》以缨,臣、深、明、征、程、心、贞叶韵(70)。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三、四等字。

六、寒　类

《广韵》寒、桓同用,删、山同用,先、仙同用,曲子词上六韵与元韵通叶不分。得八十四字:元八,寒九,桓十一,删七,山五,先十八,仙二十四,别类混叶者二。如《天仙子》以半,乱,扇,漫,片,面,眼,散,限,万叶韵(70),《苏莫遮》以远,半,烂,玩,泮颤,願,现叶韵,(92)都是多达五、六韵通叶的好例。

元韵的加入是本类最突出之处。《广韵》元,魂,痕同用例,唐代文人大都恪守不渝。唐初如魏徵,其《述怀》诗以轩,存,门,藩原,猿,魂,恩,言,论叶韵。后来如李益,其《轻薄篇》以鞬,翻,原,园,尊,门,侪言,恩叶韵。唐末如韩渥,其《春尽》诗,以痕,村,魂,园为韵。想来这种风气与当时以诗赋取士、《切韵》升为官韵的社会政治有关。白居易诗却又不同。他元韵二叶:既与魂,痕同用,如《养拙》以猿、辕、园、喧、言、源与门、尊、根叶韵;又与先、仙通叶,如

《犬莺》以言与前、莺、眠、天、牵、然、篇叶韵。相应的月韵字全归曷摄。白诗之能雅俗共赏，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变文元韵全归寒类，如《丑女缘起》以见、愿、荐、短为韵(792)，《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願、满为韵(740)。周祖谟先生说："至于元韵，《切韵》本与魂、痕为一类，宋人诗中多读同先、仙，与魏晋以来音迥异。其转入先、仙，当亦肇于唐代"(《宋代汴洛语音考》)。这一推测因曲子词用韵得到证实。

七、豪　　类

《广韵》萧，宵同用，肴独用，豪独用，曲子词通叶不分，得三十四字：萧五，宵十，肴三，豪十三，别类混叶者二。如《望远行》之朝，妖、鹏、霄、刀、谣，朝叶韵。(52)

别类混叶有"寞"字，《广韵》属铎韵，见于被称为四声通叶的《鱼歌子》(82)。变文也有类似例子，《鷰子赋》"不巢于翠暮(幕)"(249)，《破魔变文》的"摸模(漠漠)昏迷"(344)，《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的"摸模(漠漠)昏迷"(764)，《张义潮变文》附录二的"暮(沐)恩传命玉皆(阶)前"(118)等，它们可能是声旁类推，但是，入声竟然可以类推为阴声，仍然表明入收声正在消失。

另一个混叶字"取"，见于《斗百草》(86)。此种混叶，变文更多。如《伍子胥变文》以吴，途，报，路，讨，抱叶韵(6)。《目连缘起》："慈乌返报(哺)"(712)的以"报"通"哺"，《破魔变文》"叆叇之云空里报"(348)，注：乙卷"报"作"布"(358)。则是"报"又通"布"。所以说，校读变文应当注意这种语音关系，有一个关于《茶酒论》的例子。"茶吃只是胃(按，即腰字)疼，多吃令人患肚，一日打却十杯，肠胀如同衙鼓，若也服之三年，养虾蟆得水病报"(268)。校记："乙卷报下有苦字，启谓'报为鼓字形讹，苦字鼓字音误'当是也"(271)。徐震堮先生认为实际上是"臌"字，他说"启校谓报为鼓字形讹，是也。同'臌'"(《华东师大学报》57年)。形讹之说，显然出于认为"报"不能与"鼓"，"肚"叶韵的误解，如果它们可以叶韵，即虞类和豪类可以通叶，那么，改字就没有必要了。这是因为：一、"报"叶模韵，于变文，于曲子词，都不是孤例，见上。今兰州话犹读"堡"为 pu。二、"报"有报应，报答之义，与全文意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意思是说养虾蟆必得肿病之报……《变文集》校记说'报'是'鼓'字形讹，恐不确。"(三版，35页)"肠胀又同衙鼓"，已经描写出臌胀之状，也以鼓为比喻的，只隔一句，似不必重复。所以，我认为"乙卷报下有苦字"云云，意思是变文作为俗讲的脚本，在此加旁注提示特殊读音的。

《斗百草》词比较难读，有人说："此套辞虽简，而不可通处特多，王集已参两卷所见，犹扞格如此，若无新资料参考，殆难有进"(《校录》185)。但是，语音规则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这套辞共四首：

第一、

建士祈长生。花林摘浮郎。有情离合花。无风独摇草。喜去喜去觅草。色数莫令少。

第二、

佳丽重明臣。争花竞斗新。不怕西山白。惟须东海平。喜去喜去，觉走斗花先。

第三、

望春希长乐。南楼对北华。但看结李草。何时怜颉花。喜去喜去。斗罢且归家。

第四、

庭前一株花。芬芳独自好。欲摘问傍人。两两相捻取。喜去喜去觅草。灼灼其花报。(86)

可以说其韵律是偶句叶韵。因为第三首偶句叶麻韵，是很明白的。据虞、豪二类通叶，第四首也可定为偶句叶韵。第一首的“郎”不叶韵，但是，宋人魏庆之说：“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喧得所，以井水酿酒，甚佳，故号桑落酒。旧京人呼为桑郎，盖语讹耳。庾信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诗云：‘桑落气熏珠翠暖，柘枝声引筦弦高’”(《诗人玉屑》)。“落”语讹成“郎”，说明人收声和鼻收声都在弱化，同趋向阴声，所以，可以与草、少叶韵。乙卷作“朗”，(86)读上声，比“郎”更切合叶仄韵的要求。但是，作“郎”有谐音双关之妙趣。余下第二首，偶句末字为：新、平、先。梗类，痕类，侵类的鼻收声接近混同，新与平应可相叶。“先”，西北方音可能读同止摄平声，如《浣溪沙》“喜睹华筵戏大贤”(34)，注：乙卷“戏”作“喜”(34)，校勘家改作“献”是很有道理的。《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同宝积之所陈，似纯陁之所戏(献)”(505)，同出一辙。又如《频婆娑罗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更期老年腰背曲，驱驱犹自为妻儿”(764)，注：第二写本及丙卷“期”并作“见”(770)，简言之，三字都可能读似止摄，因此，也是偶句韵。

八、歌类　九、麻类

《广韵》歌，戈同用，麻独用，曲子词歌、戈一类，得二十一字：歌十一，戈六，别类混叶者四；麻自成一类，得十六字，内别类混叶者二字。

《定风波》以功，加，他叶韵(50)，《临江仙》以涯，差，蔻叶韵(39)，《望江南》以瑕，遮，涯叶韵(44)，又一首以涯，过，和叶韵(42)，二类原是不必分的。但是，一、两类通叶仅上述四例，变文更少，比重太小。二、《一切经音义》：“按茄，说文加，歌二音”(卷十四，“结缕”条，680)。加，《广韵》麻韵开口三等，声母属居类，歌，不带 i，加字出入二类，是声母演变的反映。麻三等无见类，歌无居组，不可作为并韵的依据。涯字同，《广韵》作“五佳切”，在佳韵。西北方音疑母趋于消失，于是读同麻韵三等。歌无三等，麻三等无疑组，也未可作并韵的依据。三，歌，麻之分，发生在唐代之前。王力先生说南北朝诗人用韵分三期，“第一期，歌，戈，麻混用，但到第二期，麻韵即已独立”(《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所以从历史发展看，也以分开为宜。

至于佳韵等蟹类的部分字与麻韵通叶，已见上。

十、宕　类

《广韵》阳，唐同用，江独用，相距甚远，曲子词三韵通叶不分，得四十七字：江一，阳三十六，唐八，别类混叶者二。如《凤归云》以邦、霜、行、飏、量、肠、光、香叶韵(68)。变文唱词也同，如《鷰子赋》以墙、腔叶韵(252)，《李陵变文》以邦、阳、方、降、强、羊、王叶韵(92)等。这是唐代口语。高本汉说："Maspero（中译马伯乐)已经把这江韵在唐代变迁的历史讲得很明白了"(《中国音韵学研究》478)，所说的"变迁"，即江韵从与东、冬、钟韵通用变为与阳，唐韵合用。

顾炎武以为江韵叶通摄是唐朝律令(见《唐韵正》)。但是，仔细分析他所举的唐人诗文，如张说的《玄宗纪泰山铭》、《奉和圣制过晋阳宫诗》，白居易的讽谕诗《贺雨》和《凶宅》等等，不是上给皇帝，便是碑铭一类，都属于庄重文体，应当说这样叶韵是唐代文场流行的一种风格。虽合乎"本朝律令"，但不是口语。通俗诗人白居易却是另一番景象，他的诗：江韵与通摄合用，觉韵与宕摄入声合用。用江韵只一"邦"字，又只用于二首讽谕诗，入声见于"率然成章"的感伤诗《叹老》(186)，当然，后者接近口语。但是，当时学者每每把它斥责为俗音，如颜师古，他就说"今人不识降之音洪，反读虹为居浪反矣"(见《汉书·地理志》注)。又说"或问吴楚之俗谓相对举物为刚，旧语有否？答曰：扛，举也。音江，字或作舡"。"彼俗音讹，故谓扛为刚耳。既不知其义，乃有造掆字者。"(《匡谬正俗》69页)这些批评恰恰证实江韵通阳、唐二韵在唐代是存在的。所以唐代音韵学者王仁昫敢于将切韵"刊謬补阙"，将阳，唐二韵提前，与江韵连为一体，他还将佳韵拉向后，处于歌、麻二韵之间。凡此等等，都可以说是反映了唐音的实际。

十一、梗　类

《广韵》庚、耕、清同用，青独用，蒸，登同用，曲子词此六韵通叶不分，得六十字：庚十五，耕四，清十七，青十一，蒸二，登三，别类混叶者八。如《望江南》以声、城、名、龄、荣、旌叶韵(43)、失调名之二以庭、征、声、更、听、鸣、庭、命、生叶韵(61)等等。

别类混叶者内有止摄三字：《菩萨蛮》的成、亭、瓶、垂叶韵(25)，《苏莫遮》的性、并、骋，比、令、闲、定、帝叶韵(47)。梗类方面都是三四等字，与罗书所分析的《开蒙要训》注音相同。

但是，曲子词中梗类二等字未见与止摄通叶，它们或是本类相叶，如《婆罗门》以生、轰、筝、听叶韵(53)，《柰怨春》以零、清、征、枪、青、庭、平、形叶韵(64)。在变文中则与阳、唐韵字叶韵，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争、坑、忘、崩、娘、光为韵(741)；与阳、唐韵字通假，如《破魔变文》"家依长子、国仗忠臣"(370)，注：丙卷"长子"作"诤子"(391)，《太子成道经》"忽见一人，忙忙忽走"(291)，注："忙"原作"盲"，据乙卷改。(308)《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

经讲经文》"持鏘(枪)罗刹瘦筋吒"(650)等。可见梗与齐主要元音不尽相同,其鼻收声也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自成一类。

别类混叶者还有五个阳声字:闲(见《苏莫遮》47),人(见《南歌子》57)、臣、深、心(见《凤归云》70)。痕类有类似现象,侵类字少,未见混叶字。罗书有独立的痕摄和侵摄。可见它们的鼻收声没有消失,或者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可以混叶,当能旁证梗类的鼻收声也未全失。今天兰州方言,许多梗类字不读阴声而读鼻化韵,推测唐代,鼻收声似比今天更重。

鼻收声的有无,是梗摄是否归齐摄的关键之一。其实,罗书也不认为已经完全消失,他比较了伯希和的"完全消失"、高体越的"元音鼻化",马伯乐的"变为鼻摩擦音"之后,说:"照我看,-n 收声不象会完全消失"。(39)又说"不过从 -n 收声的可有可无一点来推想,可见它并不是完全消失,至多不过变成鼻摩擦音[ỹ]罢了"(42)。并且声明:这样归并"不是纯粹口音"(100),"只是拿藏音的表面写法作标准罢了"(97)。所以,我认为曲子词用韵与罗先生的理论,实质上还是一致的。

叶蒸、登韵的词只有一首《南歌子》(57)。但是,有二个证据,促使我将二韵并入梗类。一、《南歌子》词混叶进痕类的"人"字,这一情况与梗类同。二、相应入声互叶,如《菩萨蛮》以戟、黑为韵(28),《谒金门》以客、积、壁、识、食、滴、力、额叶韵(48)等。证明了它们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而二者的鼻收声又是本来相同的。所以,合并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变文中,这种合并更加显著,如《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以轻、崩、经、能叶韵(460),《伍子胥变文》以境、登为韵。同音代替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伏请哀兢(矜)任苦辛"(673),《太子成道变文》"英(应)信非邪,定生圣子"(322)。

十二、尤　　类

《广韵》尤、侯、幽同用,曲子词同。得二十三字:尤十三,侯十,幽无字。韵字中不见唇音字,可以助证唇音字读同虞类。不见虞类字,也说明二韵类的音确实不同。当然,韵字的有无,不能视为决定韵类的分合的唯一根据,但是,毕竟是重要的根据。

十三、侵　　类

《广韵》侵独用,曲子词同,凡七字,无别类混叶字。但是,在痕类、梗类里都看到本类字。如失调名之八以亲,新、裙、分、君、吟叶韵(64),《凤归云》于梗类韵中夹进了深、心二字(70)。同样情况也见于变文,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以卿、沉、生、憎、能叶韵(503),《维摩诘经讲经文》以孙、嫔、斟、尊叶韵(553)等即是。《捉季布传文》是一韵到底的长篇叙事诗。在痕类韵里却混用一个"金"字(61),足见并非偶然。《开蒙要训》则有以敬注禁一例,罗常培先生认为"-m收声无疑已然露了消变的痕迹了","不可忽略"(110)但是,他又感叹"例子太少"(110)。

如果把以上各种材料综合一起，数量也就可观了。何况六十年代，新疆又发现了《坎曼尔诗》，它的《教子》诗以金、更、心相叶韵，郭沫若先生考定，“收唇音的失传，在唐代已经开始，这首《教子》诗便是一个明证”(《出土文物二三事》)。二位先生看法是一致的。说到收唇音，还有著名的胡曾《戏妻族语不正》诗，它说明唐代收唇音的消失尚不止西北地区。

今兰州方言只有 -n 收声和鼻化韵。古代三种鼻收声的对应情况大体如下：-n 或保存，或转为鼻化韵，或消失；-ṅ 或转为鼻化韵，或转为 n，或消失；-m 或转为鼻化韵，或转为 n，或消失。现代汉语有 n、ṅ 而无 m 收声，鼻收声的古今演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入声五类：十四屋类，十五迄类，十六曷类，十七铎类，十八陌类，与阳声的韵类相应，故从略。此外，一、相近入声混叶，不同入收声趋于混同，如《定风波》以出，溺叶韵(52)。二、阴入可叶，意味着入收声的消失，例见上。下面再举一个字。《抛毬乐》的“毬”字，古作“鞠”，入声。这个“古”，是唐人说的。《封氏闻见记》“《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为戏，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近俗声讹，谓鞠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唐代诗人蔡孚写过一首《打球篇》，自序“打球者，往之蹴踘也”(《全唐诗》卷七十五)。可以证明《张淮深变文》“罗列球场”(123)，《捉季布传文》“试交骑马捻球仗”(63)就是蹴踘之戏。变文和曲子词都作球而不作鞠，音转入阴声。《广韵》：球，巨鸠反。《一切经音义》：球，渠尤反。《打球篇》球，楼，侯，游，筹叶韵，都读为阴声。作球而不作鞠，用封演的话说是俗音俗字，曲子词中入声消失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如此之类，不一一列举了。

上曲子词韵十八类，推测还应有缉类，覃类和合类，因无字，故未立。与《切韵》比，除元，齐、江三韵在韵序上有大跳动外，基本上只是对《切韵》韵目大幅度合并，说明它是共同语的一个分支。

但是，它有自己不可忽视的特点，由于唐代音的研究没有充分展开，这些特点更显得重要。所以简述如下：

1. 齐、祭、废三韵属止类。
2. 元韵不同《广韵》与魂、痕韵同用之例，而归入寒类。
3. 佳韵与麻韵通叶。
4. 蒸，登二韵可归属梗类。
5. 鼻收声 -m、趋向消失。
6. 入收声趋向消失。

中古音是怎样发展为现代音的呢？于此，不难找到它们的轨迹。

附录一：敦煌曲子词律

敦煌曲子词律未有专论，今就其本身求之：方法是据王、任诸书的句读，查出每句末字

所属韵目，加以同调类比，参照«词律»而成。（内十三调，«校录»有具体论述，照引不误），计四十六调。

1．鱼美人、双叠：七、五、七、七三。（点开处为韵句，下同）«词律»字、句相同，唯首二句仄韵、后三句换平韵，与曲子词全用平韵，第四句不入韵，小别。

2．菩萨蛮、上片七、七、五、五。后二句换韵。下片五、五、五、五，用韵相同。«词律»同，作双调，四十四字。

3．西江月、双叠：六、六、七、六。中间两句换韵。«词律»字、句均同，唯首句不入韵。第四句换仄韵，与下片一、四相叶。四首曲子词首句并入韵，存异。本调二韵：二片之首尾句一韵、中间四句又一韵。

4．浪淘沙、上片七、七、七三、第三句不入韵，下片七七、七三，稍别。«词律»有单调一体：七、七、七七，无大异。«校录»归入浣溪沙。

5．浣溪沙、见上，«校录»分析是正确的，可从。

6．献忠心、«校录»"此调五首，讹别太多，难于句读。前三首前后片皆叶平韵，较后二首及五代调少一韵。"上片六四，七，四四，三三三。下片四四、四三、四四、四三三。«词律»双调，有六十四字与六十九字二体，用韵上同，字，句微殊。

7．山花子仅一首，双叠、七、七、七三。«词律»失载。有人认为：应是独体，«花间集»和凝二词、南唐李璟词等四首，可定山花子为摊破浣溪沙，甚是。曲子词之浪淘沙，即浣溪沙，与此极似。«词律»载摊破浣溪沙，为双调，四十二字、上片七、七、七三，下片七七、七三。特本首第五句入韵，然孤例难作定式。

8．临江仙、«词律»双叠、六十二字，七、七、七、五五、曲子词二首除上片首句叶韵外，无别。

9．酒泉子、«词律»双调，四十九字，上片四七七、五，下片七七、七五，曲子词全首四韵，二句一换。

10．望江南、«词律»双叠、五十四字：三五、七七、五、单调二十七字、曲子词单双二体均同。

11．感皇恩、上片七、七、七、三五；下片五、五三、七、三五，四首一致。«词律»不同，作上片七、五三、七、三六；下片五、五三、七、三三、不取。

12．苏莫遮、基本上双叠、三三、四五、七、四五、«词律»同。第一首上片分六句作五字。

13．谒金门、逐句韵、上片三、六、七、五、下片七、六、七、五。（一首下片第二句作四字）«词律»三、七、七、五；六、六、七、五，字数小异。

14．生查子、五言八句、逢双叶韵、双叠调、«词律»同。

15．定风波、上片七、七、七、二、七，第三，四句换仄韵、余平韵；下片六七、七、三、七。第二、五句叶上片平韵，三四句多换仄韵，五首中末首少有出入。

16．望远行、«词律»双调、上片七言四句、每句韵、下片三三、七、七、七。曲子词同。

17．婆罗门，单调，五、五、七、七、五、五。第四句也可不韵。

18．长相思，与《词律》不合，《校录》"均应分片"，上片五，五，五五，下片七，六、六五。

19．鱼歌子，《词律》有单，双调，曲子调二首，都是双叠：三三，七，三三、六。

20．鹊踏枝，双调，《词律》同。上片七言四句，第三句不入韵；下片仅第二、三句，字数略异。

21．送征衣，《词律》失载。《校录》"此调似应双叠，而前后片次句及末句均不尽相同，前片末句可能衬一字，后片次句讹别难订，句法如前片之作上一下四"(76 页)，上片七五、七、五六；下片七、五、七、五、五。

22．别仙子，《词律》失载。上片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五四四，下片大致相同，近乎双叠。

23．南歌子，双叠，五五、七，六五。《词律》有双调五十二字二体，大同小异。

24．杨柳枝，上片七，四，七，五；下片唯首句不入韵，余同。《词律》同。二书并不分片，似不可从。

25．捣练子，《五集》双调二首，《校录》作单调四首，基调都是：三三，七，七七。《词律》单调一体与此相同。双调体的用韵，句数不异，而字数特少。《校录》"原列作双叠二首，而前后片叶韵皆不同，兹分为单片四首"(83 页)今从。

26．赞普子，上片五言四句，逢双叶韵，下片第二句作七字，余同。

27．柰怨春，《校录》"即献忠心"(84 页)今从。

28．凤归云，《校录》"此二首句法悉同，乃此调之第一体，前后片各四四，五四，七四，五四四，共九句，四平韵，四十一字，全首八十二字"，"下二首之句数，韵数，悉与此同，每片起法亦同。惟中幅二韵之四句有异，全首七十八字，乃此调之第二体"(4 页)。

29．天仙子，七，七，七三，三，七。《校录》"此调之辞，各本皆作双叠，实宜作二首"(10 页)今从。

30．竹枝子，《校录》"调为双叠，六十四字，前后片各七，五，六，七，七，共五句，二仄韵，三平韵。"(12 页)

31．洞仙歌，与《词律》大异。上片四，四，七，六四，七四，四，(一首作四，四，七，四四，四六，四)；下片六，四四七，七七。

32．破阵子，《校录》"此调四首，皆应分片"，"前片次句五字，后片次句六字，不成双叠体"(15 页)《词律》双叠调，六十二字，作六六，七七，五。与此相近。

33．柳青娘，《校录》"此调两片，六十二字。前片'七，七，七三，七'共五句，四平韵，后片较少一韵"。(19 页)

34．倾杯乐，《校录》"此调二首，惟后片结二句彼此不同，其余大体一致，前片五韵：仄平仄仄仄，后片四仄韵"(20 页)。《词律》大别。

35．内家娇，《校录》"以此调二首之四片互校，并参考宋柳永词，应定为前片四四六，四

四六、四四四、七六，共十一句、四平韵；后片四七、四七四、四四四、七六，共九句、四平韵”(23页)。

26．拜新月、《校录》“此调二首、一平一仄、彼此句法亦有显异之处。平韵者前片八句、四韵，后片九句、四韵；仄韵者前后各八句、四韵”。

37．抛毬乐、《校录》“此调单片，向无异说”，“调乃长短句、第五句本为五字，其作七字者，乃衬二字”，(27页)。《词律》单调者四十字，七七、七七、五七，相同。

38．喜秋天、《校录》“此词单片、‘五五、七五’，共四句、二仄韵，首句无韵，各本皆作双叠二首、实乃四首”(30页)。

39．泛龙州、七言八句、逢双叶韵。末六字，乙卷无，有人认为是调名及注，误入正文，有理，今从。

40．郑郎子、三三、五三、七七。逢双叶韵。

41．水调词、《校录》“此调应作七言四句”(85页)，逢双叶韵。

42．斗百草、《校录》“此套辞虽简，而不可通处特多，五集已参两卷所见，犹扞格如此，若无新资料参考，殆难有进”(185页)。《词律》大异。根据唐五代西北方音，四首用韵甚整齐、逢双叶韵，作五五、五五、六五。

43．乐世词、《校录》“此调应作七言四句”(86页)二句不入韵。

44．阿曹婆、单调、七、三、七三、七七、七三。

45．何满子、《词律》六言六句、逢双押韵。此处六言四句，一、三、四句叶韵。

46．剑器词五言八句、逢双押韵。

失调名十二首(内残六首)、《校录》定其八、九、十、十一、十二首为南歌子、今从。其余据《王集》句读取韵、残缺难读者不取。文字校勘和辨识，尽量尊重原卷。

附录二：

敦煌曲子词韵字表。

一、通类、(字角之‘◦’、表声调，不标为平声，在左上为上声，右上为去声，入声已另立韵类)

东韵：同蓬翁通红空梦°洞°弄°，宫终风中胧穷凤°。

钟韵：峰重逢胸松纵容。

二、止类

支韵：枝池仪知戏°°是离卮°被°倚迤翅°，睡°跪°垂。

脂韵：弃°°起墀夷°比°旨地°迟至°伊，泪°悴°°水醉葵°美翠°媚°眉°坠°位°。

之韵：°理°里诗°喜意°°仕棋欺厘似°°子思°士°耳时期异°。

微韵：微飞衣归依扉围辉气°贵°稀帏希菲卉。

齐韵：计°鸡蹄济°迷凄西帝°°体栖泥妻低髻°闺。

祭韵：岁°。

废韵：吠°。

混押：雾、行顶清、婿、的得。

三、虞类

鱼韵：°语°女据°书如去°处°许°余疏初鱼舒与。

虞韵：°雨°舞住°虞°主驱愚珠虚°儛。

模韵：°苦路°枯°部吐°浦虏°午误°步°醋°。

混押：°负浮由牖

四、蟹类

佳韵：钗罢

灰韵：堆回对°碎°退°佩°内°杯摧。

咍韵：开台财°海在°裁°咍来。

泰韵：会°外°。

五、痕类

真韵：嗔真津银人身频新陈神亲尘闩。

谆韵：春唇。

文韵：云分君勋氛裙。

魂韵：存门坤浑间尊。

痕韵：恩。

混押：莺平呈庭、关先、吟。

六、寒类

元韵：言愿°蕃旛喧万°苑°远。

寒韵：烂°竿滩寒鞍难安散°丹。

桓韵：伴°断°銮乱°窜°宽半°漫°鸾玩°泮°。

删韵：颜攀班弯环还宦。

山韵：间闲山眼°°限。

先韵：现°贤天年边见°前田悬眠燕片°颠弦舷烟怜千。

仙韵：鞭面°船偏连旋链璿川鲜篇箭°战°缘然穿扇 卷°便°蝉翩鷃全颤°。

混押：令°辔°。

七、豪类

萧韵：叫°彫°篠鵰袅。

宵韵：宵韶妖谣°少笑°°悄妙°°渺霄。

肴韵：巢貌°咬。

豪韵：°早高刀°好道°°恼°祷°草报°豪毛到°操。

混押：取、窠、河。

八、歌类

歌韵：河多歌罗何娥�婆迤他陀。

戈韵：过°°波窠和磨破。

混押：涯加、功康。

九、麻类

麻韵：花家°下洒沙斜差霞瑕遮车牙遐华°也谢°架°。

混押：涯罢。

十、宕类

江韵：邦。

阳韵：香妆长芳仰°梁肠将°王°常裳强章枪床凉装粻霜娘粮房商飏量阳伤°上亮°°往访°浪°妆觞樑狂。

唐韵：黄光郎凰行荡惶当。

混押：胸、婆。

十一、梗类

庚韵：明横平行迫荣生更鸣命°°境镜°泳°°影枪。

耕韵：轰°筝争莺。

清韵：成庭名清声城旌性°°骋令°情征缨程负净请。

青韵：亭瓶萤星龄°汴定°听°零青形。

蒸韵：凭应。

登韵：憎灯曾。

混押：垂比帝、闲臣人、心深。

十二、尤类

尤韵：愁休舟秋州忧流畴游裘丘°有救°。

侯韵：头楼投侯°斗鬬°°薮°吼°走°口。

十三、侵类

侵韵：心今沈禽深淋吟。

十四、屋类

屋韵：熟竹。

烛韵：绿束触促足玉曲。

混押：土。

十五、迄类

术韵：术出。

物韵：物。

混押：溺。

十六、曷类

月韵：发阙歇月。

曷韵：萨。

屑韵：节血铁结噎。

薛韵：别雪说悦爇灭彻。

十七、铎类

药韵：弱略。

铎韵：薄落。

十八、陌类

陌韵：客载额。

麦韵：隔。

昔韵：积。

锡韵：壁滴寂觅。

职韵：力息识侧食忆。

德韵：北国黑得。

附录三　曲子词韵读表

一、通　类

峰同菩11上、27页（调名取首字，“11”是此调第几首，“上”、“下”代表上片或下片、下同），宫终菩13上、28页，蓬翁、风中浪1、33页宫重酒1上、40页，逢通胸重、松纵容重失名1、61页，红风咙、空中穷失名10、65页，梦风通洞弄天2上、71页。

二、止　类

微枝飞衣鱼下、23页、衣归、泪悴菩4、24页、理水菩10上、26页、弃计菩11上、27页、睡醉归□菩13、28页、依池、归微菩14、27页、鸡蹄、水泪菩15、18页、水起（止）里西1、29页、济起、里□西2、29页迷碟□清、西□□西4、32页、葵池微、诗扉浪8、35页围仪墀、辉夷知望2、41页气里水起、旨喜□里谒1、48页、美水翠体、戏醉贵是谒3、48页　起地、顶意生2、49页　起仕定1下、50页、微依离、微栖定3、51页迟微得定4上、51页　西稀棋、泥卮归长1、53页　西知欺、西垂归长2、54页　西厘离、西知归长3、54页、睡吠至醉、起被是地鱼歌1、55页喜里里鹊1下、55页、妻归衣、行飞归捣1、59页、辉帏夷倚被泥、理意似涧1、72页、希低菲、□□知渔1、75页、迤比娟眉子，誓戏里婿倾2、78页、归迷□闱、知的衣伊拜1、81页理、泪□竹1、71页、士水卉翅、坠耳跪位拜2、80页　翠睡浮1下、83页、思时水上、85页、期□知时□阿曹3、88页、地起异、喜起岁苏90页。

三、虞　　类

雨语、女舞菩1、23页，苦路菩5下、25页，浮枯菩6上、25页，苦路菩8上、26页，部吐菩9下、26页，部风菩10下、26页，住主菩12上、27页，吐哺、虏午西3、30页，语据语鹄1上、55页，书虞驱愚、珠虚虚如风2、69页，去主语雨处天2下、71页，牖女、语许竹2、72页，余疏书、初鱼舒破3、74页，悞路雨步、女与醋负鱼歌1、82页，儛由剑3、90页。

四、蟹　　类

开台堆钗鱼上、23页，财开菩15下、28页，对外会、碎退门山38页，会海退在、佩内载外苏2、47页，来开哈杯回来阿曹1、87页，来开摧来剑3、90页。

五、痕　　类

恩嗔存、春真西3、32页，云津银、分人浪2、33页，恩门君、坤君浪5、34页，关浑闹、勋氛君望1、41页，银云人望单片、44页，门身 [illegible]门尊婆1、52页，春频新人存人[illegible]、58页，勋分神失名5、62页、亲新裙、分君吟失名8、64页，人新裙、分君人失名9、64页，云新人、神恩春破1、73页、人津尘、唇频呈破2、74页，人春新因内2上、79页，裙唇莺、门魂人柳青2、76页，新平[illegible]斗2、86页。

六、寒　　类

断伴菩4上、24页，鞭言菩5下、25页，颜烂、现面菩6、25页，莽颜菩8下、26页、间闲、銮□菩12、27页，船竿滩、贤天浪3、33页，贤年船、年言浪4、34页，乱窜酒1下、40页，寒銮宽边、旛鞍酒2、40页，偏鬓间望5下、44页，山连班前、颜旋年天感2、45页，年传田边、贤颜山天感3、46页，铤门连琳、川鲜篇山感4、46页，见箭战面生1、49页，弯环边悬婆3、53页，缘年眠、然边缘送56页，边天偏失名6、63页，□安边、眠喧前失名11、65页，半乱扇漫片、面眼散限万天1、70页、年前天、斑言颊竹1、71页，边弦、眼还天破4、75页，年苑鸾面见泫，燕春宦便倾1、77页，蝉前丹烟，准会篇颜内1、78页，山攀水下、85页，鹏边眠乐87页，翩鞭怜何3、89页，千天年何4、89页，全千眠前字剑2、90页，远半烂玩，泮颜愿现苏3、92页。

七、豪　　类

早叫菩5上、25页，彫巢高，篠宵浪6、34页，朝妖鹏霄、刀霄谣朝望远、52页，少好笑悄，道貌早恼鱼歌 2、52页，悄寞祷少鱼、82页，好取报斗4、86页，高豪毛何1、88页，道少草到，袅好河操苏2、92页

八、歌　　类

河过菩8下、26页，波河窠、过多浪9、36页、多多磨何，多娥磨临2、39页，波多河，涯过和望3、42页，磨多过望5上、44页，何㑩磨，康波定1、50页，功加他歌波定2、50页，娥波罗娑，过迤多磨风3、69页，

罗多他磨抛 1,81 页,过破喜 1 上,83 页,何他跎□□阿曹 2,88 页。

九、麻 类

花家菩 3 下,24 页,下洒菩 13 上,28 页,罢架菩 14 上,28 页,沙斜花家 涯差霞临 1,39 页,瑕□遮涯望,单片 2,44 页,谢也定之上、51 页,车牙沙霞家失名 3,62 页,斜家遐花抛 2 82 页,华花家斗 2,86 页。

十、宕 类

香黄 光妆菩 1,23 页,香长菩 3 上,24 页,芳郎菩 2 上,24 页,梁肠菩 5 上,25 页,将仰菩 9 上、26 页,常王菩 11 下,27 页,裳凰菩、缺上,29 页,章枪章、行王浪 1,31 页,床凉常、装霜浪 7、35 页,将芳酒 1 下,40 页,粻光、王枪酒 3、40 页,娘行粮,房娘婆捞 2,59 页,装裳商光失名 4、62 页,邦霜行飏、量肠光香风 1,68 页,娘光香、郎郎肠竹 2,72 页,阳光伤荡亮人、往访浪洞 2,73 页,妆芳觞、梁狂渔 2,76 页,芳胸惶郎、裳娘柳青 1,76 页,强王附当郎剑 1,89 页。

十一、梗 类

成亭,瓶垂菩 7、25 页,萤成菩 8 上,26 页,庭名菩 9 上,26 页,星争、清明菩 10,26 页,平行行、迎行浪 2,31 页,明横、声星西 1,29 页,声城名、龄荣旌望 4,43 页,性井骋比、令闲定帝苏 1,47 页,生□轰筝听婆 2,53 页,凭憎应、灯人曾南歌 57 页,零情征枪、青庭平厅桑 64 页,庭征声更听、鸣庭命生失名 2,61 页,荣莺声情失名 7、63 页,缨臣深明、征程心贞风 4,70 页,境影镜咏,定净请听苏 4,93 页。

十二、尤 类

头愁菩 2 下、24 页,休头菩 6 下、25 页,舟楼、秋愁西 2,29 页,州忧楼投、流侯秋畴惠 1,45 页,州头游楼秋婆 4,53 页,头裘、丘楼赞 60 页,州楼流游泛 84 页,斗閗薮有、吼走口救苏 1,91 页。

十三、侵 类

心今菩 4 下,24 页,沈禽、深心西 3,30 页,沈淋定 5 上,52 页,深心吟何 2 89 页。

十四、屋 类

绿束菩 2 上,24 页,熟竹菩 3 上,24 页,触促、足土喜 2,83 页,玉足曲郑 84 页。

十五、迄 类

物术 出溺定 5 下,52 页。

十六、曷　类

节发菩7下，25页　阙[ ]菩14下，28页　血歇酒2下，40页　铁月定1上，50页　别结定5上、52页　月阙雪结　别噎说节别57页　别月悦爇　结彻灭萨苏5、94页

十七、铎　类

薄落菩2下，24页　弱略定2上、50页。

十八、陌　类

力息菩3下，24页　客隔菩7上，26页　识隔菩8下，26页　侧客菩11下，27页　北国菩12下，27页　戟黑菩15上，28页　客积壁识　食滴力额谒2，48页　识得定4下，51页　寂隔息忆、滴觅力鹊2，56页。

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

鲁国尧

一

入声的演变是汉语语音史上饶有兴趣的课题，而考察历代诗歌中入声字的押韵情况则是研究途径之一。例如诗经中的大量阴入相叶现象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此引导出来的结论分歧颇大，成了上古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在近古韵文诸宫调、元曲中传统的"入声"字和阴声字也是通叶的，这与《中原音韵》反映的现象很为符合，有的学者认为，这些都表示近古汉语北方话中入声消失，也有的专家认为此时的北方话入声还是存在的。

早于元曲的宋词有否阴入通叶的现象？若有，情况如何？这也是一个值得注目的问题。前人对此有所论述。兹摘三位名家的言论于下。

万树《词律》卷一于石孝友南歌子后下按语：

愚谓入声可作平，人多不信，曰："入声派入三声，始于元人论曲，君何乃移其说于词？"余曰："声音之道，古今递传，诗变词，词变曲，同是一理。……况词之变曲正宋元相接处，岂曲入歌当以入派三声而词则不然乎？故知入之作平当先词而后曲矣。……且用韵句亦可以入为叶，如惜香醉蓬莱以吉字叶瞥戏，坦庵以极字叶气瑞等甚多。若云入不可叶，则此等词落一韵矣。至通篇入叶之词有可兼用上去，如贺新郎、念奴娇之类。"

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云：

惟入声作三声词家亦多承用，如晏几道梁州令"莫唱阳关曲"，曲字作丘雨切，叶鱼虞韵。（笔者按，戈氏列举九例，正确者五，下将列举；疑非者四，后有辨析。此处不具引。）此皆以入声作三声而押韵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稼轩贺新郎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从上去用。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食（按，当为节）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还有些学者对此也发表过零星的议论。

万氏发其端，戈、王畅其说，开拓之功诚不可没。但是三家所述都还是举例性质，而且在他们的时代宋代词籍的辑录、出版未臻完备。近数十年，两宋词的搜集、整理工作经唐圭璋

先生、王仲闻先生的努力，以《全宋词》五巨册总其成，近孔凡礼先生又从《诗渊》辑得宋词四百三十余首，出版了《全宋词补辑》，比起前人来，我们可以依据的材料丰富多了。笔者查检了二书的两万首词的韵脚，力图全面研究阴入相叶的现象。

二

兹将所搜录的阴入通叶词分类排比于下，必要时略加说明。

第一类，入声与阴声支微部（这是宋词韵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齐微韵内的传统阴声字）通叶。

甲组：1—29下带。号的字掷踢力忆等都是宋词韵入声德质部（相当于梗曾臻深四摄的入声字）的字，在《中原音韵》里，他们都分别派入齐微韵的平声阳、上声、去声中（碱字，《中原音韵》未收，按音理类推，应入齐微韵）。27的禄字属宋词韵屋曲部（通摄入声字），28、29的别节二字属宋词韵的月帖部（山咸摄入声字），三字在《中原音韵》里都不派入齐微韵。

1. 杜安世惜香令（春梦）一173：起垂枝洗掷迟①
2. 黄庭坚鼓笛令（见来）一408：地踢底戏地鬼睡味
3. 黄庭坚千秋岁（世间）一412：事对气字是力坠臂醉睡
4. 晁补之斗百草（往事）一579：忆识倚翼积昔寂得息
5. 张元干祝英台近（枕霞）二1081：坠髻睡力岁悴袂泪
6. 杨无咎殢人娇（恼乱）二1184：卉李意蕊翠味碱指
7. 曹勋赏松菊（凉飚）二1213：水地翊气席外贵桂岁（《词谱》卷二十三：“换头席字用中原韵。”）
8. 曹　勋隔帘花（宿雨）二1214：绮二霁际日席翠意起
9. 曹　勋十六贤（拱垦）二1216：衣机熙日齐池晖际美事嬉旗瑞菲岁时
10. 曹　勋选冠子（细柳）二1224：意滞水适寄里裔喜
11. 曹　勋选冠子（秀木）二1224：翠际霁易计里驿起
12. 曹　勋点绛唇（昏旦）二1228：味液地外意气水
13. 曹　勋长寿仙促拍（绛阙）二1231：时仪亏嬉怡诗眉齐掖
14. 赵长卿醉蓬莱（见浴）三1787：髻体吉戏臂醉脆意
15. 熊上达万年欢（春莞）三2060：媚溢色日石德翼息彩席侧
16. 赵师侠醉蓬莱（正金）三2085：气瑞极外世比被醉
17. 林正大摸鱼儿（醉之）四2444：里际撰喜氏矣鄙治世氏至寂记
18. 葛长庚永遇乐（银月）四2575：此矣里夕指似几是

① 首列词人，次为词调名，括弧内为首句前两字。右下角汉字为《全宋词》册数，阿拉伯字为页数，“补辑”即《全宋词补辑》。冒号后为韵字。入声字下加符号。下同。

19. 吴　潜哨遍(在晋)四2728: 会水气只骸开至之系矣儿死嗟怀尔昔异此
20. 柴　望齐天乐(青青)四3026: 食驿迹藉识历渍亿客碧
21. 梁　栋摸鱼儿(枕寒)五3375: 倚墨里起矣丽寄废悴几此耳醉
22. 张　炎西子妆慢(白浪)五3475: 意泪碧气此外闭世倚醉里(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云:"'遥岑寸碧'碧字借叶方彼切,非失均也。周催圭选改作'残山剩水',非也。")
23. 无名氏破字令(青春)五3824: 细绎曳溢扆迩缀启
24. 无名氏一萼红(断云)五3842: 气致美蕊迤意比碎日翠
25. 王　观减字木兰花(百年)补辑6: 几日
26. 王　涣念奴娇(水沉)补辑54: 织极籍色李北息识
27. 无名氏满江红(风露)五3800: 夕湿滴溢得室酥峙翼
28. 曹希蕴踏莎行(解遣) 二701: 气力赤觅别的
29. 无名氏奉禋歌(皇泽)五3716: 遂节击蔼披回祀驷卫靡翼旎被霈

乙组: 28—35下带*号的字月绝列等都属宋词韵月帖部,在《中原音韵》里派入车遮、家麻、歌戈三韵,骨物客属宋词韵德质部,在《中原音韵》中,前两字入鱼模,客字隶皆来和车遮。但与这些入声字相叶的是阴声支微部字。

30. 俞紫芝苏幕遮(地钟) 一210: 瑞蕊二睡月异气醉
31. 吴　儆念奴娇(东风)三1577: 缀瑞岁二贵发旨取(取字属模鱼部)
32. 刘克庄满江红(鹤驭)四2614: 绝阔节彻批拔发列撮(阔字入歌戈韵)
33. 沈伯文望海潮(山连)补辑51: 月飞枝龟蹊扉归嘶衣池
34. 马伯升满江红(人品)补辑25: 绝杰月说骨客物说礼
35. 黄人杰念奴娇(菊黄)补辑59: 洗节彻雪杀札物窃

丙组: 36—37的逐烛二字属宋词韵的屋曲部,在《中原音韵》派入鱼模,不派入齐微、支思韵。

36. 吕渭老惜久长(冰梁)二1114: 里逐起际计味倚睡
37. 曹　勋齐天乐(芙蓉)二1210: 细气会地志试启翠烛醉水

这两例也不能说全然不合音理或用韵习惯,因为模鱼与支微两部合韵在宋词中是比较常见的,如柳永诉衷情近(雨晴)一30叶"处翠起里倚醉际里睇",苏轼定风波(月满)一289后段四五句叶"似取"

第二类,入声与阴声模鱼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鱼模韵内的传统阴声字)通叶。

甲组: 38—50下带△号的字曲玉绿续斛等都是宋词韵屋曲部字,在《中原音韵》里入鱼模韵,本组阴入通叶符合《中原音韵》的归韵。

38. 晏几道梁州令(莫唱) 一257: 曲缕处绪住絮去(《词律》卷六:"曲字音去,查各词俱首句用韵,此乃以入声作去,盖北音也。"笔者按,曲字在《中原音韵》,隶鱼模韵上声。)

39. 晁补之西平乐(风诏) 一569: 辅卜去绪驻睹举部诉住上
40. 杨无咎垂丝钓(玉纤)二1180: 露鼓度许聚诉玉雨处举顾缕去雨
41. 曾 觌生查子(温柔)二1323: 女玉主雨
42. 赵长卿柳梢青(甜言)三1816: 语嘱据虑付
43. 赵长卿卜算子(十载)三1817: 许腹曲否
44. 辛弃疾贺新郎(柳暗)三1890: 路绿去语句橹数苦暮渡舞否诉
45. 韩 玉贺新郎(绰约)三2057: 玉注舞侣女曲上雨取与许处语
46. 罗 椿酹江月(郎星)三2062: 鹭萸簇续曲独绿足
47. 无名氏女冠子(同云)五3740: 布舞玉宇户故路浦侣处度吐(此即戈载《词林正韵》"发凡"所举九例中的柳永女冠子。)
48. 无名氏青玉案(青螺)五3772: 暮侣斛素去路许五
49. 无名氏倾杯序(昔有)五3675: 渚步路占悟赋虑去助侣玉怒鹭素序舞浦雨暑处去
50. 张 镃贺新郎(桂隐)三2140: 处绪塵渚濩楚度仆虏鼓兔舞

乙组: 51、52的著幄, 50的濩属宋词韵的铎觉部(宕江摄入声字),在《中原音韵》按音理应归肖豪韵或歌戈韵,但在这三首词中与鱼模韵字(52兼与支微韵字)相叶。

51. 无名氏满江红(瑞霭)五3806: 务傅聚度著富府雨数
52. 莫 蒙瑞庭花引(对画)补辑27: 幄户穗翠坠贵岁醉

丙组: 53的窣字,广韵没韵字,《中原音韵》未收,按规律应入鱼模韵,杜词与之相合。54—57均不合《中原音韵》的归韵。

53. 杜安世端正好(野禽) 一174: 语暮窣处据聚侣绪
54. 秦 观品令(掉又) 一468: 惧格 踢咭惜识赤
55. 刘辰翁金缕曲(问何)五3246: 植步处墅住雨暮路五护度树
56. 黄人杰虞美人(瑶台)补辑63: 泣语
57. 无名氏遍地花(元是)五3840: 侣遇步说女

54—56似乎也与支鱼合韵说有关。

第三类,入声与阴声麻邪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家麻、车遮韵)通叶。下列58—62的阴声字也夜谢斜都是《中原》的车遮韵字,而入声字别发月热等都派入车遮,很相符合。

58. 朱敦儒柳梢青(红分) 二860: 别发月也说
59. 辛弃疾踏歌(攧厥)三1883: 厥劣滑雪也结别咽月说蝶节
60. 辛弃疾定风波(金印)三1958: 夜热
61. 韩 玉卜算子(杨柳)三2059: 节夜谢月
62. 无名氏西地锦(岭上)五3628: 雪坼绝节斜折(《全宋词》于斜字下"按此处未叶韵,疑误"。似可认为是阴入通叶。)

第四类,入声与阴声歌梭部(相当于《中原》的歌戈韵中的传统阴声字)通叶。63的入声

字幕窠恶乐著在《中原》人歌戈韵，相符。余非。

63. 赵长卿念奴娇(夕阳)三1805: 幕阁角窠火恶乐著

64. 黄庭坚少年心添字(心里)一410: 过我挲磨热破个磨

65. 无名氏万年欢慢(婥妁)五3827: 娜果琐蔌过

第五类，入声与阴声侯尤、豪宵、台灰部(相当于《中原》的尤侯、肖豪、皆来韵)通叶。《中原》尤侯韵也收了少量通摄入声字如竹字，66恰有竹字。67—69皆与《中原》不符。

66. 林伯镇喜迁莺(百年)补辑53: 族续筑斗竹足促福復玉绿

67. 庞　籍渔家傲(儒将)补辑2: 胄走奏酒寿透逗秀一后

68. 无名氏宝鼎现(天高)五3751: 月浩节切阙国溢月极德息雪得色

69. 王　观减字木兰花(天之)补辑5: 解日

三

下列阴入通叶词可疑:

1. 韩嘉彦玉漏迟(杏香)二703: 早草沼悄巧笑眺竹少(《全宋词》据《花草粹编》作"一竿修竹",汲古阁本《梦窗乙稿》亦收此词，作"一竿斜照"。)

2. 赵子发点绛唇(野岸)二740: 水呖泪醉是指里(《历代诗余》"呖"作"唳","唳"乃阴声字。)

3. 石孝友蝶恋花(别后)三2052: 忆计似意事寄泪字("忆、似"汲古阁本作"期、伊"。)

4. 曹　勋水龙吟(嫩凉)二1213: 水际瑞治适备绮气岁(水龙吟换头句可押韵，也可不押，如认为不押韵，则"适"非韵字。)

5. 无名氏醉太平(厌厌)五3828: 着着咬却拙破何弱(按，醉太平调，句句押韵，而此首可疑。)

6. 无名氏望远行(青钱)五3796: 玉熟足余除臾壶(《全宋词》"按此首下半与上半用韵各异，一仄一平，句法亦全不相同，必有误"。所言甚是，与《词谱》、《词律》所收诸体相去甚远。)

7. 徐经孙哨遍(江山)四2720: 残缺过甚。

8. 巴谈失调名(正月)二1044: 不知调名，可姑置勿论。

确非阴入通叶例:

1. 杨炎正满江红(笔染)三2113: 璧日色鸿碧力寂滴息("鹢鸿",汲古阁本作"鸿鹢",是，"鹢"乃入声字。《全宋词》是排印错误。)

2. 陈铧哨遍(多病)四2488: 通首押支微部，《全宋词》以"膝"字入韵，按韵律，此处非押韵地位。

他如程垓醉落魄(风催)三1999: 叶"促足毒哭远曲束玉",李之仪浣溪沙(声名)一350叶"乌盆

蚊蹲坤”，系阳入通叶，阴阳通叶，断不可能，必有误。

还有一种情况不能算阴入相叶，如王之望念奴娇（堂堂）二1339叶“蜀俗玉独掬纛曲服”，李曾伯齐天乐（少年）四2809叶“早曜纛诰藻表道考了庙老”，因“纛”字在广韵有入声徒沃切和去声徒到切二音，义同，王、李二词分别用其一音。

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举九例以证阴入相叶，很多词学论著常加引用。然其中四例疑非是，特辨析于下。

戈氏认为柳永黄莺儿（园林）一13“暖律潜催幽谷”，谷字作公五切，叶鱼虞韵。晁补之黄莺儿（南园）一555“两两三三修竹”，竹字作张汝切，亦叶鱼虞韵。此皆据万树之说（见《词律》卷十四）。《词谱》卷二十四及《全宋词》认为“谷”非押韵地位，“竹”应作“篁”。

辛弃疾丑奴儿（千峰）三1879“无事过这一夏”，戈氏据旧本作“过者一霎”，遂认为霎字作双鲊切，叶家麻韵。

张炎徵招（可怜）五3481换头句“京洛染缁尘”，戈氏认为洛字须韵，作郎到切，叶肖豪韵，是暗韵。实际上大可不必认为洛字处于押韵地位，周密同调五3286，彭元逊同调五3313皆不押韵，可证。

《全宋词》兼收了少量曲，可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胡忌《菊花新曲破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二辑）等文区分之。曲里阴入通叶现象远较词为甚，以葛长庚为例，只有一首词永遇乐（银月）四2575是阴入通叶，而其曲菊花新四2566—2568全套九支，则有第二、三、四、五、七、八、九共七支曲子阴入通叶，如第九支曲叶“嘶里日矣去飞笔悲抑”。又如洪迈《夷坚乙志》所载的惜奴娇五3862－3863共九支曲子，其一、三、四、六、七共五支阴入通叶。这些都要和词的阴入通叶现象区别开。

可见，要确定某首词是否阴入通叶，要校对版本，辨识句读，考究韵律，明了音理，辨别词曲。

四

在宋词用韵中，一般是阳声字相叶，阴声字相押，入声字相押，各有疆界，尤以阳声字为严。阴入有时通叶，两宋词现存两万首左右，笔者所搜录的阴入通叶词69首，所占比例颇小。而在《全宋词》所收的少量曲子里，在诸宫调和元曲里，阴“入”通叶则是普遍现象。《中原音韵》将入声派入阴声九韵（支思、齐微、皆来、鱼模、尤侯、肖豪、歌戈、家麻、车遮），若从《中原音韵》入声字分别归韵的角度来考察宋词阴入通叶现象，则第一类甲组的1—29，第二类甲组的38—50，第三类的58—62，第四类的63，第五类的66，共50首与《中原音韵》的归韵相符，占69首的72%，是多数，这说明阴入通叶有历史的共通性，这50首词的通叶必根源于语音实际或乐曲歌唱的需要。廖珣英先生在《诸宫调的用韵》一文结语中讲：“诸宫调把

古入声字押阴声韵，归韵也跟《中原音韵》大同小异，……可见，北曲的入声押阴声韵和归韵的界限，不是创举，而是前有所承的。” 我们在研究了词韵以后也可以说，诸宫调、元曲的阴“入”通叶及《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也是于古有征的。

还有十九首宋词阴入通叶不符合《中原音韵》的归韵，其中有一些搜自《全宋词补辑》，有些是《全宋词》中无名氏的作品，系辑自《诗渊》、《翰墨大全》之类的类书（有些是手抄本），这些书如有传抄错误，自较一般词籍为甚，这令我们不得不疑心。当然也不排斥词人本身疏漏、乱押的可能。可是我们也不敢说，与《中原》归韵不符者就是不合音理，从历时说，宋代语音与金元语音有差异自是常理，从共时说，宋代词人也不一定人人用通语之音押韵。诸宫调和关汉卿戏曲也有少量古入声字的押韵逸出《中原》归韵规律的，那么宋词里有一定数量的字不合，也是不能苛求的。

曹勋擅长音律，有七首合，还有一首不合(37)。这些都应留待研究，也许自有其道理在。

前段所述五十首词的阴入通叶合乎《中原》的归韵，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现象根源于中原之音或北方音的实际呢？《词律》、《词谱》的作者屡言“北音”、“中州音”，王国维举辛弃疾、韩玉四例，云“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辛、韩都是自金入南宋的北人，王氏的暗示更使我们联想到阴入相叶表明宋金时代北方话的入声处在削弱消变的过程中，入声韵尾比较微弱，故偶尔与主元音相同的阴声字押韵。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解释，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似乎这还不能说是对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唯一解释。我们看看这些词人的里贯（用现在的省区）：

陕西：杜安世

河北：曹希蕴

河南：曹勋　曾觌　朱敦儒

山东：庞籍　晁补之　*辛弃疾

北人：*韩玉

江苏：王观（如皋）　秦观（高邮）　*梁栋（镇江）

安徽：吴儆（休宁）

江西：晏几道　黄庭坚　杨无咎　赵长卿　*赵师侠　*罗椿　*黄人杰　*刘辰翁

浙江：*林正大　*柴望　*张镃　*张炎　*吴潜　俞紫芝　莫蒙　吕渭老

福建：张元干　*葛长庚　*刘克庄

不明：马伯升　沈伯文　熊上达　王涣　林伯镇

下有横线的是身历北宋、南宋的人，前有 * 号的是道地南宋人。南方的江西、浙江、福建方言特点很重，入声自必保存（福建词人用韵显示出 p、t、k 尾的存在），黄庭坚、曹勋等曾宦游于北方，而南宋的南方人则行踪不出江东，他们的词也有阴入相叶的现象。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词是与音乐紧密结合的文学体裁，多数词是可以合乐歌唱的。上列词人中如晏几道、曹勋、杨无咎、张炎等都是妙善音律的高手，曹、杨现存词中有多首自度曲。黄庭坚是作俚俗滑

稽词的专家。这些词都必须能付诸歌喉，验之唇吻，拗折嗓子不得。在歌唱中，声音的延长、悠扬可使某些入声字的唯闭音韵尾减弱（这里面唯有27的湿字，56的泣字是 p 韵尾入声字，很可注意），故偶可跟主元音相同或相近的阴声字叶韵。这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词之阴入通叶现象还可追溯到敦煌《云谣集》和五代词。在这些宋代词人中杜安世最早，宋初人，最晚为张炎，宋亡入元。我们还可以下探至金元词，我们曾估计金元山东词人阴入通叶词会很多，而实际上只有十余首，彼时正是四声通叶的诸宫调、北曲盛行之际。南宋词人葛长庚，作词是偶尔阴入通叶，作曲时则很普遍地采取这种韵式。看来是有个习惯在吧。

所述所论定有谬误：搜集韵例时，粗心大意，则失之交臂；韵律不谙则辨识不当，以是为非或以非为是；又条件所限，若干书籍不能校核。祈请音韵学界和词学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1982.7

本文的写成曾得到唐圭璋先生，唐作藩、杨耐思、宁继福先生的鼓励、支持与帮助，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

赖 江 基

引 言

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字元晦,江西婺源人,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淳熙四年(公元 1177 年)著成《诗集传》。他在传释《诗经》时,对于三百篇诗的押韵颇为重视。他按照十二世纪的实际语音去读那些韵脚字,碰到不相谐协的地方,就改变其中某些韵脚字的读音,以求同其他韵脚字谐韵。这种为求协韵而改读字音的做法,朱熹在《诗集传》中就称为“叶”或“叶音”。朱熹作叶音,对于读《诗经》来说,完全是多此一举;然而却为我们研究十二世纪的南宋音(尤其是韵母系统)留下了宝贵资料。本文拟就《诗集传》(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2 月出版的宋刊本)中的叶音考察一下十二世纪南宋音(下文简称“朱熹音”)的韵母系统。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这里把有关的几个问题先说一说。

一、韵脚字的注音

朱熹在《诗集传》中对于韵脚字的注音主要有如下几种:

1. 只注本音。例如:《周南·卷耳$_2$》[①]“嵬五回反”、“隤徒回反”,《周南·关雎$_1$》“逑音求”等等,均表示这些韵脚字以本音入韵。

不加注音的,如《关雎$_1$》“鸠”、“洲”,《卷耳$_1$》“筐”等等,也表示这些字以本音入韵。

2. 只注读破音。例如:《齐·东方未明$_3$》“莫音暮”(朱熹以“莫”为“暮”字),《小雅·小旻$_5$》“艾音乂”(朱熹注云:“艾,与乂同,治也。”),《召南·草虫$_2$》“说音悦”(朱熹以为“说”即“悦”字),《召南·甘棠$_3$》“说始锐反”(朱熹注云:“说,舍也。”以“说”为“税”字),《小雅·巧言$_3$》“共音恭”(朱熹以为“共”通“供”),《大雅·召旻$_2$》“共音恭”(朱熹注云:“共,与恭同。一说,与供通。”),凡此之类,均表示这些字以读破音入韵。

3. 只注叶音。例如《关雎$_2$》“服叶蒲北反”,《关雎$_3$》“采叶此履反”、“友叶羽已反”,《卷耳$_1$》“行叶户郎反”,《卷耳$_2$》“怀叶胡隈反”;

也有先注本音,后注叶音的。例如:《关雎$_3$》“芼莫报反,叶音邈”、《周南·葛覃$_2$》“绤去逆反,叶去略反”、“斁音亦,叶弋灼反”;

还有先注读破音,后注叶音的,如《召南·鹊巢$_1$》“御五嫁反,叶鱼据反”(朱熹注云:“御,迎

---

① 《诗经》篇名右下方的数字,表示第几章。下同。

也。"以为"御"通"迓"),《小雅·北山3》"傍布彭反,叶布光反"(朱熹注云:"傍傍然,不得已也。"),《商颂·玄鸟》"何音荷,叶如字"①(朱熹注云:"何,任也。春秋传作荷。")

以上三类,均表示这些韵脚字不以本音或读破音入韵,而应以叶音入韵。

4. 有的韵例,在每个韵脚字下都注云:"叶××、××二反",例如:

《郑·羔裘1》濡叶而朱、而由二反侯叶洪姑、洪钩二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是由于朱熹认为这个韵例既可以依"濡"、"渝"两字的读音,改变"侯"字的读音以相谐,又可以依"侯"字的读音,改变"濡"、"渝"两字的读音以相谐。一般来说,"叶"字下的两个音,不都是叶音,只有一个才是叶音,另一个是本音②。

有的韵例,在每个韵脚字下都直接注着两个音,而不用"叶"字,例如:

《周南·桃夭1》华芳无、呼瓜二反家古胡、古牙二反

这也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两个音,一般不都是本音,只有一个才是本音,另一个是叶音③。

二、本音(或读破音)和叶音的关系

本音(或读破音)和叶音必不同韵。这里所说的"韵",是包括声调在内的。就是说,本音(或读破音)和叶音,即使韵母相同,只要声调不同,也就算不同韵。如《周南·汉广1》"广叶古旷反",依《广韵》,本音属上声荡韵,叶音属去声宕韵;《商颂·玄鸟》"何音荷,叶如字",读破音"荷"属上声哿韵,叶音"何"属平声歌韵。这是本音(或读破音)和叶音虽然韵母相同,但因声调不同而不同韵的例子。

如果本音(或读破音)和叶音的声调相同,那么二者之间韵的不同就必然在于韵母方面。例如:《关雎2》"服叶蒲北反",本音属入声屋韵,叶音属入声德韵;《卷耳1》"行叶户郎反",本音属平声庚韵,叶音属平声唐韵;《卷耳2》"怀叶胡隈反",本音属平声皆韵,叶音属平声灰韵。这些例子中的本音和叶音在韵母方面的区别,我们一查《广韵》就知道了。然而有些字,我们根据《广韵》就看不出其本音的韵母和叶音的有什么不同。例如:《大雅·既醉5、8》"子叶奖里反"、《齐·东方之日2》"发叶方月反",查《广韵》,"子"和"里"同属上声止韵,"发"和"月"同属入声月韵,本音和叶音的韵母是相同的。但是,既然朱熹说"叶",必定是朱熹音中本音与叶音不同韵;既然本音和叶音的声调相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断定本音和叶音二者韵的不同,完全在于韵母方面。从这一类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从《广韵》韵系到朱熹音韵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分合变化。

有些本音和叶音的不同韵,表现为声调和韵母都不同,如《关雎3》"芼莫报反,叶音邈",依《广韵》,本音去声号韵,叶音入声觉韵。

---

① "叶如字",这里就是"叶何字的本音"的意思。

② 这是就多数情况而论的。也有"叶"字下的两个音都是叶音的情形,例如:《秦·小戎1》驱叶居惧反,又居录反。

③ 这也是就多数情况而论的。有些字在同一意义上本来就有两种读音,朱熹把它们都注出来,这样就不能说哪一个是叶音,例如:《召南·何彼襛矣1》车斤於、尺奢二反。

二、带有叶音的韵例对我们认识朱熹音韵系的意义

带有叶音的韵例对我们认识朱熹音韵系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知道《广韵》的什么音与什么音，在朱熹读来是相谐的，即主要元音相同或甚为相近；另方面它又向我们表明《广韵》的什么音与什么音，在朱熹音中是不相谐的，即主要元音不相同。例如：

《小雅·巷伯₁》 幡芳烦反(元)叶芬邅反(仙)言(元)迁(仙)[①] 从这个韵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广韵》的元韵牙音字"言"与仙韵字在朱熹音中主要元音已经相同，故无须叶音即可相谐；第二、《广韵》元韵之唇音字"幡"与牙音字"言"在朱熹音中主要元音已经不同，故"幡"字需要"叶芬邅反"方能与元韵牙音字、仙韵字协韵。

最后还应当指出，朱熹作叶音在正例之外，还有变例。所谓正例，就是绝大多数的叶音都是为了谐韵而作，上述诸字的叶音即属于正例；所谓变例，就是个别的叶音之作，并不是为了谐韵，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例如"国"、"侧"二字的叶音，说详下文"拾、臻、梗、曾三摄"一节。

下面我们以宋元等韵的十六摄为纲，用《广韵》61 部、206 韵目[②] 来说明朱熹音的韵系，同时也将朱熹音的韵系同《中原音韵》作个比较。为了区别三种音的韵部，下面在行文时，凡《广韵》的韵部就只称某部某韵，不加任何符号，或外加小括弧；朱熹音的韵部就外加中括弧，如〔歌戈〕〔家车〕等；《中原音韵》的韵部就加双引号，如"歌戈"、"家麻"、"车遮"等。

十六摄的次序是：果、假、遇、止、蟹、效、流、咸、深、山、臻、梗、曾、宕、江、通。

壹、果 摄

果摄歌戈二部，《广韵》同用，朱熹音亦同用，例如：

平声歌、戈两韵同用

1-1 《卫·考槃₂》阿(歌)薖苦禾反(戈)歌(歌)過古禾反(戈)

1-2 《王·兔爰₁》羅(歌)为叶吾禾反(戈)罹叶良何反(歌)吪(戈)

1-3 《小雅·裳裳者华₄》左叶祖戈反(戈)左同上宜叶牛何反(歌)

上声哿、果两韵同用

1-4 《小雅·何人斯₂》祸胡果反(果)我(哿)可(哿)

去声箇、過两韵同用

1-5 《小雅·车攻₆》猗於寄、於箇(箇)二反驰叶徒卧反(過)破彼寄、普過(過)二反

我们可以仿照《中原音韵》把《广韵》歌、戈两部合为"歌戈"一部的做法，在朱熹音中也成立一个〔歌戈〕部。

---

① 小括弧内的字，表示各个读音在《广韵》属于什么韵。下同。

② 本文将《广韵》相承的四声韵目谓之一部，举平该上去入。如歌部包括歌、哿、箇三韵，东部包括东、董、送、屋四韵。祭、泰、夬、废各自成一部。

贰、假　　摄

假摄麻部,《广韵》独用。《中原音韵》分为两部:二等为"家麻",三、四等为"车遮"。朱熹音二、三、四等同用,例如:

平声麻韵二、三、四等同用

2-1 《召南·何彼襛矣1》《小雅·采薇4》华芳无、胡瓜二反车斤於、尺奢二反

2-2 《王·丘中有麻1》麻嗟嗟施叶时遮反

去声祃韵二、三等同用

2-3 《郑·大叔于田2》射御叶鱼驾反

可见《广韵》麻部在朱熹音中仍为一个部,名为〔家车〕部。

叁、遇　　摄

本摄鱼、虞、模三部,《广韵》鱼部独用,虞、模两部同用。朱熹音鱼、虞、模三部同用,例子很多,今就平、上、去各举三例于下:

平声鱼、虞、模三韵同用

3-1 《周南·卷耳4》砠七余反(鱼)瘏音涂(模)痡音敷(虞)吁(虞)

3-2 《郑·有女同车1》车(鱼)华叶芳无反(虞)琚(鱼)都(模)

3-3 《郑·山有扶苏1》苏(模)华叶芳无反(虞)都(模)且子余反(鱼)

上声语、麌、姥三韵同用

3-4 《郑·叔于田3》野叶上与反(语)马叶满补反(姥)武(麌)

3-5 《郑·大叔于田1》马叶满补反(姥)组音祖(姥)舞(麌)薮素口反,叶素苦反(姥)举(语)虎(姥)所(语)狃女九反,叶女古反(姥)女音汝(语)

3-6 《唐·杕杜1》杜(姥)湑私叙反(语)踽俱禹反(麌)父扶雨反(麌)

去声御、遇、暮三韵同用

3-7 《齐·东方未明3》圃博故反(暮)瞿俱具反(遇)夜叶羊茹反(御)莫音暮(暮)

3-8 《大雅·生民3》去(御)呱叶去声(暮)訏叶去声(遇)路(暮)

3-9 《大雅·云汉6》去(御)故(暮)莫音暮(暮)虞叶元具反(遇)怒(暮)

可见《广韵》鱼、虞、模三部,朱熹音已经合为一部,名之曰〔鱼模〕部,与《中原音韵》的"鱼模"部相当。

肆、止、蟹两摄

止摄有支、脂、之、微四部,蟹摄有泰、灰、咍、佳、皆、夬、齐、祭、废九部。《广韵》支、脂、之三部同用,微部独用,泰部独用,灰、咍两部同用,佳、皆、夬三部同用,齐、祭两部同用,废部独用。止、蟹两摄在朱熹音中有了较大的分合变化,兹分述如下:

一、止摄支、脂、之、微四部（有部分字除外，详见"二"）和蟹摄齐、祭、废三部同用，例如：

平声支、脂、之、微、齐五韵同用

4-1 《邶·泉水₁》淇(之)思叶新齋反(齐)姬(之)谋叶谟悲反(脂)

4-2 《卫·氓₁》蚩尺之反(之)丝叶新齋反(齐)丝谋叶谟悲反(脂)淇(之)丘叶祛奇反(支)期(之)媒叶谟悲反(脂)期(之)

4-3 《豳·七月₂》迟(脂)祁巨之反(之)悲(脂)归(微)

4-4 《小雅·出车₆》迟(脂)萋七西反(齐)喈音皆，叶居奚反(齐)祁巨移反(支)归(微)夷(脂)

4-5 《小雅·小旻₂》哀叶於希反(微)违(微)依(微)底之履反，叶都黎反(齐)

4-6 《小雅·鼓锺₂》喈音皆，叶居奚反(齐)湝户皆反，叶贤鸡反(齐)悲(脂)回叶乎为反(支)

上声纸、旨、止、尾、荠五韵同用

4-7 《周南·汝坟₃》尾(尾)燬音毁(纸)燬迩(纸)

4-8 《邶·谷风₁》菲妃鬼反(尾)体(荠)死叶想止反(止)

4-9 《邶·旄丘₄》尾(尾)子叶奖履反(旨)耳(止)

4-10 《邶·新台₁》泚此礼反(荠)瀰莫迩反(纸)鲜斯践反，叶想止反(止)

4-11 《小雅·大东₁》匕必履反(旨)砥之履反(旨)矢(旨)履(旨)视叶善止反(止)涕音体(荠)

4-12 《周颂·丰年》秭咨履反(旨)醴(荠)妣(旨)礼(荠)皆叶举里反(止)

去声寘、至、志、未、霁、祭、废七韵同用

4-13 《召南·甘棠₂》败叶蒲寐反(至)憩起例反(祭)

4-14 《召南·摽有梅₃》塈许器反(至)谓(未)

4-15 《鄘·君子偕老₂》翟叶去声(寘)髢徒帝反(霁)揥勑帝反(霁)皙星历反，叶征例反(祭)帝(霁)

4-16 《卫·有狐₂》厉(祭)带叶丁计反(霁)

4-17 《魏·葛屦₂》辟音避(寘)揥勑帝反(霁)刺叶音砌(霁)

4-18 《魏·十亩之间₂》外叶五坠反(至)泄以世反(祭)逝(祭)

4-19 《唐·蟋蟀₂》逝(祭)迈叶力制反(祭)外叶五坠反[①](至)蹶俱卫反(祭)

4-20 《豳·七月₁》发叶方吠反(废)烈叶力制反(祭)褐音曷，叶许例反(祭)岁(祭)

4-21 《小雅·小旻₅》艾音乂(废)败叶蒲寐反(至)

4-22 《小雅·彤弓₂》载叶子利反(至)喜叶去声(志)右音又，叶于记反(志)

再从朱熹所作的反切注音来看，也有不少支、脂、之、微、齐、祭、废等部互为反切下字的情况，例如：

祁，脂韵字。《小雅·出车₆》注云："巨移反。"移，支韵字。《豳·七月₂》注云："巨之反。"之，之韵字。

饴，之韵字。《大雅·緜₃》注云："音移。"移，支韵字。

贻，之韵字。《邶·静女₃》注云："与异同(按：即音夷)。"夷，脂韵字

① 原作"叶五队反"，误。今依《魏·十亩之间₂》改正。

鸱，脂韵字。《大雅·瞻卬3》注云："处之反。"之，之韵字。

比，旨韵字。《大雅·皇矣4》注云："必里反。"里，止韵字。

几，尾韵字。《小雅·巧言6》注云："音纪。"纪，止韵字。

塈，未韵字。《召南·摽有梅3》和《邶·谷风6》皆注云："许器反。"器，至韵字。

喙，废韵字。《大雅·緜8》注云："吁贵反。"贵，未韵字。

渒，霁韵字。《小雅·采菽2》注云："匹弊反。"弊，祭韵字。

肄，至韵字。《邶·谷风6》注云："以世反。"世，祭韵字。

异，志韵字。《邶·静女3》注云："夷、曳二音。"曳，祭韵字。

比，至韵字。《唐·杕杜4》注云："毗志反。"志，志韵字。

叶韵和反切注音两方面大量的例子表明：《广韵》止摄支、脂、之、微四部和蟹摄齐、祭、废三部，在朱熹音中合为一部，名曰〔齐微〕部。

二、止摄支、脂、之三部开口齿头音以及正齿音"师"字组成一个新的韵部〔资思〕，与上述〔齐微〕部不相谐，故这些字，如平声支韵的"雌"（清母）、"斯"（心母），脂韵的"资"（精母）、"私"（心母）、"师"（审二），之韵的"兹"（精母）、"丝"（心母）、"思"（心母），上声旨韵的"姊"（精母）、"死"（心母），止韵的"子"（精母）、"梓"（精母）、"耔"（精母），去声寘韵的"刺"（清母）等，它们在《诗经》中与〔齐微〕部的字相押时，朱熹就要改变它们的读音。例如：

4–23 《小雅·小弁5》伎其宜反（支）雌叶千西反（齐）枝（支）知（支）

4–24 《小雅·小弁1》斯叶先齎反（齐）提是移反（支）罹（支）

4–25 《小雅·何人斯7》篪音池（支）知（支）斯叶先齎反（齐）

4–26 《大雅·板5》 懠音荠（荠），叶笺西反（齐）毗（脂）迷（齐）尸（脂）屎许伊反（脂）葵（脂）资叶笺西反（齐）师叶霜夷反（脂）

4–27 《小雅·楚茨5》尸（脂）归（微）迟（脂）私叶息夷反（脂）

4–28 《小雅·大田3》萋七西反（齐）祁（脂）私叶息夷反（脂）

4–29 《曹·下泉3》蓍音尸（脂）师叶霜夷反（脂）

4–30 《大雅·緜3》饴音移（支）谋叶谟悲反（脂）龟（脂）时（之）兹叶津之反（之）

4–31 《周颂·敬之》之（之）之思叶新夷反（脂）哉叶将黎反（齐）兹叶津之反（之）

4–32 《曹·鸤鸠2》梅叶莫悲反（脂）丝叶新齎反（齐）丝骐音其（之）

4–33 《大雅·抑9》丝叶新夷反（脂）基（之）

4–34 《邶·雄雉3》思叶新齎反（齐）来叶陵之反（之）

4–35 《邶·泉水1》淇（之）思叶新齎反（齐）姬（之）谋叶谟悲反（脂）

4–36 《邶·泉水2》泲子礼反（荠）祢乃礼反（荠）弟待礼反（荠）姊叶奖礼反（荠）

4–37 《鄘·相鼠3》体（荠）礼（荠）礼死叶想止反（止）

4–38 《魏·陟岵3》偕叶举里反（止）死叶想止反（止）

4–39 《周南·麟之趾1》趾（止）子叶奖履反（旨）

4-40 《召南·何彼襛矣$_2$》李(止)子叶奖履反(旨)

4-41 《大雅·大明$_4$》涘音士，叶羽己反(止)止(止)子叶奖礼反(荠)

4-42 《大雅·大田$_4$》止(止)子叶奖里反(止)亩叶满彼反(纸)喜(止)

4-43 《小雅·小弁$_3$》梓叶奖履反(旨)止(止)母叶满彼反(纸)里(止)在叶此里反(止)

4-44 《小雅·甫田$_1$》亩叶满彼反(纸)耔音子，叶奖里反(止)薿鱼起反(止)止(止)士钼里反(止)

4-45 《魏·葛屦$_2$》辟音避(寘)揥勑帝反(霁)刺叶音砌(霁)

4-46 《大雅·瞻卬$_5$》刺叶音砌(霁)富叶方未反(未)忌(志)类(至)瘁(至)

以上诸例中，凡不带黑点的韵脚字，它们的入韵音都归朱熹音的[齐微]部。

在《广韵》，私与夷、师与夷、兹与之、子与里、耔与里，韵母都是相同的，而朱熹却云："私叶息夷反"、"师叶霜夷反"、"兹叶津之反"、"子叶奖里反"、"耔音子，叶奖里反"，这就表明彼此的韵母已经不同了：前者读[ɿ]，后者读[i]。4-23 例中四个韵脚字"伎、雌、枝、知"，若依《广韵》，都是支韵字，完全相谐；而朱熹却要"雌叶千西反"，就是因为在朱熹音中"雌"的韵母变为[ɿ]了，与"伎"、"枝"、"知"三字的韵母[i]不同，"雌"字改读"千西反"，四字的韵母就一样了（按："西"字在《广韵》入齐韵，与"伎"、"枝"、"知"的韵母本不相同，但在朱熹音已经相同了）。其他韵例均可照此去分析。

三、蟹摄一等的泰、灰、咍三部和二等的皆、夬二部的开口字同用。例如：

平声灰、咍、皆(开口)三韵同用

4-47 《邶·终风$_2$》霾亡皆反(皆开口)，叶音埋来叶如字(咍)，又陵之反来思叶新才(咍)、新齎二反

4-48 《齐·卢令$_3$》鋂音梅(灰)偲七才反(咍)

去声泰、队、代、怪(开口)、夬(开口)五韵同用

4-49 《邶·泉水$_3$》舝胡瞎反，叶下介反(怪开)迈(夬开)卫此字本与迈、害叶，今读误害(泰开)

4-50 《曹·候人$_1$》祋都律、都外(泰合)二反芾芳勿、蒲昧(队)二反

4-51 《小雅·都人士$_4$》厉叶落盖反(泰开)虿初迈反(夬开)迈(夬开)

4-52 《小雅·白华$_5$》外(泰合)迈(夬开)

4-53 《大雅·緜$_8$》拔蒲贝反(泰合)①兑吐外反(泰合)駾徒对反(队)喙吁贵反(未)

4-54 《大雅·板$_7$》坏叶胡罪反(队)②、胡威二反畏叶纡会(泰合)、於非二反

4-55 《鲁颂·泮水$_1$》茷蒲害反(泰合)哕呼会反(泰合)大(泰开)迈(夬开)

然而蟹摄二等皆韵合口字"怀"和怪韵合口字"坏"，在《诗经》中和蟹摄一等字相押时，朱熹要把它们改读为蟹摄一等合口。"坏"字的改读见 4-54 例，"怀"字的改读见如下诸例：

4-56 《周南·卷耳$_2$》嵬五回反(灰)隤徒回反(灰)罍(灰)怀叶胡隈反(灰)

---

① 泰韵的唇音字，依反切下字系联应属开口，这里把它归于合口，理由是：一、就切韵音系而言，唇音字无所谓开合之分，可开可合；二、切韵以后，泰韵的唇音字和队韵合流（如"茀"字，《广韵》博盖切，入泰韵；朱熹注蒲昧反，入队韵），队韵是合口。为了说明语音发展的方便，本文把泰韵唇音字定为合口。

② 罪字在《广韵》入上声贿韵，朱熹已读去声，故把"胡罪反"列入队韵。

4-57 《邶·终风$_4$》雷(灰)怀叶胡隈反(灰)

4-58 《小雅·谷风$_2$》颓徒雷反(灰)怀叶胡隈反(灰)遗叶乌回反(灰)

“怀叶胡隈反”、“坏叶胡罪反”,表明“怀”与“隈”、“坏”与“罪”主要元音不同。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广韵》蟹摄一等韵和二等韵的主要元音在朱熹音仍有所不同,但差异不大,一等韵的主要元音是后元音[ɑ]，二等韵的是前元音[a]。参照《切韵》一个韵部只能有一个主要元音的原则,我们可以把《广韵》一等的泰、灰、咍三部合为朱熹音的〔回来〕部,二等的佳、皆、夬三部合为朱熹音的〔皆怀〕部。这两部可以通押。

《广韵》止、蟹两摄十三部在朱熹音中变为〔资思〕〔齐微〕〔回来〕〔皆怀〕等四部，在《中原音韵》则变为“支思”“齐微”“皆来”等三部。朱熹音和《中原音韵》的不同有下述三点:

第一、《广韵》止摄支、脂、之三部开口正齿音(照组)和半齿音(日母)字，在朱熹音入〔齐微〕部,不象在《中原音韵》那样入“支思”部。也就是说，这些字在朱熹音中不与支、脂、之三部开口齿头音(精组)字以及“师”字(即〔资思〕部)相谐，而与止摄的其他字和蟹摄齐、祭、废三部字(即〔齐微〕部)相谐,如例4-7、4-9、4-11、4-23、4-24、4-26、4-27、4-29、4-30、4-31、4-39、4-41、4-42、4-43、4-44所示。例中的“迩”(日母)、“耳”(日母)、“砥”(照三)、“矢”(审三)、“视”(禅三)、“枝”(照三)、“提是移反”(禅三)、“尸”(审三)、“蓍音尸”(审三)、“时”(禅三)、“之”(照三)、“趾”(照三)、“止”(照三)、“士鉏里反”(床二)等字，都是《中原音韵》入“支思”部，而朱熹音入〔齐微〕部的。

第二、《广韵》蟹摄一等合口字，即灰部字、泰部合口字(按:本文把泰部唇音字归合口)，在《中原音韵》中与止摄字(入“支思”部者除外)、蟹摄齐、祭、废三部字相谐，合为“齐微”部。但在朱熹音中，蟹摄一等合口字却与止摄字、蟹摄齐、祭、废三部字(即〔齐微〕部)不相谐，当二者在《诗经》相押韵时,朱熹就要注叶音,例如:

4-59 《小雅·鼓钟$_2$》喈音皆，叶居奚反(齐)湝户皆反，叶贤鸡反(齐)悲(脂)回(灰)叶乎为反(支合)

把蟹摄一等合口字“回”改读为止摄合口,这类例子还有:

媒(灰)叶谟悲反(脂合),见《卫·氓$_1$》;

梅(灰)叶莫悲反(脂合),见《秦·终南$_1$》等;

枚(灰)叶莫悲反(脂合),见《周南·汝坟$_1$》;

又叶谟悲反(脂合),见《豳·东山$_1$》;

摧(灰)叶徂为反(支合),见《小雅·鸳鸯$_4$》;

悔(贿)叶虎洧反(旨合),见《大雅·皇矣$_4$》;

罪(队)叶音悴(至合),见《小雅·巧言$_1$》;

退(队)叶吐类反(至合),见《小雅·雨无正$_4$》;

晦(队)叶呼洧反(旨合),见《郑·风雨$_3$》等;

诲(队)叶呼位反(至合),见《大雅·瞻卬》;

佩(队)叶蒲眉反(脂合),见《郑·子衿$_2$》等;

背(队)叶蒲寐反(至合)，见《鲁颂·閟宫$_5$》；

悖(队)叶蒲寐反(至合)，见《大雅·桑柔$_{13}$》；

痗莫背反(队)，叶呼洧反(旨合)，见《小雅·十月之交$_b$》；

旆(泰合)叶蒲寐反(至合)，见《小雅·出车$_2$》。

也有把止摄字改读为蟹摄一等合口的，例如：

4-60 《大雅·泂酌$_2$》罍音雷(灰)归(微)叶古回反(灰)

这一类的例子尚有：

萎(支合)叶於回反(灰)，见《小雅·谷风$_3$》；

威(微)叶音隈(灰)，见《小雅·采芑$_4$》；

畏(未)叶纡会反(泰合)，见《大雅·板$_7$》；

依(微)叶音隈(灰)，见《鲁颂·閟宫$_1$》；

迟(脂)叶陈回反(灰)，见《鲁颂·閟宫$_1$》；

遗唯季反(至合)，叶夷回反(灰)，见《邶·北门$_3$》。

"威"和"隈"，在《中原音韵》是同音字，而朱熹却云："威叶音隈"，表明二字在朱熹音中韵母不同。

蟹摄一等合口字，在朱熹音中与同等的开口字，即咍部字、泰部开口字相谐，如例4-48、4-55所示，合为〔回来〕部。

第三、朱熹音的〔回来〕和〔皆怀〕二部，到了《中原音韵》则合为"皆来"一部，只不过"皆来"部不包括《广韵》蟹摄灰部字、泰部合口字罢了。

伍、效 摄

效摄萧、宵、肴、豪四部，《广韵》萧宵同用，肴独用，豪独用。朱熹音还保持着这三类的区分，当它们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一般都要作叶音，兹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一、当萧宵部字与豪部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或者让豪部字叶音萧宵，例如：

5-1 《邶·凯风$_1$》夭於骄反(宵)劳(豪)叶音僚(萧)

5-2 《大雅·公刘$_2$》舟(尤)叶之遥反(宵)瑶音遥(宵)刀(豪)叶徒招反(宵)

5-3 《齐·东方未明$_1$》倒(晧)叶都妙反(笑)召(笑)

或者让萧宵部字叶音豪，例如：

5-4 《卫·硕人$_3$》敖五刀反(豪)郊(肴)叶音高(豪)骄起桥反(宵)，叶音高镳表骄反(宵)，叶音褒(豪)朝直遥反(宵)，叶直豪反(豪)劳(豪)

5-5 《卫·氓$_5$》劳(豪)朝(宵)叶直豪反(豪)

5-6 《小雅·鹿鸣$_2$》 蒿(豪)昭(宵)叶侧豪反(豪)恌他雕反(萧)，叶音洮(豪)傚胡教反(效)，叶胡高反(豪)敖牛刀反(豪)

5-7 《小雅·信南山$_5$》刀(豪)毛(豪)膋音聊(萧)，叶音劳(豪)

此类例子还有：

骄(宵)叶音高(豪)，见《齐·甫田1》等；

儦表骄反(宵)，叶音褒(豪)，见《齐·载驱4》；

苗(宵)叶音毛(豪)，见《魏·硕鼠3》等；

朝(宵)叶直高反(豪)，见《小雅·渐渐之石1》；

笑(笑)叶音燥(晧，朱熹读为去声)，见《邶·终风1》；

曜羊照反(笑)，叶羊号反(号)，见《桧·羔裘3》。

"骄叶音高"，骄与高的主要元音在朱熹音必不相同。其余可以类推。

二、当萧宵部字与肴部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或者将萧宵部字叶音肴部，例如：

5-8 《大雅·思齐3》庙(笑)叶音貌(效)保(晧)叶音鲍(巧，朱熹读去声)

或者将肴部字叶音萧宵，例如：

5-9 《郑·风雨2》潇(萧)胶(肴)叶音骄(宵)瘳(尤)叶怜萧反(萧)

5-10《王·兔爰2》罦音孚(虞)，叶步庙反(笑)造(号)忧(尤)叶一笑反(笑)觉居孝反(效)，叶居笑反(笑)

"胶叶音骄"，胶与骄的主要元音在朱熹音必不相同。其余可以类推。

三、当豪部字与肴部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或将豪部字叶音肴，如例5-8中的"保(晧)叶音鲍(巧)"；或将肴部字叶音豪，如例5-6中的"傚胡教反(效)，叶胡高反(豪)"，此外还有：

5-11《鄘·干旄1》旄(豪)郊(肴)叶音高(豪)

"郊叶音高"又见于《卫·硕人3》、《魏·硕鼠3》、《小雅·出车2》等章。郊与高的主要元音在朱熹音必不相同，否则的话，注叶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以上叶音材料足以证明：《广韵》效摄萧、宵、肴、豪四部，在朱熹音中，萧宵两部同用(如例5-1、5-9)，萧宵与肴与豪三类主要元音互不相同。依《切韵》的分部原则，这三类可以各自成部，分别谓之〔萧宵〕〔肴郊〕〔豪高〕部。

在《诗集传》中也有一些三部通押的例子，如：

5-12《卫·河广2》刀(豪)朝(宵)

5-13《魏·园有桃1》桃(豪)殽(肴)谣音遥(宵)骄(宵)

5-14《桧·羔裘1》遥(宵)朝直遥反(宵)，叶直劳反(豪)忉音刀(豪)

为什么会有不一致呢？这可以从《诗集传》的叶音的来历中找到原因。有人曾经问朱熹"诗叶韵有何所据"，他回答说："叶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又说："叶韵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补入。"(均见《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顾炎武也说过："朱子诗音大抵本之吴才老，或委之门人编注，而其中参错不合者，未之详定也"(见《诗本音》卷一)就是说，朱熹《诗集传》的叶音本之吴棫的《诗补音》而有所修订，但也有一些照例应该修订而未加修订的(当然也不排除传抄刊行过程中脱漏、窜改叶音的可能)。《诗补音》已经失传，但我们还可以从吴棫另一部传世之作《韵补》中窥见其一斑。拿《韵补》来和《诗集传》的叶音作个比较，我们就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就以效摄来说吧：《韵补》是萧宵肴豪四部同用的，例如《诗经·

大雅·公刘》第二章押舟(尤)瑶(宵)刀(豪)，吴棫认为只要将舟字读为陟遥切(宵)，三个韵字便可相谐①，这是宵豪同用；朱熹则认为不仅舟字要叶音之遥反(宵)，而且刀字也要叶音徒招反(宵)，三字方可相谐，这是宵与豪不同用。又如《诗经·小雅·鹿鸣》第二章押蒿(豪)昭(宵)恌(萧)傚(效)敖(豪)，吴棫读来只要把傚字由去声改读平声，即读为何交切(肴)，就全部谐协了②，这是萧宵肴豪四韵同用；朱熹读来，则昭字要叶音侧豪反(豪)，恌字要叶音洮(豪)，傚字要叶音胡高反(豪)，五个韵脚方才谐协，这是豪与宵萧不同用，与肴也不同用。又如《诗经·豳·七月》第八章押蚤(晧)韭(有)，吴棫将韭读为举夭切(小)③，这是晧小两韵同用；此例朱熹未加以修订。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效摄萧宵肴豪四部同用，合为一部是吴棫音；萧宵、肴、豪鼎足三分，各自为部是朱熹音；《诗集传》中那些〔萧宵〕〔肴郊〕〔豪高〕三部通押的例子，正是吴棫《诗补音》的残留。

《中原音韵》把《广韵》效摄四部合并为"萧豪"一部，但是部内主要元音不止一个。根据"骄"、"郊"、"高"三字在《中原音韵》里不同音，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主要元音不同，依次拟为〔ɛ〕、〔a〕、〔ɑ〕。这样看来，《中原音韵》的"萧豪"和朱熹音的三部相当。

陆、流　摄

流摄尤、侯、幽三部，《广韵》同用。朱熹尤、侯两部同用，如下文例6-3、6-4、6-5、6-7、6-8、6-9、6-10所示。至于幽部字，如"幽"、"纠"，在《诗经》中不与尤、侯部字相押，故无法以叶音材料证明朱熹音中幽部与尤侯合一。但在朱熹的诗作中，却有不少幽部与尤侯相押的例子④。据此，《广韵》尤、侯、幽三部在朱熹音中可合为一部，名曰〔尤侯〕。

《中原音韵》的"尤侯"部，也包括了《广韵》尤、侯、幽三部。不过，《广韵》尤部的唇音字"谋"、"浮"、"妇"、"阜"等字，侯部的明母字"母"、"牡"、"亩"等字，《中原音韵》入"鱼模"，不归"尤侯"。在朱熹音中，这些字仍象《广韵》那样，归〔尤侯〕，不归〔鱼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

第一、当"谋"、"母"二字和〔鱼模〕部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要把"谋"、"母"改读为〔鱼模〕。例如：

6-1 《小雅·小旻5》膴火吴反(模)谋叶莫徒反(模)

6-2 《鄘·蝃蝀2》雨(麌)母叶满补反(姥)

可见"谋"、"母"仍读〔尤侯〕。

第二、当"浮"、"母"、"亩"、"牡"、"妇"、"阜"等字和〔尤侯〕部的其他字在《诗经》中相押

① 见《韵补》卷二下平声三萧。

② 见《韵补》卷二下平声三萧。

③ 见《韵补》卷三上声二十九篠。

④ 例如《朱子大全》卷七所载之《卧龙之游得秋字赋诗纪事呈同游诸名胜聊发一笑》韵：湫投陬求修幽流谋游酬留洲樛愁缪秋。按：其中"幽"、"樛"、"缪"为幽韵字。

时，朱熹不改变它们的读音。例如：

6-3 《小雅·角弓8》浮(尤)流(尤)髦叶莫侯反(侯)忧(尤)

6-4 《大雅·江汉1》浮(尤)滔叶他侯反(侯)游(尤)求(尤)

6-5 《周南·葛覃3》否方九反(有)母莫后反(厚)

6-6 《齐·南山3》亩莫后反(厚)母莫后反(厚)

6-7 《大雅·思齐1》母莫后反(厚)妇房九反(有)

6-8 《邶·匏有苦叶2》轨居美反，叶居有反(有)牡(厚)

6-9 《鲁颂·有駜2》牡(厚)酒(有)

6-10 《郑·大叔于田3》鸨音保，叶补苟反(厚)首(有)手(有)薮(厚)阜符有反(有)

6-11 《秦·驷驖1》阜符有反(有)手(有)狩叶始九反(有)

柒、咸　摄

咸摄覃、谈、咸、衔、盐、添、严、凡共八部，《广韵》覃、谈同用，咸、衔同用，盐、添同用，严、凡同用。朱熹音合为两类：覃、谈、咸、衔同用，盐、添、严同用。《广韵》凡部只有唇音字，因其在《诗经》中没有入韵的，故无法直接知道其在朱熹音中归哪一类。但从山摄元部唇音字和臻摄文部唇音字在朱熹音都已变为洪音(详见下文)来看，凡部也应该归覃、谈、咸、衔一类。

一、覃、谈、咸、衔四部同用，例如：

平声覃、谈、咸、衔四韵同用

7-1 《小雅·节南山1》岩(衔)瞻(盐)叶侧衔反(衔)惔徒蓝反(谈)谈(谈)斩(豏)叶侧衔反(衔)监古衔反(衔)

7-2 《小雅·巧言2》涵音含(覃)谗(咸)

上声敢、槛两韵同用

7-3 《王·大车1》槛(槛)菼吐敢反(敢)敢(敢)

去声阚、鉴两韵同用

7-4 《商颂·殷武4》监(鉴)滥(阚)

入声合、洽两韵同用

7-5 《大雅·板2》辑音集(缉)，叶祖合反(合)洽(洽)

上文我们曾经论述过《广韵》蟹摄和效摄的一等韵和二等韵在朱熹音中主要元音仍有所不同，并因此把一等韵和二等韵分别定为朱熹音的两个部。然而在咸摄中，我们却未有发现一等韵覃谈和二等韵咸衔在朱熹音中有所不同的任何例证，因此只能把覃、谈、咸、衔四部并为朱熹音的一部，谓之〔谈监〕。

二、盐、添、严三部同用，例如：

平声盐、严两韵同用

7-6 《鲁颂·閟宫6》岩(衔)叶鱼杴反(严)詹(盐)

入声叶、帖、业三韵同用

7-7 《卫·芄兰2》叶(叶)韘失涉反(叶)韘甲(狎)叶古协反(帖)

7-8 《小雅·采薇4》业(业)捷(叶)

7-9 《大雅·烝民7》业(业)捷在接反(叶)及(缉)叶极业反(业)

7-10《商颂·长发7》叶(叶)业(业)

此外，从朱熹所作的反切注音来看，盐、添、严三部可以互为反切下字，例如：

玷，忝韵字。《大雅·召旻3》注云："丁险反。"险，琰韵字。

簟，忝韵字。《小雅·斯干6》注云："徒检反。"检，琰韵字。

俨，俨韵字。《陈·泽陂3》注云："鱼检反。"检，琰韵字。

以上叶韵和反切注音两方面的事实表明《广韵》盐、添、严三部在朱熹音中已经合为一部了，谓之〔盐添〕部。

从叶音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朱熹音的两部互不相谐，即主要元音不同。故当这两部字在《诗经》相押时，朱熹就要作叶音，或者把〔盐添〕部的字改读为〔谈监〕，如例 7-1 中的"瞻(盐)叶侧衔反(衔)"，此外还有：

7-11《小雅·采绿2》蓝卢谈反(谈)襜尺占反(盐)，叶都甘反(谈)詹音占(盐)，叶多甘反(谈)

或者把〔谈监〕部的字改读为〔盐添〕，如例 7-6 中的"岩(衔)叶鱼杴反(严)"，例 7-7 中的"甲(狎)叶古协反(帖)"，此外还有：

7-12《陈·泽陂3》菡大感反(感)，叶待检反(琰)俨鱼检反(琰)枕叶知险反(琰)

朱熹音的〔谈监〕部和〔盐添〕部分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监咸"部和"廉纤"部。

捌、深 摄

深摄只有侵一部，《广韵》独用。朱熹音也独用，不与咸摄字通押，如果两摄字在《诗经》中相押，朱熹必然加注叶音。例如：

8-1 《召南·摽有梅2》三(谈)叶疏簪反(侵)今(侵)

8-2 《邶·燕燕3》音(侵)南(覃)叶尼心反(侵)心(侵)

8-3 《大雅·棫朴3》楫音楼(叶)，叶接入反(缉)及(缉)

以上是将咸摄字改读为深摄，以下是将深摄字改读为咸摄的例子：

8-4 《秦·小戎2》合(合)軜音纳(合)邑(缉)叶乌合反(合)

第柒节中的例 7-5、7-9 也是这一类。

《广韵》侵部在《中原音韵》名为"侵寻"，在朱熹音，我们也把它叫做〔侵寻〕。

玖、山 摄

山摄元、寒、桓、删、山、先、仙七部，《广韵》元部与臻摄的魂部、痕部同用，寒、桓同用，删、山同用，先、仙同用。此摄诸部在朱熹音中的离合情形如下：

一、寒、桓、删、山四部同用。例如：

平声桓、删两韵同用

9-1 《大雅·韩奕$_6$》完(桓)蛮(删)

去声翰、换、谏三韵同用

9-2 《郑·缁衣$_1$》馆叶古玩反(换)粲(翰)

9-3 《郑·羔裘$_3$》晏(谏)粲(翰)彦(线)叶鱼旰反(翰)

9-4 《郑·女曰鸡鸣$_1$》旦(翰)烂(翰)雁(谏)

9-5 《小雅·南有嘉鱼$_2$》汕所谏反(谏)衎苦旦反(翰)

9-6 《周颂·访落》涣(换)难乃旦反(翰)

入声曷、末两韵同用

9-7 《小雅·车舝$_1$》渴(曷)括(末)

例9-1、9-3、9-4、9-5，是二等的删部字与一等的寒部字、桓部字相押，朱熹不注叶音的。但也有加注叶音的，例如：

9-8 《邶·匏有苦叶$_3$》雁(谏)叶鱼旰反(翰)旦(翰)泮(换)

9-9 《郑·大叔于田$_3$》慢(谏)叶莫半反(换)罕叶虚旰反(翰)

这两例中的"雁"、"慢"二字是二等韵的字，叶音一等之后方能与一等韵的字至谐。于此可见，《广韵》山摄一等韵寒、桓两部与二等韵删、山两部在朱熹音里主要元音仍有差异，因而我们把寒、桓两部合为朱熹音的〔寒桓〕部，把删、山两部合为朱熹音的〔删山〕部。然而，鉴于〔寒桓〕和〔删山〕相押不注叶音之例比加注叶音的还多，我们又可以肯定这两部的主要元音差异不大，〔寒桓〕的拟为〔ɑ〕，〔删山〕的拟为〔a〕。

二、先、仙两部同用。元部发生分化：喉牙音字与先、仙部读同一类，成为朱熹音的〔先仙〕部；唇音字则变为洪音，归〔山删〕部。故元部喉牙音字与先、仙两部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不作叶音；而元部唇音字与元部喉牙音字、先部字、仙部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一定要把元部唇音字改读为〔先仙〕，即叶音的反切下字或用先部字，或用仙部字，或用元部喉牙音字。例如：

9-10《小雅·巷伯$_4$》幡芳烦反(元)，叶芬邅反(仙)言(元)迁(仙)

9-11《小雅·宾之初筵$_3$》反(阮)叶分邅反(仙)幡(元)叶分邅反(仙)迁(仙)僊(仙)

9-12《小雅·角弓$_1$》反(阮)叶分邅反(仙)远(阮)叶於圆反(仙)

9-13《小雅·青蝇$_1$》樊音烦(元)，叶汾乾反(仙)言(元)

9-14《小雅·瓠叶$_2$》燔音烦(元)，叶汾乾反(仙)献(愿)叶虚言反(元)

9-15《大雅·公刘$_2$》原(元)繁(元)叶纷乾反(仙)宣(仙)叹他安反，叶它涓反[①](先)巘鱼辇反(狝)，叶鱼轩反(元)原(元)

① "叶它涓反"四字，原本无，今依《邶·泉水$_4$》、《小雅·常棣$_3$》补上。

9-16《大雅・崧高$_1$》翰(翰)叶胡千反①(先)蕃(元)叶分邅反(仙)宣(仙)

9-17《大雅・板$_7$》藩(元)叶分邅反(仙)垣(元)翰叶胡田反(先)

9-18《郑・东门之墠$_1$》墠音善，叶上演反(狝)阪音反(阮)，叶孚脔反(狝)远(阮)

9-19《小雅・伐木$_3$》阪(阮)叶孚脔反(狝)衍(狝)践在演反(狝)远(阮)愆(仙)叶起浅反(狝)

9-20《齐・猗嗟$_3$》娈(狝)叶龙眷反(线)婉(阮)叶纡愿反(愿)选雪恋反(线)贯(换)叶扃县反(霰)反(阮)叶孚绚反(霰)乱(换)叶灵眷反(线)

9-21《齐・东方之日$_2$》月(月)闼(曷)叶它悦反(薛)闼发(月)叶方月反(月)

9-22《桧・匪风$_1$》发(月)叶方月反(月)偈起竭反(薛)怛都达反(曷)叶旦悦反(薛)

9-23《大雅・烝民$_3$》舌(薛)发(月)叶方月反(月)

9-24《商颂・长发$_2$》拨(末)叶必烈反(薛)达(曷)叶他悦反(薛) 达越(月)发(月)叶方月反(月) 烈(薛)截(屑)

9-25《小雅・都人士$_2$》撮七活反(末)，叶租悦反(薛)发(月)叶方月反(月)说音悦

9-26《商颂・长发$_6$》钺音越(月)烈(薛)曷汉书作遏，阿葛反(曷)，叶阿竭反(薛)蘖五葛反(曷)，叶五竭反(薛)达(曷)叶陀悦反(薛)截(屑)伐(月)叶房越反(月)桀(薛)

以上诸例中，"言"、"原"、"垣"、"远"、"婉"、"月"、"越"、"钺"等字都是《广韵》元部喉牙音字，除了例 9-12 中的"远"、例 9-20 中的"婉"因声调问题而注叶音之外，其他都不用改读就可与先、仙部字谐韵；"幡"、"樊"、"燔"、"繁"、"蕃"、"藩"、"阪"、"反"、"发"、"髮"、"伐" 等字都是《广韵》元部唇音字，它们都要改读之后方能与元部喉牙音字、先部字、仙部字相谐。例 9-12、9-20 中"反"字的叶音不仅改变韵母，而且改变声调。

在朱熹音中，〔寒桓〕〔删山〕与〔先仙〕主要元音的差异是较为明显的，故它们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一般都要将〔寒桓〕〔删山〕部的字改读为〔先仙〕，如例 9-15 的"叹"、9-16 的"翰"、9-20 的"贯"、"乱"、9-21 的"闼"、9-22 的"怛"、9-24 的"拨"、"达"、9-25 的"撮"、9-26 的"曷"(遏)、"蘖"、"达"；至于将〔先仙〕部的字改读为〔寒桓〕〔删山〕的，在整本《诗集传》中仅得一例，即例 9-3 的"彦(线)叶鱼旰反(翰)"。

现将〔寒桓〕〔删山〕改读为〔先仙〕的字开列于下：

干(寒)叶居焉反(仙)安(寒)叶於连反(仙)，又叶於肩反(先)檀(寒)叶徒沿反(仙)难(寒)叶泥沿反(仙)，又叶泥涓反(先)餐七丹反(寒)，叶七宣反(仙)单音丹(寒)，叶多涓反(先)叹吐丹反，或他安反(寒)，叶它涓反(先)岸(翰)叶鱼战反(线)旦(翰)叶得绢反(线)翰 (翰)叶胡见反(霰)，又叶胡田反、胡千反(先)渴(曷)叶巨列反(薛) 蘖 五葛反(曷)，叶五竭反(薛) 曷(遏)阿葛反(曷)，叶阿竭反(薛)怛 都达反 (曷)，叶旦悦反(薛)闼(曷)叶它悦反(薛)达 (曷)叶他悦反、陀悦反(薛)

宽(桓)叶区权反(仙) 丸(桓)叶胡员反(仙) 溥徒端反(桓)，叶上兖反(狝) 管(缓)叶古兖反(狝) 痯古缓反(缓)，叶古转反(狝)涣(换)叶于元反(元) 乱(换)叶灵眷反(线)泮音畔(换)，叶匹见反(霰)贯(换)叶扃县反(霰)发补末反(末)，叶方月反(月)濊呼活反(末)，叶许月反(月)拨蒲末反，叶笔烈反，又叶必烈反(薛)撮七活反(末)，叶租

① 原本作"叶胡干反"，误。今依《大雅・江汉$_4$》校正。

悦反(薛)括古活反(末)，叶古劣反(薛) 阔(末)叶苦劣反(薛)活古阔反(末)，叶户劣反(薛)活(末)叶户劣反(薛)佸户括反(末)，叶户劣反(薛)

关(删)叶圭员反(仙)还(删)叶音旋(仙) 菅古颜反(删)，叶居贤反(先)颜(删)叶鱼坚反(先) 祥蒲慢反(谏)，叶汾乾反(仙)涧(谏)叶居贤反(先)晏(谏)叶伊佃反(霰)丱古患反(谏)，叶古县反(霰)

山(山)叶所旃反(仙)闲(山)叶胡员反(仙)，又叶胡田反(先)闲(山)叶居贤反(先) 蕑(山)古颜反(删)，叶古贤反、居贤反(先)盼匹苋反(裥)，叶匹见反(霰)

《广韵》山摄在《中原音韵》分成"寒山"、"桓欢"和"先天"三部。朱熹音和《中原音韵》的不同在于：在朱熹音里，《广韵》桓部的主要元音与寒部同为[ɑ]，故桓、寒合为一部；在《中原音韵》里，《广韵》桓部的主要元音变为[ɔ]，与寒部不同了，故把桓部独立出来，自成"桓欢"部，而寒部的主要元音与删部、山部同为[a]，故三部合为"寒山"一部。

《中原音韵》的"先天"相当于朱熹音的[先仙]。《广韵》元部字在《中原音韵》的分化情形与朱熹音相同：喉牙音归"先天"，唇音归"寒山"。

拾、臻、梗、曾三摄

臻摄真、谆、臻、文、欣、魂、痕七部，《广韵》真、谆、臻同用，文、欣同用，魂、痕与山摄之元部同用。本摄七部在朱熹音中的分合情形，除了痕部字因在《诗经》中不入韵，无法辨别去向之外，其余六部是：真、谆、臻、欣同用。文部发生了分化：喉牙音字与真、谆、臻、欣读为一类，唇音字则与魂合为另一类，此两类不相谐。例如：

平声真、谆、臻、欣、文(喉牙音)五韵同用

10–1《邶·北门$_1$》门(魂)叶眉贫反(真)殷(欣)贫(真)艰(山)叶居银反(真)

10–2《鄘·鹑之奔奔$_2$》奔(魂)叶逋珉反(真)君(文)

10–3《齐·敝笱$_1$》鳏古顽反，叶古伦反(谆)云(文)

10–4《秦·小戎$_3$》群(文)錞徒对反，叶朱伦反(谆)苑(阮)叶音氲(文)

10–5《豳·鸱鸮$_1$》勤(欣)闵(轸)叶眉贫反(真)

10–6《小雅·庭燎$_3$》晨(真)煇许云反(文)旂(微)叶渠斤反(欣)

10–7《小雅·无羊$_1$》群(文)犉而纯反(谆)

10–8《小雅·正月$_{12}$》邻(真)云(文)慇(欣)

10–9《小雅·何人斯$_1$》艰叶居银反(真)门(魂)叶眉贫反云(文)

10–10《小雅·采菽$_2$》泉(仙)叶才匀反(谆)芹巨斤反(欣)旂巨依反(微)，叶巨斤反(欣)

10–11《大雅·凫鹥$_5$》亹音门(魂)，叶眉贫反[①](真)熏(文)欣(欣)芬叶丰匀反(谆)艰(山)叶居银反(真)

10–12《大雅·云汉$_1$》天(先)叶铁因反(真)人(真)臻(臻)

10–13《大雅·云汉$_5$》 川(仙)叶枢伦反(谆)焚(文)叶符匀反(谆)熏(文)闻(文)叶微匀反(谆)遁(魂)叶徒匀反(谆)

① 原本"叶眉贫反"四字，误置于"熏"字下，今改正。

10-14《大雅·韩奕4》云(文)门(魂)叶眉贫反(真)

10-15《周颂·载芟》耘(文)畛音真(真)

上声轸、吻两韵同用

10-16《小雅·小弁6》忍(轸)陨音蕴(吻)

去声稕、问同用

10-17《大雅·抑2》训(问)顺(稕)

入声质、术、栉、迄、物(喉牙音)五韵同用

10-18《鄘·定之方中1》日(质)室(质)栗(质)漆(质)瑟(栉)

10-19《王·大车3》室(质)穴(屑)叶户橘反(术)日(质)

10-20《小雅·无羊2》物(物)叶微律反(术)具叶居律反(术)

10-21《小雅·雨无正7》血(屑)叶虚屈反(物)疾(质)室(质)

10-22《小雅·蓼莪6》律(术)弗(物)叶分聿反(术)卒(术)

10-23《小雅·渐渐之石2》卒在律反(术)没(没)叶莫笔反(质)出(术)

10-24《大雅·皇矣8》茀音弗(物),叶分聿反(术)仡鱼乞反(迄)忽(没)叶虚屈反(物)拂(物)叶分聿反(术)

以上诸例中,"君"、"云"、"焞"、"群"、"云"、"熏"、"耘"(以上平声)、"蕴"(上声)、"训"(去声)等都是《广韵》文部喉牙音字,它们都不用改读就可与真、谆、欣部字相谐;"芬"、"焚"、"闻"(以上平声)、"物"、"弗"、"茀"、"拂"(以上入声)等都是《广韵》文部唇音字,它们都要改读为谆部之后才能与真、谆、欣部字相谐;"门"、"奔"、"遯"(以上平声)、"没"、"忽"(以上入声)等都是《广韵》魂部字,其中"门"、"奔"、"没"要改读为真部,"遯"要改读为谆部,"忽"要改读为文部喉牙音,这样之后才能与真、谆、欣部相谐。

从朱熹所作的反切注音和直音也可以看到真、谆、臻、文四部在朱熹音中混同的情形。例如:

榛侧巾反,见《曹·鸤鸠4》等;

蓁侧巾反,见《周南·桃夭3》;

溱侧巾反,见《小雅·无羊4》等;

榛士巾反,见《小雅·青蝇3》;

诜所巾反,见《周南·螽斯1》;

陨音蕴,见《小雅·小弁6》。

"榛"、"蓁"、"溱"、"诜"皆《广韵》臻韵字,其反切下字"巾"是《广韵》真韵字,可见朱熹音臻韵和真韵不分;"陨"字属《广韵》轸韵(它是合口字,应划归准韵),"蕴"字属《广韵》吻韵,可见朱熹音轸韵之合口(准韵)与吻韵读同一音。

梗摄庚、耕、清、青四部,《广韵》庚、耕、清三部同用,青部独用。朱熹音是庚三、清、青读同一类,庚二和耕(耕部只有二等)合为另一类,这两类互不相谐。例如:

平声庚三、清、青三韵同用

10-25《齐·猗嗟2》名(清)清(清)成(清)正音征(清)甥(庚二)叶桑经反(青)

10-26《小雅·伐木1》鸣(庚三)声(清)声生(庚二)叶桑经反(青)听(青)平(庚三)

10-27《小雅·节南山9》平(庚三)宁(青)正(劲)叶诸盈反(清)

10-28《小雅·小旻4》程(清)经(青)听叶平声(青)争(耕)叶侧陉反(青)成(清)

10-29《大雅·云汉1》牲(庚二)叶桑经反(青)听叶丁反(青)

10-30《周颂·有瞽》庭(青)声(清)鸣(庚三)听(青)成(清)

去声映三、劲、径三韵同用

10-31《周南·麟之趾2》定都佞反(径)姓(劲)

10-32《小雅·采薇2》定(径)聘(劲)

10-33《周颂·闵予小子》庭叶去声(径)敬(映三)

入声昔、锡两韵同用

10-34《卫·淇奥3》箦音责(麦),叶侧历反(锡)锡(锡)璧(昔)

10-35《小雅·正月6》局叶居亦反(昔)蹐井亦反(昔)脊(昔)蜴星历反(锡)

10-36《大雅·皇矣2》辟婢亦反(昔)剔它历反(锡)

10-37《大雅·文王有声5》绩(锡)辟(昔)

上述例中的"生"、"牲"、"甥"是《广韵》庚部二等字,"争"、"箦"是《广韵》耕部字,它们都须改读为青部方能与庚三、清、青三部相协。

曾摄蒸、登两部,《广韵》同用,朱熹音也同用。例如:

平声蒸、登两韵同用

10-38《周南·螽斯2》薨(登)绳(蒸)

10-39《唐·椒聊1》升(蒸)朋(登)

10-40《小雅·天保3》兴(蒸)陵(蒸)增(登)

入声职、德两韵同用

10-41《郑·女曰鸡鸣3》来叶六直反(职)赠叶音则(德)

10-42《秦·黄鸟1》棘(职)息(职)息特(德)

这里需要把"国"、"侧"二字的叶音特别提出来说一说

"国"字属《广韵》德韵,《诗集传》中叶音于逼反、越逼反、越偪反共十九次,这三个反切都读为域,域属《广韵》职韵,例如:

10-43《魏·园有桃2》棘(职)食(职)国叶于逼反极(职)

10-44《小雅·北山4》息(职)国叶越逼反

10-45《大雅·常武1》戒叶讫力反(职)国叶越偪反

"侧"字属《广韵》职韵二等字,《诗集传》中两次叶音庄力反:

10-46《召南·殷其雷2》侧叶庄力反(职)息(职)

10-47《魏·伐檀[2]》辐音福，叶笔力反(职)侧叶庄力反(职)直(职)亿(职)特(德)食(职)

侧字本来就读庄力反(《广韵》注“阻力切”，与“庄力反”音同)，现在叶音庄力反，这就表明侧字在朱熹音中不再读庄力反了，已经由职韵转归德韵，与则字同音(或许读为则字的送气音)；其他职韵二等字，如穑字、色字也同类相从，归入德韵。

我们能否根据国，侧两字的叶音就认为职德两韵朱熹是分用的呢？不能。

首先，《诗集传》中似乎可以用来证明职德不相谐的韵例只有八例(其中国字与职韵字相押而叶音域的七例，侧字与职韵字相押而叶音庄力反的一例)，而职德(包括侧、穑、色三个职韵二等字)两韵同用的韵例则多达五十三例，象北、匐、得、德、忒、慝、特、则、贼、塞、克、黑、蜮等德韵字以及穑、色二字，他们与职韵字相押都不注叶音，象服、备、赠、背等字与职韵字相押也都分别叶音蒲北反、蒲北反、则、必墨反，都改读为德韵，而不改读为职韵。要是职德两韵在朱熹音不相谐的话，以上事实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其次，国字叶音域不关协韵，而是训诂上的问题。如果真的是由于职德不相谐而须将国字叶音域以求谐韵的话，下面三个韵例就是不可思议的：

10-48《小雅·雨无正[1]》德(德)国叶于逼反(职)

10-49《大雅·江汉[6]》德(德)国叶越逼反(职)

10-50《大雅·荡[4]》国叶于逼反德(德)德侧(职二)

这三例都是同韵之字相押，朱熹何以要将国字叶音域，把本来至为谐协的押韵变为不相谐的呢？显然职德二韵在朱熹音是相谐的，国字的叶音不是为了协韵而作。

吴棫《韵补》职德两韵与质韵同用，依该书体例，如果不是训诂的需要，卷五“五质”是不收职韵字、德韵字的，现在收进“五质”的职德韵字只有一个，就是“国”字。吴棫在“国”字下注云：“越逼切，邦国。释名：‘国，域也。’博古图周南宫鼎：‘光相南国’，周穆公鼎：‘南国东国’，皆作或(按：或即域之古字)。周官蝈氏，郑司农亦云蝈读如域字，从虫国声。”可见吴棫把国字读为域，为的是要表明国字古时与域字音同义通，属于训诂的问题。朱熹《诗集传》给国字作叶音，正是沿袭了吴棫《诗补音》的做法。这样，国字与职韵字相押而叶音域的七个韵例就不能用来证明职德不相谐了。

再次，似乎可以用来证明职德不相谐的韵例，除去国字的，就只剩下侧字与职韵字相押而叶音庄力反这一个孤证了，即例10-46。其实，侧字叶音庄力反后仍然可以与德韵字“特”相谐，如例10-47；而不注叶音也照样与职韵字同用，例如：

10-51《小雅·緜蛮[3]》侧极(职)

10-52《小雅·何人斯[8]》蜮音或(德)得(德)极(职)侧

所以我们认为侧字叶音庄力反也不是出于谐韵的需要，而是朱熹想表明侧字的古音。

总之，国字和侧字的叶音，性质与众不同，我们不能据之论定职德二韵朱熹是分用的。

以上是把臻、梗、曾三摄分开来观察所得到的结果，若统观三摄，我们就会发现臻摄的真、谆、臻、欣、文(喉牙音)和梗摄的庚三、清、青以及曾摄的蒸、登同用，例如：

（一）真、谆、欣、清、青五部同用

平声真、谆、欣、清、青五韵同用

10-53《邶·简兮$_{4}$》榛侧巾反(真)苓音零(青)人(真)人人

10-54《鄘·定之方中$_{3}$》零(青)人(真)田(先)叶徒因反(真)人(真)渊(先)叶一均反(谆)千(先)叶仓新反(真)

10-55《鄘·蝃蝀$_{3}$》人(真)姻(真)信叶斯人反(真)命叶弥并反(清)

10-56《齐·东方未明$_{2}$》颠(先)叶典因反(真)令力证反，叶力呈反(清)

10-57《齐·卢令$_{1}$》令音零(青)仁(真)

10-58《唐·采苓$_{1}$》苓(青)巅叶典因反(真)信叶斯人反(真)

10-59《秦·车邻$_{1}$》邻(真)颠都田反(先)，叶典因反(真)令力呈反(清)

10-60《小雅·采菽$_{3}$》命叶弥并反(清)申(真)

10-61《大雅·假乐$_{1}$》民(真)人(真)天(先)叶铁因反(真)命叶弥并反(清)申(真)

10-62《大雅·卷阿$_{8}$》天叶铁因反(真)人(真)命叶弥并反(清)人(真)

10-63《大雅·桑柔$_{4}$》慇(欣)辰(真)东叶音丁(青)痻武巾反(真)

10-64《大雅·江汉$_{5}$》人(真)田叶地因反(真)命叶满并反，[1]下同(清)命年(先)叶弥因反(真)

10-65《小雅·节南山$_{6}$》天叶铁因反(真)定叶唐丁反(青)生(庚二)叶桑经反(青)宁(青)醒音呈(清)成(清)政叶诸盈反(清)姓叶桑经反(青)

10-66《大雅·荡$_{7}$》人(真)刑(青)听汤经反(青)倾(清)

入声质、昔、锡三韵同用

10-67《小雅·宾之初筵$_{5}$》识(志)叶失音(质)又(宥)叶夷益反(昔)

10-68《大雅·韩奕$_{2}$》幭莫历反(锡)厄(麦)叶於栗反(质)

（二）清、青、蒸、登四部同用

平声青、蒸、登三韵同用

10-69《小雅·十月之交$_{3}$》令(劲)叶卢经反(青)腾(登)崩(登)陵(蒸)惩(蒸)

入声昔、锡、职、德四韵同用

10-70《邶·北门$_{2}$》适(昔)益(昔)讁知革反(麦)，叶竹棘反(职)

10-71《大雅·韩奕$_{1}$》解音懈，叶讫力反(职)易(昔)辟(昔)音壁(锡)

10-72《商颂·殷武$_{3}$》辟音璧(昔)绩(锡)辟(昔)适直革反(麦)，叶竹棘反[2](职)解音懈(蟹)，叶讫力反(职)

10-73《小雅·楚茨$_{1}$》棘(职)稷(职)翼(职)亿(职)食(职)祀叶逸织反(职)侑音又(宥)，叶夷益反(昔)福(屋)叶笔力反(职)

10-74《小雅·出车$_{1}$》牧(屋)叶莫狄反(锡)来(咍)叶六直反(职)载(代)叶节力反(职)棘(职)

---

① 原本作“叶满井反”，误。今改正。

② 原本无“叶竹棘反”四字。朱熹注云：“適，讁通。”故依《邶·北门$_{2}$》补上这四个字。

10-75《小雅·南有嘉鱼$_3$》来叶六直反(职)又叶夷昔反(昔)

10-76《小雅·小宛$_2$》克(德)富(宥)叶笔力反(职)又(宥)叶夷益反(昔)

10-77《鲁颂·泮水$_5$》德(德)服(屋)叶蒲北反(德)馘古获反(麦)叶况璧反(昔)

(三)真、谆、蒸、登四部同用

平声真、谆、蒸、登四韵同用

10-78《小雅·小旻$_6$》兢(蒸)渊(先)叶一均反(谆)冰(蒸)

10-79《小雅·何草不黄$_2$》玄叶胡匀反(谆)矜古顽反(山),韩诗作鳏,叶居陵反(蒸)民(真)

10-80《大雅·文王$_7$》躬叶姑弘反[1](登)天(先)叶铁因反

入声质、术、职三韵同用

10-81《邶·旄丘$_1$》伯(陌二)叶音逼(职)日(质)

10-82《郑·东门之墠$_2$》栗(质)室(质)即(职)

10-83《齐·东方之日$_1$》日(质)室(质)室即(职)

10-84《桧·素冠$_3$》韠音毕(质)结(屑)叶讫力反(职)一(质)

10-85《曹·鸤鸠$_1$》七(质)一(质)一结(屑)叶讫力反(职)

10-86《小雅·杕杜$_4$》来叶六直反(职)疚叶讫力反(职)至叶朱力反(职)恤(术)

10-87《小雅·蓼莪$_3$》恤(术)至叶朱力反[2](职)

10-88《小雅·菀柳$_1$》息(职)昵(质)极(职)

10-89《小雅·宾之初筵$_3$》抑(职)怭毗必反(质)秩(质)

10-90《大雅·文王有声$_2$》淢况域反(职)匹(质)

10-91《大雅·假乐$_3$》抑(职)秩(质)匹(质)

10-92《大雅·公刘$_6$》密(质)即(职)

统观臻、梗、曾三摄,我们还可以看到庚二和耕不仅与庚三、清、青三部不相协(如例10-68、10-70中的"厄"和"谜"都是麦韵字,当它们和昔韵字、锡韵字在《诗经》中相押时,朱熹要把它们改读为质韵或职韵),而且与蒸、登、真三部也不相协,例如:

10-93《鄘·桑中$_2$》麦(麦)叶讫力反(职)北(德)弋(职)

10-94《小雅·斯干$_4$》翼(职)棘(职)革(麦)叶讫力反(职)

10-95《鲁颂·泮水$_5$》德服叶蒲北反(德)馘古获反(麦),叶况璧反(昔)

10-96《邶·旄丘$_1$》伯(陌二)叶音逼(职)日(质)

以上四例中的"麦"、"革"、"馘"(皆麦韵字)、"伯"(陌韵二等字)都须改读为职韵或昔韵,方能与职韵字、德韵字、质韵字相谐。

总上所述,臻、梗、曾三摄诸部在朱熹音中离合为三部:臻摄的真、谆、臻、欣、文(喉牙音)、梗摄的庚三、清、青、曾摄的蒸、登合为一部,名为[真青];臻摄的魂、文(唇音)合为一部,名为

① 原作"叶姑弓反",误。今依《大雅·召旻$_6$》校正。

② 原本无"叶朱力反"四字,今据《小雅·杕杜$_4$》补上。

〔魂文〕；梗摄的庚二，耕合为一部，名为〔庚耕〕。

此三摄在《中原音韵》合并为两部：臻摄诸部合为"真文"，梗，曾两摄诸部合为"庚青"。《中原音韵》完整地保存了《广韵》韵系的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的区别，不象朱熹音那样有所混合。

在《诗集传》中有两例是侵部与蒸、登通押的：

10–97《秦·小戎$_{2}$》中叶诸仍反（蒸）骖叶疏簪反（侵）

10–98《小雅·楚茨$_{5}$》备叶蒲北反（德）戒叶讫力反（职）位叶力入反（缉）告叶古得反（德）

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侵部与蒸，登等部在朱熹音中也已经混同了，因为从叶音材料可以看出朱熹音中侵与蒸、登，青，真不同类，例如：

10–99《秦·小戎$_{3}$》膺（蒸）弓叶姑弘反（登）縢直登反（登）兴（蒸）人（真）音（侵）叶一陵反（蒸）

10–100《周颂·载芟》馨（青）宁（青）今（侵）叶音经（青）

"音叶一陵反"，表明"音"（侵韵字）和"陵"（蒸韵字）韵尾不同；"今叶音经"，表明"今"（侵韵字）和"经"（青韵字）韵尾不同。

吴棫《韵补》侵部与真、清、青、蒸、登等部是同用的，例如《诗经·小雅·斯干》第六章："乃安斯寝，乃寝乃兴"。吴棫把寝兴二字视为押韵，并认为只要把寝字读为千寻切，二字就谐韵了，① 这是侵蒸二韵同用；而朱熹并不把这二字视为押韵。又如曹植的《禹赞》："舜将崩殂，告天禅位；虞氏既没，三年礼毕。"吴棫认为把位字读为力入切（缉），就可与"毕"（质）相谐韵，② 这是缉质二韵同用；《诗集传》中位字有一次叶音力入反，见例 10–9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侵部与真、清、蒸、登等部在朱熹音中是分用的；《诗集传》中侵部与蒸，登同用的两个例子，应是吴棫《诗补音》的痕迹。

拾壹、宕、江两摄

宕摄阳，唐两部，《广韵》同用；江摄惟有江部，《广韵》独用。朱熹音阳、唐两部同用，阳、唐、江三部之入声同用，从《诗集传》中都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今只举三部之入声，即药、铎、觉三韵同用的例子于下：

11–1《周南·关雎$_{3}$》芼莫报反，叶音邈（觉）乐音洛（铎）

11–2《邶·简兮$_{3}$》籥余若反（药）翟亭历反，叶直角反（觉）赭音者，叶陟略反（药）爵（药）

11–3《卫·淇奥$_{3}$》绰（药）较古岳反（觉）谑（药）虐（药）

11–4《秦·晨风$_{2}$》栎卢狄反，叶历各反（铎）驳邦角反（觉）乐音洛（铎）

11–5《小雅·南有嘉鱼$_{1}$》罩张教、竹卓二反（觉）乐五教、历各二反（铎）

11–6《大雅·灵台$_{2}$》濯直角反（觉）翯户角反（觉）沼叶音灼（药）跃（药）

11–7《大雅·抑$_{11}$》昭叶音灼（药）乐音洛（铎）懆当作懆，七到反，叶七各反（铎）藐美角反（觉）教叶入声虐（药）耄叶音莫（铎）

① 见《韵补》卷一上平声"十七真"。

② 见《韵补》卷五入声"五质"。

11–8《大雅・桑柔7》削(药)爵(药)濯(觉)溺叶奴学反(觉)

11–9《大雅・崧高4》藐(觉)伯叶逋各反(铎)蹻渠略反(药)濯(觉)

由此可见,药、铎、觉三韵已经读同一韵了。江部之平、上、去与阳、唐两部之平、上、去在《诗经》中不相押韵,故我们无法从叶音上直接论证江部之平、上、去与阳、唐之平、上、去在朱熹音中已经混同。但是,根据咸、深、山、臻、梗、曾、通等摄的阳声韵和与之相承的入声韵在朱熹音的分合都是平行一致的局面,我们可以从江部之入声与阳、唐之入声在朱熹音混而不分,推知江部之平、上、去与阳、唐之平、上、去在朱熹音中也是合成一类的。故把《广韵》江、阳、唐三部合为朱熹音的一部,名曰〔江阳〕。这与《中原音韵》相同。

拾贰、通　摄

本摄东、冬、锺三部,《广韵》东部独用,冬、锺两部同用。朱熹音三部同用,例如:

平声东、冬、锺三韵同用

12–1《邶・谷风6》冬(冬)穷(东)

12–2《鄘・桑中3》葑(钟)东(东)庸(钟)

12–3《大雅・凫鷖4》潨在公反(东)宗(冬)宗降叶乎攻反(东)崇(东)

12–4《周颂・小毖》蜂(钟)虫(东)

上声董、肿两韵同用

12–5《商颂・长发5》共音恭,叶居勇反(肿)共厖莫邦反,叶莫孔反(董)龙叶丑勇反(肿)勇(肿)动叶德总反(董)竦小勇反(肿)总子孔反(董)

去声送、宋、用三韵同用

12–6《邶・击鼓2》仲(送)宋(宋)忡敕中反,叶敕众反(送)

12–7《郑・丰1》丰芳容反,叶芳用反(用)巷叶胡贡反(送)送(送)

入声屋、沃、烛三韵同用

12–8《召南・行露2》角叶卢谷反(屋)屋(屋)家叶音谷(屋)狱(烛)狱(烛)足(烛)

12–9《邶・谷风5》鞫居六反(屋)覆芳服反(屋)育(屋)毒(沃)

10–10《唐・椒聊2》匊九六反(屋)笃(沃)

10–11《小雅・白驹4》谷(屋)束(烛)玉(烛)

10–12《小雅・采绿1》绿(烛)匊弓六反(屋)局(烛)沐(屋)

10–13《大雅・既醉3》俶尺六反(屋)告叶姑沃反(沃)

10–14《大雅・桑柔11》迪叶徒沃反(沃)复房六反(屋)毒(沃)

10–15《周颂・载芟》谷(屋)活叶呼酷反(沃)

上述材料证明《广韵》东、冬、锺三部在朱熹音合为一部,名为〔东锺〕。这与《中原音韵》相同。

以上各节在说明朱熹音和《中原音韵》的异同时,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都没有提到,现在总起来说一说,就是:朱熹音的阳声韵部是包括平、上、去、入四声的,而《中原音韵》的则只有

平、上、去三声，而无入声。《广韵》的入声在朱熹音中仍然是入声，在《中原音韵》分别作平声、上声、去声了。故朱熹音的阴声韵部中没有《广韵》的入声字，而《中原音韵》的阴声韵部则含有《广韵》的入声字。

拾叁、总　结

朱熹音总共有二十二个韵部，其中阴声韵部有〔歌戈〕〔家车〕〔鱼模〕〔资思〕〔齐微〕〔回来〕〔皆怀〕〔萧宵〕〔肴郊〕〔豪高〕〔尤侯〕等十一部；阳声韵部(包括入声)有〔谈监〕〔盐添〕〔侵寻〕〔寒桓〕〔删山〕〔先仙〕〔真青〕〔魂文〕〔庚耕〕〔江阳〕〔东钟〕等十一部。

朱熹音韵系同《广韵》比较，显出如下特点：

第一、韵母的归并。《广韵》同摄中同等的重韵，如遇摄的鱼与虞，止摄的支与脂与之与微，蟹摄的灰、咍与泰，佳与皆与夬，祭与废，流摄的尤与幽，咸摄的覃与谈，咸与衔，盐与严，山摄的删与山，元(喉牙音)与仙，臻摄的真、谆、臻与文(喉牙音)、欣，梗摄的庚二与耕，庚三与清，通摄的东一与冬，东三与钟，在朱熹音统统都不分了；《广韵》同摄三四等，如蟹摄的祭、废与齐，效摄的宵与萧，咸摄的盐、严与添，山摄的元(喉牙音)、仙与先，梗摄的庚三、清与青，在朱熹音也都不分了，咸摄一二等也不分(不过，《广韵》蟹、效、山三摄一二等的分别，在朱熹音中还保留着)；《广韵》相近的摄，如止摄与蟹摄的细音，臻摄的细音与梗摄的细音以及曾摄，宕摄与江摄，在朱熹音中也都合并了。

第二、新韵母的出现。《广韵》止摄开口韵齿头音字以及个别正齿音字，在朱熹音中组成了一个新的韵部〔资思〕，其韵母和止摄其他字的不同。

第三、《广韵》元部和文部在朱熹音中都发生洪细之分：唇音变为洪音，喉牙音仍读细音。

朱熹音韵系同《中原音韵》比较，又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朱熹音仍保留了《广韵》的入声，而《中原音韵》则把《广韵》的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

第二、《广韵》止摄开口韵正齿音和半齿音字，朱熹音入〔齐微〕部，不同于《中原音韵》把它们同齿头音字合为"支思"部。《广韵》蟹摄一等开口和合口，朱熹读同一部，而《中原音韵》则把一等合口归"齐微"部。

第三、《广韵》麻部之细音字，如"车"、"遮"、"嗟"等，在朱熹音仍然与洪音字"家"、"麻"等同在一个韵部(即主要元音相同)，而《中原音韵》则由于它们的主要元音变得与洪音字不同而须独立成一个韵部"车遮"。

第四、《广韵》之韵尾[-n]和[-ŋ]，朱熹音已有不能分的(如臻摄与梗、曾两摄的混合)，而《中原音韵》则保留了《广韵》的区分。

北京大学唐作藩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修改

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

史存直

一、引　言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还不能确说。

在中国史书上有记载的事实，如《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说：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①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也说：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师。②

当时这些使人所使用的语言如何，是否用汉字写过表章，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因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个别日本人认识汉字或说汉语的问题，而是汉字传到日本之后在日本逐渐通用开来的问题。从这一方面考虑，倒是日本方面的记载更为有用。据日本人用汉字写成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古事记》(公元714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所载，在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曾有百济学者王仁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事之。大约从那以后汉文就在日本宫廷和上层社会中传布开来。关于应神天皇的年代，至今尚无确论。日本旧史说应神天皇即位于公元270年，王仁将《论语》《千字文》传至日本在应神16年。总之，汉字传至日本当在三世纪，而在日本宫廷和上层社会中传布开来当在四五世纪。

日本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在汉字传到日本之前，他们本没有文字。所以他们最初使用汉字时，本是当作一种外文来使用的；就是说，书面上完全使用汉文，和他们的口语不发生关系。可是两种语言接触久了，日本人所写的汉文就变得不象纯粹的汉文；另一方面，他们也逐渐想到利用汉字来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所谓"万叶假名"，不外就是当作书写日语的手段而使用的汉字。从这样的情况向前发展一步，就产生了日本字母"假名"(kana)。

"万叶假名"这个名称来源于《万叶集》。《万叶集》是日本的一部古代诗歌集，其中收有仁德天皇元年(公元313年)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四百余年的长短诗歌四千余首。这些诗歌都是用所谓"万叶假名"书写的。据传说，"平假名"为弘法大师所造，"片

假名"为吉备真备所造，其实都是日本人民大众在以汉字书写日语的过程中任意使用的各种异体假名经过整理而成的。

照这样，汉字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逐渐扎了根，成了日本人在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汉文书籍在日本广为流传，于是他们也就必须有系统地学习汉字的读音了。但日语的语音体系和汉语的语音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日本人模仿汉字的读音就免不了有些"走样"。不过走样尽管走样，可是既然是有系统的学习，所以在汉语语音体系中有区别的东西，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在转写时加以保存。这样，他们的译音经过整理也就自成为一种体系。

正如汉字在中国有方音不同一样，日本人借用汉字也有方音的区别。从时代来说，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传过去的读音，日本人称之为"吴音"；在中国唐代传过去的读音，日本人称之为"汉音"。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南方，那时日本人读汉字自然要以南方音为准。而且以"吴音"来和"汉音"作对照，也确实可以看出南方音的一些特点。可是到了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转移到北方，而且得到长期的安定，所以日本人那时候就自然要改以北方音为标准了。公元792年，日本桓武天皇下诏书说："明经之徒，不可习吴音，而要熟习汉音"。从那以后汉音就取得了正统的地位。不过，在政治文化领域里吴音虽为汉音所代替，但在人民生活中，特别是在佛教思想方面，吴音已有了牢固的地位，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所以直到现在汉音和吴音仍是汉语借词在日语中的两种主要读音。如果我们对于这两种读音能适当地还原，那就可以成为我国中古时期语音的极可宝贵的参考资料。

每种语言的语音都必然要随着时代变化。日语中的汉语借词在借用之后就成了日语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免不了要随着时代而变化。拿经过变化之后的现代读音来加以还原，不用说是有较大困难的。这时候我们首先就必须知道汉字在借用当时的读音和现代读音有怎样的差别。不然的话，象高本汉那样，以日本的现代读音为根据来拟测中古汉语的读音，当然就要把问题搞错。幸而好，日本出版的汉和大字典之类的书都是用"历史的假名遣"(即按历史原则使用假名)为汉字注音的，而且汉音与吴音并注。只要我们知道这"历史的假名遣"在当时代表什么音，而且同时知道日语语音体系和汉语语音体系之间的差异，自然也就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日本人是怎样地用他们所能利用的近似音来转写汉字的读音了。因此我打算在下面先谈日语语音体系和汉语语音体系之间的差异，接下去再谈古代日本人在转写汉语语音时怎样想方设法来把汉语语音体系中的差别区分开来。了解了这些情况，再来根据日本的汉音、吴音拟测中古汉语的语音自然也就没有多大困难了。

二、日语语音体系和汉语语音体系之间的差异

拿日语、汉语的语音体系和西洋各种语言的语音体系一比较，哪怕是对于这些语言并没有深刻理解的人也都能看出，日语、汉语的音节构成和西洋各种语言的音节构成很不相同：日语、汉语的音节构成都比较简单规律，没有象西洋各种语言中所见到的复辅音③。日语、

汉语中不但没有复辅音，而且音节构成一般总是辅音在前，元音在后。汉语虽有一部分音节以辅音收尾，但仅限于鼻辅音 [-m、-n、-ŋ] 以及和这些鼻辅音相配的唯闭音 [-p、-t、-k]。

拿日语的语音体系和汉语的语音体系相比较，那就显得格外简单。日语的固有音节一般都是由一辅音加一元音所构成的开音节。日语的固有语音体系或许可以拿五十音图作为代表。

(五十音图)					(日本式罗马字拼法)					
ア	イ	ウ	エ	オ	a	i	u	e	o	
カ	キ	ク	ケ	コ	ka	ki	ku	ke	ko	(g-)
サ	シ	ス	セ	ソ	sa	si	su	se	so	(z-)
タ	チ	ツ	テ	ト	ta	ti	tu	te	to	(d-)
ナ	ニ	ヌ	ネ	ノ	na	ni	nu	ne	no	
ハ	ヒ	フ	ヘ	ホ	ha	hi	hu	he	ho	(-p, -b)
マ	ミ	ム	メ	モ	ma	mi	mu	me	mo	
ヤ	イ	ユ	エ	ヨ	ya	i	yu	e	yo	
ラ	リ	ル	レ	ロ	ra	ri	ru	re	ro	
ワ	ヰ	ウ	ヱ	ヲ	wa	wi	u	we	wo	

在五十音图中本是没有浊音的。日语的固有语音体系是否本来就没有浊音，现在虽然难以确定，但即使有浊音，也不过再加上四行浊音了事。(即 k: g, s: z, t: d, h (p): b) 至于长音、拗音、拗长音和促音、拨音，则都是在和汉语接触后逐渐发展出来的，虽不能说尽出于汉语的影响，但不妨说主要出于汉语的影响。

日语的五十音图，按照它的排列方式来看，本来应该是每行的辅音相同、每段的元音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五十个(其实是四十七个) 假名所代表的音本来应该象日本式罗马字拼法所表示的那样[4]。可是以日语的现代读音来说，就和日本式罗马字拼法有若干出入了。牵涉到辅音的有: (a)シ、ジ、チ、ヂ四个音节的辅音已受后面的元音影响发生颚化; (b) 日本罗马字把ハ、ヒ、フ、ヘ、ホ这行音的辅音当作h本来就不正确。我们看，和ハ、ヒ、フ、ヘ、ホ相对立的浊音拼作b，半浊音拼作p，而且唇音汉字在日语中都用ハ行音或バ行音来转写，可知ハ、ヒ、フ、ヘ、ホ这行音本来就是唇音。所谓半浊音多半就是ハ、ヒ、フ、ヘ、ホ的原来读音。牵涉到元音的有: (c)ス、ズ、ツ、ヅ四个音节的元音u不但失去了圆唇性，而且其中的ツ、ヅ同时发生了齿音化。日语语音的这些历史变化是在何时发生的虽然难以确说，但假名自身是在汉字传到日本之后才产生的，那么我们推断说这些语音变化是在假名产生后才发生的，当不至于有过大差错[5]。不管怎样，要想把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工作做好，不了解日语语音的历史变化是不行的。

和日语的语音体系相比，汉语的语音体系就显然要复杂些。且不说中古汉语，只就现代汉语的语音体系来说，也就比日语的语音体系复杂。日语固有的音节数大致只有50—70个，

而现代汉语的音节数不分字调也还有400个左右。就音节的构成方式来看，现代汉语的声母共有21个，即 b、p、m、f、d、t、n、l、g、k、h、j、q、x、zh、ch、sh、r、z、c、s; 加上一个零声母就是22个，比日语五十音图的辅音要多一倍。现代汉语的韵母共有17或18个(按拼音方案计算是17)，即 i、u、ü, a、o、ê、e, ai、ei、ao、ou,an、en、ang、eng、ong、er, 比日语五十音图的元音要多三四倍。这17或18个韵母还会和介音结合起来构成结合韵，所以声韵一配合就能产生400多个音节；再和字调一配合，就能产生一千二三百个音节。

以上是就现代汉语说的，至于中古时期的汉语，那就比现代更为复杂。例如现代汉语已经没有浊音，而中古汉语则有浊音；现代汉语的入声已经消失，而中古汉语则不但有入声，而且入声还有三种不同的收尾。不过中古汉语的语音究竟比现代汉语的语音复杂多少，倒是不易确说的。因为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一部韵书《广韵》所代表的并非一时一地的语音体系，而是所谓综合体系，其中包含着方音成分，同时也包含着东汉以来的古音成分，我们是不能把它当作单一体系来看待的。《广韵》的音节总数表面上有3800多个，我们却不能以此为根据说中古汉语的音节总数为3800多个。

不管怎样，拿日语的语音体系和汉语的语音体系一对照，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则是十分明显的。

三、日本人转写汉语语音时所遭遇到的困难

一般地说来，每种语言都会在语音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所以一个民族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在语音上或多或少碰到一些困难。如果一个民族的语音体系比较简单，那么他们学习语音体系比较复杂的语言时所遭遇的困难就会更大。日本人学习汉语乃至其他外语时的情况正是这样。

每个民族在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时所遭遇到的语音上的困难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音值是否正确的问题，另一方面有音类区别是否能分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音值正确了，音类区别当然也就能分开了。不过从反对方面来说却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说音类区别能分开了，音值也就正确了。

若要考察现代日本人学习现代汉语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就音值和音类划分两方面来同时进行考察的。不过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却和现代日本人学习现代汉语的情况不同。古代日本人学习古代汉语(实际上只是学习汉字)，在音值上是否正确，我们已无法准确地知道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音类区别是否能分开这一方面。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承认，古代日本人在区分汉字的读音时确实尽了莫大的努力。他们总算尽了一切的可能用假名来把汉字的音类区别开来。虽然由于他们自身的语音体系过于简单，所以终难免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努力却是十分明白的。也正因为他们努力把音类划分开来的原故，所以在音值方面也很有参考价值。站在汉人的地位来说，我们宁应该感谢古代日本人的这种努力，因

为他们为我们保存了语音史资料，使我们在拟测中古汉语的语音体系时得到很大的帮助。现在就来看看古代日本人是怎样努力把汉语的音类区分开来的吧。

为了能看出古代日本人的努力，莫如拿他们的译音来和《广韵》的声韵调系统相对照。《广韵》所代表的虽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体系，但我们可以推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语音体系和唐代的北方语音体系也都包含在《广韵》之中，所以拿日本的两种译音来和《广韵》相对照是最简捷可靠的办法。

《广韵》的声类从切语上字来归纳共为41类。现在把这41类的代表字和这些字的两种译音列表于下：

广韵声类代表字及其日译对音

（表中列了两种对音的，前面的是汉音，后面的是吴音；只列一种对音的，则表示汉音、吴音相同。）

（牙　音）見ケン	溪ケイ・カイ	羣クン・グン	疑ギ	
（舌头音）端タン	透トウ・ツ	定テイ・ヂャウ	泥デイ・ナイ	
（舌上音）知チ	徹テツ・デチ[6]	澄チョウ・ヂョウ	娘ヂャウ・ナウ	
（重唇音）幫ハウ	滂ハウ	並ヘイ・ビャウ	明ベイ・ミャウ	
（轻唇音）非ヒ	敷フ	奉ホウ・ブ	微ビ・ミ	
（齿头音）精セイ・シャウ	清セイ・シャウ	從ショウ・ジュ[7]	心シン	邪シャ・ジャ
（正齿音$_2$）莊サウ・シャウ	初ショ・ソ	床ショウ・ザウ	疏ショ・ソ	
（正齿音$_3$）照セウ	穿セン	神シン・ジン	審シン	禪セン・ゼン
（喉　音）影エイ・ヤウ	曉ケウ	匣カフ・ガフ	云（喻$_3$）ウン	以（喻$_4$）イ
（半舌・半齿）來ライ	日ジツ・ニチ			

既然《广韵》的41声类并非一时一地所有，而是古今南北的综合，那么我们自然就不能要求日本的两种译音都能把这41声类区别开来。首先，可以看出日译吴音有清浊的对立，而日译汉音就没有清浊的对立。这一点正和现代汉语的情况相同，就是说，吴语有清浊的对立，北方普通话没有清浊的对立。

在这里，我必须顺便把所谓“译音”或“对音”解释一下。一个民族在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的时候，一般只是用本民族所固有的音类来代替其他民族的音类，并不能象语音学家那样，用精密的音标把其他民族的语音记录下来，所以通常不称为“记音”，而称为“译音”或“对音”。既然如此，“译音”或“对音”一般地说来就只能和“原音”有一定程度的近似，而不能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偶然的。换句话说，“译音”或“对音”能把“原音”的类别划分清楚就算不错的了，有时甚至连“原音”的类别也会被搞混的。拿日本的两种译音来说就有这种情况。

就《广韵》的41声类来说，其中的口腔音既有清浊的对立，又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而日语的口腔音就只有清浊的对立，没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所以日本人碰到汉语中的送气不送

气的对立就没有办法把它们区别开来，只好把它们混而为一了事。这种混而为一的情况是比较明白、容易看得出来的，但“译音”和“原音”并不完全相同则是人们不易想到的了。例如日语的清浊和汉语的清浊是否完全相同呢，看来是不能速断的。因为我们看到古代日本人既用他们的浊音对当汉语南方音的浊音，又用他们的浊音对当汉语北方音的鼻音，可见他们既感觉他们的浊音近似中国南方话的浊音，又感觉他们的浊音近似中国北方话的鼻音。根据这种情形，我们似乎只能推断，当时日语中的清浊对立是有声无声的对立，和印欧语的情况一样，而中国南方话的清浊对立则不是有声无声的对立，和今天的吴语情形一样。至于当时中国北方话的鼻音，也许正如今天的某些北方方言的情形一样，是所谓硬化鼻音。

在做了上面这样的解释之后，再来分别就每一组的声母做必要的说明罢。

先看牙音声母“见溪群疑”。古代日本人对于这组声母是用他们的カ行音或ガ行音来对当的，可见这组声母的发音部位是舌根，这是没有问题的。成问题是“疑”母的汉音和吴音都用“ギ”来对当，似乎和舌音、唇音不能构成比例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日本的ガ行音本来就是 [g-] / [ŋ-] 两读的，所以在书写形式上就把两种读音搞混了。

再看舌头音声母“端透定泥”和舌上音声母“知彻澄娘”。古代日本人对于这两组声母都是用他们的タ行音或ダ行音来对当的，可见这两组声母的发音部位原来都是舌头。可是照中国的现代读音来看，舌上音都变成了翘舌音，而日本的两种译音对舌上音大都用タ行或ダ行的第二段チ或ヂ，也有少数用第四段テ或デ，可见在他们借用的时候舌上音多半已经颚化，也就是说多半已经变成了 [tɕ、tɕ‘、dʑ‘、ȵ] 等读法，但也有少数保持着舌头音的读法。有人认为“知彻澄”的读者应该是 [ʈ、ʈ‘、ɖ]，那是不可靠的。因为这种推测在现代方音中和域外译音中都找不到证据。而且也不便于说明“知彻澄”何以在后代会和“照穿床”合流。

重唇音声母“帮滂并明”和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微”古代日本人都是用他们的ハ行音或バ行音来对当的。根据现代日语来看，这样的对当好象很奇怪，因为现代日语读ハ行音为 [ha、hi、fu、he、ho]，根本看不出它们是唇音。可是从日语的“连浊”现象⑧ 并参考他们按传统让ハ行与バ行作为清浊相配，可知日语中的ハ行音在古时原是两唇音，不同于现代读音。而且根据中国旧韵书的反切系统来看，汉语在唐代还是轻唇与重唇不分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日本的两种对音上。正如在中国有人推测从重唇变为轻唇，中间要经过 [pf、pf‘、bv] 的阶段，在日本人中也有人认为日语的古代两唇音变为今天的 [ha、hi、fu、he、ho]，中间要经过 [ɸ] 的阶段。我认为这种推测还有待证明。

齿头音声母“精清从心邪”和正齿音声母“照穿床审禅”古代日本人都是用他们的サ行音或ザ行音来对当的。这就证明这两组声母本出于同一来源齿音。不过这里面有些问题还要好好研究才能解决：(1)塞擦音和磨擦音的区别在日本的两种译音中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倒还可以根据中国旧韵书的反切系统来做判断。也就是说，不妨认为“精清从”和“照穿床”是塞擦音，而“心邪”和“审禅”是磨擦音。(2)那么齿头和正齿的差别，特别是正齿$_2$和正齿$_3$的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呢？从日语サ行音和ザ行音的现代读音来看，我们当然可以知道

这两行音的第二段，即“シ”和“ジ”都已颚化了，可是它们是什么时候颚化的呢？我们也可以推测汉语的正齿音大约也是齿头音经过颚化而形成的，可是同属正齿音为什么又有“照$_2$”和“照$_3$”的区别呢？而且再进一步考察，就更会觉得单纯用颚化作为关键来解决问题有困难。因为“精”、“照$_2$”和“照$_3$”这三组声母的对音里都有“シ”或“ジ”。看到这样错综复杂的现象，我感到单纯靠颚化做关键是不够的，还必须想到颚化现象有时间的先后和地区的不同。就齿头音声母“精清从心邪”来说，在汉语中这些声母在细音韵母前发生颚化的事为时甚晚，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日本人用“シ”或“ジ”来和细音韵母前的齿头音声母相对当有两种可能：①那时“シ”和“ジ”尚未颚化；②那时“シ”和“ジ”已颚化，对音时只取其近似。就正齿音声母来说，“照$_3$”组的汉音、吴音相同，而“照$_2$”组的汉音、吴音洪细有别，正可以让我们推测，这两组声母的切语用字所以系联不起来，大约就是为了照顾方音的原故。就是说，“照$_2$”是摆动于“精”组和“照$_3$”之间的，它并不是一组独立的声类。如果这种推测不错，那么“照$_3$”当然就是颚化齿音了。可是“照$_3$”组中有些字的日译对音不用“シ、ジ”而用“セ、ゼ”又该如何解释呢？我想，汉语方言中把“翘舌音”读为“齿头音”的现象是能够给我们以启发的。总的说来是：“精”组为齿头音，“照$_3$”为颚化齿音，而“照$_2$”则为摆动于“精”组与“照$_3$”之间的音。根据这一推测则日语的“シ”和“ジ”在当时多半已经颚化。

喉音声母“影晓匣云以”的发音部位本来应该在喉部，不应该在舌根。可是这组声母在中国本来也就有“深喉”与“浅喉”之分，而在日本译音中，对属于深喉的“影云以”都用ア行音来对当，对于浅喉音“晓匣”则用カ行音或ガ行音来对当，这就引起了争论：“晓匣”两母到底是喉音呢还是舌根磨擦音？照中国旧传的等韵学看来应该是喉音，可是由于日本的两种译音用カ行音或ガ行音来对当，于是高本汉之流就认为它们是舌根磨擦音了。这样的推测既和中国旧传的等韵学不合，也和其他域外译音不合⑨，我们应该怎样来下判断呢？我在前面曾提到，看译音必须懂得双方的语音体系。我们一查日语的语音体系，它本来是没有 [h] 音的，日语的ハ行音现代虽读 /h/，可是在古代都读两唇音。这样一说我们就能够想清古代日本人所以用カ行音或ガ行音来对当“晓匣”两母的道理了。搞清“晓匣”两母并非舌根磨擦音之后，还剩下一个“深喉、浅喉”问题。“影晓匣云以”这组声母是否有分为深喉、浅喉的必要呢？在懂音位学理论的人看来，自然知道是不必要的。那么过去又为什么产生了深喉、浅喉的意见呢？原来这组声母只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送气音使人感到喉咙里有磨擦，而不送气音就没有这种感觉，于是就发生了发音部位的深浅问题。在“影晓匣云以”这组声母里还有清浊对立和其他组不一致的问题。其他组都是两清一浊，而喉音则为两清两浊（“云”、“以”合为“喻”）。这一现象也把高本汉给弄糊涂了。于是他就猜想“喻”为零声母，而“影”则为喉头爆裂音。这一猜想就我国各地方音和几种域外译音来看也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实由于高本汉既不明瞭《广韵》为综合体系，又不明瞭汉语的清浊并非有声无声所致。（关于清浊问题，后面还要再谈）

半舌、半齿音“来”母和“日”母，就日本两种译音来看，“来”母比较简单，“日”母则汉音

为“シッ”，吴音为“ニチ”，其自身虽有歧异，但这种歧异倒是和中国的方音相符的。“日”在北方普通话中读“日”，和正齿音“ㄓ、ㄔ、ㄕ”相配；在吴语中读“广”，和舌上音“娘”母相同。

把以上的分析放在一起来看，细心的人自然会看出，《广韵》的41声类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所具有，至少是综合南北两种主要方音而得。最明显的地方有四：(一)吴音分清浊而汉音不分清浊；(二)“照₂”没有独立地位，只是“精”组和“照₃”的交叉地带；(三)“影晓匣喻”的参差不齐；(四)“日”母的南北异读。

上面把《广韵》41声类的两种日本译音说完，下面再来对《广韵》206韵的两种日本译音进行分析。

广韵韵类代表字及其日译对音

(表中列了两种对音的，前面的是汉音，后面的是吴音；只列一种对音的则表示汉音、吴音相同。)

(韵摄)	平		上		去		入	
(通)	東	トウ・ツ	董	トウ・ツ	送	ソウ・ス	屋	ヲク(オク)
	冬	トウ・ツ			宋	ソウ・ス	沃	オク
	鍾	ショウ・シュ	腫	チョウ・チュ	用	ヨウ・ユ	燭	ショク・ソク
(江)	江	カウ	講	カウ	絳	カウ	覚	カク
(止)	支	シ	紙	シ	寘	シ		
	脂	シ	旨	シ	至	シ		
	之	シ	止	シ	志	シ		
	微	ビ・ミ	尾	ビ・ミ	未	ビ・ミ		
(蟹)	斉	セイ・ザイ	薺	セイ・ザイ	霽	セイ・サイ		
					祭	セイ⑩		
					泰	タイ		
	佳	カイ・ケ	蟹	カイ・ゲ	卦	クヮイ・ケ		
	皆	カイ・ケイ	駭	カイ・ガイ	怪	クヮイ・ケ		
					夬	クヮイ・ケ		
	咍	カイ	海	カイ	代	タイ・ダイ		
	灰	クヮイ・ケ	賄	クヮイ	隊	タイ・デ		
					廢	ハイ		
(遇)	魚	ギョ・ゴ	語	ギョ・ゴ	御	ギョ・ゴ		
	虞	グ	麌	グ	遇	グ		
	模	ボ・モ	姥	ボ・モ	暮	ボ・ム		

(臻)…	真	シン	軫	シン	震	シン	質	シッ・シチ
	諄	シュン	準	シュン	稕	シュン・ジュン	術	シェツ・ジェチ
	臻	シン					櫛	シッ・シチ
	文	ブン・モン	吻	ブン・モン	問	ブン・モン	物	ブッ・モチ
	欣	キン・コン	隠	イン・オン	焮	キン・コン	迄	キッ・コチ
	痕	コン・ゴン	佷	コン・ゴン	恨	コン・ゴン		
	魂	コン・ゴン	混	コン・ゴン	慁	コン・ゴン	没	ボッ・モチ
(山)…	元	ゲン・グヮン	阮	ゲン・グヮン	願	ゲン・グヮン	月	ゲッ・グヮチ
	寒	カン・ガン	旱	カン・ガン	翰	カン	曷	カツ・カチ
	桓	クヮン・グヮン	緩	クヮン・グヮン	換	クヮン・グヮン	末	バッ・マチ
	刪	サン	潸	サン・セン	諫	カン・ケン	黠	カツ・ゲチ
	山	サン・セン	産	サン・セン	襇	カン・ケン	鎋	カツ・ガチ
	先	セン	銑	セン	霰	セン	屑	セツ・セチ
	仙	セン	獮	セン	線	セン	薛	セツ・セチ
(效)…	蕭	セウ	篠	セウ	嘯	セウ		
	宵	セウ	小	セウ	笑	セウ		
	肴	カウ・ゲウ	巧	カウ・ケウ	效	カウ・ゲウ		
	豪	カウ・ガウ	皓	カウ・ガウ	號	カウ・ガウ		
(果)…	歌	カ	哿	カ	箇	カ		
	戈	クヮ	果	クヮ	過	クヮ		
(假)…	麻	バ・マ	馬	バ・メ	禡	バ・メ		
(宕)…	陽	ヤウ	養	ヤウ	漾	ヤウ	薬	ヤク
	唐	タウ・ダウ	蕩	タウ・ダウ	宕	タウ・ダウ	鐸	タク・ダク
(梗)…	庚	カウ・キャウ	梗	カウ・キャウ	映	エイ・ヤウ	陌	バク・ミャク
	耕	カウ・キャウ	耿	カウ・キャウ	諍	サウ・シャウ	麦	バク・ミャク
	清	セイ・シャウ	静	セイ・ジャウ	勁	ケイ・キャウ	昔	セキ・シャク
	青	セイ・シャウ	迥	ケイ・ギャウ	径	ケイ・キャウ	錫	セキ・シャク
(曾)…	蒸	ショウ	拯	ショウ	證	ショウ	職	ショク・シキ
	登	トウ	等	トウ	嶝	トウ	徳	トク
(流)…	尤	イウ・ウ	有	イウ・ウ	宥	イウ・ウ		
	侯	コウ・グ	厚	コウ・グ	候	コウ・グ		
	幽	イウ・ユ	黝	イウ・ウ	幼	イウ・ユウ		
(深)…	侵	シン	寝	シン	沁	シン	緝	シフ

	覃	タン・ドン	感	カン	勘	カン・コン	合	カフ
	談	タン・ダン	敢	カン	闞	カン・コン	盍	カフ・ガフ
	盐	エン	琰	エン	豔	エン	葉	エフ
(咸)…	添	テン	忝	テン・デン	㮇	テン	帖	テフ
	咸	カン・ガン	豏	カン・ガン	陷	カン・ガン	洽	カフ・ガフ
	銜	カン・ガン	檻	カン・ガン	鑑	カン・ガン	狎	カフ・ガフ
	严	ゲン・コン	儼	ゲン	釅	ゲン・ゴン	業	ゲン・ゴフ
	凡	ハン・ボン	范	ハン・ボン	梵	ハン・ボン	乏	ハフ・ボフ

就上表来看日本的两种译音，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广韵》206韵(四声相配共61组)并非每组韵都有不同的读音。这是不是由于日语的语音简单所以把汉语语音中的差别搞混了的原故呢？不是。首先以日本译音来和中国旧传的十六摄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译音的类别大致和韵摄相符。其次拿中国唐代诗歌用韵来看，也大致和十六摄相符。最后拿其他域外译音来看，也和十六摄相差不远。可知日本译音还是相当可靠的。

不过，日语语音简单，古代日本人在用假名为汉字译音的时候的确也费了不少苦心，如果我们对于他们的译音不细心分析，也会在还原时发生差错的。例如"先铣霰屑"和"仙狝线薛"这两组韵，照日本译音来看，其主要元音似乎是"-e-"，我们经过反复推敲然后才敢断定实是"-iɛ-"。从这里也就可以体会出，不了解中日两方的语音体系，不在体系下考虑每一声、每一韵的音值，是难望把译音还原得正确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日语统共只有 a、i、u、e、o 五个元音，因此古代日本人要怎样转写汉语复元音的韵，怎样转写汉语的鼻音韵尾以及和鼻音韵尾相配的入声韵尾，怎样转写汉语的介音，都就成了问题。即以单元音而论，汉语单元音也不止五个，象ㄙ，さ这些元音又该如何转写呢？可见他们为区分汉语韵类的差别是遭遇到莫大困难的。

先就复元音的韵来说，汉语复元音韵的韵尾大致可以分为"-i"和"-u"两类(严格地说来都只是近似的。也就是说，ai、ei 韵中的韵尾近似 -i，ao、ou 韵中的韵尾近似 -u)，所以古代日本人用"イ"和"ウ"来对当这两种韵尾还可以说是比较自然的。

汉语的三种鼻音韵尾"-m、-n、-ŋ"古代日本人是怎样处理的呢？现代日语中的"ン"这个字母在五十音图中就没有它的地位，可能是后来才产生的，所以古代日本人在译音时就用"ム"和"ヌ"来对当"-m"和"-n"。到后来日语中产生了"ン"，而汉语中的闭口韵也消失了，"-m"变成了"-n"，所以日本人也就用"ン"来对当汉语中的"-m、-n"两个韵尾了。古代日本人处理"-ŋ"的方法最为特别，如果仿效用"ム、ヌ"来对当"-m、-n"的办法，他们似乎也可以用"グ"来对当"-ŋ"，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可能与ガ行音有两种读法有关)。他们倒是用"ウ"或"イ"来和"-ŋ"对当，就是说，对元音 a、o、u 后面的"-ŋ"用"ウ"，对元音 e、i 后面的"-ŋ"用"イ"。这样的对应就不免在我们的思想上引起了双重问题：汉语的韵尾"-ŋ"究竟是不是鼻音？是一类还是两类？经过考虑，我们只能推测，这种特殊的

对音乃是由于日语五十音图中没有表示"-ŋ"音的字母，所以只得采用他们凭音感认为近似的音来对音。

和三种鼻音韵尾相平行的是三种入声韵尾。日本译音对待入声韵尾"-k"的办法也正和对待鼻音韵尾"-ŋ"一样，是用"ク"和"キ"来对当的，其条件也完全相同。日本译音对待入声韵尾"-t"可就和对待鼻音韵尾"-n"不同了，对于同一个韵尾"-t"是用"ツ"和"チ"来对当的，汉音用"ツ"而吴音用"チ"。这可能是由于时代不同，日语语音有了变化的原故。也就是说，当借入吴音时"チ"尚未颚化，所以用"チ"，到了借入汉音时"チ"已颚化，所以改用"ツ"。日本译音对于入声韵尾"p"是用"フ"来对当的。这就更可以证实我们推测ハ行音原为两唇音不错。

日本人在转写汉语的介音时就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介音原是日语语音体系里所没有的。要怎样才能把这样的东西转写出来呢？利用ヤ行音和ワ行音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可是并不能全部解决。尤其是介音"-ü-"不易解决。我们不能认为域外译音中没有"-ü-"，就以为汉语本来没有"-ü-"，以为"-ü-"是后发展出来的，或以为"-ü-"是由"-iu-"演变而成的。因为照旧韵书的反切系统来看，所谓"合口细音"当然就是"-ü-"，不可能作其他解释。因此，古代日本人在利用ヤ行音和ワ行音之外还不得不利用其他一些便宜办法来解决介音问题。我们试把下面的情况检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1）"谆准稕术"这组韵中的介音"-ü-"是用"ユ"来转写的。

2）"元阮愿月"（汉音）这组韵中的元音"-iɛ-""-üɛ-"是当作"-e-"来转写的。

3）"先铣霰屑""仙狝线薛""萧篠啸""宵小笑""肴巧效"（吴音）"盐琰艳叶""添忝㮇帖""严俨酽业"（汉音）这些组韵中的元音"-iɛ-""-üɛ"是当作"-e-"来转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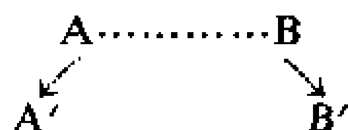
如此看来，汉语中的介音"-i-"或"-ü-"就往往被日本人省掉了。即使在借用当时没有省去的介音，由于日本人读起来感到拗口，所以在语音演变过程中也逐渐消失了，因而"果子""愿书"按照"历史的假名遣"本应读为"クヮシ""グヮンショ"，可是现代音却变成了"カシ""ガンショ"。

最后，附带说一说声调问题。既然日语是没有声调的语言，所以用他们所发明的假名也就无法把汉语的声调表示出来。现代出版的汉和大字典之类虽然也对每个汉字注出了四声，可是这只是根据中国的韵书转抄的。至于古代日本人借用汉字时的读音是否区别声调，声调有几类，从现代出版的汉和大字典中是无法知道的。不过根据日本古籍记载，日本古代在式部省大学寮中设有"音博士"（又称"音儒"），专管汉字的读音。据说当时的吴音有八种声调，汉音有五种声调，可以说和中国现代吴语以及下江官话的声调基本上相合。

四、两种日本译音的还原

要想对译音进行还原，首先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对双方的语音体系及其历

史发展情况要有全面的了解，不然就会出错误。从道理上来讲，两种语言在语音体系上既有不同，那么译音本来就不会和原音完全吻合。再加上双方在历史发展中都有了变化，所以从后代的语音来看译音，差距当然就显得更大了。用图来表明这层道理则为：



图中A为甲语言的语音，B为乙语言对它的译音；经过一段历史时间之后，A变为 A′，B 变为 B′。A和B本来就有一定差距，经过历史演变之后，A′和B′的差距当然就更大了。

而且一个一个的音原是要放在体系中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若孤立地看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高本汉在为汉语拟音时虽然也参考了日译汉音和吴音，但由于他在使用这种译音时既缺少体系观念和历史观念，又把综合体系的旧韵书误认为单一体系，那怎么还能不错呢！

现在，当我把日本译音还原时，我特别注意上述两点，即既要在两个不同的语音体系中看一个一个的对音，同时也要注意双方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情况。遇到难以决定的问题，还要参考其他材料，如其他译音，历代韵文之类。

就两种日本译音来看，日译汉音在声韵两方面都是十分规律的，而日译吴音在韵类方面就有一些不规律的现象。这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呢还是由于地域的关系呢，我现在还不敢断定。所以为了慎重，我现在只谈日译汉音的还原。至于日译吴音的还原，虽暂时不谈，但参考汉音的还原，做起来也是并无多大困难的。

先谈声母的还原。就日译汉音的情况来看，各组声母既无清浊对立，也无送气不送气对立，而且鼻音一律变为口腔音。除此之外，齿音也缺少塞擦与磨擦的差别。参考日译吴音及其他域外译音，我推测：

1）日译汉音没有清浊对立是由于唐代的中原地区已经没有浊音。

2）日译汉音用口腔音来对当鼻音是由于北方的鼻音硬化。从音位学观点，硬化鼻音仍应还原为鼻音。

3）日译汉音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是由于日语缺少这种对立。所以还原时应参考其他材料恢复这种对立。

4）日译汉音也没有塞擦音与磨擦音的对立，也是由于日语缺少这种对立。所以还原时应参考其他材料恢复这种对立。总括起来，41声母应还原为：

（牙　音）	见	溪	群	疑	：	k	k‘	k/k‘	ŋ
（舌头音）	端	透	定	泥	：	t	t‘	t/t‘	n
（舌上音）	知	彻	澄	娘	：	ʈ	ʈ‘	ʈ/ʈ‘	ɳ[11]
（重唇音）	帮	滂	并	明	：	p	p‘	p/p‘	m
（轻唇音）	非	敷	奉	微	：	p	p‘	p/p‘	m

(齿头音)　精　清　从　心　邪　：ts　ts‘　ts/ts‘　s　s

(正齿$_2$)　庄　初　床　疏　　：ts/tɕ　ts‘/tɕ‘　ts/tɕ/ts‘/tɕ‘　s/ɕ

(正齿$_3$)　照　穿　神　审　禅　：tɕ　tɕ‘　tɕ/tɕ‘　ɕ　ɕ

(喉　音)　影　晓　匣　云　以　：○　h　h　○　○

(半舌・半齿)来　日　　　　：l　ʑ

再谈韵母的还原。就日译汉音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和十六摄相合的。不过也有些地方在音值的断定上有一些困难，须要详细探讨。

(通摄)“东董送屋”“冬○宋沃”“锺湩用烛”这三组韵在对音上颇为一致，只有洪细的区别，因此还原为 -oŋ (-ok) 和 -ioŋ (-iok) 是没有问题的。

(江摄)“江讲绛觉”这组韵的对音和宕摄没有区别，可能已经并入宕摄。但这组韵实由通摄而来，故为慎重起见，不妨暂时还原为 -ɔŋ (-ɔk)。

(止摄)“支纸寘”“脂旨至”“之止志”“微尾未”这四组韵在对音上颇为一致，因此还原为 -i 应无问题。不过合口音应还原为 -ui。

(蟹摄)“齐荠霁”“祭”“泰”“佳蟹卦”“皆骇怪”“夬”“咍海代”“灰贿队”“废”这九组韵从对音看似应分为两类：前两组的对音应还原为 -ei 和-uei，后七组的对音应还原为 -ai 和 -uai。用十三摄和十六摄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蟹摄中“齐荠霁”“祭”“灰贿队”“废”这几组韵到后代都转入止摄了。日译汉音也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就是说，“齐荠霁”“祭”这些韵的汉音 -ei 和 -uei，正是从 -ai、-uai 变为 -i、-ui 的中间状态。和我考察唐代七大诗人的用韵情况相符。看来十六摄所以把这些韵并为一摄，可能是以更早的语音为依据的。日译吴音可供参考。

(遇摄)“鱼语御”“虞麌遇”“模姥暮”这三组韵的对应似乎明显地分为两类：第一组和第三组为一类，而第二组另为一类。前一类的元音为 -o 或 -io，后一类的元音为 -u。可是根据现代普通话的读音来看，则这三组韵一律读 -u 或 -ü，古代韵文也反映它们是同韵。如此看来，日译汉音中可能包含有方音成分。

(臻摄)“真轸震质”“谆准稕术”“臻○○栉”“文吻问物”“欣隐焮迄”“痕很恨○”“魂混恩没”这七组韵的对音似乎可以分为四类：“真”“臻”“欣”三组为一类，其主要元音为 -i-；“谆”组为一类，其主要元音为 -ü-；“文”组为一类，其主要元音为 -u-；“痕”“魂”两组为一类，照对应看，其主要元音似乎是 -o-，实应还原为 -ə-。我们应该想到，日语的元音只有 a、i、u、e、o 五个，对于汉语的ə音没有恰好相当的元音，所以就只得用近似的o 来转写了。从音理上说，把 ən、in、un、ün 合为一摄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入声则为 ət、it、ut、üt。

(山摄)“元阮愿月”“寒旱翰曷”“桓缓换末”“删潸谏黠”“山产裥锴”“先铣霰屑”“仙狝线薛”这七组韵的对音似乎可以分为两类：“寒”“桓”“删”“山”四组为一类，其主要元音为 -a- 或 -ua-；“元”“先”“仙”三组为一类，照对音看，其主要元音似乎是 -e-，其实是 -iɛ- 和 -üɛ-，这是从语音体系及其他材料不难推知的。把 -an、-iɛn、-uan、-üɛn 当作一韵的四呼当然

也是可以的，其入声则为 -at、iɛt、-uat、-üɛt。

（效摄）“萧篠啸”“宵小笑”“肴巧效”“豪皓号”这四组韵的对音似乎可以分为两类：“肴”“豪”两组为一类，其主要韵母应为 -au；“萧”“宵”两组为一类，从对音看，其主要韵母似乎是 -eu，而其实是 -iɛu，这是从语音体系及其他材料不难推知的。

（果摄）“歌哿箇”“戈果过”这两组韵的对音还原为 -a 和 -u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假摄）“麻马祃”这组韵的对音和果摄相同，也应该还原为 -a 和 -ua。那么“果”“假”两摄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参看吴音就可以明白这两摄实是参考南方吴语而分的。就上古音和其他域外译音来说，“果”“假”两摄应合；就现代多数方言来说，“果”“假”两摄应分；就中古音来说，分合孰为主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就唐代七大诗人的用韵来看，白居易不分，其余六家皆分。

（宕摄）“阳养漾药”“唐荡宕铎”这两组韵的对音显然应还原为 -aŋ (-ak)、-uaŋ (-uak) 和 -iaŋ (-iak)。

（梗摄）“庚梗映陌”“耕耿诤麦”“清静劲昔”“青迥径锡”这四组韵的对音似乎可以分为两类：“庚”“耕”两组为一类，依对音看，其主要韵母似乎是 -aŋ (-ak) 和 -uaŋ (-uak)，但还原为 -aŋ (-ak) 和 -uaŋ (-uak) 就会与宕摄相混，所以我把它们还原为 -ɐŋ (-ɐk) 和 -uɐŋ (-uɐk)；“清”“青”两组为一类，照对音看，其主要韵母似乎是 -eŋ (-ek)，实应还原为 -ieŋ (-iek) 和 -üeŋ (-üek)。

（曾摄）“蒸拯证职”“登等嶝德”这两组韵的对音为 -oŋ (-ok) 和 -ioŋ (-iok)，和通摄相同，但实际上这两摄的读音是不同的，所以我把曾摄还原为 -əŋ (-ək)、-uəŋ (-uək) 和 -iəŋ (-iək)。

（流摄）“尤有宥”“侯厚候”“幽黝幼”这三组韵的对音似乎可以分为两类：“尤”“幽”两组为一类，其对音为 -iu；“侯”组为一类，其对音为 -ou。然而这三组韵既同居一摄，其主要元音当不至相差过远，所以应还原为 -iəu 和 -ou。

（深摄）“侵寝沁缉”这组韵的对音显然应还原为 -im (-ip)。

（咸摄）“覃感勘合”“谈敢闞盍”“盐琰艳叶”“添忝㮇帖”“咸豏陷洽”“衔槛鉴狎”“严俨酽业”“凡范梵乏”这八组韵的对音似乎可以分为两类：“覃”“谈”“咸”“衔”“凡”五组为一类，可以还原为 -am (-ap)，“盐”“添”“严”三组为一类，照对应看，似乎可以还原为 -em (-ep)，实则应还原为 -iɛm (-iɛp)。

把日译汉音还原之后来和今天的北方普通话对照一下，我相信对于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北方普通话的语音体系在这一千多年中的变化实际上并不太大，有些人因为误信《广韵》为单一体系，所以就把语音变化夸大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写完）

注释：

(1) 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糟屋郡志贺岛村的海滨曾出一金印，上书“汉委奴国王”数字，不知是否即光武

所赐。

② 1951年在大阪府和泉市上代的古坟中发掘出一面铜镜，上有“景初三年，陈是作铭铭之，保子宜孙”字样，不知是不是魏明帝送给倭女王卑弥呼的。

③ 塞擦音只能作为单辅音看待，把它看作复辅音实在是不合理的。

④ ハ行为例外，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⑤ 据说在“片假名”的五十音图之前还有几种“真假名”的五十音图。如此说来，五十音图的产生当在假名产生之前。但即使如此，也不会影响到汉音、吴音的还原工作。

⑥ 查“彻”字本是浊音，作“直列切”，可知日译吴音不误。

⑦ “从”字吴音作“ジュ”，似不合规律，但日本惯用音作“ジュウ”。

⑧ 所谓“连浊”，指的是读清音的字要在复音词的后一音节就有时变成浊音或半浊音。(就ハ行音来说就变成バ行音或パ行音。)如“判”单读为 ハン，但“评判”则读为ヒョウバン；“笔”单读为ヒツ，但“铅笔”则读为エンピツ。

⑨ “晓匣”两母的朝鲜译音和越南译音均作 [h]。

⑩ “祭”字的惯用音作サイ。

⑪ 我用 ȶ 这个音标，并不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辅音，只用它代表 t/tɕ。

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

王吉尧　石定果

概　　说

日语汉字的音读存在着吴音和汉音两大主要系统。所谓吴音是指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的南方汉语语音；所谓汉音是指中国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北方汉语语音。

在汉语语音史上，南北朝语音与隋唐语音是有所不同的，但它们同属中古阶段。因此，吴音汉音即是中古汉语语音在日语中的对音，它们分别系统地反映了中古时期汉语南方语音和北方语音的面貌，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贵资料。研究吴音汉音与中古汉语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于分析古汉语音类、构拟古汉语音值、描写古汉语方音等汉语语音史诸方面的研究，有着极重要的价值。

吴音约在公元六世纪传入日本，经过推古朝时代地广泛流行使用，遂成为日本汉字音的基础。公元七、八世纪，汉音传入日本，逐渐取代吴音的地位而成为主要学习对象，公元七九二年，日本桓武天皇诏令"明经之徒，不可习吴音"，而要"熟习汉音"。这时日本进入奈良年代末期平安年代初期。根据日本学者对日语语音史的分期，上述阶段属中古期①。故吴音汉音是日语的中古音阶段。

必须说明，现代的日语辞书中所标注的吴音和汉音的读音，已不完全是其本来面目。由于吴音汉音流传年代久远，难免会出现混乱，而且日语语音系统自身也在发展演化，所以今天日语的汉字音有许多已失去原始音值。显然，我们要进行吴音汉音音系与中古汉语音系的对照，只能依据其本音，而不能依据以后变异了的读音，过去有的人在利用日语中汉字音读来探求汉语中古声韵时就未曾注意这一问题。如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的《方言字汇》中援引的吴音和汉音，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现代读音，未免失当。

随着日语汉字音读的变化，其音值也与假名表记方式产生矛盾，同一个汉字音读却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假名表记法。据日本学者桥本进吉等研究，由江户时代契沖所创造、并由后代学者所补订的历史假名表记法（历史假名遣）"代表着平安朝中期以前的语音状况。"②即是说，此种表记法反映了吴音汉音较原始的语音系统。因此，本文在标注吴音汉音的音值时采用历史假名表记法。

下面，我们用国际音标将历史假名表记法中各假名所代表的日语中古音音值注出[3]。凡与现代日语读音不同者，右上方加星号为记。

ア[a]	イ[i]	ウ[u]	エ[e]	オ[o]	カ[ka]	キ[ki]	ク[ku]
ケ[ke]	コ[ko]	サ[sa]	シ[si]*	ス[su]*	セ[se]	ソ[so]	タ[ta]
チ[ti]*	ツ[tu]*	テ[te]	ト[to]	ナ[na]	ニ[ni]	ヌ[nu]	ネ[ne]
ノ[no]	ハ[ɸa]*	ヒ[ɸi]*	フ[ɸu]	ヘ[ɸe]*	ホ[ɸo]*	マ[ma]	ミ[mi]
ム[mu]	メ[me]	モ[mo]	ヤ[ja]	イ[i]	ユ[ju]	エ[e]	ヨ[jo]
ラ[ra]	リ[ri]	ル[ru]	レ[re]	ロ[ro]	ワ[wa]	ヰ[wi]*	ウ[u]
ヱ[we]*	ヲ[wo]*	ガ[ga]	ギ[gi]	グ[gu]	ゲ[ge]	ゴ[go]	ザ[za]
ジ[zi]*	ズ[zu]*	ゼ[ze]	ゾ[zo]	ダ[da]	ヂ[di]*	ヅ[du]*	デ[de]
ド[do]	バ[ba]	ビ[bi]	ブ[bu]	ベ[be]	ボ[bo]	ン[n]	

由上可见，日语中古音与现代音主要区别为：

1．サ行第二段的シ与该行其余各段假名一样，也以[s]为音节开头的辅音；今音则以[ʃ]开头。与之相应的浊音ザ行之ジ，辅音为[z]，而非今音的[ʒ]。

2．タ行第二段的チ和第三段的ツ，和其余各段一样同以辅音[t]开头，今音则分别以[tɕ]和[ts]开头。与之相应的浊音ダ行的ヂ、ヅ，辅音也为[d]，非今音的[ʤ]和[z]。

3．ハ行各段假名一律以[ɸ]为音节开头的辅音，今音则仅第三段的フ辅音为[ɸ]，其余均为[h]。

4．ワ行的ヰ、ヱ、ヲ三假名均系以[w]为音节开头，今音则分别同于ウ、エ、オ。

除此而外，中古日语尚存在着今已消失的合口拗音，如クワ[kwa]、クヱ[kwe]、クヰ[kwi]等。

日语没有类似汉语的那种声调变化，所以，我们仅从声母和韵母两方面来考察吴音汉音与汉语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汉语的中古音以《切韵》音系为准。

声类对照

一、牙音

1．见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k]。

例字:	降	工	居	计	桂	君	干	叫	京	割
吴音:	カウ	ク	コ	カイ	ケ	クン	カン	ケウ	キャウ	カチ
汉音:	カウ	コウ	キョ	ケイ	クワイ	クン	カン	ケウ	ケイ	カツ

2．溪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k]。

例字:	孔	去	夸	欺	快	强	勘	曲	渴
吴音:	ク	コ	ケ	キ	ケ	カウ	コン	コク	カチ
汉音:	コウ	キョ	クワ	キ	クワイ	キャウ	カン	キョウ	カツ

3. 群母

吴音读作 [g],汉音读作 [k]。

例字:	共	拒	群	权	桥	狂	竞	俭	忌	局
吴音:	グ	ゴ	ガン	ゲン	ゲウ	ガウ	ギャウ	ゲン	ギ	ゴク
汉音:	キョウ	キョ	カン	ケン	ケウ	キャウ	ケイ	ケン	キ	キョク

4. 疑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g]。

例字:	语	倪	元	饿	芽	仰	硬	玉	月
吴音:	ゴ	ゲイ	グワン	ガ	ゲ	ガウ	ギャウ	ゴク	ゲチ
汉音:	ギョ	ゲイ	ゲン	ガ	ガ	ギャウ	ガウ	ギョク	ゲツ

牙音的发音部位在吴音汉音中未变,仍为舌根音。但值得注意之点是:

① 见、溪两母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已消失,[k]、[k'] 在吴音汉音中都合并成一个音位[k];

② 全浊声母群母在汉音中已与清声母见、溪合流,吴音则仍保持浊音;

③ 次浊声母疑母在吴音汉音中均为浊音。

而上述几点——不区别送气与不送气;全浊声母在吴音中保持浊声,在汉音中清声化;次浊声母仍为浊声——是吴音汉音的普遍现象,故下文对此类情况不再赘述。

二、喉音

1. 晓母

吴音汉音均为 [k]。

例字:	凶	呼	训	汉	孝	兄	朽	吸
吴音:	ク	ク	クン	カン	カウ	キャウ	ク	キツ
汉音:	キョウ	コ	クン	カン	カウ	ケイ	キウ	キツ

2. 匣母

开口及部分合口字,吴音为 [g]、汉音为 [k]。

例字:	红	五	害	恨	换	校	华	滑	协
吴音:	グ	ゴ	ガイ	ゴン	グワン	ガウ	ゲ	ゲチ	ゲツ
汉音:	コウ	コ	カイ	コン	クワン	カウ	クワ	クワツ	ケツ

部分合口字吴音变为ワ行音,即零声母④,汉音则仍为 [k]。

例字:	会	画	和	皇	横	穫	獲
吴音:	ヱ	ヱ	ワ	ワウ	ワウ	ワク	ワク

汉音:	クワイ	クワイ	クワ	クワウ	クワウ	クワク	クワク

3．影母

吴音汉音均为“零声母”。

例字:	拥	影	约	烟	安	亚	樱	暗
吴音:	ユ	ヤウ	アク	イン	アン	ア	ヤウ	オン
汉音:	ヨウ	エイ	ヤク	イン	アン	ア	アウ	アン

例字:	握	押	污	温	委
吴音:	アク	アツ	ウ	ヲン	ヰ
汉音:	アク	アツ	ヲ	ヲン	ヰ

4．云母

吴音汉音均为“零声母”。

例字:	宇	卫	往	炎	有
吴音:	ウ	ヱ	ワウ	エン	ウ
汉音:	ウ	ヱイ	ワウ	エン	イウ

5．以母

吴音汉音均为“零声母”。

例字:	勇	愉	延	以	维	诱	育	悦	叶
吴音:	ユ	ユ	エン	イ	ヰ	ユ	ヰク	エチ	エツ
汉音:	ヨウ	ユ	エン	イ	ヰ	イウ	ヰク	エ	エツ

匣母合口字在吴音中部分读 [g]，部分为“零声母”，这种分化现象在现代汉语的吴方言区也有所反映，如“互”“护”同为暮韵合口匣母字，但在苏州、无锡、常熟、嘉定等地的读音中，二字声母有别。“互”为 [ŋ-]，“护”为[ɦ-]。又如在海门，某些合口匣母字如“汇”“会”等读零声母，而某些匣母合口字如“狐”“葫”“胡”等则声母为 [ɦ]⑤。而且，吴语区读为零声母的合口匣母字，其韵母均有介音 [w]，这正与日语吴音中变为“零声母”的合口匣母字均属ワ行([w-]) 的情况相同，这符合上古汉语中的“喻三归匣”说。

影、以、云三母虽在吴音汉音中统统为“零声母”，但细究之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纯粹的零声母，如“爱”，吴音汉音同，均作アイ[ai]；如“贵”，吴音汉音均作エン[en]。第二类为以半元音[w]开头，如“育”，吴音汉音同作ヰク[wiku]；“援”，吴音ヲン[won]，汉音ヱン[wen]。第三类为以半元音 [j] 开头，如“夜”，吴音汉音均作ヤ[ja]。

三、舌上音

1．知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t]。

例字:	忠	驻	展	帐	征	知	筑	卓	哲
吴音:	チュ	チュ	テン	チャウ	チョウ	チ	チク	タク	テチ

汉音: チュウ　チュ　テン　チャウ　チョウ　チ　チク　タク　テツ

2. 彻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t]。

例字: 耻　超　敕　畅

吴音: チ　テウ　チキ　チャウ

汉音: チ　テウ　チョク　チャウ

3. 澄母

吴音读 [d],汉音读 [t]。

例字: 仲　往　滞　茶　丈　呈　澄　治　秩

吴音: ヂユ　ヂユ　ダイ　ダ　ヂャウ　ヂャウ　ヂョウ　ヂ　ヂチ

汉音: チュウ　チユ　テイ　タ　チャウ　テイ　チョウ　チ　チツ

4. 娘母

吴音读 [n],汉音读 [d]。

例字: 女　浓　尼　匿

吴音: ニヨ　ニユ　ニ　ニキ

汉音: ヂヨ　ヂョウ　ヂ　ヂョク

四、舌头音

1. 端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t]。

例字: 东　对　丹　多　丁　登　点　的

吴音: ツ　テ　タン　タ　チャウ　トウ　テン　チャウ

汉音: トウ　タイ　タン　タ　テイ　トウ　テン　テキ

2. 透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t]。

例字: 统　土　替　妥　汤　厅　探　脱

吴音: ツ　ツ　タイ　タ　タウ　チャウ　トン　タチ

汉音: トウ　ト　テイ　タ　タウ　テイ　タン　タツ

3. 定母

吴音读 [d],汉音读 [t]。

例字: 简　徒　弟　弹　调　盗　堕　唐　定　淡

吴音: ヅ　ヅ　ダイ　ダン　デウ　ドウ　ダ　ダウ　ヂャウ　ダン

汉音: トウ　ト　テイ　タン　テウ　タウ　タ　タウ　テイ　タン

4. 泥母

吴音读 [n],汉音阴声韵和入声韵读 [d],阳声韵读[n]。

例字:	内	年	尿
吴音:	ネ	ネン	ネウ
汉音:	ダイ	ネン	デウ

本文概说中已谈到日语中古音的タ行各段假名开头的辅音均为 [t],相应的浊音ダ行各段假名开头的辅音均为 [d]。直到室町时代，チ(ヂ)ツ(ヅ)的辅音才分别变为 [tʃ] ([ʤ]) [ts] ([dz])。因此,舌上音和舌头音在吴音汉音中均读 [t] ([d])。

上古汉语中,舌上音和舌头音音值相同,知母端母均读 [t],彻母透母均读 [t'],澄母定母均读 [d],直到中古汉语中舌上音才分化出来,为 [ȶ] [ȶ'] [ȡ][8]。吴音汉音中舌上音舌头音音值无别,除受日语本身音系的制约外,也证实了上古汉语的这一特点。

泥母字在汉音中分别用[d]和[n]对译，看来有些特别,其实是因为隋唐时西北方言中的泥母字,除了韵尾为 [m]、[n] 时声母为 [n],余者声母均读 [dʻ][9]。汉音的分歧实际上源于中古汉语西北方音的分歧。

五、重唇音

1. 帮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ɸ]。

例字:	布	拜	俵	波	兵	冰	悲	必	八
吴音:	フ	ハイ	ハウ	ハ	ヒャウ	ヒョウ	ヒ	ヒツ	ハチ
汉音:	ホ	ハイ	ヘウ	ハ	ヘイ	ヒョウ	ヒ	ヒチ	ハツ

2. 滂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ɸ]。

例字:	普	派	片	票	破	扑	匹
吴音:	フ	ヘ	ヘン	ハウ	ハ	ホク	ヒチ
汉音:	ホ	ハイ	ヘン	ヘウ	ハ	ホク	ヒツ

3. 并母

吴音读 [b],汉音读 [ɸ]。

例字:	罴	盆	盘	婆	平	被	拔	泊
吴音:	ベ	ボン	バン	バ	ビャウ	ビ	バチ	バク
汉音:	ハイ	ホン	ハン	ハ	ヘイ	ヒ	ハツ	ハク

4. 明母

吴音读 [m],汉音阴声韵和入声韵读 [b],阳声韵读 m。

例字:	模	米	慢	摩	命	美	谋	密
吴音:	モ	マイ	マン	マ	ミャウ	ミ	ム	ミチ
汉音:	ボ	ベイ	マン	バ	メイ	ビ	ボウ	ビツ

六、轻唇音

1．非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ɸ]。

例字:	夫	反	分	放	拂	非	富	福
吴音:	フ	ホン	フン	ハウ	ホン	フ	フ	フク
汉音:	フ	ハン	フン	ハウ	ハン	ヒ	フウ	フク

2．敷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ɸ]。

例字:	峰	敷	肺	份	妨	妃	副
吴音:	フ	フ	ハ	フン	ハウ	ヒ	フク
汉音:	ホウ	フ	ハイ	フン	ハウ	ヒ	フク

3．奉母

吴音读 [b]，汉音读 [ɸ]。

例字:	缝	父	愤	房	负	缚
吴音:	ブ	ブ	ブン	バウ	ブ	バク
汉音:	ホウ	フ	フン	ハウ	フウ	ヒャク

4．微母

吴音读 [m]，汉音读 [b]。

例字:	无	问	万	亡
吴音:	ム	モン	マン	マウ
汉音:	ブ	ブン	バン	バウ

本文概说中已谈到日语中古音的ハ行各段假名均以双唇辅音 [ɸ] 为音节的开头，这与中古汉语唇音字发音部位相同。

非敷奉微四母的读音在吴音汉音中分别同于帮滂並明四母，可见迟至隋唐时汉语的轻重唇音尚未分化。

汉音明母字读音的分化也表明了隋唐时西北方言里该声母的分化⑦。

七、舌齿音

1．庄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债	诈	庄	争	扎
吴音:	セ	シャ	シャウ	シャウ	サチ
汉音:	サイ	サ	サウ	サウ	サツ

2．初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窗	础	抄	创	察

吴音: サウ ソ セウ シャウ セチ
汉音: サウ ショ サウ サウ サツ

3. 崇母

吴音读 [z],汉音读 [s]。

例字: 助 巣 床
吴音: ゾ ゼウ ジャウ
汉音: ショ サウ サウ

4. 生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数 山 砂 牲 省 湿
吴音: シュ セン シャ ジャウ シャウ シツ
汉音: ス サン サ サウ セイ シツ

八、正齿音

1. 章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终 煮 真 章 正 脂 祝
吴音: シュ ショ シン シャウ シャウ シ シュク
汉音: シュウ ショ シン シャウ セイ シ シュク

2. 昌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枢 春 川 唱 称 炊 尺
吴音: シュ シュン セン シャウ ショウ スヰ シャく
汉音: シュ シュン セン シャウ ショウ スヰ セキ

3. 船母

吴音读 [z],汉音读 [s]。

例字: 顺 射 剩 示 实
吴音: ジュウ ジャ ジョウ ジ ジチ
汉音: シュウ シャ ショウ シ シツ

4. 书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书 世 伸 扇 舍 伤 叔
吴音: ショ セイ シン セン シャ シャウ シュク
汉音: ショ セイ シン セン シャ シャウ シュク

5. 禅母

吴音读 [z],汉音读 [s]。

例字:	誓	神	禅	绍	社	常	熟
吴音:	ゼイ	ジン	ゼン	ゼウ	ジャ	ジャウ	ジュク
汉音:	セイ	シン	セン	セウ	シャ	シャウ	シュク

九、齿头音

1．精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宗	祭	进	将	节
吴音:	ソウ	サイ	シン	サウ	セチ
汉音:	ソウ	セイ	シン	シャウ	セツ

2．清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取	妻	亲	千	窃
吴音:	シュ	サイ	シン	セン	セチ
汉音:	シュ	セイ	シン	セン	セツ

3．从母

吴音读作 [z]，汉音读 [s]。

例字:	从	材	尽	前	座	蚕	昨
吴音:	ジュ	ザイ	ジン	ゼン	ザ	ザン	ザク
汉音:	シュウ	サイ	シン	セン	サ	サン	サク

4．心母

吴音汉音均读作 [s]。

例字:	松	诉	信	先	锁	宿
吴音:	シュ	ソ	シン	セン	サ	シュク
汉音:	ショウ	ソ	シン	セン	サ	シュク

5．邪母

吴音读 [z]，汉音读 [s]。

例字:	绪	殉	谢	像	询	俗
吴音:	ジョ	ジュウ	ジャ	ジャウ	ジ	ゾク
汉音:	ショ	シュウ	シャ	シャウ	シ	ショク

汉语中古音中，上述庄、章、精三组分别为舌叶音、舌面音和舌尖前音，由于古日语中没有舌叶音和舌面音，因此，这三组字在吴音汉音中都合并为舌尖前音，这是就发音部位而言。从发音方法看，庄、章、精三组又各分塞擦音和擦音两大类，而古日语无塞擦音，故它们在吴音汉音中都成为擦音。

十、半舌音

来母：

吴音汉音的读音均近似为 [r]。

例字：	礼	来	伦	劳	冷	六	立
吴音：	ライ	ライ	リン	ロウ	リャウ	ロク	リツ
汉音：	レイ	ライ	リン	ラウ	レイ	リク	リツ

古今日语中来母字的对应音均为ラ行，音值基本未变，据日本学者研究近似于颤音 [r]。值得一提的是，日语本身固有的词语语头原是没有ラ行音的、只是在汉字音传入后，语头为ラ行音的词语才出现⑧，足见汉语在语音方面对日语的强有力影响。

十一、半齿音

日母

吴音读 [n]，汉音读 [z]。

例字：	如	刃	让	日
吴音：	ニョ	ニン	ニャウ	ニチ
汉音：	ジョ	ジン	ジャウ	ジツ

吴音中，日母与泥、娘二母音同，直到汉音才发生分歧。这说明上古汉语里娘、日归泥的现象一直延续至六朝时期。

综上所述，可列汉语中古音与吴音汉音的声类对照表如下：——

甲、中古汉语与吴音声类对照表

中古汉语声类及音值		吴音声类及音值
帮 [p] 滂 [p'] 非 [f] 敷 [f']	——	ハ行 [ɸ]
并 [b'] 奉 [v]	——	バ行 [b]
明 [m] 微 [ɱ]	——	マ行 [m]
端 [t] 透 [t'] 知 [ʈ] 彻 [ʈ']	——	タ行 [t]
定 [d'] 澄 [ɖ']	——	ダ行 [d]
泥 [n] 娘 [ȵ] 日 [nʑ]	——	ナ行 [n]
精 [ts] 清 [ts'] 心 [s]	＞	
庄 [tʃ] 初 [tʃ'] 生 [ʃ]	＞	サ行 [s]
章 [tɕ] 昌 [tɕ'] 书 [ɕ]	＞	
从 [dz] 邪 [z] 崇 [dʒ'] 船 [dʑ'] 禅 [ʑ]	——	ザ行 [z]
见 [k] 溪 [k'] 晓 [x]	——	カ行 [k]
群 [g] 疑 [ŋ] 匣 [ɣ]（部分）	——	ガ行 [g]
来 [l]	——	ラ行 [r]
影 [ʔ] 云 [ɣ]⑨、以 [j]⑩ 匣 [ɣ]（部分）	——	ア行ワ行（零声母）

乙、中古汉语与汉音声类对照表

中古汉语声类及音值		汉音声类及音值
帮 [p] 滂 [p'] 并 [b'] 非 [f] 敷 [f'] 奉 [v]	>	ハ行 [ɸ]
明 [m]（阴声、入声韵）微 [ɱ]	——	バ行 [b]
明 [m]（阳声韵）	——	マ行 [m]
端 [t] 透 [t'] 定 [d'] 知 [ȶ] 彻 [ȶ'] 澄 [ȡ']	>	タ行 [t]
泥 [n]（阴声、入声韵）娘 [ȵ]	——	ダ行 [d]
泥 [n]（阳声韵）	——	ナ行 [n]
精 [ts] 清 [ts'] 从 [dz'] 心 [s] 邪 [z] 庄 [tʃ] 初 [tʃ'] 崇 [ʤ'] 生 [ʃ] 章 [tɕ] 昌 [tɕ'] 船 [dʑ'] 书 [ɕ] 禅 [ʑ]	>	サ行 [s]
日 [nʑ]	——	ザ行 [z]
见 [k] 溪 [k'] 群 [g'] 晓 [x] 匣 [ɣ]	——	カ行 [k]
疑 [ŋ]	——	ガ行 [g]
来 [l]	——	ラ行 [r]
影 [ʔ] 云 [ɣ] 以 [j]	——	ア行ワ行(零声母)

总计吴音声类十二个，汉音声类十二个。

韵类对照

现在，我们分摄分韵地考察吴音汉音是如何反映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的。

上文已提及日语中无类似汉语的声调特征，所以中古汉语的互相匹配的平上去各韵，在吴音汉音中彼此完全相同。下文中凡言平声韵者，即自然包括了与之匹配的上声韵及去声韵。

一、果摄

歌开一　戈合一非见系韵读在吴音汉音中均为 [a]，戈合一见系韵读在吴音汉音均为 [wa]。见表一

汉语 / 日语		歌开一	戈合一 见系	戈合一 非见系
音值	吴音	[a]	[wa]	[a]
	汉音			
例字		多 タ，タ 左 サ，サ 我 ガ，カ	果 クワ，クワ 火 クワ，クワ 和 クワ，クワ	波 ハ，ハ 妥 タ，タ 座 ザ，サ

表中例字的前一假名表记为吴音，后一假名表记为汉音。下同。

果摄的吴音汉音韵读无别，其主要元音与中古汉语该摄的构拟音的主要元音基本相同。

汉语的合口音中非见系字，在吴音汉音中失去介音［w］而与开口音完全相混，见系字才带介音［w］。

二、假摄

麻开二的吴音韵读根据声母的不同而分别为［e］［a］［ja］、汉音韵读统作［a］。麻合二吴音韵读为［e］、汉音韵读为［wa］．麻开三吴音汉音韵读均为［ja］．见表二

日语＼汉语		麻开二			麻合二	麻开三
		帮见晓组	知泥组影母	庄组		
音值	吴音	[e]	[a]	[ja]	[e]	[ja]
	汉音	[a]			[wa]	
例字		巴 ハ，ハ 嫁 ケ，カ 虾 ケ，カ	拿 ナ，ダ 茶 ダ，タ 亚 ア，ア	砂 シャ，サ 查 シャ，サ	跨 ケ 　クワ 花 ケ 　ケワ	借 シャ 　シャ 社 シャ 　シャ

假摄合口字不多，主要出现在见系二等中，此类字在吴音中介音［w］消失，而汉音却仍保留该介音，这是因为假摄合口字在吴音中主要元音为［e］、而日语音系中辅音后不能带［we］。

假摄字汉音的主要元音与中古汉语的构拟音音值相同，但吴音二等字除知、泥组、影母字外，其他的字主要元音变为［e］，或是出现介音［j］而成为拗音。

三、止摄

支脂之三韵的开口三等字吴音汉音韵读同为［i］。微母开口三等字的韵读吴音为［e］、汉音为［i］。支脂之微韵的合口三等字根据声母的不同，在吴音汉音中韵读或同为［i］、或同为［wi］。见表三

日语＼汉语		支脂之 开三	微开三	支脂之合三	
				非见晓组	其他
音值	吴音	[i]	[e]	[i]	[wi]
	汉音		[i]		
例字		地 チ，チ　知 チ，チ 己 キ，キ　悲 ヒ，ヒ 私 シ，シ　饥 キ，キ 义 ギ，キ	祈 ゲ 　キ 衣 エ 　イ	非 ヒ，ヒ 轨 キ，キ 贵 キ，キ 挥 キ，キ	泪 ルヰ，ルヰ 随 ルヰ，ルヰ 炊 スヰ，スヰ 位 ヰ，　ヰ 维 ヰ，　ヰ

例外：遗：吴音エヰ，汉音ヰ，唯：吴音ユヰ、ヰ，汉音同。

支脂之三韵不分的现象，吴音汉音中已体现出来。在本摄中，除微开三外，其余各韵的吴音汉音均一致。值得注意者，止摄的合口韵保持介音 [w] 的条件与假摄正相反，即见系不带，非见系带(唇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带 [w] 介音，故此处比较时将唇音排除在外)。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一为二等韵一为三等韵的缘故。

脂韵合口三等以母一组字在日语中读音不尽相同。如“维”，吴音汉音均为ヰ [wi]，符合一般规律，而“遗”则吴音为ユヰ [juwi]，“唯”则吴音汉音均有ヰ [wi] ユヰ [juwi] 两读，这可能是部分字保留了中古汉语三等韵前介音 [j] 的痕迹。又，脂合三的字在现代汉语中韵母已分化为 [i] [uei]，吴音汉音中的几种不同读音，是否可认为暗示着中古汉语中该类字的韵母内部也已有某种细微的分化。这尚需其他证据。

四、遇摄

模合一吴音韵读为 [o] [u]，汉音韵读为 [o] [wo]。鱼合三吴音韵读为 [o] [jo]，汉音韵读为 [jo]。虞合三吴音汉音韵读同，均分别为 [u] [ju]　见表四

汉语 日语		模　合一				鱼　合三		虞　合三		
		精组明疑来母	匣母	其它	影母	见晓庄组来母	其他	非见组云母	庄组	章知组以母
音值	吴音	[o]	[u]			[o]	[yo]	[u]	—	[yu]
	汉音				[wo]					
例字		模　モ，ボ 五　ゴ，ゴ 炉　ロ，ロ 素　ソ，ソ 糊　ゴ，ゴ	布　フ，ホ 土　ツ，ト 古　ク，コ 呼　ク，コ 弧　ク，コ		污　ウ，ヲ	旅　ロ，リョ 础　ソ，ショ 去　コ，キョ 虚　コ，キョ	女　ニョ，ヂョ 著　チョ，チョ 如　ニョ，ジョ 以　ヨ，ヨ	夫　フ，フ 句　ク，ク 遇　グ，ク 宇　ウ，ウ	数　シュ，ス 雏　ジュ，ス	取　シュ，シュ 住　ヂュ，チュ 乳　ニュ，ジュ 愉　ユ，ユ

例外：拘(平声)吴音コ，汉音ク

模合一只有影母字的汉音还保留有介音 [w]，这是因为在日语中 [o] 和 [e] 一样，在辅音后不能带介音 [w]，在零声母后才可能作 [wo]。

“拘”(虞合三见母)的吴音韵读为 [o] 而非 [u]，看来不合规律，其实是上古汉语语音保留在吴音中的痕迹。“拘”在上古汉语中属侯韵，其韵母的构拟音正是 [o]。

五、蟹摄

泰开一咍开一皆开二的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ai]。佳开二夬开二废开三吴音韵读为 [e]，汉音韵读为 [ai]。齐开四吴音韵读分别为 [ai] 和 [ei]，汉音韵读为 [ei]。灰合一泰合一吴

音韵读为 [e] [we]，汉音韵读为 [ai] [wai]。皆合二佳合二夬合二吴音韵读为 [e] [we]，汉音韵读为 [wai]。废合三吴音为 [e] [we]，汉音为 [ai] [wai]。祭合三吴音韵读为 [e] [we]，汉音韵读为 [ei] [wei]。齐合四吴音韵读为 [we] [e]，汉音韵读为 [ei]。见表五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2">汉语
日语</th><th rowspan="2">泰 哈 皆
开一开二开二</th><th rowspan="2">佳 夬 废
开二开二开三</th><th colspan="2">祭开三</th><th colspan="2">齐开四</th></tr>
<tr><th>精知组</th><th>其 他</th><th>见系唇音</th><th>其 他</th></tr>
<tr><td rowspan="2">音值</td><td>吴音</td><td></td><td>[e]</td><td>[ai]</td><td colspan="2"></td><td>[ai]</td></tr>
<tr><td>汉音</td><td colspan="3">[ai]</td><td colspan="4">[ei]</td></tr>
<tr><td colspan="2">例字</td><td>大 ダイ,タイ
害 ガイ,カイ
再 サイ,サイ
耐 ナイ,タイ
皆 カイ,カイ
埋 マイ,バイ</td><td>派 ヘ,ハイ
鞋 ゲ,カイ
败 ベ,ハイ
刈 ゲ,ガイ</td><td>祭 サイ,セイ
滞 ダイ,テイ</td><td>励 レイ,レイ
制 ヤイ,ヤイ
誓 セイ,ゼイ</td><td>继 ケイ,ケイ
倪 ゲイ,ゲイ
系 ゲイ ケイ
迷 ヘイ,ヘイ</td><td>低 タイ,テイ
礼 ライ,レイ
妻 サイ,セイ</td></tr>
</table>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3">汉语
日语</th><th colspan="3">灰合一泰合一</th><th colspan="2">皆合二佳合二夬合二</th><th colspan="2">废合三</th><th colspan="2">祭合三</th><th colspan="2">齐合四</th></tr>
<tr><th rowspan="2">非见系</th><th colspan="2">见 系</th><th colspan="2">见 系</th><th rowspan="2">唇音</th><th rowspan="2">影组</th><th rowspan="2">影组</th><th rowspan="2">其他</th><th rowspan="2">匣母</th><th rowspan="2">其他</th></tr>
<tr><th>其 他</th><th>影晓匣</th><th>影 晓 匣</th><th>其 他</th></tr>
<tr><td rowspan="2">音值</td><td>吴音</td><td colspan="2">[e]</td><td colspan="2">[we]</td><td colspan="2">[e]</td><td colspan="2">[we]</td><td>[e]</td><td>[e]
[we]</td><td>[e]</td></tr>
<tr><td>汉音</td><td>[ai]</td><td colspan="4">[wai]</td><td>[ai]</td><td>[wai]</td><td>[wei]</td><td colspan="3">[ei]</td></tr>
<tr><td colspan="2">例字</td><td>赔 ベ/ハイ
内 テ/タイ
催 セ/サイ
最 セ/サイ</td><td>块 ケ/クワイ
灰 ケ/クワイ
外 ゲ/クワイ</td><td>回 ヱ/クワイ
绘 ヱ/クワイ</td><td>蛙 ヱ/クワイ
坏 ヱ/クワイ
话 ヱ/クワイ</td><td>挂 ケ/クワイ
怪 ケ/クワイ
快 ケ/クワイ</td><td>废 ヘ/ハイ
肺 ヘ/ハイ</td><td>秽 ヱ/ワイ</td><td>卫 ヱ/エイ</td><td>鳜 ケ/ケイ
缀 テ/テイ</td><td>惠 ヱ/ケイ
携 ゲ/ケイ</td><td>桂 ケ/ケイ</td></tr>
</table>

例外：梅，吴音マイ。

蟹摄合口字的韵读看似极复杂，但归纳起来则极简单，即它们的分等介音 [i] 已消失，只按其主要元音分为 [a] 或 [e] 两大类，而这两类与介音 [w] 的相配情况也反映了吴音汉音中以 [a] 或 [e] 为主要元音的合口字的普遍规律一以 [a] 为主要元音者，仅有声母属见系的字才在吴音汉音中保留介音 [w]，非见系字则失去介音而与相对应的开口音合流；以 [e]

为主要元音者,仅在零声母(即影组及部分匣母字)的情况下,吴音汉音才保留韵头[w]、辅音声母后则不带复合韵母 [we]。

六、效摄

豪开一韵读吴音为 [ou],汉音为 [au],肴开二韵读吴音为 [eu], 汉音为 [au]。 宵开三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eu]。萧开四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eu]。见表六

汉语 日语		豪开一	肴开二	宵开三	萧开四
音值	吴音	[ou]		[eu]	
	汉音	[au]			
例字		毛 モウ,バウ 刀 トウ,タウ 高 コウ,カウ 好 コウ,カウ	炮 ヘウ,ハウ 巧 ケウ,カウ 抄 セウ,サウ 校 ケウ,カウ	标 ヘウ,ヘウ 超 テウ,テウ 照 セウ,セウ 摇 エウ,エウ	调 デウ,テウ 尿 ネウ,デウ 僚 レウ,レウ 叫 ケウ,ケウ

效摄较简单,韵母未随声母而分化。效摄三、四等字的介音 [i] 完全脱落, 这是由于受日语避免多个元音连续这一语音特点所制约而造成的。

七、流摄

侯开一韵读吴音分别为 [u] [o] [ju],汉音为 [ou]。尤开三韵读吴音为 [ju] [ou] 汉音分别为 [uu] [iu] [ou]。幽开四韵读吴音为 [u] [ju],汉音为 [iu]。见表七

汉语 日语		侯开一				尤开三				幽开四	
		端泥见组帮滂并	匣母	影母	精组	明母	轻唇音	见系(从组除外)泥组	其他	明母见组	其他
音值	吴音	[u]		[o]	[iu]	[u]			[ju]	[u]	[iu]
	汉音	[ou]					[uu]	[iu]			
例字		豆 ヅ,トウ 购 ク,コウ 偶 ク,コウ 剖 フ,ホウ 漏 ル,ロウ 口 ク,コウ	厚 グ,コウ 侯 グ,コウ 后 ゴ,コウ 後 ゴ,コウ	贸 モ,ボウ 欧 ゴ,コウ	奏 シュ,ソウ 叟 シュ,ソウ	谋 ム,ボウ	富 フ,フウ	救 ク,キウ 牛 ク,ギウ 忧 ク,イウ 柳 ル,リウ 臭 ク,キウ	秋 シュ,シウ 搜 シュ,シウ 周 シュ,シウ 诱 ユ,イウ	缪 ム,ビウ 聱 グ,キウ 纠 ク,キウ	彪 ヒュ,ヒウ 幼 ユ,イウ

流摄的主要元音多数为 [u]，少数为 [o]，与遇摄相近。特别是吴音中尤韵与虞韵更为接近，这反映了尤虞两韵上古相近的情况。又侯开一匣母字的吴音韵读不稳定，或 [o] 或 [u]，也反映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的过程。

八、宕摄

唐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au]。唐合一则均为 [wau]。阳开三吴音韵读分别为 [au] 和 [jau]，汉音韵读为 [jau]。阳合三韵读吴音为 [wau] [au]，汉音为 [au] [wau] [jau]。见表八

日语＼汉语		唐开一	唐合一（见系）	阳开三		阳合三		
				见晓精组影母	其他	非组	见晓组	云母
音值	吴音	[au]	[wau]	[au]	[jau]	[au]	[au]	[wau]
	汉音	[au]	[wau]	[jau]	[jau]	[au]	[jau]	[wau]
例字		忙 マウ，バウ 汤 タウ，タウ 桑 サウ，サウ 抗 カウ，カウ	光 クワウ，クワウ 慌 クワウ，クワウ 皇 クワウ，クワウ	强 カウ，キャウ 香 カウ，キャウ 匠 サウ，シャウ 央 アウ，セウ	娘 ニャウ デャウ 丈 チャウ チャウ 杨 ヤウ ヤウ	放 ハウ ハウ 亡 マウ バウ	狂 カウ キャウ 况 カウ キャウ	往 ワウ ワウ

宕摄入声韵铎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aku]，铎合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waku]。药开三韵读吴音为 [aku] [jaku]，汉音为 [jaku]。药合三吴音为 [aku] [waku]，汉音韵读为 [waku] [jaku]。见表九

日语＼汉语		铎开一	铎合一（见系）	药开三		药合三			
				见晓精组影母	其他	非组	见组	晓组	影组
音值	吴音	[aku]	[waku]	[aku]	[jaku]	[aku]	[aku]	[aku]	[waku]
	汉音	[aku]	[waku]	[jaku]	[jaku]				[waku]
例字		博 ハク，ハク 拓 ダク，タク 昨 ザク，サク 恶 アク，アク	扩 クワク クワク	爵 サク，シャク 削 サク，シャク 脚 カク，キャク 约 アク，ヤク	勺 シャク シャク 药 ヤク ヤク 若 ニャク ジャク	缚 バク ヒャク	躩 カク キャク 玃 カク キャク	戄 カク キャク 矆 クワク クワク	擭 ワク ワク 彠 ワク ワク

本摄中汉语的后鼻音韵尾在日语中都用 [u] 对译，在平安朝以后又和前面的元音结合而形成长音。入声韵读的主要元音和介音同于与其相匹配的阳声韵，所不同者是入声韵韵尾变为 [ku]，与汉语入声 [k] 尾相对应。

九、江摄

江摄只有一韵。江开二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au]。江摄的入声韵觉开二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aku]。见表十

汉语 / 日语		江开二	觉开二
音值	吴音	[au]	[aku]
	汉音		
例字		窗 サウ,サウ　降 カウ,カウ 腔 カウ,カウ	确 カク,カク 岳 ガク,アク

江开二与宕摄唐开一韵读完全一样。

十、曾摄

登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ou]，登合一韵读吴音为 [ou] [u]，汉音为 [ou]。蒸开三韵读吴音为 [jou] [ou]，汉音为 [jou]。见表十一

汉语 / 日语		登开一	登合一		蒸开二		
			晓母	匣母	见系	以母	非见系
音值	吴音	[ou]		[u]	[ou]	[jou]	
	汉音	[ou]			[jou]		
例字		登 トウ,トウ 层 ゾウ,ソウ 肯 コウ,コウ 恒 コウ,コウ	薨 コウ コウ	弘 ク コウ	凝 ゴウ,ギョウ 兴 コウ,キョウ 应 オウ,ヨウ	孕 ヨウ ヨウ	澄 ヂョウ,ヂョウ 称 ショウ,ショウ 升 ショウ,ショウ 承 ジョウ,ショウ

曾摄入声韵德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oku]，德合一韵读吴音为 [oku] [waku]，汉音为 [oku]。职开三韵读吴音为 [oki] [joki] [iki]，汉音为 [joku]，职合三韵读吴音为 [eki] [wiki]，汉音为 [yoku]。见表十二

汉语 日语		德开一	德合一		职开三			职合三	
			见组	匣母	见组影组	以母	其他	晓组	云组
音值	吴音	[oku]		[waku]	[oki]	[ioki]	[iki]	[eki]	[wiki]
	汉音	[oku]			[joku]				
例字		得トク,トク 则ソク,ソク 克コク,コク 刻コク,コク	国コク,コク	惑ワク,コク	极コキ,キョク 亿オキ,ヨク	翼ヨキ,ヨク	力リキ,リョク 直ヂキ,チョク 色ンキ,ショク 节シキ,ショク	洫ケキ,キョク	域ヰキ,ヨク

例外:抑,吴音ヨキ;息,吴音ソク。

蒸韵无合口字。职开三"抑"吴音又读为オキ,符合规律:"息"亦有一又音エキ,与一般读法的 [iki] 较接近。

十一、通摄

东合一韵读吴音为 [u] [o] [wo],汉音为 [ou] [wou]。东合三韵读吴音为 [u] [ju],汉音为[uu] [juu]。冬合一韵读吴音为 [u],汉音为 [ou]。钟合三韵读吴音为 [u] [ju],汉音为 [ou] [jou]。见表十三

汉语 日语		东合一			东合三		冬合一	钟合三		
		帮组	非影组	影组	非见组	其他		非组	见晓组	其他
音值	吴音	[o]	[u]	[wo]	[u]	[ju]	[u]			[ju]
	汉音	[ou]		[wou]	[uu]	[jou]	[ou]		[jou]	
例字		蒙モ,ボウ 朦モ,ボウ	东ツ,トウ 功ク,コウ 红グ,コウ	翁ヲ,ヲウ	丰フ,フウ 宫ク,キュウ 穷グ,キュウ	崇シュ,シュウ 忠チュ,チュウ 充シュ,シュウ 雄ユ,ユウ	宗ス,ソウ 统ツ,トウ 冬ツ,トウ 攻ク,コウ 蓬フ,ホウ	封フ,ホウ 缝ブ,ホウ	共グ,キョウ 凶グ,キョウ	浓コユ,ウヨウ 从シュ,ショウ 勇ユ,ヨウ 拥ユ,ヨウ

通摄入声韵读屋合一吴音汉音均有 [oku] [woku] 两读。屋合三吴音分别为 [uku] [oku] [iku] [juku] [wiku],汉音为 [uku] [iki] [joku] [wiku]。沃合一韵读吴音为 [oku] [joku],汉音为 [oku] [woku]。烛合三韵读吴音为 [oku] [joku],汉音为 [joku]。见表十四

<table>
<tr><td colspan="2" rowspan="2">汉语
日语</td><td colspan="2">屋合一</td><td colspan="6">屋合三</td><td colspan="2">沃合一</td><td colspan="2">烛合三</td></tr>
<tr><td>影母</td><td>其他</td><td>非组</td><td>精庄章组</td><td>见来组</td><td>云母</td><td>知日晓母</td><td>影以母</td><td>影母</td><td>非影母</td><td>非以组</td><td>以组</td></tr>
<tr><td rowspan="2">音值</td><td>吴音</td><td rowspan="2">[woku]</td><td rowspan="2">[oku]</td><td rowspan="2">[uku]</td><td rowspan="2">[juku]</td><td>[oku]</td><td>[wiku]</td><td rowspan="2">[iku]</td><td rowspan="2">[wiku]</td><td rowspan="2">[woku]</td><td rowspan="2">[oku]</td><td>[oku]</td><td rowspan="2">[joku]</td></tr>
<tr><td>汉音</td><td colspan="2">[iku]</td><td>[joku]</td></tr>
<tr><td colspan="2">例字</td><td>屋 ヲク，ヲク</td><td>斛 ゴク，コク
独 ドク，トク
谷 コク，コク</td><td>福 フク，フク
伏 ブク，フク</td><td>宿 シュク，シュク
缩 シュク，シュク
祝 シュク，シュク</td><td>菊 コク，キク
六 ロク，リク</td><td>囿 ヰク，イク</td><td>筑 チク，チク
肉 ニク，シク
蓄 キク，キク</td><td>域 ヰク，ヰク
育 ヰク，ヰク</td><td>沃 ヲク，ヲク</td><td>仆 ボク，ホク
毒 ドク，トク
酷 コク，コク</td><td>绿 ロク，リョク
促 ソク，ショク
曲 コク，キョク
狱 ゴク，キョク</td><td>欲 ヨク，ヨク</td></tr>
</table>

东合一与冬合一、屋合一与沃合一在吴音汉音中已分别混同，屋合一与屋合三在吴音汉音中的区别基本上不在于介音的有无 而在于其主要元音[o]和[u]的舌位高低不同。又，东合三屋合一与沃合一中，介音[w]只保存在零声母即影母中，这主要是由日语语音规则所决定。

十二、梗摄

庚开二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au] [ei]。庚开三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ei]。耕开二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au]。清开三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ei]。青开四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ei]。庚合二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wau]。庚合三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ei]，耕合二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wau]。清合三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ei]。青合四韵读吴音为 [jau]，汉音为 [ei]。见表十五

<table>
<tr><td colspan="2" rowspan="2">汉语
日语</td><td colspan="2">庚开二</td><td rowspan="2">庚开三</td><td rowspan="2">庚合三</td><td rowspan="2">清开三</td><td rowspan="2">清合三</td><td rowspan="2">青开四</td><td rowspan="2">青合四</td><td rowspan="2">耕开二</td><td rowspan="2">庚合二</td><td rowspan="2">耕合二</td></tr>
<tr><td>知帮庄泥见组组组母系</td><td>端来组母</td></tr>
<tr><td rowspan="2">音值</td><td>吴音</td><td colspan="9">[jau]</td><td colspan="2" rowspan="2">[wau]</td></tr>
<tr><td>汉音</td><td>[au]</td><td colspan="7">[ei]</td><td>[au]</td></tr>
<tr><td colspan="2">例字</td><td>膨 ビャウ，ハウ
牲 シャウ，サウ
坑 キャウ，カウ
枨 ヂャウ，タウ
狞 コャウ，タウ</td><td>打 チャウ テイ
冷 リャウ レイ</td><td>京 キャウ ケイ
影 ヤウ エイ</td><td>兄 キャウ ケイ
泳 ヤウ エイ</td><td>并 ヒャウ ヘイ
令 リャウ レイ
清 シャウ セイ</td><td>倾 キャウ ケイ
营 ヤウ エイ</td><td>并 ヒャウ ヘイ
丁 チャウ テイ
星 シャウ セイ
经 キャウ ケイ</td><td>迥 キャウ ケイ
扃 キャウ ケイ</td><td>争 シャウ サウ
耕 キャウ カウ
樱 ヤウ アウ</td><td>横 クワウ クワウ
矿 クワウ クワウ</td><td>泓 ワウ ワウ
轰 クワウ クワウ</td></tr>
</table>

梗摄入声韵读陌开二吴音为 [jaku]、汉音为 [aku]。 陌开三吴音为 [jaku]， 汉音为 [eki]，麦开二吴音为 [jaku] 汉音为 [aku]。昔开三、合三吴音均为 [jaku]，汉音均为 [eki]。锡开四、合四吴音均为 [jaku]，汉音均为 [eki]。陌合二、合三吴音汉音均为 [waku]。麦合二吴音为 [jaku] [waku]，汉音为 [aku]。见表十六

汉语 / 日语		陌开三	麦开二	昔开三	锡开四	昔合三	锡合四	陌开二	麦合二		陌合二	陌合三
									非见系	见 系		
音值	吴音	[jaku]									[waku]	
	汉音	[eki]	[aku]	[eki]				[aku]				
例字		剧 ギャク ケキ 逆 キャク ケキ	麦 ミャク バク 摘 チャク タク	蹠 シャク セキ 益 ヤク エキ	敌 ヂャク テキ 寂 シャク セキ	役 ヤク エキ	砉 キャク ケキ 鴂 キャク ケキ	佰 ヒャク ハク 宅 ヂャク タク	趞 シャク サク	帼 クワク 　 クワク 划 クワク 　 クワク	虢 ワク クワク	蠖 ワク 　 ワク

梗摄内部各韵在吴音汉音中已无细微差别。吴音中全摄韵读基本合而为一，汉音中二等字独立为一类，三四等字已混同。又，汉音中三四等字韵尾不是 [u] 而是 [i]，这是由于当时汉语长安方音中这一类字的韵尾 [ŋ] 已近消失的结果⑪。

十三、山摄

寒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an]。删开二韵读吴音为 [an]，[en]，汉音为 [an]。山开二韵读吴音为 [en]，汉音为 [an]。元开三韵读吴音为 [on] 汉音为 [en]。 仙开三吴音韵读为 [en]，汉音韵读同。先开四韵读吴音汉音同为 [en]。 桓合一韵读吴音汉音均分为 [an] [wan]。删合二山合二吴音韵读为 [an] [wan] [en]，汉音韵读为 [an] [wan]。仙合三先合四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en]。元合三吴音韵读为 [on] [won] [an] [wan]，汉音韵读为 [an] [en] [wen]。见表十七

汉语 / 日语		寒开一	删开二		山开二	仙开三	仙合三	先开四	先合四
			帮 组	其 他					
音值	吴音	[an]	[an]	[en]	[en]	[en]	[en]	[en]	[en]
	汉音	[an]	[an]	[an]	[an]	[en]	[en]	[en]	[en]
例字		单 タン，タン 残 サン，サン 肝 カン，カン 安 アン，アン	慢 マン，バン 板 ハン，ハン	删 セン，サン 晏 エン，アン	山 セン，サン 简 ケン，カン 眼 ゲン，ガン	变 ヘン，ヘン 展 テン，テン 延 エン，エン	恋 レン，レン 专 セン，セン 权 ケン，ケン	片 ヘン，ヘン 烟 エン，エン	犬 ケン，ケン 县 ケン，ケン

例外: 员,汉音エン 圈,平声吴音ケン,上声去声吴音ノワン。

汉语 / 日语		桓合一		删合二			山合二			元开三	元合三		
		见系	非见系	非见系	见系 见组影母	见系 匣母	非见系	匣母	其他		非敷奉微	见组晓	云母
音值	吴音	[wan]	[an]		[wan]	[en]	[an]	[en]	[wan]	[on]		[wan]	[won]
	汉音					[wan]		[wan]		[en]	[an]	[en]	[wen]
例字		贯 クワン クワン 腕 ワン ワン	判 ハン ハン 断 ダン タン	赧 ナン ダン 刷 サン サン	惯 クワン クワン 湾 ワン ワン	患 ゲン クワン 还 ゲン クワン	潺 ダン タン	幻 ゲン クワン	鳏 クワン クワン	建 コン ケン 献 コン ケン 言 コン ケン	反 ホン,ハン 繁 ボン ハン 晚 マン ハン	劝 クワン ケン 元 グワン ケン	援 ヲン,エン 冤 ヲン エン

山摄的入声韵读,曷开一吴音为 [ati],汉音为[atu]。黠开二吴音韵读为 [ati] [eti],汉音韵读为 [atu]。鎋开二吴音韵读为 [eti],汉音韵读为 [atu]。 薛开三屑开四韵读吴音为 [eti],汉音为 [etu]。月开三吴音韵读为 [oti],汉音韵读为 [etu]。屑开四韵读吴音为 [eti],汉音为 [etu]。末合一韵读吴音为 [ati] [wati],汉音为 [atu]、[watu]。黠合二韵读吴音为 [ati] [wati] [eti],汉音为 [atu] [watu]。鎋合二韵读吴音汉音分别同于黠合二。 月合三韵读吴音为 [oti] [wati] [woti],汉音为 [atu] [etu] [wetu]。薛合三屑合四韵读吴音为 [eti],汉音为 [etu]。见表十八

汉语 / 日语		曷开一	黠开二		鎋开二	月开三		薛开三	屑开四	薛合三	屑合四
			帮知娘母	其他		见系(除影母)	影母				
音值	吴音	[ati]		[etu]		[oti]	[eti]				
	汉音	[atu]				[ctu]					
例字		割 カチ カツ 渴 カチ カツ	八 ハチ ハツ	察 セチ サツ 戛 ケチ カツ	刹 セチ サツ 辖 ゲチ カツ	揭 コチ ケツ 竭 ゲナ ケツ	谒 エチ エツ	别 ヘチ,ベツ 哲 テチ,テツ 舌 セチ,セツ	节 セチ,セツ 契 ケチ,ケツ	拙 セチ,セツ 悦 エチ,エツ	穴 ゲチ,ケツ 决 ケチ,ケツ

例外: 扎,吴音サチ,汉音サツ。

汉语 日语		末合一		黠合二				鎋合二				月合三			
		见系	非见系	非见系	见系			非见系		见系		非组	疑母	见溪群	云母
					晓母	匣母	其他	庄组	知组娘母	匣母	其他				
音值	吴音	[wati]	[ati]		[eti]		[wati]	[eti]	[ati]	[e.i]	[wati]	[oti]		[wati]	[woti]
	汉音	[watu]	[atu]			[watu]		[atu]		[watu]		[atu]	[otu]		[wetu]
例字		括クワチクワツ 活クワチクワツ	末マチバツ 撮サチサツ	肭ナチタツ 鵽タチタツ	聒ケチカツ	滑ゲチクワツ	劀クワチクワツ	刷セチサツ	妠ナチタツ 鵽タチタツ	姡ゲチクワツ	刮クワチクワツ 刖グワチグワツ	伐オチハツ	月ゴチゲツ	掘グワチケツ	越ヲチヱツ

汉语的前鼻音韵尾 [n] 传入日本后，使日语产生了拨音ン [n]，并从而出现了新的音节结构，即语尾带辅音的音节。

山摄中部分字的吴音韵读有些混乱，如删合二的主要元音吴音为 [a]，唯独匣母字为 [e]，又如月合三的疑母字吴音的韵读不与其他的见系韵读 [wati] 同，却与非组的韵读 [oti] 同。另外，仙合三中亦有例外，如"员""圈"二字，这些情况有待于研究，可能是吴音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不同时期的汉语语音所致。

山摄中三四等韵仙、先在吴音汉音中已分别合流，一二等韵寒、桓、山、删的吴音差别甚微，汉音则已全同。山摄是等呼最为整齐的一摄，故它也更典型地体现了中古汉语的等呼区别，而日语的吴音和汉音在反映等呼区别时不是在于介音的有无上，而在于主要元音舌位高低的不同上。

十四、臻摄

痕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on]。臻开二真开三韵读吴音汉音均为 [in]，殷开三韵读吴音为 [on]，汉音为 [in]。魂合一韵读吴音汉音均分别为 [on] [won]。谆合三韵读吴音为 [jun] [in]，汉音同。文合三韵读吴音为 [un] [on]，汉音为 [un]。真合三韵读吴音为 [on] [win] [jun]，汉音为 [in] [win] [jun]。见表十九

汉语 日语		痕开一	殷开三	魂合一		真开三	臻开二	谆合三			真合三			文合三	
				其他	影母			见组来母	日母	其他	其他	影云母	见组	微母	其他
音值	吴音	[on]			[won]	[in]				[jun]		[win]	[on]		[un]
	汉音		[in]						[jun]				[in]	[un]	
例字		根コンコン 恩オンオン	斤コンキン 隐オンイン	盆ボンホン 損ソンソン	温ヲンヲン	贫ビンヒン 刃コンジン	臻シンシン 莘シンシン	均キンキン 伦リンリン	润シンシュン	俊シュンシュン 循シュンシュン	楯ジュンシュン	殒ヰンヰン	菌ゴンキン	文モンブン	君クンクン 训クンクン

例外：巾，吴音コン。银，吴音コン。仅，吴音ゴン。

臻摄入声韵栉开二韵读吴音为 [iti]，汉音为 [itu]，质开三同。迄开三韵读吴音为 [oti]，汉音为 [itu]。没合一韵读吴音为 [oti]，汉音为 [otu]。术合三、质合三韵读吴音为 [iti] [juti]，汉音为 [itu] [jutu]。物合三韵读吴音为 [oti] [uti]，汉音为 [utu]。见表二十

汉语／日语		栉开二	质开三	术合三 见系来母	术合三 其他	质合三 非见系	质合三 见系	迄开三	没合一	物合三 微母见母	物合三 其他
音值	吴音	[iti]			[juti]		[iti]	[oti]			[uti]
	汉音	[itu]			[jutu]		[itu]	[itu]	[otu]	[utu]	
例字		栉 シチ，シツ 瑟 シチ，シツ	密 ミチ ビツ 日 ニチ ジツ	律 リチ リツ 橘 キチ キツ	出 シュチ シュツ 绌 チュチ チュツ	帅 シュチ シュツ 茁 シュチ シュツ	獝 キチ キツ	乞 コチ キツ 乙 オチ イツ	没 モチ ボツ 突 トチ トツ	物 モチ フツ 屈 コチ クツ	[illegible] クチ クツ

例外：屈（其述切）　吴音コチ，汉音キツ　　　　缡（其律切）　吴音キチ，汉音キツ

真开三的"巾""银"，吴音特殊读为 [on]，而非 [in]，在中国福州方言中此二字韵母也与真开三一般读法不同，为 [yŋ]，且"巾""银"属重组字，在韵图中位于第三等，故与韵图中第四等韵的"紧"字等读音不同。

质合三群母字的重组字读音也有不同，如韵图上排在三等的"屈"吴音韵读为 [oti]，排在四等的"缡"吴音韵读却为 [iti]。这似可说明重组字在中古汉语中是有异读的。

臻开二只有庄组声母平声入声，与真韵系不冲突，故中古汉语中其构拟音与真韵同，吴音汉音音读也与真韵开口字同（臻韵无合口字）。

十五、咸摄

覃开一韵读吴音为 [an] [on]，汉音为 [an]。谈开一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an]，咸开二同。衔开二韵读吴音为 [an] [en]，汉音为 [an]。盐开三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en]。严开三韵读吴音为 [en] [on]，汉音为 [en]。添开四吴音汉音韵读均为 [en]。凡合三韵读吴音为 [on]，汉音为 [an]。见表二十一

汉语／日语		覃开一 见系端组	覃开一 其他	谈开一	咸开二	衔开二 见系	衔开二 非见系	添开四	盐开三	严开三 其他	严开三 疑母	凡合三 见组	凡合三 非组
音值	吴音	[on]	[an]				[en]				[on]		
	汉音	[an]						[en]					[an]
例字		探 トン タン 含 コン カン	参 サン サン	敢 カン カン 参 サン サン	喃 ナン ダン 减 カン カン	舰 ガン カン 巖 ガン カン	衫 セン サン	点 テン テン 兼 ケン ケン	渐 ゼン セン 占 セン セン	粘 ネン ネン 欠 ケン ケン	严 ゴン ゲン	拑 ゴン ケン	拂 ホン ハン 凡 ボン ハン

例外:范,吴音バン。咸,吴音有又读ケン。

咸摄入声合开一韵读吴音为 [aφu] [oφu], 汉音为 [aφu]。 盍开一韵读吴音汉音均为[aφu]。洽开二韵读吴音为 [eφu] [aφu],汉音为[aφu]。狎开三吴音汉音韵读同为[aφu]。叶开三韵读吴音为[oφu] [eφu],汉音为[eφu]。业开三韵读吴音为[oφu],汉音为[eφu]。帖开四吴音汉音韵读同为 [eφu]。 乏开三韵读吴音为 [oφu] [eφu], 汉音为 [eφu] [aφu]。 见表二十二

汉语 / 日语		合开一		盍开一	狎开三		洽开三			叶开三		业开三		帖开四	乏开三		
		端组见系	泥组精系		其他	知组	其他	匣母	娘母	非见组	见组	见组晓组	其他		其他	见组	非组
音值	吴音	[oφu]	[aφu]			[aφu]		[eφu]		[eφu]	[oφu]		[eφu]			[oφu]	
	汉音	[aφu]				[eφu]	[aφu]			[eφu]							[aφu]
例字		答トフ ダフ 鸽コフ カフ	纳ナフ ダフ 杂ザフ サフ	榻タフ タフ 盍カフ カフ	甲カフ カフ 压アフ アフ	喋ダフ テフ	眨サフ サフ	洽ゲフ カフ 峡カフ カフ	[illegible]ネフ タフ	接セフ セフ	[illegible]ケフ ケフ 鴶ゴフ ケフ	业コフ ケフ 胁コフ ケフ	碟セフ セフ	怗テフ テフ 颊ケフ ケフ	插テフ テフ	猲コフ ケフ	法ホフ ハフ 乏ボフ ハフ

例外:极,吴音ゲフ,汉音ケフ。

咸摄中古汉语韵尾为 [m],日语以 [n] 对译(拨音ン [n] 出现之前,日语用ム [mu] ミ [mi] 对译中古汉语的 [m] 尾, 用ナ [na] ニ [ni] 对译中古汉语的 [n]尾。 及至拨音ン出现,中古汉语的 [m] [n] 韵尾一律以ン对译)。其入声韵尾 [p], 日语以 [φu]对译, 但现代日语中 [φu] 已消失,与其前之元音一起构成长音或拗长音, 而 [φu] 与长音拗长音的语音差别很大,不可能自然变得。汉语中入声的 [p]尾的消失先于 [k] 尾 [t] 尾,这或许可以解释现代日语中其对应音 [φu] 尾的不复存在的原因所在,入声 [k] 尾的对音 [ki] [ku] 和 [t] 尾的对音 [tsi] [tɕi] 仍保留在现在日语中。

洽开二的匣母字吴音分别为 [eφu] [aφu] 两类韵读,如"狭",读ケフ,"峡"读カフ,按见系洽开二字一般规律,应均在吴音中作 [aφu],而作 [eφu] 者是特别的, 但现代汉语方言中"狭"亦较特殊,福州话读 [hiek] (一般规律应为 [hiak])。越语中,读作 [hiep] (一般规律应为 [hiap])。主要元音都是舌位高的 [e] 取代了舌位低的 [a], 这正与日语中吴音的情形相同。

十六、深摄

深摄仅有一韵,侵开三吴音为 [in] [on],汉音为 [in]。入声缉开三吴音为 [iφu] [oφu], 汉音为 [iφu]。见表二十三

汉语 日语		侵开三		缉开三	
		帮组见系(以母除外)	其 他	帮组 见组	其 他
音值	吴音	[on]	[in]	[oφu]	[iφu]
	汉音				
例字		品 ホン,ヒン 琴 コン,キン 今 コン,キン 阴 ホン,イン	赁 ニン,ヂン 沈 ヂン,チン 侵 シン,シン	急 キフ,キフ 泣 コフ,キフ 揖 イフ,イフ 熤 イフ,イフ	粒 リフ,リフ 执 シフ,シフ 入 ニフ,ジフ

深摄与咸摄同,中古汉语深摄韵尾是唇鼻音 [m],日语用 [n] 对译,其入声韵尾双唇塞音 [p],日语也用双唇擦音加韵尾的 [φu] 对译。

缉开三的见系字吴音韵读按一般规律应和侵韵主要元音一致,同为 [o],但却表现为不稳定,或为 [o] 或为 [i],如见母"急""给""级"在《大汉和辞典》中吴音都为 [iφu],而《汉和大字典》《汉和大辞典》中,"急"吴音为 [oφu],"级""给"吴音为 [iφu]。溪母"泣"、群母"及"的吴音则上述诸书均标为 [oφu]。

通过上面逐摄逐韵的分析,我们可归纳出吴音汉音的韵母系统如下:

吴音韵母系统

阴声韵: [a] [i] [u] [e] [o]
[ja] [ju] [jo]
[wa] [wi] [we] [wo]
[ai] [ei]
[au] [ou] [eu] [wau] [wou] [jau] [jou] 共二十一

阳声韵: [an] [in] [un] [en] [on]
[wan] [win] [won]
[jun] 共九

入声韵: [aku] [oku] [iku]
[waku] [woku] [wiku]
[jaku] [joku] [juku]
[oki] [iki] [eki] [wiki] [joki]
[ati] [iti] [uti] [eti] [oti]
[wati] [woti] [juti]
[aφu] [iφu] [eφu] [oφu] 共十九

总计：四十九

汉音的韵母系统

阴声韵：[a] [i] [u] [o]
[ja] [ju] [jo]
[wa] [wi] [wo]
[ai] [ei] [wai] [wei]
[au] [ou] [eu] [uu] [wau] [wou] [jau] [jou] [juu]　　共二十三

阳声韵：[an] [in] [iu] [un] [en] [on]
[wan] [win] [wen] [won]
[jun]　　共十一

入声韵：[aku] [oku] [waku] [woku] [juku] [joku] [jaku] [iku] [wiku]
[eki]
[atu] [itu] [utu] [etu] [otu]
[watu] [wetu] [jutu]
[aφu] [eφu] [oφu]　　共二十一

总计五十五

兹将吴音汉音的韵母系统与中古汉语韵母系统列表对照如下：（见 213—216 页）

吴音和汉音的若干音韵特点

一、吴音汉音声母系统的特点

1. 中古汉语清浊系统在吴音中基本完整地保存着，所不同者，半浊音喻母字吴音为零声母。汉音中全浊声母清音化，大部半浊声母仍为浊音，喻母字为零声母。吴音汉音声母系统的清浊特点恰恰分别与现代汉语中吴方言及北方方言的情况基本相同。

2. 中古汉语中相对应的轻重唇音在吴音汉音中发音分别相同，与汉语音韵学中“古无轻唇音”之说相符。

3. 中古汉语端组和知组字，吴音汉音均属タ行，读作 [t]（浊音为ダ行、读作 [d]），与汉语音韵学中“古无舌上音”之说相符。

4. 吴音中部分匣母合口字和喻三（云母）字同为零声母，并以 [w] 为介音，与汉语音韵学中“喻三归匣”之说相符。

5. 吴音中泥娘日三母字同属ナ行，读作 [n]，与汉语音韵学中“娘日归泥”之说相符。

6. 古日语无塞擦音，故中古汉语塞擦音在吴音汉音中均成为同部位的擦音。

7. 中古汉语声母送气不送气之分在吴音汉音中完全消失。

二、吴音汉音韵母系统的特点

中古汉语与吴音汉音韵母对照表

韵 等次	-o				-i				-u				-ŋ				-n				-m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一等	歌(开)	ɑ	a	a	泰(开)	ɑi	ai	ai	豪(开)	ou	au	au	唐(开)	ɑŋ	au	au	寒(开)	ɑn	an	an	谈	ɑm	an	an
	戈(合)	uɑ	wa a	wa a	泰(合)	uɑi	we e	wai ai	侯	əu	u o ju	ou	唐(合)	uɑŋ	wau	wau	桓(合)	uɑn	wan an	wan an	覃	ɒm	on an	an
	模(合)	u	o u	o wo	咍(开)	ɐi	ai	ai					东(合)	uŋ	u o wo	ou wou	痕(开)	ən	on	on				
					灰(合)	uɐi	e we	wai ai					冬(合)	uoŋ	u	ou	魂(合)	uən	on won	on won				
													登(开)	əŋ	ou	ou								
													登(合)	uəŋ	u ou	ou								

续表

等次 \ 韵	-o 韵部	-o 中古汉语	-o 吴音	-o 汉音	-i 韵部	-i 中古汉语	-i 吴音	-i 汉音	-u 韵部	-u 中古汉语	-u 吴音	-u 汉音	-ŋ 韵部	-ŋ 中古汉语	-ŋ 吴音	-ŋ 汉音	-n 韵部	-n 中古汉语	-n 吴音	-n 汉音	-m 韵部	-m 中古汉语	-m 吴音	-m 汉音
二等	麻(开)	a	e a ja	a	夬(开)	æi	e	ai	肴(开)	au	eu	au	庚(开)	ɐŋ	jau	au ei	删(开)	an	an en	an	衔(开)	am	an en	an
	麻(合)	wa	e	wa	夬(合)	wæi	e we	wai					庚(合)	wɐŋ	wau	wau	删(合)	wan	an wan en	an wan	咸	ɐm	an	an
					皆(开)	ɐi	ai	ai					耕(开)	æŋ	jau	au	山(开)	æn	en	an				
					皆(合)	wɐi	e we	wai					耕(合)	wæŋ	wau	wau	山(合)	wæn	an wan en	an wan				
					佳(开)	ai	ei	ai					江	aŋ	au	au								
					佳(合)	uai	e we	wai																
三等	脂(开)	i	i	i	废(开)	ĭɐi	e	ai	幽(开)	iau	u ju	ju	蒸	ĭəŋ	ou jou	jou	欣(开)	iən	on	in	侵(开)	ĭem	in on	in
	脂(合)	wi	i wi	i wi	废(合)	ĭwɐi	e we	ai wai	尤(开)	ĭau	u ju	ou ju uu	阳(开)	ĭaŋ	au jau	jau	元(开)	iɐn	on	en	凡(合)	iuɐm	on	an en
	支(开)	ĭe	i	i	祭(开)	ĭɛi	ai ei	ei	宵	ĭɛu	eu	eu	阳(合)	ĭwaŋ	au wau	au wau jau	元(合)	iwan	on won an wan	an wen en	严(开)	ĭɐm	on en	en

等	支(合) ǐwe wi wi 之(开) ǐə i i 鱼(合) ǐwo {o, jo} jo 虞(合) ǐu {u, ju} {u, ju} 麻(开) ia ja ja	祭(合) ǐwɛi {e, we} {wei, ei} 微(开) iəi e i 微(合) iwəi {i, wi} {i, wi}		东(合) iuŋ {u, ju} yuu 钟(合) ǐwoŋ {u, ju} {ou, you} 庚(开) ǐɐŋ jau ei 庚(合) iweŋ jau ei 清(开) iɛŋ jau ei 清(合) iwɛŋ jau ei	文 ǐuən {on, un} un 仙(开) iɛn en en 仙(合) iwɛn en en 真(开) ien in in 真(合) ǐwen {on, win, iun} {in, win, jun} 臻(开) ǐen in in 淳(合) iuĕn {in, jun} {in, jun}	盐 ǐɛm en en
四等		齐(开) iei {ei, ai} ei 齐(合) iwei {e, we} ei	萧 ieu eu eu	青(开) ieŋ jau ei 青(合) iweŋ jau ei	先(开) ien en en 先(合) iwen en en	添 iem en en

韵 等次	-k				-t				-p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韵部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一等	铎开 合	ɑk wɑk	aku waku	aku waku	曷开	ɑt	ati	atu	盍	ɑp	aφu	aφu
	屋合	uk	{woku oku	woku oku	末合	uɑt	{wati ati	watu atu	合	ɒp	{oφu aφu	aφu
	德开 合	ək uək	oku {oku waku	oku oku	没合	uət	oti	otu				
	沃合	uok	{oku woku	oku woku								
二等	陌开 合	ɐk wɐk	jaku waku	aku waku	鎋开 合	at wat	eti {ati eti	atu atu	狎	ap	{aφu	eφu aφu
	麦开	æk	jaku	aku	黠开	æt	{ati eti	atu	洽	ɐp	{aφu eφu	aφu
	麦合	wæk	{waku jaku	waku aku	合	wæt	{wati ati eti	watu atu				
	觉	ak	aku	aku								
三等	职开	ĭək	{oki joki iki	joku	迄开	ĭət	oti	itu	缉开	ĭĕp	{iφu oφu	iφu
	合	wək	{eki wiki	joku	月开	ĭɐt	{eti oti	etu	乏合	iwap	{oφu eφu	aφu eφu
	药开	ĭak	{jaku aku	aku	合	ĭwɐt	{oti wati woti	atu etu wetn	业开	ĭɐp	{oφu eφu	eφu
	合	ĭwak	{aku waku	waku jaku	物合	ĭuət	{uti oti	utu	叶开	iɛp	{oφu eφu	eφu
	屋合	ĭuk	{oku iku wiku uku juku	iuku iku wiku	薛开 合	ĭɛt ĭwɛt	eti eti	etu etu				
	烛合	ĭwok	{oku joku	joku	质开 合	ĭĕt ĭwĕt	iti {iti juti	itu {itu jutu				
	陌开 合	ĭɐk ĭwɐk	jaku waku	eki waku	栉开	ĭet	iti	itu				
	昔开 合	ĭɛk ĭwɛk	jaku jaku	eki eki	术合	ĭuĕt	{iti juti	itu jutu				
四等	锡开 合	iek iwek	jaku jaku	eki eki	屑开 合	et wet	eti eti	etu etu	帖	iep	eφu	eφu

1. 吴音汉音中严整地保存着上古汉语的阴、阳、入三类韵母的特征和界限。阴声韵中，中古汉语以 [i] 为韵尾的蟹摄韵，吴音里部分开口二等韵也以 [i] 结尾，其余韵中的 [i] 则与前面的主要元音连读而变为别的元音；汉音则均以 [i] 结尾。中古汉语以 [u] 为韵尾的效摄流摄等，吴音汉音仍以 [u] 结尾。

阳声韵中，中古汉语以 [ŋ] 结尾的宕通江曾四摄，吴音汉音均以 [u] 结尾，至于梗摄，吴音仍以 [u] 结尾，汉音的梗摄二等韵也仍以 [u] 结尾，而三等韵的字，由于唐代长安话中绝大部分脱落韵尾 [ŋ] 而派入齐韵，汉音反映这一变化，故也失掉 [u] 尾，韵读同于齐韵的对译音 [ei]。汉语的 [ŋ] 尾在日语中古音中以 [u] 对译，[n] 尾 [m] 尾同时以 [n] 对译。

入声韵中，[-p] [-t] [-k] 三系完全严整地再现于吴音汉音之中。[-p] 韵尾吴音汉音均以 [ɸu] 对译，[-t] 韵尾吴音以 [ti]、汉音以 [tu] 对译，[-k] 韵尾吴音一般以 [ku] 对译，职韵以 [ki] 对译，汉音一般也以 [ku] 对译，少数三等韵(陌开、昔)和四等韵(锡)以 [ki] 对译。

2. 中古汉语中同摄的一二等韵，吴音主要元音有别，汉音则无别。如山摄，开口一等的寒韵吴音为 [an]，开口二等山韵则为 [en]，开口二等删韵部分为 [an]，部分为 [en]，而汉音均为 [an]。

3. 由于日语音位较少，元音只有 [a] [i] [u] [e] [o] 五音位，故汉语的几个发音位置相近的元音，吴音汉音往往只用同一个元音对译。如歌戈泰咍灰豪唐寒桓谈覃等一等韵和麻夬皆佳庚耕删山衔咸等二等韵中，其主要元音本分别为 [a] [ɑ] [ɐ] [ɒ] [æ] 等，舌位不同，而吴音大部分、汉音全部以 [a] 对译。下面就是吴音汉音对中古汉语各韵的单元音的对译大致情况(复合元音详见下文)

中古汉语	吴音	汉音
a ɑ ɐ ɒ æ	多数为 a，少数为 e、o	a
i	i	i
u	u	u
e ɛ	多数为 e，极少数为 a	e
u o ə	多数为 o，少数为 u、i	o

4. 由于日语音系本身的特点，中古汉语的复合元音在吴音汉音中变化较大。日本学者大野晋指出，在古日语中，"元音连续的现象只是极力地被避免着。在元音连续的场合下，会产生如下三种结果：第一，某一元音脱落，原则上是前一音节之尾的元音脱落，如后面音节开头的元音的开口度小于前一音节之尾的元音时，则后面音节开头的元音脱落；第二，转化为其它单元音，如 ia→e，ai→e，ua→o；第三，插入辅音 s⑥"。因此，日语中除少数开口拗音合口拗音外，就不存在复合元音了。汉语的复合元音在日语中的对音，就出现几种情况：

甲）转化为单元音。如祭宵元仙庚萧的 [iɛ] [iə] [iɛ] 等汉音一律为 [e]，泰灰夬皆佳废的 [ɑi] [ɒi] [ai] [ɐi] [æi] 在吴音中变为 [e]，元严的 [uɐ] 在吴音中成了 [o]。

乙）某一元音脱落。有前一元音脱落者，如虞废齐添锡月物乏等韵中的 [iu] [iɐi] [iwɐi] [iɛi] [iɛ] [iuɐ]等，吴音汉音均脱落了为首的[i]；又如合口戈泰灰恒山删麦等韵的复合元音的非见系字，为首的元音 [u] 在吴音汉音中消失。也有后一元音脱落者，如之支幽欣真臻质栉等韵的 [iə] [iɛ]，在吴音汉音中只剩下 [i]。

丙）上述两种情况造成古汉语中许多韵的介音 [i] [u] 都不复存在于吴音汉音之中，只是在部分拗音节中才得以保留。一般而言，主要元音在日语中译为 [a] 的韵母的合口见系字，其 [u] 介音都保留下来了，因为合口拗音 [wa] 能与见系的对译音 [k] 及零声母相配成为 [kua] (クワ)，主要元音在日语中译为 [e] [o] [i] 者，其合口影母字都保存了 [u] 介音，因为日语存在合口拗音 [we] [wi] [wo]，开口拗音中如 [ja] [jo] 的介音也部分地保留下来。

吴音汉音对汉语介音保存得不够完善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论及，但该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则往往未予以说明。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语复合元音的介音在吴音汉音中再现与否是由日语语音系统本身特点所制约的。

5. 中古汉语中的部分重纽字在韵图中分入三等四等，这两类字的读音在古汉语中应是有区别的，而这区别在日本的万叶假名所代表的上古日语中也有所反映。平安朝后，两类字虽在部分情况下读音已混同，但在某些韵的吴音韵读中仍保留着重纽两读的语音差别。如：

真开三	真开四	质合三	质合四
巾 [kon]	紧 [kin]	屈 [goti]	橘 [giti]
银 [gon]			
仅 [kon]			

（此处的等系据韵图）

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古汉语重纽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结 束 语

通过上文的对照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音汉音和中古汉语的丝丝入扣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且也可以从吴音汉音的差别窥见六朝时中国南方语音与隋唐时长安语音的一些特点。如吴音中反映出上古汉语声母的某些现象——喻三归匣，娘日归泥等——在六朝时还保存着；汉音中反映出隋唐时长安话的浊声母已出现清化现象，泥母明母也有非鼻音化的趋势。因此，进行汉语和日语的语音对照研究对研究汉语史的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中外学者们业已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尚未充分展开。我们愿以自己粗浅的认识抛砖引玉并就正于各位专家和同志。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周大璞先生的具体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注　释

(1) 广幸亮三、棕原铁雄、浦武彦著《国语说合便览・国语の变迁》中，将日语发展分为五期，即 a．上古期：奈良朝代（公元前749年前）。b．中古期：平安时代（除去院政时期。公元794—1087年）。c．中世期——院政、镰仓、室町时代（公元1087—1603年）。d．近世期：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e．现代：明治维新后（公元1867年迄今）。

(2) 桥本进吉《文字及び"假名遣の研究・假名遣について》，1970年第11次印刷本。

(3) 本文所标注的古日语（包括吴音汉音两类）的音值系根据桥本进吉《国语音韵史》（岩波书店）和广幸亮三等《国语の变迁》（岩波书店）。

(4) 严格地说，以 [j] [w] 等半元音开头的音节不能算零声母，本文为叙述方便起见统称为零声母。

(5) 本文所标注的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音值，除另有说明者外，均以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上册的构拟音为准。

(6)(7)(11) 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

(8) 见桥本进吉《国语音韵史》第四章《现代国语の音韵组织》。

(9)(10) 中古汉语云母以母的音值构拟采用杨耐思先生的说法。

(12) 见《岩波讲座・日本语・5》p 190。

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

杨耐思

一

十三、十四世纪近代汉语的韵母系统，从《中原音韵》来考订，一共有四十六个韵类。可是从同期的《古今韵会举要》(简称《韵会》,下同)和八思巴字汉语[①]来考察，却有七十三个左右的韵类[②]，于是发生了近代汉语语音的共时差异问题。这种共时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原音韵》的有些韵类，在《韵会》和八思巴字汉语里被分割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类。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些分合的全部情况和问题，只就"京、经，羁、鸡，妫、规，鸠、樛，鞬、坚，骄、骁，箝、兼，迦、嗟，厥、玦"等九组十八个韵类的分合情况进行初步的考察，作一点相应的说明，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

考察时所据资料有《韵会》、《蒙古字韵》、《蒙古韵略》、《中原音韵》和《切韵》、《韵镜》等，兹分别简略说明如下：

《韵会》采用清光绪九年（1883）淮南书局重刊本，必要时用元刊明修本、明嘉靖丁亥(1527)重刊本校勘。《韵会》的韵类原名"某字母韵"，"某"即韵类的代表字。今为了列表方便，只取韵类代表字"某"，省略"字母韵"。韵类举平以赅上、去、入，必要时列入声韵类，随文注明。

《蒙古字韵》采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壶井义正编）《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抄本<蒙古字韵>》，用其他的八思巴字汉语资料刊谬补缺，随文注明。八思巴字一律用转写音标转写。

《蒙古韵略》久佚。朝鲜崔世珍（1478？—1543）著《四声通解》(1517)，大量转录了《蒙古韵略》的注音，是用正音文字转写的。近年俞昌钧教授据崔氏书辑佚重编成《较定蒙古韵略》[③]，俞氏据正音文字再构，转写成音标，本文采用了俞氏再构及其音标。

《中原音韵》采用明正统辛酉(1441)刊本，又称讷庵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关于《中原音韵》的韵类划分和构拟，请参看拙著《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切韵》是指《切韵》、《广韵》一系的韵书及其代表的音系。关于《切韵》的韵类划分和标目，本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简称《字表》，下同)(商务印书馆，1981)。

《韵镜》采用古籍出版社1955年(据《古逸丛书》本)影印本。

三

这九组十八个韵类按音韵结构来分析又可分为两类，"京、经，羁(讫)④、鸡(吉)，妫(国)，规(橘)，鸠、樛"等四组八个韵类为一类，⑤我们管它叫甲类；"鞬、坚，骄(脚)、骁(爵)，籍，兼，迦(讦)、嗟(结)，瘸(厥)，玦"等五组十个韵类为另一类，我们管它叫乙类。

四

甲类各组韵类在同期的各种音韵资料中的分合情况如下表(表一——表四)：

表一 韵类比较表之一 京、经

切 韵(1)	例 字(1)	韵 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梗开三庚	京卿擎迎英兵平明	京	iŋ	iŋ	京 iəŋ
梗开三清	婴盈贞柽呈并名蜻清情饧声成令				
	颈轻	经	ėiŋ	jəiŋ	
曾开三蒸	兢凝应徵僜澄冰凭缯升陵仍	京	iŋ	iŋ	
	兴	经	ėiŋ	jəiŋ	
梗开四青	丁汀庭宁傳瓶冥青星灵	京	iŋ	iŋ	
	经磬馨	经	ėiŋ	jəiŋ	
梗合四青	萤	京	iŋ	iŋ	
梗开二庚	硬				
	庚坑亨(2)	经	ėiŋ	jəiŋ	
梗开二耕	耕铿				
	莺(2)	京	iŋ	iŋ	

(1) 《切韵》韵目和例字均举平以赅上、去，例字如无平声字或虽有平声字但偏僻的，列上声或去声字。

(2) "亨、莺"，《中原音韵》归"恒" əŋ。

表二 韵类比较表之二 羁(讫)、鸡(吉)

切韵	例字	韵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止开三支	羁攲奇宜牺猗移知摛驰卑婢弥施匙[1]离儿[1]	羁	i	i	羁 i
	企祇	鸡	ėi	jəi	
止开三脂	饥器跽劓唏懿伊姨絺脂[1]墀尼纰尸视二梨	羁	i	i	
	系弃耆	鸡	ėi	jəi	
蟹开三祭	罽憩偈曳制滞蔽毙袂祭逝世	羁	i	i	
臻开三质	姞肸乙壹逸质抶昵秩必匹邲蛭七疾悉失栗驲蜜	讫			
	诘欯	吉	ėi	jəi	
深开三缉	急泣及岌吸邑揖熠挚蛰馽缉集习湿十立入	讫	i	i	
止开三之	姬欺其疑僖医饴之[1]痴持诗时[1]嶷而	羁			
曾开三职	棘极嶷艴忆翼职敕直匿即鲫息试寔力日	讫			
梗开三昔	虩益绎摭尺射璧僻辟积碛籍昔夕释石				
止开三微	机气祁沂希依非肥微[2]	羁			
蟹开三废	刈废吠[2]				
臻开三迄	讫乞屹迄	讫			
梗开三陌	戟隙剧逆				
蟹开四齐	鹥低梯题泥篦批鼙迷齑妻齐西移黎	羁			
	鸡溪醯奚	鸡	ėi	jəi	
梗开四锡	的逖狄溺壁霹甓觅绩戚寂锡历	讫	i	i	
	激喫檄	吉	ėi	jəi	

(1) "脂之施尸诗匙时兒而"等字，《中原音韵》归入支思韵贽i。

(2) "非肥微废吠"等唇音字，《韵镜》归入"合"类。

表三 韵类比较表之三 妫(国)、规(橘)

切 韵	例 字	韵 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止合三支	妫亏诡委危捶吹髫陂披皮縻(1)剂眭隋垂蘂	妫	ue(2)	ui	规 uei
	规阙孃	规	ėue(3)	joi	
止合三脂	龟喟逵惟追椎悲丕邳(1)眉(4)醉翠萃绥遂水谁纍甤	妫	ue	ui	
	癸葵	规	ėue	joi	
蟹合三祭	彗缀毳脆岁彗(5)税芮	妫	ue	ui	
臻开三质	笔弼密	国			
臻合三术	橘獝	橘	ėue	joi	
止合三微	归威围	妫	ue	ui	
梗开三陌	碧(6)	国			
曾合三职	域逼愊復(7)				
蟹合四齐	圭奎嶲携	规	ėue	joi	
梗合四锡	鶪阒欰	橘			
蟹合一灰	傀恢灰回隈桅堆推颓挼杯醅裴梅崔摧挼雷	妫	uo	ui	
蟹合一泰	侩穭濊会荟外祋娧兑旆昧(8)最蕞酹				
曾合一德	国或匐墨(8)	国			

(1) "陂披皮縻悲丕邳"等唇音字,《韵镜》归入"开合"类。

(2) 《蒙古字韵》原作uŋ,误。今据八思巴字碑刻校正。

(3) 同上,原作 ėuŋ。

(4) "眉"字,《韵镜》归入"开"类。

(5) "彗",邪母字。

(6) "碧",《广韵》在昔韵,误,今照《字表》改为陌韵。《中原音韵》归入"吉"i。

(7) "逼愊復"等唇音字,《韵镜》归入"开"类。

(8) "旆昧匐墨"等唇音字,《韵镜》归入"开"类。

表四 韵类比较表之四 鸠、樛

切 韵	例 字	韵 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流开三尤	鸠丘求忧尤犹舟抽笃纽啾秋酉修囚收仇刘柔	鸠	iw	iw	鸠 iəu
	休	樛	ċiw	jəiw	
流开幽	幽彪缪	鸠	iw	iw	
	虯樛	樛	ėiw	jəiw	
流开一侯	吼侯[1]	鸠	iw	ɨw	钩 əu

(1) "侯"韵字,«韵会»、«蒙古字韵»归"鸠"iw的限于"晓、合"二母字,其余的归人"钩"hiw,«蒙古韵略»、«中原音韵»皆全归人"钩" ɨw。

从上面表一——表四来看,甲类各组韵类有如下几个特征:

1. 从声、韵的配合关系看,各组的前一个韵类(A 型)所配合的声类,"牙、舌、唇、齿、喉、半舌、半齿"七音具足;后一个韵类(B 型)所配合的声类,唯有"牙、喉"音。其中"牙"音又只有"见、溪、群",而无"疑、鱼","喉"音又只有"晓、匣",而无"影、幺、合、喻"⑥。

甲类各组所配合的声类情况如下表。

表五 甲类音组韵类声类配合表(+号表示有,—号表示无)

声 / 韵	牙	舌	唇		齿		喉	半 舌	半 齿	韵 镜[1]
	角	徵	宫		商[2]		羽	半徵商	半商徵	韵 会
	g[3]	d	b	hu̯	dz	dž	·	l	ž[4]	蒙古字韵
	k	t	p	f	ts	tš	ʔ	l	ẓ[4]	蒙古韵略
A 京	+	+	+	—	+	+	+	+	+	
B 经	+	—	—	—	—	—	+	—	—	
A 羁(讫)	+	+	+	+	+	+	+	+	+	
B 鸡(吉)	+	·	—	—	—	—	+	—	—	
A 妫(国)	+	+	+	—	+	+	+	+	+	
B 规(橘)	+	—	—	—	—	—	+	—	—	
A 鸠	+	—	+	—	+	+	+	+	+	
B 樛	+	—	—	—	—	—	+	—	—	

(1) 半舌、半齿,«韵镜»原作"舌(音)齿",今改为习惯称呼,以便区别。

(2) "知、彻、澄"原属"舌"音(舌上音),到了十三、十四世纪时,已经跟"齿"音(正齿音)"照、穿、牀"合流,所以今列在"齿"音。

(3) 为了列表方便起见,这里的一个声类代表该系列全部声类,例 g 代表 g,k',k,ŋ。

(4) «蒙古字韵»和«蒙古韵略»的声类音标是转写体系不同,不关乎音值。

甲类各组 B 型韵类所配合的声类情况如下表:

表六　甲类B型韵类声类配合表(+号表示有,-号表示无)

声 韵	见	溪	群	疑	鱼	影	晓	匣	合	幺	喻	韵会声类
	g	k'	k	ŋ	,	·	h	ɦ	ɣ	ʝ	j	八思巴字
经	+	+	−	−	−	−	+	−	−	−	−	
鸡(吉)	+	+	+	−	−	−	+	+	−	−	−	
规(橘)	+	+	+	−	−	−	+	+	−	−	−	
樛	+	+	+	−	−	−	+	−	−	−	−	

B 型韵类唯有"牙、喉"音,可以称之为"牙、喉"音重出韵类。

2. 从历史来源看,甲类各组同一个组的韵类来源于中古的同一个韵摄(有少量是相近的韵摄)的不同韵(入声例外),有的甚至来源于中古的同一个韵。例如:"京、经"来源于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开口二等韵、合口四等韵的部分字,曾摄开口三等韵。"羁(讫)、鸡(吉)"来源于止摄开口诸韵,蟹摄开口三、四等韵以及梗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曾、臻、深诸摄开口三等入声韵。"妫(国)、规(橘)"来源于止摄合口诸韵,蟹摄合口一、三、四等韵以及梗摄合口(唇音字开口)三、四等入声韵,曾摄合口一、三等入声韵,臻摄合口(唇音字开口)三等入声韵。"鸠、樛"来源于流摄三等韵,一等韵"晓、匣"字。这是近代汉语韵母系统归并的共同趋势。

至于同组的韵类,"牙、喉"音重出的分配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A 型韵类所配合的是三等韵字和"重纽"三等韵的三等字⑦,B 型韵类所配合的是四等韵字和"重纽"三等韵的四等字,间有开口二等字,绝少例外。也就是说,A 型"京、羁(讫)、妫(国)、鸠"等韵类的"牙、喉"音属于《韵镜》排在第三排格子里的三等字,B 型"经、鸡(吉)、规(橘)、樛"等韵类的"牙、喉"音(仅有)属于《韵镜》排在第四排格子里的四等字。表现出 A、B "牙、喉"音的对立乃是三、四等的对立。

3. 从八思巴字的译音来看,甲类各组 A 型韵类译成 iŋ, i, ue, iw, B 型韵类译成 ėiŋ, ėi, ėue, ėiw。很明显 A 型跟 B 型的差别,就是韵母的前面部位有、无 ė 的差别。也就是说,A 型韵母前面部位不加 ė, B 型韵母前面部位加 ė。《蒙古韵略》也是如此,崔氏是用正音文字 jə 来转写 ė 的。

由上面所说,可以概括为:甲类各组分韵,A 型韵类七音具足,B 型韵类唯有"牙、喉"音(且非全部);A 型、B 型"牙、喉"音的对立,表现为三、四等的对立(A 型是三等,B 型是四等);八思巴字的译写,A 型韵母前不加 ė, B 型韵母前加 ė。

五

乙类各组韵类在同期的各种音韵资料中的分合情况如下表(表七——表十一):

表七　韵类比较表之五　鞬、坚

切　韵	例　字	韵　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山开三3仙[1]	謇愆乾焉[2]遭缠鋋辩免连然	鞬	en[3]	jən	坚 iɛn
	鄢鳣焊擅变鸫	坚	ėn		
山开三4仙[1]	遣(去声)延便绵钱涎	鞬	en		
	甄遣(上声)鞭篇煎迁仙	坚	ėn		
山开四先	研颠天田年蹁眠前	鞬	en		
	坚牵烟边片笺千先	坚	ėn		
山开三元	鞬言	鞬	en		
	轩蔫	坚	ėn		

(1) 仙韵除开口有对立外，还有“牙、喉、唇”音字对立，即所谓“重纽”，今据«韵镜»，把含有列在三等的“牙、喉、唇”音字的韵，用3表示，含有列在四等的“牙、喉、唇”音字的韵，用4表示。

(2) “焉”，中古“云(喻三)”母字。

(3) «蒙古字韵»原作ųan，误。今据八思巴字碑刻校正。

表八　韵类比较表之六　骄(脚)、骁(爵)

切　韵	例　字	韵　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效开三3宵	骄橇乔鸮[1]枵妖朝弨晁烧韶镳殍苗缭饶	骄	ew[2]	jəw	骄 iɛu
	超	骁	ėw		
效开三4宵	遥标瓢眇	骄	ew		
	跻翘腰漂焦錾樵宵	骁	ėw		
效开四萧	尧迢聊	骄	ew		
	骁窱哓么貂祧嫋箫	骁	ėw		
宕开三药	脚却噱虐[3]谑约药[3]灼绰著[3]爍勺略若[3]	脚	ew		
	婼爵鹊嚼削	爵	ėw		

(1) “鸮”，中古“云(喻三)”母字。

(2) «蒙古字韵»原作ųaw，误。今据八思巴字碑刻校正。

(3) “虐约药著略若”等字，«中原音韵»收入萧豪韵部，又见于歌戈韵部。«蒙古字韵»仅收入萧部。

表九 韵类比较表之七 箝、兼

切韵	例字	韵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咸开三3盐 咸开三4盐	检箝俨淹炎跕粘贬苫撏廉髯盐尖金暹[2]	箝	ɛm[1]	jəm	兼 iɛm
	厌潜	兼	ėm		
咸开四添	点添甜鲇僭憯	箝	ɛm		
	兼谦	兼	ėm		
咸开三严	剑黔严欠[3]	箝	ɛm		

(1) 《蒙古字韵》原作 ɰam，误。今据八思巴字碑刻校正。

(2) "暹"，《蒙古字韵》作"遇"，今从《韵会》、《蒙古韵略》改。

(3) "欠"，《广韵》在梵韵，误。今照《字表》改为酽韵。

表十 韵类比较表之八 迦(讦)、嗟(结)

切韵	例字	韵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果开三戈	迦呿伽	迦	e[1]	jə	嗟 ie
假开三麻	邪[2]藉邪阇				
	遮车乜嗟且些奢	嗟	ė		
山开三3薛	孑[3]杰孽别[4]舌	讦	e		
	哲撤别[5]列热	结	ė		
山开三4薛	撇弊	讦	e		
	鷩瞥灭薛	结	ė		
咸开三叶	叶捷涉讘	讦	e		
	厌聂詟接妾摄猎鬣	结	ė		
山开四屑	侄蹩截	讦	e		
	结挈缬噎齧窒铁涅闭撆蔑节切屑	结	ė		
咸开四帖	牒	讦	e		
	颊惬协喋帖捻浃燮	结	ė		
咸开三业	袷笈业	讦	e		
	胁	结	ė		
山开三月	讦蔼竭钀歇	讦	e		

(1) 这一韵类《蒙古字韵》原缺，今据八思巴字碑刻、八思巴字《百家姓》及其他文献资料补。

(2) "邪"，中古"以(喻四)"母字。

(3) "孑"，《韵镜》列在四等。

(4) "別"，中古"并"母字。

(5) "别"，中古"帮"母字。

表十 · 韵类比较表之九　瘸(厥)，玦

切　韵	例　　　字	韵　会	蒙古字韵	蒙古韵略	中原音韵
果合三戈	瘸鞾(1)	瘸	ue̯(2)	juə	玦 iuɛ
山合三薛	蹶	厥			
	缺悦辍啜蕝绝雪爇说叕劣爇	玦	ue̯		
山合三月	厥阙蹶	厥	ue̯		
	月	玦	ue̯		
山合四屑	玦阕血穴抉				

(1) "鞾"，《蒙古字韵》脱漏，《中原音韵》作"靴"。

(2) 《蒙古字韵》原作 u̯u̯，误，今据八思巴字资料校正。

(3) "蹶"，又月韵。

从上面表七——表十一来看，乙类各组韵类有如下几个特征：

1. 从声、韵的配合关系看，各组的前一韵类(A 型)和后一韵类(B 型)所配合的声类，"牙、舌、唇、齿、喉、半舌、半齿"都可能具有，两者没有系统性的差别。乙类各组所配合的声类情况如下表：

表十二　乙类各组韵类声类配合表(+号表示有，—号表示无)

声＼韵	牙	舌	唇		齿		喉	半舌	半齿	韵镜
	角	徵	宫		商		羽	半徵商	半商徵	韵会
	g	d	b	hu̯	dz	dž	·	l	ž	蒙古字韵
	k	t	p	f	ts	tš	ʔ	l	ẓ	蒙古韵略
A 鞬	+	+	+	—	+	+	+	+	+	
B 坚	+	—	+	—	+	+	+	—	—	
A 骄(脚)	+	+	+	—	+	+(1)	+	+	+	
B 骁(爵)	+	+	+	—	+	+	+	—	—	
A 箝	+	+	+	—	+	+	+	+	+	
B 兼	+	—	—	—	+(2)	—	+	—	—	
A 迦(讦)	+	+	+	—	+	+	+	—	+	
B 嗟(结)	+	+	+	—	+	+	+	—	+	
A 瘸(厥)	+	—	—	—	—	—	+	—	—	
B 玦	+	—	—	—	+	+	+	—	+	

(1) 唯有"彻(穿)"母字。

(2) 唯有"从"母字。

各组 A 型韵类好象具有半舌音、半齿音，B 型没有，但"瘸(厥)、玦"组的情况恰恰相反，"迦(讦)、嗟(结)"组的情况也有点类似。

各组 A 型、B 型韵类跟声类配合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差别，是塞音、塞擦音(牙、喉音除外)的分配呈现出一种饶有趣味的趋势。即同系(或同组)的声类，A 型韵类往往拼"浊"音，B 型韵类往往拼"清"音。这一趋势，龙果夫 (A. A. Драгунов) 已注意到了，他说:"可是在'古官话'用浊声母 ʒ', ž, ŋ, m, n, l, d', dz', š (<古汉语 ź) 和古喻母起头的字有一个写作 [e] 的有力倾向而在清声[母] k, k', x, ·, č, č', ts, ts', s, p', š (<古汉语 ś) 的后头却写作 [ė]，这是很有趣味的。"[8]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趋势的具体情况。《韵会》和《蒙古字韵》所代表的声母系统，塞音、塞擦音分为"清、次清、浊"三套，A 型、B 型韵类与之相配合的情况如下表:

表十三　乙类各组 A 型 B 型韵类声母消浊表

韵＼声	徵			宫			商			次商		
韵会	清	次清	浊	清	次清	浊	清	次清	浊	清	次清	浊
蒙古字韵	d(1)	t'	t(1)	b	p'	p	dz	ts'	ts	dž	tš'	tš
A 鞭	颠	天	田			便			钱	邅		缠
B 坚				边	篇		煎	千		饘	燀	
A 骄(脚)			迢	镳		瓢				朝	弨	晁
B 骁(爵)	貂	祧			漂		焦	鍫	樵		超	
A 箝	点	添	甜			砭	尖	佥		霑	觇	
B 兼									潜			
A 迦(讦)			牒			蹩			藉			
B 嗟(结)	窒	铁		鳖	瞥		嗟	且		遮	车	
A 瘸(厥)												
B 玦							蕝		绝	辍	歠	

(1) 八思巴字汉语塞音、塞擦音以清对浊，以浊对清。关于清、浊，只是分类上的名称，其实际音值待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组 A 型韵类倾向于跟"浊"音配合，B 型韵类倾向于跟"清，次清"音配合，正则的例子是"迦(讦)、嗟(结)，鞭、坚"二组，其余三组都有例外("鞭、坚"组 dt'母也属例外)，尤其是"箝、兼"组几乎是逆反映。但总的趋势 A 浊 B 清还是大致上可以成立的。

2. 从历史来源看，乙类跟甲类相类似，同组的韵类往往都来源于中古的同一个韵摄(有些是相近的韵摄)的不同的韵(入声例外)，甚至来源于中古的同一个韵。我们从表七——表

上一里可以看到:"鞬、坚"来源于山摄开口三、四等韵。"骄(脚)、骁(爵)"来源于效摄(开口)三、四等韵以及宕摄开口三等入声韵。"箝、兼"来源于咸摄(开口)三、四等韵。"迦(讦)、嗟(结)"来源于果、假摄开口三等韵以及山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咸摄(开口)三、四等入声韵。"瘸(蹶)、玦"来源于果、假摄合口三等韵以及山摄合口三、四等入声韵。

就"牙、喉"音的分配而言,也是 A 型韵类具有三等韵以及"重纽"三等韵的三等字,B 型韵类具有四等韵以及"重纽"三等韵的四等字,绝少例外。也就是说,乙类各组"牙、喉"音的对立,也是三、四等的对立。

3.从八思巴字的译音来看,乙类各组 A 型韵类译成 en、ew, em, e, ụe, B 型韵类译成 ėn, ėw, ėm, ė, ụe。A 型、B 型的区别,表现在韵母的同位成分,A 型是 e, B 型是 ė。

由上面所说,可以概括为:乙类各组分韵,A 型、B 型韵类的声类配合没有系统性的差别。但就"牙、喉"音而言,"牙、喉"音的对立,也是三、四等的对立(A 型是三等,B 型是四等)。就塞音、塞擦音(牙、喉音除外)而言,有按"清、浊"分配的趋势。A 型韵类倾向于拼"浊"音,B 型韵类倾向于拼"清"音。八思巴字的译写,A 型、B 型的区别,也是 e 跟 ė 的区别。

六

甲类各组分韵的特征是加 ė 与否,乙类各组分韵的特征是 e 与 ė 之别。那么,弄清楚 ė 的实际音值和 ė 跟 e 在音质上的区别,是解决"京、经"等韵类分化问题的关键。

e (ᠡ)和 ė (ᠧ)是八思巴字字母表里两个不同的字母。《蒙古字韵·字母》[9]在所列辅音字母之后,列出七个元音、半元音字母(开头还应该有一个元音 a,是以零形式来表示,不用字母,只空位),它们的顺序是 i, u, e, o, ė, ụa, ịa,前四个是元音字母,后二个是半元音字母,至于 ė 正处在元音字母和半元音字母的当间儿,它的性质,存乎两可之间。

关于 ė (ᠧ)字母的性质和它的音值,八思巴字学界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龙果夫(A. A. Драгунов)认为 ė (ᠧ)字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用于领音的,一种是用于非领音的。用于领音的,ė (ᠧ)跟 e (ᠡ)一样,用来对译"古官话"韵母 -ie, -iem, -ieụ, -üe 里的 -ie。ė 和 e 互用。对这种 ė、e 互用的解释,是假设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和"古官话"的 e 一样。如果我们说 e 是一个关 e 而 ė 大概是一个倾向 ə 的 e,并且如果我们把"古官话"的 -e 当作开 ɛ,像现代北京话里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容易解释为什么这位译音人把有些字写作 e 而把另一些字写作 ė 了。用于非领音的,例如 ėi, ė 是嵌在硬舌根音和 i 中间所发生的一种流音[10]。龙果夫采用了高本汉(B. Karlgren)关于中古声母分为 [j] 化的和单纯的两种的学说[11],ė 往往跟所谓单纯的(龙氏称为硬的)舌根声母相配合,因此流音说是这种理论推演的必然结果。服部四郎认为 ė (ᠧ)是 e,而e (ᠡ)是 ɛ[12],对龙氏的

结论略有修正。而波普 (Nicholas N. Poppe) 则认为 ė（ꡦ）是前元音 e，而 e（ꡟ）的音值是比前元音 e 更窄一些的 ė[13]，对于这两个字母所代表的元音的开口度的看法，刚好跟龙氏相反。李盖悌 (L. Ligeti) 认为 ė（ꡦ）是 ä，而 e（ꡟ）是 e[14]。看来他也是倾向于 e（ꡟ）窄 ė（ꡦ）宽的看法的。桥本万太郎详细地考证了 ė（ꡦ）、e（ꡟ）这两个字母的来源，分析了各家关于这两个字母的音值产生纷歧意见的原委。他认为八思巴字字母 e（ꡟ）是根据藏文表示 "e" 的字母加以仿制的，字母 ė（ꡦ）则是来自直接表示梵文 ai 的藏文字母，也可以说是表示 "ai" 的科坦语 (Khotanese) 字母。关于这两个字母的音值，桥本认为，e（ꡟ）是高中元音，ė（ꡦ）是低中元音。在译写汉语时，e（ꡟ）往往带有"内在音" a（我们称为 a 的零形式），它是 e 的较短的变体，当作一个"中间字母"符号来使用，他用 1 来转写，而把 ė（ꡦ）转写成 e[15]。

现在我们从汉语音韵学的角度，结合"京、经"等韵类各组分韵的特征，来试探着确定这两个字母是怎样的性质和可能音值。ė 这个字母是八思巴字里的一个特殊的字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里，它有两个用途，一是跟 o、u 相结合(置于 o、u 之前)构成 ėo、ėu，表示阴性元音。它的音值，与其说是代表一个元音，不如说是阴性元音的标志，因为它跟单个儿元音相结合，构成的仍然是单个儿元音，只改变了该元音的音质。一是表示比 e 较开的前中元音，请比较：'ėok'ėodėe (ök'ödeė)、'ėoldžėet'u (öljeėt'u)。在八思巴字汉语里，有可能也跟蒙古语里的情形一样。ė 不止一种用法，我们从上面的韵类比较表里可以看到，甲类 B 型韵类 ėi、ėue、ėiŋ、ėiw 中的 ė，居于 i、u 之前。按照汉语音韵的结构，参照《中原音韵》，这里的 i 和 u，除 ėi 的 i 居于主要元音(韵腹)的位次外，其余三个韵类的 i、u，都应该是居于介音的位次。那么这里的 ė 的位次是多余的了，即是说，它不能够单独作为介音。因此，这里的 ė 不作为代表一个元音而是作为一种区分标志，或用以跟别的元音相结合，改变那个元音的音质，才是顺乎情理的。这证明在汉语里也跟在蒙古语里的第一种用法的情形相类似。从 A 型、B 型韵类的三、四等的区别来看，作为区分标志，这个 ė 是用来标志四等的。在《切韵》时代，三、四等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开口韵有无前腭介音，二是其元音开口度的大小。到了近代，从当时的许多音韵资料来看，元音上的差别已经消失，同摄开口三、四等韵的归并成为普遍现象。至于前腭介音的有无，也似乎变得一致起来(在《中原音韵》里表现得很明显)。只有一种可能，四等韵由原来没有后来滋生出来的前腭介音跟三等韵原有的前腭介音还没有类化，彼此还保存着音质上的差别，这个 ė 就是用来显示这种差别的。我们可以用 ɪ 来转写这个 ė，以便跟三等韵的前腭介音相区别。至于合口韵，是三等韵的前腭介音消失后，而跟四等韵合流，在"牙、喉"音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合流，表现出还存在某种差别，这个 ė 也就是用来显示这种差别的。

乙类各组在韵母的同一位次上，A 型韵类是 e，B 型韵类是 ė，参照《中原音韵》，正如龙果夫指出的那样，这里的 ė 跟 e 一样，代表 ie（或 iɛ）[16]。这是一个复合元音。从汉语的音韵结构看，是韵母的主要元音(韵腹)加上前腭介音(韵头)构成的，这可以说是 ė 的

另一种用法。ė 和 e 的区别,"牙、喉"音三、四等的对立用甲类各组分韵的同样理由可以做为区分它们的前腭介音的依据的基础,"牙、喉"音以外的各系各组声母字,也可以由"牙、喉"音类推。我们把 ė 转写成 ɪ,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跟甲类各组的这个字母的构拟一致起来,只不过这里的 ɪ 是指由 ė 所表示的韵母的前腭介音的可能音值,它又是跟同位次的 e 一样,是带主要元音 e 的零形式的。至于乙类各组"舌、唇、齿"音以"清、浊"分韵的趋势能否作为区分的依据的基础,由于例外太多,显得有些勉强,同时从音质上加以说明,也有一定困难,虽然在汉语的江苏高淳方言里和高棉语 Souei 语里有类似的例证[47]。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暂拟的"京、经"等韵类的音值如下表:

表十四　京、经等类韵母表

	A型 韵类	拟音	B型 韵类	拟音
甲类	京	iəŋ	经	ɪəŋ
	羁(讫)	i	鸡(吉)	ɪi
	妫(国)	uei	规(橘)	ɪuei
	鸠	iəu	樛	ɪəu
乙类	鞬	iɛn	坚	ɪɛn
	骄(脚)	iɛu	骁(爵)	ɪɛu
	箝	iɛm	兼	ɪɛm
	迦(讦)	iɛ	晓(结)	ɪɛ
	瘸(厥)	iuɛ	玦	ɪuɛ

1982年 7 月25日初稿

1982年12月25日修订

注:

① 八思巴字汉语是指元朝用八思巴蒙古字译写的汉语,俗称八思巴字译音或八思巴字对音。这类资料保存下来的颇为不少,本文采用的主要是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

② 《韵会》原分为七十五个韵类(平上去入相承),参照《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简称《七音》,下同)和《蒙古字韵》,"琼"当并入"形"(参看花登正宏《古今韵会举要考——韵类について——》,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九卷第一号,第五五页,一九七八);"云"当并入"筠",实只七十三个韵类。

③ MÊNG-KU YÜN-LÜEH (Abbreviated [Chinese] Rimes In The Mongolian Script), Reconstituted by Chang-kyun Yu,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Inc., 1973. 桥本万太郎教授序。

④ "讫"是与"羁"相承的入声。声、韵彼此完全相同。今用括号括起来,附在相承的平声韵类之后,以备参考。在只有入声韵类的情况下,入声韵类去掉括号。

⑤ 这里只是粗略的归类。严格地说,这四组韵类各有千秋,情况复杂。关于这点,拟另文讨论。

(6) "见溪群疑鱼端透定泥帮滂并明非奉微知彻澄娘精清从心邪审禅影晓匣合么喻来日"三十五字母是《韵会》、《七音》、《蒙古字韵》等所代表的声类系统，这些声类的代表字(母)采自《七音》。《蒙古韵略》的声类系统应当相同。但崔世珍用正音文字转录时，"鱼、喻"不分，"影、么"不分，"泥、娘"不分。《四声通解·韵会三十五字母之图》后注云："鱼即疑音，娘即泥音，么即影音，敷即非音，不宜分二。而韵会分之者，盖因蒙韵内，鱼、疑二母，音虽同而蒙字即异也。泥、娘，么、影，非、敷六母亦同。但以泥、娘二母别著论辨，决然分之，而不以为同，则未可知也。"按，此说表明崔世珍时代(十六世纪初叶)，上举各列声类已然混并。又按，《韵会》"非、敷"分开，是表面现象，从反切看，已混而不分。

(7) 参看花登正宏《古今韵会举要考——古今韵会举要における三等重纽诸韵——》，《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九集，第一八八——二一〇页，一九七七。

(8) 见龙果夫著，唐虞译、罗常培校订《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27页，科学出版社，1959。

(9) 见《蒙古字韵》上五(页)，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illegible]文正编)《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抄本〈蒙古字韵〉》第9—10页。

(10) 参看《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26—28页。

(11) 我国学者早已摒弃了高本汉的 [j] 化声母说。参看陆志韦《古音说略》第24页，前燕京学报专刊之二十，1947。李荣《切韵音系》第107—11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新1版。

(12) 见服部四郎《元朝秘史の蒙古语を表わす汉字の研究》第42—45页，龙文书局，1946。

(13) Nicholas N. Poppe and John Krueger: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8), p. 25,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7.

(14) Louis Ligeti: «Le po Kia Sing en écriture 'Phagsp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6, Fasciculi 1—3, p. 11, 1956.

(15) Mantaro J. Hashimoto: «hp'ags-pa Chinese — The hp'ags-pa transcription of a Medieval Chinese vowel» (Writing and Language Reference Materials, I), pp. 65—73, 1978.

(16) 参看《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第26页。

(17) 罗汉·沙加尔 (Laurent Sagart) 在中国音韵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江苏高淳方言里声母的清浊对元音的影响》(Changements Vocaliques Conditionnes Par le Voisement de L'initiale Dans Le Dialecte de Gaochun au Jiangsu), 1982。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韵母考

〔日〕花登正宏

本文所要讨论的《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是反映元代语音的一种韵表。关于这个韵表，我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作过报告，同时提出了一篇《关于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这个题目的未定稿论文。在这篇文章里讨论了《通考》的声母与韵母问题。

关于声母部分，我回国后略加修改，已在《伊地智善继、辻本春彦两位先生退官纪念中国语学文学论集》上发表（日本东方书店，将于1983年出版），题目是《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声母考》。

在本文里我将要讨论《通考》的韵母问题。希望读者参看讨论《通考》声母问题的前文。本文有一部分与前文重复，请原谅。

引　　言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以下简称《通考》)是附载于《古今韵会举要》(简称《举要》)卷首的一种韵表。《举要》是昭武熊忠将黄公绍所编辑的《古今韵会》加以改删而成的。《举要》成书于元大德元年即公元1297年，至于《通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现在都还不清楚①。本文专论《通考》的语音问题(特别是韵母问题)，作者问题、年代问题暂且不论。

从《通考》附载于《举要》这点，我们可以推测《通考》与《举要》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们通过分析《通考》的声类、韵类所得到的《通考》的音系与《举要》几乎完全相同。《通考》前面又有"蒙古字韵同"的阴梓。这部《蒙古字韵》是不是英国大英博物馆所藏的②，还是说不定的事。通过我们的研讨，至少可以说《通考》是根据与现存的《蒙古字韵》音系几乎完全相同的一部《蒙古字韵》撰成的。《通考》所举的代表字，几乎都是《举要》每个小韵的第一个字，而且几乎都是现存《蒙古字韵》所收的字。《举要》、《蒙古字韵》(简称《字韵》)和《通考》之间确有很密切的关系③。三者仅在于小韵的排列次序与小韵的分合略有不同。因此分析《通考》的声类、韵类对于《举要》音系的研究很有帮助，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根据用八思巴字为汉字标音的《字韵》来拟测《通考》和《举要》的声母与韵母的音值。

一

我们举东、冬钟韵为例说明《通考》这个韵表的体例。

一、东独用

(见/公)公(溪/公)空(端/公)东(透/公)通(定/公)同(泥/公)浓(并/公)蓬(明/公)蒙(非/公)风(敷/公)丰(奉/公)冯(微/公)瞢(精/公)㚇

(清/公)怱(从/公)从(知/公)中(知/公)终(彻/公)充(彻/公)忡(澄/公)崇(影/公)翁(晓/公)烘(合/公)洪(来/公)笼(见/弓)弓(溪/弓)穹

(群/弓)穷(心/弓)嵩(澄/弓)虫(喻/弓)融(来/弓)隆(日/弓)戎(匣/弓)雄

二、冬与钟同

(见/公)攻(端/公)冬(定/公)彤(泥/公)农(非/公)封(敷/公)丰(奉/公)逢(精/公)宗(心/公)菘(从/公)賨(知/公)钟(彻/公)衝(彻/公)蹱

(审/公)舂(娘/公)醲(禅/公)鳙(匣/公)碚(合/公)洚(来/公)嶐(见/弓)恭(溪/弓)銎(群/弓)蛩(鱼/弓)颙(精/弓)纵(清/弓)枞(从/弓)从

(邪/弓)松(澄/弓)重(影/弓)邕(敷/弓)胸(喻/弓)容(来/弓)龙(日/弓)茸

1. 《通考》先按平水韵一百〇七韵来分韵。

2. 在每个韵里，所举的每个字代表平水韵的一个小韵。例如一东独用韵的"中"是知母字，"终"是章母字，在平水韵里属于两个独立的小韵。

3. 每个字以一种很有规则的类似反切的东西来标音。例如：

(I)(知/公)中 (知/公)终 (II)(见/公)公 (见/公)攻

上面的"知"、"见"两字表示声类，"公"字表示韵类。"中"、"终"两个字，声类与韵类都一致，这表明两字在《通考》里已经是同音了。换句话来说，中古的知母与章母在《通考》里已经合并了。(I)例表示同一韵内的合并，(II)例表示不同韵之间的合并。用来注音的两个字有点儿象反切，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反切，因为它们是固定的声类与韵类的代表字④。下文，我们管声类的代表字叫做字母，韵类的代表字叫做字母韵。

4. 见溪群疑等字母的总数及排列次序与《举要》一致。

《通考》与《举要》的字母都是 36 个，但是名称不一样。下表表示两者字母的对应关系和次序。

	清　音	次清音	次清次音	浊　音	次浊音	次浊次音
角	1. 见	2. 溪		3. 群	4. 疑	5. 鱼
徵	6. 端	7. 透		8. 定	9. 泥	
宫	10. 帮	11. 滂		12. 并	13. 明	
次　宫	14. 非	15. 敷		16. 奉	17. 微	
商	18. 精	19. 清	20. 心	21. 从		22. 邪
次　商	23. 知	24. 彻	25. 审	26. 澄	27. 娘	28. 禅

续表

	清音	次清音	次清次音	浊音	次浊音	次浊次音	
羽	29. 影	30. 晓	31. 幺	32. 匣	33. 喻	34. 合	
半徵商							35. 来
半商徵							36. 日

《举要》的声类用角、徵、宫等与清音、次清音等的组合来表现。《举要》的角清音是《通考》的见母，角次清音是溪母。

《通考》的来母与日母，在《举要》里是半徵商音和半商徵音，没有清音、浊音等的区别。

阿拉伯数字表示字母的排列次序。

5.《通考》的字母韵与《举要》基本上一致。《通考》的字母韵如下⑤:

舒声

(平上去)	(平上去)	(平上去)	(平上去)	(平上去)	(平上去)
1孤古顾	2居举据	3歌哿个	4戈果过	5牙雅讶	6瓜寡跨
7嘉贾驾	8嗟且借	9迦炧藉	10瘸	11赀紫恣	12妫轨媿
13鸡启计	14羁己寄	15规癸季	16惟唯恚	17麾毁讳	18该改盖
19乖拐卦	20佳解懈	21钩者冓	22裒掊戊	23浮妇复	24樛纠鳩
25鸠九救	26高杲诰	27交绞教	28骁皎叫	29骄矫挢	30簪　谮
31金锦禁	32歆	33甘感绀	34缄减鉴	35兼歉歉	36嫌
37箝检剑	38杴险	39根恳艮	40昆衮睔	41欣紧焮	42巾谨靳
43钧稛攈	44筠陨运	45干笴旰	46官管贯	47关撰惯	48间简谏
49贤岘现	50坚茧见	51鞬寋建	52涓畎睊	53拳卷攀	54揯肯亘
55公孔贡	56泓	57行杏行	58经刭劲	59京景敬	60雄顷
61兄	62弓拱供	63冈吭钢	64黄晃	65光广诳	66庄甎壮
67况	68江讲绛				

入声

1榾　2谷　3匊　4葛　5括　6怛　7刮　8戛　9结　10讦　11玦　12厥
13黑　14克　15国　16吉　17讫　18橘　19聿　20洫　21额　22虢　23格　24各
25郭　26觉　27爵　28脚　29矍

以上，字母韵平声有68个，上声有61个，去声有59个，入声有29个。这些字母韵基本上表示《通考》音系所有韵类的总数。

《举要》的字母韵与《通考》在名称上完全一致，但总数略有不同：

1.《举要》的分字母韵在《通考》里与昆字母韵合并。

2.《举要》的雲字母韵在《通考》里与筠字母韵合并。

3.《举要》里没有67 况字母韵。

因此《通考》字母韵总数比《举要》少一个。

本文里在讨论《通考》的语音系统时，举到的字母韵的名称及中古音的韵目都以平声赅上去声。

我们所用的《通考》版本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元刊本及应永五年(1398年)所刊的所谓五山版为主,并参考了朝鲜刊本(韩国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明嘉靖六年刊本、淮南书局光绪九年重刊本等。关于《举要》,除上述几种版本以外,还参考了日本古活字本及江户时代初期刊本。

二

在《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声类考》里我们把《通考》的声母归纳为34个,并且拟出其音值如下:(帮、滂等字表示《通考》的字母。)

p(帮)	p'(滂)	b(并)	m(明)	f(非,敷)	v(奉)		w(微)		
t(端)	t'(透)	d(定)	n(泥)		l(来)				
			nj(娘)						
ts(精)	ts'(清)	dz(从)		s(心)	z(邪)				
tʃ(知)	tʃ'(彻)	dʒ(澄)		ʃ(审)	ʒ(禅)	ɾ(日)			
k(见)	k'(溪)	g(群)	ŋ(疑)	x(晓)	ɦ(匣,合)			ʔ(影)	ø(鱼)
								ʔj(幺)	øj(喻)

总起来看,《通考》声母系统有下列几个比较大的特点:

(1) 有全浊声母。(2) 有ŋ声母。(3) 知组、庄组、章组不分。(4) 泥母与娘母、影母与幺母、鱼母与喻母的差别在于颚化与否。

三

《通考》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分别有68个、61个、59个、29个字母韵。如果以平声赅上去声,那么舒声则有68个韵类,加上入声29个,共有97个韵类。《通考》的这些韵类,在《字韵》的八思巴字对音里是怎样表示的呢?我们整理了一个<韵母表I>⑥(加括弧的字母韵是入声),见附表I。

据我们研讨,《通考》或者《通考》所根据的《蒙古字韵》是有比较高的审音能力的人根据自己的听觉印象而作的⑦。因此从音位学的观点来看,<韵母表I>有些字母韵可以合并为一个韵母。根据八思巴字对音,并考虑从中古到近代的语音演变,我们拟测了《通考》韵母的音值如<韵母表II>,见附表II。

下面谈谈《通考》韵母体系的主要特点。必要时,说明我们拟音的理由。

(1) 一般地说，一等韵与二等韵是不分的。但少数有区别。

(I) 山摄合口有一等(官字母韵)与二等(关字母韵)的区别。现在我们把一等拟为/uɑn/，二等拟为/uan/。

(II) 开口二等牙喉音自成一个字母韵。例如行、经、佳、间、交、嘉、缄、格、觉、戛等字母韵都是。可以认为这些字母韵都已经颚化了。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牙喉音开口二等与三四等还有区别。因此我们拟测这些字母韵有 i 介音。

值得注意的是《通考》里还有开口二等牙喉音与三等韵合并为一个字母韵的例子，即江字母韵。其中江韵"江"字与阳韵"薑"字已经是同音了。

(2) 同摄三等韵的一部分分为 A、B 两类。止(蟹)摄的鸡、羁两个字母韵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古的重纽区别，我们在《通考》里还能发现。但已没有中古那么完整，有的韵还很清楚，有的韵已经不存在了。《举要》的重纽现象与《通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根据花登1977⑧的说法，把由放在韵图四等的唇牙喉音字等所构成的字母韵叫做 A 类系字母韵，把由放在韵图三等的唇牙喉音字等所构成的字母韵叫做 B 类系字母韵。我们认为《通考》与《举要》的 A 类跟 B 类的区别可能在于介音颚化性的强弱，把 A 类系字母韵的介音拟为颚化性强的 i，把 B 类的拟为颚化性比较弱的 I⑨。没有这种区别的韵摄的细音字母韵，其介音一律拟为 i。

(3) 曾梗摄合口的大部分字(主要是唇牙喉音字)与通摄合并。公、弓、雄字母韵里都有曾梗两摄合口字与通摄字。例如在公字母韵里，"公"(东韵)、"攻"(冬韵)、"觥"(庚二韵)、"肱"(登韵)同音，"蓬"(东韵)、"朋"(登韵)同音。

(4) 非组(轻唇音字)都变入同摄洪音字母韵。例如"风"、"封"、"冯"等字都是洪音的公字母韵里的字。

(5) 江摄并入宕摄。

江韵牙喉音颚化与阳韵不分(江字母韵)，知二・庄组变为合口与唐韵合口不分(光字母韵)，其他字入冈字母韵。

(6) 阳韵开口庄组独自成为庄字母韵。

在《中原音韵》里，江韵的"椿、窗、双"与阳韵的"庄、创、霜"分别为同音。但《通考》把前者归光字母韵，把后者归庄字母韵。由此可知阳韵开口庄组还没成为纯粹的合口音，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拟为/ɔŋ/。

(7) 止摄开口精组、庄组独自成为赀字母韵。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字母韵的元音拟为/ï/。

(8) 蟹摄开口三四等字及合口一三四等字并入止摄字母韵。例如祭韵的"世、誓"，齐韵的"氐、移、迷、西"等字入羁字母韵，灰韵的"傀、灰、鮠、杯、崔、雷"等字与祭韵"叡、税、蕝"等字都入妫字母韵。

(9) 止摄合口庄组字并入乖字母韵。例如"衰、揣、帅"等字入乖字母韵。

（10）果摄三等字并入假摄的字母韵。例如戈三韵"迦"字与麻韵"蛇、邪"等字都归入迦字母韵。

（11）曾梗摄不分。

（12）入声韵已经没有-p、-t、-k 韵尾的区别了。例如讫字母韵的"急"（侵韵，-p）、"讫"（迄韵，-t）、"戟"（陌韵，-k）、"亟"（职韵，-k）都是同音，可见中古入声韵尾-p、-t、-k 的区别在《通考》里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情况与《字韵》一致。《字韵》的情况如下：

gi　平：羁羇……

　　上：掎庋……

　　去：寄冀……

　　入：讫吃戟撠急汲给……

引人注目的是，在《字韵》里入声字与阴声字相配。

不过中古入声的-p、-t、-k 三种韵尾的消失并不意味着《通考》里入声已不存在了。《通考》的入声字独自构成字母韵，而且没有一个入声字与阴声字同音。这个事实表明《通考》的确有入声。《通考》的入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除了调类上的区别，还有没有喉塞韵尾-ʔ，我们现在尚无充分的证据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暂时在入声音值后面附加喉塞韵尾-ʔ 以表示入声与阴声的不同。

以上是《通考》韵母系统的比较重要的一些特点。

下面须要交代一下拟音时把两个以上的字母韵合并为一的理由。

（1）行、经字母韵

行、经两个字母韵都以中古的二等韵开口牙喉音字为主要构成成分。行字母韵只有匣母字，经字母韵却没有匣母字，因此这两个字母韵从音位学的观点来说没有对立。我们现在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字母韵	中古韵目	声母[10]
行	庚$_{二开}$·耕$_{开}$·青$_{开}$	h
经	庚$_{二开}$·耕$_{开}$·清$_{开}$·青$_{开}$·蒸$_{开}$	k·h

（2）雄、兄字母韵

雄	东$_{三}$·清$_{合}$·青$_{合}$	k·h
兄	庚$_{三合}$	h

兄字母韵只有平声晓母"兄"一个字。雄字母韵喉音有影母、晓母、匣母，但平声正巧没有晓母字。因此两个字母韵没有对立，我们合并为一类。

（3）规、惟字母韵

规字母韵与惟字母韵都是A类系字母韵[11]，规字母韵喉音只有幺母、晓母、匣母，惟字母韵

规	支$_{合A}$·脂$_{合A}$·齐$_{合}$	k·h
惟	支$_{合A}$·脂$_{合A}$	h

正巧没有这三个字母，而只有影母与喻母。因此这两个字母韵没有对立，我们现在合并为一类。

(4) 钧、筠字母韵

钧	真$_{\text{合}}$·谆·文	k·ts·tš·h·l·r
筠	真$_{\text{合}}$·文	k·h

筠字母韵只有鱼、影两种字母，钧字母韵正好没有这两种，所以这两个字母韵没有对立。因此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5) 贤、坚、鞬字母韵

贤	先$_{\text{开}}$	h
坚	元$_{\text{开}}$·先$_{\text{开}}$·仙$_{\text{开}}$	k·p·ts·tš·h
鞬	元$_{\text{开}}$·先$_{\text{开}}$·仙$_{\text{开}}$	k·t·p·ts·tš·h·l·r

我们先考察坚、鞬两个字母韵。这两个字母韵里都有仙韵。仙韵是中古的重纽韵，所以它们的区别有可能在于介音 i 与 ɪ 的差别上。据我们的考察，它们在唇牙喉音声母下虽然有些对立，但是仙韵重纽的区别却已经不太明确了，我们不能决定哪个字母韵是 A 类，哪个字母韵是 B 类[12]。我们看这两个字母韵舌齿音的情况时，就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它们的区别是不清楚的。

声调 / 字母韵 / 中古音 / 字母	平				上				去			
	坚		鞬		坚		鞬		坚		鞬	
	先	仙	先	仙	先	仙	先	仙	先	仙	先	仙
知				邅		展				战		辗
彻		燀		梴		阐/蒇				缠		
澄				缠/潺								缠
娘						趁						
审		羶								扇		
禅				铤				善				缮
精	笺	煎				翦			荐			
清	千	迁				浅			倩	缣		
从			前	钱				践	荐	贱		
心	先	僊			铣	狝			霰	线		
邪				涎								羡

这两个字母韵的商音、次商音，除了平声彻母及去声知母之外，没有对立。不过我们检查有对立的平声彻母、去声知母时，发现一件值得注目的事。"燀"与"战"是正齿音，"梴"与

"辄"是舌上音。《通考》里正齿音和舌上音已经合并了，所以可以说这个对立只是个表面上的，实际上没有对立[13]。上面商音与次商音的表，我们无论怎样仔细地看，也看不出先、仙两韵字分归两个字母韵的规则。这个事实说明这两个字母韵的音值非常接近。

坚、鞬两个字母韵在唇牙喉音声母下已经不表示重纽的区别了，就是说A类与B类的界限已不太清楚了。而且在舌齿音声母下也如上所述没有实际上的对立。因此我们暂且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又贤字母韵只有匣母、坚、鞬字母韵都没有匣母，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字母韵合并为一类。但是从表面上看来，坚、鞬字母韵尚有对立，因此我们在<韵母表 II>里加「 」号以示区别。

（6）涓、卷字母韵

涓	元合·先合·仙合	k·ts·tš·h·r
卷	元合·仙合	k·l

仙韵合口也是重纽韵，但是这两个字母韵都不表示A类系或B类系字母韵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归纳于A类系字母韵或B类系字母韵[14]。牙音声母虽然有对立，但是在涓字母韵上声里，重纽A类"蜎"字与B类"圈"字同音，可见两个字母韵的差别极小。因此我们暂且把它们合并为一类，在<韵母表 II>上加「 」号以表示区别。

（7）嗟、迦字母韵

嗟	麻开	ts·tš·h·r
迦	戈开三·麻开	k·ts·tš·h

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字母韵商音、次商音及羽音有对立，但实际上不冲突。

先说羽音的情况。两个字母韵都只有喻母字。而且嗟字母韵只有平声喻母字，迦字母韵却只有上、去声喻母字。因此喉音没有对立。

商音、次商音的情况如左表：

字母 \ 声调 / 字母韵	平		上		去	
	嗟	迦	嗟	迦	嗟	迦
知	遮		者		柘	
彻	车		䃎			
澄		蛇				射
审	奢		捨		舍	
禅		阇				
精	嗟		姐			
清			且			
从			担			藉
心	些		写		卸	
邪		邪		灺		谢

一看这个图表，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字母韵的商音、次商音不冲突。除了牙音有戈韵三等字以外，迦字母韵都由麻韵构成。麻韵知组、章组、精组字派入这两个字母韵，没有显示出不同的条件，因此我们现在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8）钩、浮字母韵

我们可以认为这三个字母韵都是洪音。裒、浮两个字母韵都有次宫音，但是浮字母韵只

钩	侯·尤	k·ts·tš·h·l
裒	侯·尤	p·f
浮	尤	f

有奉母字，裒字母韵正巧没有奉母字。因此这三个字母韵没有对立，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⑮。

(9) 金、歆字母韵

金	侵	k·t·p·ts·tš·h·l·r
歆	侵	h

歆字母韵只有晓母字，金字母韵正巧没有晓母字，所以这两个字母韵没有对立。因此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10) 兼、嫌字母韵

兼	盐$_{A}$·添	k·h
嫌	添	h

嫌字母韵只有匣母，兼字母韵正好没有匣母，所以这两个字母韵实际上没有对立，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11) 箝、杴字母韵

杴字母韵只有晓母字，箝字母韵正巧没有晓母字，所以这两个字母韵没有对立。因此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箝	盐$_{B}$·严·凡·添	k·t·p·ts·tš·h·l·r
杴	盐$_{B}$·严	h

(12) 橘、聿字母韵

橘	术·质$_{合}$·锡$_{开}$·锡$_{合}$	k·h
聿	术·昔$_{合}$	h

聿字母韵只有喻母，橘字母韵却正好没有喻母，可以说两个字母韵是互补的关系。因此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橘字母韵是A类系字母韵，但聿字母韵是不是A类系字母韵，只根据《通考》很难决定⑯。我们根据在《字韵》里聿字母韵的字跟A类系字母韵的惟字母韵字放在同一八思巴字对音之下的情况，把它看做跟橘字母韵有互补关系的A类系字母韵。

(13) 黑、克字母韵

黑字母韵只有喉音字，克字母韵正巧没有喉音字，所以两者没有对立，可以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黑	德$_{开}$	h
克	德$_{开}$	k·t·ts·tš·l

(14) 爵、脚字母韵

爵	药$_{开}$	ts·tš
脚	药$_{开}$	k·tš·h·l·r

表面上看来，两个字母韵在次商音有对立。次商音的情况如下：（见下页）

彻母好象有对立。但我们仔细地检查，可以知道这个表面上的对立只是个舌上音与正齿音的对立。《通考》里舌上音与正齿音合流了⑰，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对立⑱。因此我们把它们合并为一类。

(15) 结、讦字母韵

结、讦两个字母韵都有薛、叶韵，它们都是中古的重纽韵，所以两者的区别可能在于介音

i 与 I 的差别上。但是《通考》里这两个韵的重纽区别已经不清楚了，换句话来说，它们的唇牙喉音 A 类字、B 类字归入哪个字母韵，完全没有规律[19]。所以我们不能决定哪个是 A 类系字母韵，哪个是 B 类系字母韵。

字母＼字母韵	薛	脚	
		齿	舌
知		灼	著
彻	迊	绰	
澄			著
审		铄	
禅		杓	

再看这两个字母韵舌齿音的情况时，更加明显地了解到它们的界限是很不清楚的。舌齿音的实际情况如下。＋表示有字，－表示没有字。由此可知除了从母以外实际上没有对立。作为从母字，结字母韵有"截、捷"两个字，讦字母韵有"捷"字。"捷"字是中古帖韵字。《举要》里此字只在结字母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帖韵从母字重出两个字母韵是错误的。那么舌齿音完全没有对立了。

结	月开·屑开·薛开·帖开·业开·叶开	k·t·p·ts·tš·h·l·r
讦	月开·辖开·屑开·薛开·业开·叶开	k·t·p·ts·tš·h

字母＼字母韵	结	讦
端	＋	－
透	＋	－
定	－	＋
泥	＋	－
知	＋	－
彻	＋	－
澄	－	＋
审	＋	－
禅	－	＋
精	＋	－
清	＋	－
从	＋	＋
心	＋	

牙喉音虽然有对立，但不能发现两个字母韵的差别在哪儿。因此我们暂且把它们合并为一类，在<韵母表 II>里加[ ]号以示区别。

（16）玦、厥字母韵

玦	月合·屑合·薛合	k·ts·tš·h·l·r
厥	月合·薛合	k·h

牙喉音有对立。牙喉音的情况如下（在下页）：

薛韵合口也是中古的重纽韵。《通考》里的薛韵合口牙喉音字比《举要》少，所以只看《通考》，不能了解此韵重纽的情况。

《举要》里薛韵合口牙喉音字不管 A 类字 B 类字都入玦字母韵，可知薛韵合口重纽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20]。这件事表明要把这两个字母韵归纳为A类系或B类系字母韵是非常困难的。

《通考》里"缺"字的排列也有点奇怪。一般地说，属于同一字母韵的字排列在一起。"缺"字的排列情况如下：

见[玦]玦 溪[厥]缺 精[玦]蕝 心[玦]雪……

字母 \ 字母韵 \ 中古音	玦			厥	
	薛	月	屑	月	薛
见			玦	厥	
溪				阙	缺
群				橛	
鱼		月			
影			抉	噦	
喻	悦				
晓			血	颰	
匣			穴		

厥字母韵的“缺”字插在玦字母韵的中间，这从《通考》的体例来说极其异常。从《举要》的情况与《通考》“缺”字的排列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两个字母韵细音介音（i与I）上的差别很清楚。而且月韵“噦、颰”两个字在《举要》里入玦字母韵。这点与《通考》不同。这表明两个字母韵的音值非常接近。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暂且把两者合并为一类，同时加〔　〕号以示区别。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把《通考》的36个字母与68类舒声字母韵、29类入声字母韵分别整理为34个声母与55个舒声韵母、24个入声韵母，然后逐一拟音。《举要》的音系大致与《通考》一致，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研究有助于《举要》音系的研究。

《举要》成书于1297年，《通考》的成立年代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说最晚也成书于元代。众所周知，元代还有一部研究近代语音的极其重要的韵书《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那么，《通考》的成书年代与《中原音韵》相差不远。但两者的语音系统有点不同。比较大的差异在于：声母方面，《通考》有浊声母，韵母方面，(1)《通考》里，一部分中古重纽韵还保持其区别，自成独立的韵母，(2)开口二等牙喉音的大部分自成独立的韵母。除了这两点之外，两者的韵母可以说比较接近。

上文已谈到，《通考》(及与《通考》有很密切关系的《字韵》、《举要》)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听觉印象来编辑的。所以它所表现的语音体系可以说是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通考》卷首说：“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通考》所据的音系无疑是一种雅音，就是当时的一种共同语。《中原音韵》所据的也是共同语，所以有人认为《通考》与《中原音韵》的不同在于共同语的读书音与口语音的不同。但是我们以为两者的不同还可能反映当时共同语里也有地方性的差别。《通考》所据的到底是以哪个地方的语音系统为基础语音的共同语，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附表 1 韵母表 1

主要元音	介母与主要元音 \ 韵尾	-ø	-j	-ɐ	-w	-m	-n	-ŋ
i	i	鹝(讫)	(黑)		鸠	金	巾	京
	ĭi					歆		行
	ei	鸡(吉)			樛		欣	经
	hi	赀(栉)	(克)		钩	簪	根	搄
	ŭi	惟(聿)					銞	兄
e	e	嗟(结)			骁(爵)	兼	坚	
	ŭe	(玦)			(矍)		涓	况
ɐ	ɐ	迦(讦)			骄(脚)	箝	鞬	
	ĭɐ					杴		
	eɐ					嫌	贤	
	ŭɐ	瘸(厥)						
(a)	(a)	牙(怛)	该(额)		高(各)	甘	干	冈
	ĭ (a)	嘉(戛)	佳(格)		交(觉)	缄	间	江
	h (a)							庄
	ŭ(a)	瓜(刮)	乖(虢)		(郭)		关	光
ọ	ọ						官	黄
o	o	歌(葛)			浮			
	eo						眷	
	ŭo	戈(括)						
u	u	孤(谷)		妫(国)	裒		昆	公
	ĭu			规(橘)				雄
	eu	居(匊)		麾(洫)			钧	弓
	ŭu							泓

附表 2 韵母表 2

韵摄	字母韵		
(1) 通(梗曾)	公 uŋ		弓 iuŋ
(2) 梗曾(通)	搄 əŋ 泓 uəŋ	行经 ĭəŋ	京 iəŋ 雄兄 iuəŋ
(3) 止(蟹)	赀 ï (栉 ïʔ) 妫 uəi (国 uəiʔ)		鹝 ɪi (讫 ɪiʔ) /鸡 i (吉 iʔ) 麾 ɪuəi (洫 ɪuəiʔ)/规惟 iuəi (橘 聿iuəiʔ)

续　表

韵　摄	字	母	韵
(4) 蟹(止)	该 ai (额 ai?) 乖 uai (虢 uai?)	佳 iai (格 iai?)	
(5)	(黑克 əi?)		
(6) 遇	孤 u (谷 u?)		居 iu (匊 iu?)
(7) 臻	根 ən 昆 uən		巾 iən / 欣 iən 钧[illegible] iuən
(8) 山	干 an 官 uɑn 关 uan	间 ian	[贤坚鞬] iɛn [涓眷] iuɛn
(9) 效	高 au(各 au?) (郭 uau?)	交 iau (觉 iau?)	骄 Iɛu / 骁 iɛu (爵脚 iɛu?) (矍 iuɛu?)
(10) 果	歌 o (葛 o?) 戈 uo (括 uo?)		
(11) 假(果)	牙 a (怛 a?) 瓜 ua (刮 ua?)	嘉 ia (戛 ia?)	嗟遮 iɛ ([结讦] iɛ?) 瘸 iuɛ ([厥玦] iuɛ?)
(12) 宕江	冈 aŋ 庄 ɔŋ 黄 uɑŋ 光 uaŋ		江 iaŋ 况 iuaŋ
(13) 流	钩裒浮 əu		鸠 iəu / 樛 iəu
(14) 深	簪 əm		金歆 iəm
(15) 咸	甘 am	缄 iam	[illegible] iɛm / 兼嫌 iɛm

(注) 1. 括弧内是入声。
　　2. 韵摄只适用于舒声韵。

附　注

① 日本古活字本《举要》及江户时代初期所刊的《举要》里则未附载《通考》。最初刊行《举要》时，到底有没有《通考》，这个问题有待于考证。但是，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元刊本《举要》、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明补修元刻本《举要》(书号 863)、日本应永元年(1398 年)所刊的五山版《举要》(覆元刊本) 的卷首都附有《通考》的情况来看，《通考》在元代已经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

② 我们现在所用的《蒙古字韵》是 1956 年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刊的影印本。

③ 《举要》与《字韵》(或者与《字韵》音系很相似的韵书)之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下面两段征引可以证明

这个事实。

大英博物馆本《字韵》朱宗文序说："《蒙古字韵》，字与声合，真语音之枢机，韵学之纲领也。尝以诸家汉韵证其是否，而率皆承讹袭舛，莫知取舍。惟《古今韵会》，于每字之首，必以四声释之。由是始知见经坚为司，三十六字之母备于《韵会》，可谓明切也。"

《举要》凡例之韵例又说："吴音角次浊音即雅音羽次浊音。故吴音疑母字有入《蒙古韵》喻母者。今此例并注云：'《蒙古韵》音入喻母'说见麻韵牙字注。"

④ 钟韵里有"俯从"这样的例子。俯的"从"无疑地表示被切字"从"字的声类，但我们不能把它叫做反切上字。

⑤ 方便起见，字母韵按花登 1978（关于论文题目，参看本文所附"参考文献目录"）53～54 页所载的《举要》字母韵的次序来排列。

⑥ 《字韵》的八思巴字转写成罗马字，我们一律依照服部四郎先生的研究。参看服部 1946、42～45 页及 47～48 页。

⑦ 在此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件事。

（1）处理中古重纽韵的方法：如下所述，《通考》里有的三等韵保持重纽的区别，有的不保持。这点与《举要》几乎完全一致。对此有人认为保持重纽的区别是由于作者拘泥传统韵书、韵图的，而不是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古的三等重纽韵在《通考》与《举要》里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唇音及牙喉音的开口、合口都保持重纽区别的支韵、脂韵等。二类是唇音及牙喉音开口保持重纽区别，但牙喉音合口不保持重纽区别的真谆韵以及其相配的入声质术韵等。三类是唇牙喉音不论开口合口都不保持重纽区别的仙韵及其相配的入声薛韵等。如果作者根据传统韵书、韵图来处理三等重纽韵，怎么会有这么参差的现象？而且这种参差的现象里包含着极其重要的规律，那就是没有一个韵只是牙喉音合口保持重纽的区别，而唇音与牙喉音开口不保持重纽的区别。也没有一个韵只是牙喉音合口与唇音保持重纽，而牙喉音开口不保持重纽的区别。此事使我们了解到重纽是怎样消失了。重纽 A 类字（放在韵图四等）与 B 类字（放在韵图三等）的区别在《通考》的时代可能在于颚化性的强弱。颚化与合口音（或者唇音）在发音上是不很谐调的，就是在发音上有所抵触。嘴唇的圆唇程度也有高低，合口音的圆唇程度比唇音要高一些。由此可以推测，重纽的消失先在牙喉音合口发生，然后波及到唇音，最后牙喉音开口。这个看法我们以为在音理上有道理的。表示这种重纽的消失过程的《通考》，我们认为不会仅仅依据传统韵书、韵图的，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听觉印象来编辑的。

（2）处理喉音字的方法：《通考》里有几个字母韵只包括喉音，这个喉音字只限于晓母和匣母，如果《通考》只继承传统韵书、韵图的话，有什么必要让晓母、匣母独自成为一个字母韵。我们认为在作者的听觉印象里，同一韵的晓母、匣母在语音上跟别的声母肯定有差别，所以作者才把它们分别为不同的字母韵。

⑧ 此文专论《举要》的重纽问题。《通考》与《举要》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

⑨ 鸡字母韵是 A 类系字母韵。为了方便起见，以/i/这个拟音表示鸡字母韵。

⑩ 声母以 k、t、p、f、ts、tš、h、l、r 分别表示角音、徵音、宫音、次宫音、商音、次商音、羽音、半徵商音及半商徵音。

⑪ 参看花登 1977、193～196 页。

⑫ 这个情况与《举要》一致。参看花登 1977、199～200 页，花登 1978、86～87 页。

⑬ 例如上声彻母的舌上音"蒇"字与"阐"字同音。

⑭ 这个情况与《举要》一致。参看花登 1977、199～200 页，花登 1978、86～87 页。

⑮ 裒、浮两个字母韵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有差别。这可以从尤韵唇音字在《通考》的情况来进行考察。其情况如下：

字母 \ 韵 / 声调	裒			浮		
	平	上	去	平	上	去
非	鸡		富			
敷		缶	副			
奉				浮	妇	复
滂		秠				
明	谋					

尤韵唇音字的情况引人注目。在《通考》里，有的是轻唇音，有的是重唇音。北京方言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谋"字在北京方言里也读重唇音。平山1967指出：有的方言里尤韵全浊唇音字没有轻唇音化，由此可知尤韵全浊唇音字有与别的尤韵唇音字不同的特点。《通考》里尤韵全浊音字轻唇音化了，但它与别的轻唇音化了的尤韵字在听觉印象上可能有差别。因此作者把它们分为两类。

⑯ 这个情况与《举要》一致。参看花登1977、204～205页。

⑰ 例如在脚字母韵里正齿音"灼"字与舌上音"著"字也是同音。

⑱ 这点可以参考《举要》的情况。《举要》里"逴"字是爵字母韵，"绰"字是脚字母韵，与《通考》一致。但是《举要》"逴"字的注说："音与绰同，"可知两个字是同音。

⑲ 这个情况与《举要》一致。参看花登1977、206～207页。

⑳ 参看花登1977、206页。

参考文献目录(按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服部1946：服部四郎《用汉字表示的蒙古秘史蒙古语的研究》，日本龙文书局，1946年。

花登1977：古今韵会举要考——古今韵会举要的三等重纽诸韵——，《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9集所收，1977年。

1978：古今韵会举要考——关于韵类——，《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9卷第1号所收，1978年。

平山1967：平山久雄，在唐代音韵史上的轻唇音化的问题，《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5—2、1967年。

照那斯图1980：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

论内外转

李新魁

宋元时期的等韵图，除把韵书中的各个韵部归纳为十六摄之外，还把这十六摄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内转"，一类叫做"外转"。按元刘鉴所作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后附的"检韵十六摄"的归纳，内八转包括：

通 止 遇 果 宕 曾 流 深

外八转包括：

江 蟹 臻 山 效 假 梗 咸

《切韵指南》以及时代在它之前的《四声等子》（大概作于宋代）子各图之前，都注明其属于何摄及内、外。现存最早的等韵图《韵镜》，虽没有"摄"的区分，但它在各图之首，也注明该图属于"内转"还是"外转"。《四声等子》以及《切韵指南》，都为这个"内外转"立了门例，说明如何辨别内外转。对这个等韵图中所标示的"内转"或"外转"，究竟表示什么具体的含义，从宋代以来，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各研究者的说法并不一致。因此，有进一步加以探明的必要。

一

内外转的"转"，是什么意思呢？转的叫法就它的原义来说，本是指声与韵辗转相拼，合成一个字音，有转合之义。日本僧人空海（生当我国唐朝时代）《悉昙字母并释义》有注云："此十二字（案指"迦、迦、祈、鸡、句、句、计、盖、句、啿、欠、迦入"十二母）者，一个迦字之一转也。从此一迦字门出生十二字，如是一一字母各出生十二字，一转有四百八字。"转字之义，于此为辗转成音之意。袁子让《字学元元·凡例》说："《华严经》四十二唱直下转声而不转音，味之当得作切之理，横轮转音而不转声，味之当得押韵之妙。盖与等子相为表里者。"袁氏在这里所说的"转"，也是字音中声、韵辗转相拼配而成音的意思。就等韵图来说，它的排列方式是纵为韵，横为声或相反，声、韵交会之处便"转"（拼切）成一个字音。因之，韵图的一图之内，有若干个声与若干个韵相互交错，转成若干个字音（音节），总为一图。所以这个从梵文悉昙章借用而来的"转"的概念，在宋代逐渐衍申为"图"的意义。宋人郑樵作《通志·七音略·序》时，就把韵图称为"内外转图"，转与图已经混为一称。宋人张麟之为《韵镜》写卷首识语，则把《韵镜》的四十三图叫做四十三转。但是张麟之所作的"调韵指微"（载《韵镜》卷首）在引

用郑樵《七音略·序》中的话时，则把他所说的“作内外转图，以明胡僧立韵得经纬之全”中的“内外转图”，说成“内外十六转图”，平添“十六”二字，这是把转与后来出现的“摄”的概念混同起来的说法。明清时人也常把十六摄与十六转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如袁子让《字学元元》“十六转内外”一节说：“等子（案：袁氏把等韵图称为等子）内外各八转为十六摄。摄随韵更，故一摄谓之一转，转兼数韵，故一转又谓之一摄。”他把转与摄合起来，把十六摄称为十六转，转有内外之分，这可以认为是继承宋元以来把十六摄分为内、外各八转的做法。内、外各八转，合起来就是十六转，也就是十六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切韵指南》等书，把十六摄分为内、外各八转时，就已立足于把摄和转视为相同的概念了。

二

内外转之分，是代表什么具体的含义呢？也就是说，内转与外转有什么不同呢？这种不同为什么要称为“内”、“外”呢？这个问题，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宋人祝泌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把内外转解释为“气出”与“气入”的区别。他说：“凡字之叶韵者谓之声，口中之气所发也。有开口而气出、合口而气出成声者谓之外转；有口开、口合而气入成声者谓之内转。”祝氏这种“气出”、“气入”之说，语涉玄虚，难得其旨，未足为据。日本学者毛利贞斋及盛典均有类似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把内外说成是开、合口的不同。如戴震《声韵考》说：“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

另一种说法认为，内外转的区别是就声音的“侈敛”（即元音发音时开口度的大小）来说的。首先是清人江永有内外即侈敛之说，其后邹汉勋的《五均论》进一步发挥了江氏的学说，谓：“郑樵《七音略》有内转、外转之目，刘鉴《切韵指南》于每摄有内、外之辨。江慎修谓之侈敛，即开口、合口之说也。大抵开口为内言、为外转、为侈；合口为外言、为内转、为敛。其名殊，其实一也。”邹氏认为外转为侈，也就是开口，内转为敛，是合口，这是把侈敛与开口、合口混在一起来说。夏燮则认为只应言侈敛，不应言开、合。他所写的《述韵》说：“神珙分深摄为内转，咸摄为外转，但就声音之弇侈言耳，非论开合也。”（卷十）邹氏所说的开合，大概也是指元音发音时的开口度而言，不是指中古韵图中所分的开、合两呼。他的主张，应与戴震的说法有所不同。

罗常培的《释内外转》（载《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一方面继承了清人的说法，另一方面发挥了日本学者大矢透等人的见解，主张“内转外转当以主要元音之弇侈而分”。他进而指出元音弇侈具体的差异：“内转者，皆含有后元音[u][o]、中元音[ə]及前高元音[i][e]之韵；外转者，皆含有前元音[e][ɛ][æ][a]、中元音[ɐ]及后低元音[ɑ]、[ɔ]之韵。”他在元音舌位图中画了一根东西走向的横线，说“线以上之元音非后即高，后则舌缩，高则口弇，故谓之内；线以下之元音非前即低，前则舌舒，低则口侈，故谓之外。”

上面这些说法，其共同点是以元音发音开口度的大小（侈弇）来分内外转，可称为侈弇论者。

另一种说法是我国传统等韵学界的说法。他们基本上是从韵摄之中有无真正的二等韵字来区分内外转的。

首先是《四声等子》卷首的“辨内外转例”说：“内转者，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内转六十七韵；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转一百三十九韵。”《广韵》的二百〇六韵，就分别“括”在这内、外八转之中。而内、外之别，是就五音中有无“齿音”（即照二组字）而言的。换句话说，内转的图内，只照二组声母有字，其他的唇、舌、牙、喉音声母都没有字，这就是内转。二等韵内各组声母字俱有，便是外转。各组声母俱有二等字，就是指有真正的二等韵字，因为韵图中所列的照二组字，如果没有其他声母字相伴，它们基本是属于三等韵中的照二组字，即一般所说的“假二等”。仅有齿音（照二组）字的转，便是内转。如果除照二组字之外尚有其他声母字，便是真二等，这便属于外转。

《四声等子》卷首内外转例的这种说法，为后代许多研究音韵的人所宗用。但他们的解释却不完全相同。如明人袁子让《字学元元》说：“其谓之内外者，皆以第二等字分。二等牙、舌、唇、喉下无字，惟照一有字者，谓之内转；二等牙、舌、唇、喉下皆有字，不独照一有者，谓之外转。以二等字限于照一内，故谓之内；字浮于照一外，故谓之外，此其义也。或谓二等发声，发者为外，故照一切二谓之外；三等收声，收者为内，故照一切三谓之内。其说亦通。”袁氏所说的“照一”，就是指照组声母第一类，即通常所说的照组二等。所谓“二等牙、舌、唇、喉下皆有字，不独照一有者，谓之外转”，就是指真正二等韵字。袁氏认为内、外转之分，是取义于“限于照一内”或“浮于照一外”而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以二等韵的照组字为立足点来谈论内、外的。除照二组之外无字，也就是限于照二之内的，便是内转，浮出于齿音照二组字之外的，便是外转。

明人吕维祺作《同文铎》（载《音韵日月灯》之内），也有相似的说法。他在该书卷首的“内外说”一节云：“按内外之分，以第二等字论也。二等别母无字，惟照二有字，谓之内，以字少拘于照之内也；二等各母俱有字，谓之外，以字多出于照之外也。”又云：“二等属发，故谓之外，三等属收，故谓之内。”他的说法，与袁氏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清人王曰恭《增补韵法直图》说：“一二等为外，三四等为内。二等照五母外前后犹有字者为外转，前后更别无字者为内转。惟有臻摄属外可疑。”王氏虽以一二等及三四等为外，内之分，但仍以“二等照五母”之外是否有字来区别内外转，内容仍与袁、吕之说相同。

上面这几种说法，其共同点是以韵摄之中有无真正二等韵字来立论的，可以称之为有无二等韵论者。

上举两种说法，我们认为都不能真正作为区分内外转的标准。两种论点都有不足之处。侈弇论者，可以说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同摄（转）或同图之中，各种等第的字俱有，例如《四声

等子》中的外转蟹摄，就包含了从一等的咍、泰到二等的皆、佳到三等的祭到四等的齐各种不同开口度的字音，也就是说侈弇俱有，山摄（外转）也收录寒、山、删、仙、先等各个不同侈弇的韵类，而内转的流摄、果摄、曾摄等，它们也在一图之中包括了侯与尤、幽，歌与麻（麻中还有二、三等之分），登与庚、蒸、青等，它们也都有弇侈之别。从元音发音的侈弇来区分内外转，实为无据。而且，象罗先生所说的内转收某某元音，外转统某某元音，这些元音实在还是后人的拟构（罗先生主要是依据高本汉的拟音），不一定完全符合宋元时划分内外转之际的实际音读。而且，说实在的，古人恐怕还不会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按各个具体的元音发音的不同来区分内外转。再者，从罗先生所划分的两类音来看，还缺乏彼此足以截然分划的界限。如内、外转之中都包含了[e]元音，而且都有中元音和后元音，就罗先生所作的分音线来看，实难据以作为内、外之分的精确依据，且不说这些元音音值的拟构是否正确可靠。除此之外，罗氏还依承日本学者的做法，改果摄、宕摄为外转，臻摄为内转，形成内七外九的局面，更无的据。

有无二等韵论者的说法，我们认为也有不精确之处。单从照二组字之外有无其他的声母字来作为区分内、外转的依据是不够的，而且对内、外之取义也缺乏坚强的论证力。不过，这个有无二等韵的说法，却道出了古人区别内、外转的表面现象。而且，这种说法还考虑到了区分内外转必须有一个立足点，只不过是它把立足点放在照二组字身上，这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要叫做“内”“外”而不叫做“上”“下”、“前”“后”或“左”“右”的理由。

三

我们认为，等韵图中对内外转的区别，是有一个立足点的。有一个立足点，才有内、外之别。不然就无所谓内、外。这一立足点就是以某一个（或一些）音类为范围，在此范围之内的各有关音类称为内转，在此一范围之外便称为外转。从区分内、外的角度看，这个立足点至关重要。那么，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三等韵。《广韵》音系的三等韵字，排列于韵图之中，既与二等发生牵涉，也与四等有关。三、四等的关连，主要表现在“重纽”上。这一方面的问题，等韵门法用“广通”与“侷狭”来表明它们之间分分合合的关系。而三等与二等之间的关涉，就表现为内、外转的区分。二等字之所以与三等字有关，就是因为在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三等韵字里面，有一些照组声母的字，它们读为[tʂ]（照）[tʂʻ]（穿）、[dʐ]（床）[ʂ]（审）[ʐ]（禅）等。三等韵中另有一类照三（章）组声母字，它们读为[tɕ]（章）[tɕʻ]（昌）[dʑ]（船）[ɕ]（书）[ʑ]（禅）。三等韵字在等韵图中的排列，三等照组的位置为章组字所占，因而一般称这类字为照三组字。而照[tʂ]等声母字则只好列于同图的二等地位，一般称之为照二组字。这种情况的三等韵，其照组声母字就“通及”二等，或者说是溢出于三等之外。中古汉语不单三等韵中有照二组声母字，如止摄脂韵中有菑、辎、茌、师、鰤等字，而二等韵里面，也有照二组声母字，它们的音值与三等韵的照二组字一样，同是[tʂ][tʂʻ]等，只是三等韵的照二

组字可与[i]音相拼（三等韵带有[i-]韵头或主要元音为[i]），而二等韵中的照二组字则不与[i-]或[i]音相拼，如曾摄庚韵的争、琤、峥、生等。中古韵图列于二等照组声母地位的字，便有这种区别，一是三等韵的照二组，一是二等韵的照二组。这两种照二组字的反切下字是不同的，二等的照二组自成一类，三等的照二组则与三等韵的其他声母字相通，同为一类。韵图的列围及出切考虑到各个字反切上、下字的表现，就必须把这两种照二组字加以区分。于是就以三等韵为立足点，把反切下字包含在三等韵之内的照二组字称之为内，把反切下字溢出三等韵之外，即与三等韵的反切下字无涉的照二组字称之为外。包含前者的字类的图（摄）就叫内转，反之就叫外转。因此，内、外之分，是以各图中照二组字的反切下字是否包含在三等韵里面来划分的。也就是以三等韵为立足点来区分的。韵图以这种标准来区别内、外转，这在前代的学者中已有人觉察到，只是没有加以明确的说明而已。如清人贾存仁的《等韵精要》说："内摄外摄所以得名之故，古无明文。愚按此盖以三等为主，而内外乎二等之谓也。二等首尾有字，则三等推而外之，故应切二等字者，即切二等字，如是者谓之外摄，谓二等在三等之外也。二等首尾无字而独有照类，则三等收而内之，故应切二等字者，皆切三等字，如是者谓之内摄，谓二等在三等之内也。案之全书，无不然者。惟臻摄首尾无字，宜为内摄，而亦谓之外，此不可解。"贾存仁的说法，就是以三等韵为立足点来观察二等照组字之纳入或推外来解释何谓内外的。他以三等韵为立足点，这是对的，比之前人仅以有无二等韵字为依据出发来分辨内外已经前进了一步。而他所说的"二等首尾无字而独有照类"，则还是跳不出有无二等韵论的观念，仍然是看到表面现象。因此，也就对臻摄之属外转感到不好理解。必须指出，这种以三等韵为立足点出发来区分内外的观念，还不是贾氏的首创。清初的熊仕伯已表明过近似的观点。熊氏在《等切元声》的"辨内外"一节中说："内外八转，赵凡夫云：绝无的据。尝细考之，如画卦然。一二等为外，三四等为内，止从照母分。内门二等，惟照有字，俱切入三等，所谓内转切三也。外门二等俱有字，仍切二等，所谓外转切二也。二十门切法'内三外二'，正以照母言甚明。"熊氏引用赵宧光（凡夫）的说法，进一步申明内外之分，是看照组字是否"切入三等"来立论的。内外之分的关键所在，是"内转切三"和"外转切二"。因此，元明时候所定的等韵门法，有关于"内三外二"的规定，这就是看照二组字的反切下字是否与三等韵有关连，有关连的，通及三等的，便是内转，这就叫做"内三"；没有关连，只是二等中的照母字与本等的其他声母字自相为切，不通及三等，这就是外转，便是"外二"。以"三"为"内"而以"二"为"外"，显然是以三等韵为立足点。熊仕伯的说法比之贾存仁的论述深入了一层，他道及内、外之别的关键是否照组字"切入三等"，谈到了反切下字隔离或通同的问题，这就逐渐接近于正确的认识。

必须指出，现见刘鉴所定的十三项门法只把这一门例叫做"内外"，而熊仕伯《等切元声》的"辨切韵二十门法"则明确称为"内三外二门"。他说："十三，内三外二门，谓见端知帮非晓来日二十六母，一二三四为切，韵逢照母一等（即四等中二等），内转切三（通止遇果宕曾流深为内），以居霜切甚、矣殊切蝇为证；外转切二（江蟹臻山效假梗咸为外），以古双切江、德山切

褊，布山切班（当是煸）为证。"熊氏称此门为"内三外二门"，当有所据，《续通志·七音略》中的"门法解"也称为内三外二门，大概元明之世即称此门为"内三外二"。它的基本要点就是刘鉴所说的"内外者，谓唇牙喉舌来日下为切，韵逢照一，内转切三、外转切二，故曰内外。"刘氏对这一门法的说解，是从某些字的反切下字用了照二组字出切时该于何等去找寻这些切出的字音出发来说的。唇牙喉舌音声母字用照二组字为反切下字，这个字如果在内转图内，切出的字音就属三等，该在三等栏内找到它，如果在外转图内，切出的字音就属二等，这就是"内三外二"的表现。这个门法所规定的，只是就照二组字用为各声母字的反切下字拼切出的字音当入何等来说的，而没有深入揭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它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等韵的照二组字与二等韵的照二组字是有区别的，其反切下字的归属并不一致，三等韵中的照二组字其反切下字与其他声母字同类，而二等韵的照二组字其反切下字只在本等中自为一类。三等韵的照二组字既与其他声母字的反切下字同为一类，即处于同一个韵类之中，它们与其他声母字自然就会出现彼此互用为反切下字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其他声母字用照二组字为反切下字的基本没有，几乎完全没有见到，而照二组字用三等韵其他声母字为反切下字却很多。门法为了表明这些照二组字（自己作为别字的反切下字或用别字作为自己的反切下字）的归属，定了这个"内外门"，而它的论说却仅从"韵（案：反切下字所代表的）逢照一（案：实指照二），内转切三，外转切二"着眼，可巧这种现象在韵图中并不多见，三等韵的其他声母字是几乎不用列于二等的照二组字为反切下字的，熊代伯所引述的居霜切薑、矣殑切蝇（刘鉴《切韵指南》后附《门法玉钥匙》作"矣殑切熊"），均不见于《广韵》《集韵》，《广韵》《集韵》的薑字作居良切，蝇字作余陵切（熊字作羽弓切），并不存在"韵逢照一"及"内转切三"的问题，这样的切语是后人（可能是作《续通志·七音略》门法的人）的改作，于韵书无据。査中古韵书基本上不以照二组字作为三等韵其他声母字的反切下字。相反，照二组字却有许多用三等韵字为反切下字，如脂韵合口的衰字所追切，追在三等；支韵差字楚宜切，宜也在三等；鱼韵初字楚居切，居也是三等韵字，等等。因此，内外之辨本应指照二组字的切语下字而言，即应指列于二等位置的照组字而言，其反切下字用三等韵字的，便属内转；仅用二等韵字的，便属外转。按照真正的内外之辨，此一门法应当表述为：内外者，谓齿音照穿各母为切，可用三等字为韵者属内转，不用三等字为韵者属外转。出切之时，内转韵逢三等，仍切二等；外转韵不逢三等，仅切二等。这样，内外之分的表达就比较明确了。由于二等韵中的照二组字其反切并不与三等韵发生牵涉，而三等韵中的照二组字可用三等韵其他声母字为反切下字，其本身很少用为其他声母字的反切下字，这些字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的不一致，只是表现在内转的字类上。因此，我们曾经指出过："内外"这个门法所述的重点，事实上只是在内转方面，即在内转的字中才会出现二等字用三等字为反切下字、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的等第不一致的现象，外转的字，其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的等第是一致的（详见拙文《等韵门法研究》，载《语言研究论丛》第一辑，198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元时人对"内外"门的解释不就是从唇舌喉牙四音有无齿音字立论，不就是笼统地定为"韵逢照一，内转切三，外转切二"，而

且所谓“内转切三”的事实只是表现在后代改作的个别切语上，这对于中古的韵书如《广韵》等来说，未免无的放矢，忽略了区别内外转的根本实质。而它的实质，却隐含了照二组字与三等韵字本属同为一类的特点，可惜内外门的述说仅从表面现象着眼，未能充分表明这种现象的本质特征，所以造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内外之说未能窥其真谛的现象。

中古韵图的内外转之分，既是以照组字的反切下字是否通及三等韵为依据，那么，臻摄中的照二组字臻、栉、龀、榛、龇、莘、瑟等由于它们在《广韵》中自成一韵，即臻、隐（上声以字少附入隐韵）、栉等独立分韵而不与相近的三等韵真、轸、震、质等合为一韵，反切下字不相通，自然就不是内转了。臻韵字的反切下字并不通及三等真韵的各类声母字，因此，尽管臻摄中的各韵只有照二组字而没有其他的喉牙唇音字，与其他除照组字有字外别的声母“首尾无字”的内转各韵表面上相似，但其关键之点是反切下字能否通及三等韵，臻韵不通，也就只能算是外转了。例如属内转图中的虞韵，它的照二组庄纽刍字作庄俱切，而三等的章纽朱字作章俱切，其反切下字相同；床纽的雏字仕于切，其反切下字“于”也是在三等韵中，这就是照二组字的反切下字通及三等韵，属于“切入三等”的范围。因此，具有刍、雏这些照二组字的图就被标为内转，以明其照二组字的反切下字属于三等韵之内。臻摄等的臻侧诜切、莘所臻切等，与真韵字真职邻切、申失人切等，反切下字毫不相涉，这些臻韵字自然应属外了。

内、外八转之分，首先起于《四声等子》。现见《四声等子》臻韵等的照二组处所列的字，较《广韵》臻栉等韵所辖的字为多。如臻韵穿纽处列瀙，此字《广韵》缺，此系据《集韵》所增，楚莘切；櫬韵穿纽处的龀，床纽处的酳，也据《集韵》增，前者初问切，后者士靳切。另外，栉韵穿纽处列剢字，此字《广韵》在质韵，此也据《集韵》所增，测乙切。对于《集韵》来说，《四声等子》臻等韵所列的字，都是臻栉各韵的字。只有隐韵床纽处列了一个濜字，此字为三等准韵字，《广韵》作鉏纼切。如果说韵图所列臻等韵有杂入三等韵字的话，就只有这一个字。韵图从臻摄照二组字绝大多数不与三等韵相通的情况出发，定此图为外转，是合理的。

《四声等子》、《切韵指南》等韵图将十六摄分为内、外各八转，一摄数韵共列一图。因此，内、外转之分，是就整个摄来说的，而不是单从其中某一个韵类着眼。某一个摄（图）中的照二组字其反切下字不通及三等韵，这个摄便算是外转。这种分法，可以说是《四声等子》的首创。但是，现见《韵镜》及《七音略》这些在《四声等子》之前的韵图也于各图之首注明其属于内转或外转，它们所分的图较《四声等子》为多，它们不象《四声等子》那样对韵类作了归并。它们的列字并不是按摄归图，而是一摄之字分列数图，其中有一些韵类自列一图不与其他韵类相杂。这些韵类单独看起来好象没有照二组字（如殷、文、凡、歌等韵），难于说是否有它们的反切下字通及三等韵的现象。那么，《韵镜》、《七音略》等韵图是如何确定各个具体的图的内外转呢？我们认为，《韵镜》、《七音略》这些内、外转的标注，事实上也是依据“摄”的标准来处置的。《韵镜》《七音略》中虽没有明显地分出十六摄，但在排列韵图的过程中已有摄的观念。它们对内外转的标注，并不是从单独一个图出发，而是结合相邻数韵（可归为同摄）来考虑，特别是结合相对的开口图或合口图来考虑。因此，我们观察《韵镜》《七音略》等的内外

转，应该象《四声等子》一样，从整个摄出发。这样，我们便可明了歌、戈、微、文、殷韵各图也作内转的缘由了。

总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古等韵图中所分的内外转，是从摄的观念出发，以三等韵为立足点的。同摄中的照二组字，其反切下字纳入三等韵之内的便称内转，不入三等韵的，便是外转。当然，仅有三等韵字而不与照二组字相涉的也属内转，有二等韵字不涉及三等韵的，也属外转。用这个界说来律定宋元时期各韵图对内外转的划分，无一例外。

说内外转

俞光中

早期等韵图《七音略》《韵镜》分韵排图标以“内转”“外转”，后出的等韵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改标以“摄”。名称不同，实质上都反映了汉语古音韵母系统既整齐又不整齐的配合阵式。内外转中有摄的观念，因为内外转韵图的排列未把不同摄的韵排在一图；摄中也有内外转的观念，因为摄的韵图排列未把内转韵与外转韵排于一图。《切韵指掌图》惟“检例”中有内外转之名，韵图上既不标内外转又不标摄，然而从韵图排列看，既有内外转的观念，又有摄的观念。

不过，内外转与摄对后世研究者造成的影响却不同。内外转是韵母大的分类，容易使人只注意所有内转韵的共性与所有外转韵的共性；摄是内外转基础上的进一步分类，容易使人忘记摄间的内外转分野。我们认为，既要看到所有内转韵与所有外转韵的对立，又要看到内外转之下摄之间的对立，内外转当与摄联系起来研究。

罗常培《释内外转》研究所有内转韵与所有外转韵的区别，认为是主要元音开口度问题，外转韵主要元音含［eː］［ɛ］［æ］［a］［ɐ］［ɑ］［ɔ］，内转韵主要元音含［u］［o］［ə］［i］［e］，而内外转声韵配合特征（二等五音具足与否）仅是一种现象。罗文汇集了前人对于内外转的论述，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罗文强调从主要元音之别入手研究，对于声韵配合特征不以为重，这就把研究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罗文所列资料中，有两个人的话应特别引起重视。一是江永《古韵标准》里说的：

“二十一侵至二十九凡，词家谓之闭口音，顾氏合为一部。愚谓：此九韵与真至仙十四韵相似，当以音之侈弇分为两部。神珙等韵分深摄为内转，咸摄为外转，是也。”

一是大岛正健《韵镜音韵考》里说的：

“对照内外两转所属诸韵之性质，内转其响轻而弱，外转其响重而强。”

两个人的话可以概括为三点：

（1）内外转之别是音的侈弇之别。韵的侈弇当然由主要元音决定，因而内外转之别是主要元音的差别。

（2）某些内转摄与某些外转摄两两对立，如内转深摄与外转咸摄对立，内转臻摄与外转山摄对立。所谓侈弇，是指对立的内外转摄开口度大小有别。

（3）外转韵的主要元音可能是长元音紧元音一类元音，内转韵的主要元音可能是短元音松元音一类元音。

《切韵指南》十六摄中，果臻宕三摄之内外转归属，各本《韵镜》与古本有所不同。今从一般说法，即果摄依日本醍醐三宝院藏嘉吉元年写本定为外转，臻摄依明宽永五年刊本定为内转，宕摄依清乾隆十三年刊本《通志·七音略》定为外转。《切韵指掌图》前六图各自独立，后十四图开合相配，实际上是十三摄。十三摄不同于十六摄的地方是：果假并为一摄，曾梗并为一摄，宕江并为一摄。宕与江在中古时代实际上已归并，故本文视宕江为一摄，余皆从《切韵指南》。这样，转与摄的配合关系是：

外转八摄：果，假，蟹，效，咸，山，宕(江)，梗。

内转七摄：遇，止，流，深，臻，曾，通。

现在参照平水韵和等的情况(依《方言调查字表》)，举平以赅上去入，假定外转摄和内转摄存在下面的具体对立，然后再来证明这种对立的性质。

外转		内转
外转效摄[-u]		内转流摄[-u]
豪(一等)	————	侯(一等)
肴(二等)		
宵(三等)萧(四等)	————	尤(三等)幽(三等)
外转咸摄[-m]		内转深摄[-m]
覃(一等)谈(一等)		
咸(二等)衔(二等)凡(三等)		
盐(三等)严(三等)添(四等)	————	侵(三等)
外转山摄[-n]		内转臻摄[-n]
寒(一等)	————	痕(一等)
山(二等)删(二等)		
仙(三等)先(四等)	————	真(三等)殷(三等)
元(三等)		
外转宕(江)摄[-ŋ]		内转通摄[-ŋ]
唐(一等)江(二等)	————	东(一等)
阳(三等)江(二等)	————	冬(一等)锺(三等)东(三等)
外转梗摄[-ŋ]		内转曾摄[-ŋ]
庚(二等)耕(二等)	————	登(一等)
庚(三等)清(三等)	————	蒸(三等)
青(四等)		

不具备对立的摄是内转遇摄止摄，外转果摄假摄蟹摄。

以上两两对立已可肯定的性质是，凡对立的内外转摄和韵，都有相同发音部位的韵尾。这是内外转对立的第一个根据。

元音情况呢，按高本汉拟音，上述对立内外转摄的主要元音情况是：

效:[ɑ] [a] [æ] [e]　　流:[ə]
咸:[ɑ] [a] [ɐ] [æ] [e]　　深:[ə]
山:[ɑ] [a] [ɐ] [æ] [e]　　臻:[ə] [ĕ]
宕:[ɑ] [a] 江:[ɔ]　　通:[u] [o]
梗:[ɐ] [ɛ] [æ] [e]　　曾:[ə]

拟音固然便于解释音韵史上一些现象和规律，可同时也使人对音韵史上另一些现象和规律的认识模糊起来。由于汉字的特点和方音分歧，汉语历史上的文学语言语音系统从来都是音类性的，在一定范围内兼包性的，不但声类韵类如此，内外转、摄、等，开合这些名目也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使韵书和等韵著作便于五方人士都能使用。比如流摄主要元音拟为[ə]，不可能所有方音都如此一致。内外转一类分类，都是超音值性的，如果旨在求出某转某韵是什么音值，当然不可能了解其实质。所以有必要在较宽幅度的地域范围内考察这些术语。基于这样的认识，下面引用的语音材料，往往不同地点的放在一起比较。

表一

外转				内转			
摄	韵	吴音	汉音	摄	韵	吴音	汉音
效	豪	ou	au	流	侯	u	ou
	宵萧	eu	eu		尤幽	iyu	iu, iyu
咸	盐严添	em,om	em	深	侵	im, om	im
山(开)	寒	an	an	臻	痕	on	on
	仙先	en, on	en		真	in, on	in
宕(江)(开)	唐	aŋ	aŋ	通	东(一)	uŋ	oŋ
	阳	iyaŋ, aŋ	iyaŋ, aŋ		冬锺东(三)	iyuŋ, uŋ	iyoŋ, oŋ
梗(开)	庚(二)耕	iyaŋ	aŋ	曾(开)	登	oŋ	oŋ
	庚(三)清	iyaŋ	eŋ		蒸	iyoŋ, oŋ	iyoŋ

表一注：汉音吴音中的 -mu 和 -u 分别改为 -m 和 -ŋ。

先从吴音、汉音看内外转对立情况。吴音是六朝时传入日本的南方音。汉音是隋唐时传入日本的北方音。表一吴音和汉音总的情况是，对立的外转韵主要元音开口度大于内转韵的主要元音开口度。其差异范围，一二等较多是[a—o]之间，三四等较多是[e—i]之间。两种译音虽然无法精确反映开口大小的幅度，但至少能说明对立的内外转韵主要元音开口一小一大，不同的对立内外转韵，其主要元音开口大小之别有各自的区域范围（如有的可能在舌位"高中"与"最高"之间，有的可能在"低中"与"最低"之间，等等）。

如果将当代方音材料拿来检查，那么上述性质就可进一步证实。下面从来母或影母例

字出发，除咸摄深摄外只取一二等，看对立的内外转韵在几个方言区代表点(北方话取四个点，闽语只列厦门一个点)的分布。见表二。[①]

表二

		北京	济南	西安	太原	上海	长沙	双峰	南昌	梅县	厦门	广州
效摄一等 流摄一等	老 楼	lau lou	lɔ lou	lau lou	lau lou	lɔ lɤ	nau nɤu	uɔ niɛ	lau lɛu	lau lɛu	lau lau	lou lɐu
咸摄三四等 深摄三等	廉 林	lian lin	liã liẽ	liã liẽ	liɛ liŋ	lie liŋ	niẽ nin	nĩ niɪ	liɛn lin	liam lim	liam lim	liːm lɐm
山摄一等 臻摄一等	安 恩	an ən	ŋã ŋẽ	ŋã ŋẽ	ŋæ̃ ŋəŋ	ø əŋ	ŋan ŋən	uẽ ŋiẽ	ŋɔn ŋɛn	ɔn ɛn	an un	ɔːn jɐn
宕摄一等 通摄一等	郎 笼	laŋ luŋ	laŋ luŋ	laŋ loŋ	lɒ̃ luŋ	lɑ̃ loŋ	nan noŋ	naŋ naŋ	lɔŋ luŋ	lɔŋ luŋ	lɔŋ lɔŋ	lɔːŋ luŋ
梗摄二等 曾摄一等	冷 棱	ləŋ ləŋ	ləŋ ləŋ	ləŋ ləŋ	ləŋ ləŋ	lã ləŋ	nən nən	nio niẽ	laŋ lɛn	laŋ lin	liŋ liŋ	laːŋ lɐŋ

表二除了梗曾对立主要表现为合流外，多数情况也是外转的大，内转的小。一千年来，方音尽管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可是由于主要元音的相对稳定性，多数方音却保留了古音时期这一特点。

表一表二结合起来，反映了内外转对立的第二个根据：中古方音韵母尽管音值不同，但大多具有一种共同的性质，即对立的外转韵主要元音开口度比内转韵主要元音开口度大，并且可能是"略大"，而不同的对立内外转摄韵主要元音开口度对立范围各不相同(但对于同一对立内外转摄韵来说，当时多数方音的对立范围不会相差太远)

内外转对立还有第三个根据，这就是所有外转韵主要元音都是长而紧的，有韵尾则韵尾都是短而弱的；单韵母以外的所有内转韵主要元音都是短而松的，韵尾都是长而强的。这一根据既适合于无对立的内外转摄韵，也适合于有对立的内外转摄韵。对于有对立的内外转摄韵来说，存在着主要元音长短对立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韵尾间的对立。长短问题不是音系内某一部分的构成要素，而是整个音类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这种长短对立阵式，既能用一些亲属语言(主要是台语系列语言)加以证实，也能在当代南北汉语方言中找到遗留。

表三

外		转	内		转
	老 粤 借	今广州话		老 粤 借	今广州话
效　摄	aːu iːu	aːu iːu ou (豪)	流　摄	au	ɐu
咸　摄	aːm iːm	aːm iːm aːn (凡)	深　摄	am im	ɐm

续 表

外		转	内		转
	老粤借	今广州话		老粤借	今广州话
山　摄	aːn iːn uːn	aːn ɔːn iːn uːn yːn	臻　摄	au in	ɐn ɵn
宕(江)摄	aːŋ uːŋ	ɔːŋ œːŋ	通　摄	uŋ	ʊŋ
梗　摄	aːŋ iːŋ iŋ	aːŋ ɛːŋ eŋ ɐŋ	曾　摄	aŋ iŋ	ɐŋ eŋ

表三是从对立摄韵出发看龙州壮语老粤语借字读音以及今广州方音。（只列举舒声）“龙粤借”据李方桂《龙州土语》。该书借字材料需经整理、剔除新借入的官话借字，找出老粤语借字、早期粤语借字和新粤语借字的对应关系，只取“老粤借”，然后方可使用。笔者做了这一工作，拟另文讨论。根据中古时期壮族人广泛居住于两广境内的情况看，“老粤借”可以认为是取自中古前后的粤音。从表三可以看出，古粤音外转长音与内转短音基本不混，今广州话除梗曾有混豪韵特殊外，也是不混的。②

在当代汉语方言里，并不只有一两种方言存在长短现象，往往因为处于附属地位，不具备音位价值而被忽略了。如北京话[-iŋ]元音是长的，[-in]元音是短的。赵元任将上海话[ã]韵母（上海话[ã]韵母来自外转宕摄和梗摄）标为[aːŋ]，不无道理。如果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全面调查，成绩一定很可观。可是就目前情况看，能够直接证明上述第三个根据的汉语方言只有以广府话为代表的一些粤地方言了。

表四

外　转	今新派上海话	内　转	今新派上海话
咸　摄	i ø ᴇ	深　摄	in ən
山　摄	i ø uø yø ᴇ uᴇ	臻　摄	in ən yn
宕(江)摄	ã ɑ̃ iɑ̃ uɑ̃	通　摄	oŋ ioŋ
梗　摄	in ən ã uã uɑ̃ oŋ ioŋ	曾　摄	in ən oŋ ã（“朋”白读一字）

然而为长短音影响的语音现象却在许多方言中残存着。例如辅音尾失落情况内外转就有可能不同。由于长短对立的韵母其韵尾起调节作用，以保持整个音节长短大致一样，因而在发展变化中，外转韵因为辅音尾短而弱，容易丢失，而内转韵因为辅音尾长而强，往往保留。请看表四上海话情况。内转鼻辅音尾都保留，而外转咸山两摄鼻辅音尾已脱落，宕(江)摄只留有元音鼻化的痕迹，惟梗曾两摄不甚分明。这说明外转今韵母来自主要元音是长音的韵母，内转今韵母来自主要元音是短音的韵母。

表五

	太原		榆次	太谷	清徐	寿阳	交城	孝义	平遥	离山
	市区	晋源								
外 转 咸摄山摄	ᴇ uᴇ iɛ yɛ	æ̃ uæ̃ iæ̃ yæ̃	ᴇ uᴇ iɛ yɛ	ɛ̂ uɛ̂ iɛ̆ yɛ̂	ᴇ uᴇ iɛ yɛ	F uᴇ iæ yæ	ã uã iɛ yɛ	ᴇ uᴇ iɛ yɛ	ᴇ uᴇ iɛ yɛ	ᴇ uᴇ iɛ yɛ
内 转 深摄臻摄	ɑ̃ŋ uɑ̃ŋ iɑ̃ŋ yɑ̃ŋ	ɑ̃ uɑ̃ iɛ̃ yɛ̃	ɑ̃ uɑ̃ iɑ̃ŋ yɑ̃ŋ	ɑ̃ uɑ̃ iɑ̃ yɑ̃	ɒ̃ uɑ̃ iɛ̃ yɛ̃	ɑ̃ uɑ̃ iɑ̃ yɑ̃	ə̃ uə̃ iɛ̃ yɛ̃	ɑ̃ uɑ̃ iɑ̃ yɑ̃	ɑ̃ uɑ̃ iɑ̃ yɑ̃	ɑ̃ uɑ̃ iɑ̃ yɑ̃
外 转 宕(江)摄	ɑ iɑ uɑ	o io uo	ɑ iɑ uɑ	ɑ iɑ uɑ	ɑ iɑ uɑ	ɑ iɑ uɑ	ɑ iɑ uɑ	ᴇ iɛ uᴇ	ᴇ̇ iɛ uᴇ	ɑ iɑ uɑ

又如晋中话[1]在鼻辅音尾消失现象上，如果用[ɑŋ→ɑ̃→ɑ˜→ɑ]表示消失过程，那么晋中话内外转步调是不一致的，总差着一两个级别。这说明古晋中话外转属长音类，内转属短音类。详见表五。

从当代汉语方言看，既存在内外转在某个范围内不混的事实，也存在相混的事实。相混者有可能是长短对立不分明后相混，现在已不能用来说明长短问题，然而大范围的不混者却令人相信古音长短对立的存在。晋中方言里，除少数字由外转进入内转，内转与外转入声至今泾渭分明，⑤这使我们相信古音时期内外转间有一种对立性很强的语音区别。见表六。

表六

	今 晋 中 话 （韵母及例字）			
外转入声	a 八发扎割客设 剥末络合杀择	ia 爻门压辖恰灭 节列药角岳学	ua 夺脱桌落说滑 抓刷阔捉扩戳	ya 悦阅越月雪决 缺
内转入声	ʌ 汁直失十日特 德克佛不木质	iʌ 一邑密笔必匹 立七泣力吉即	uʌ 屋督突陆哭竹 叔国作轴熟粥	yʌ 育域浴局屈律 足菊曲畜续率

从"转"的含义看亦可知和长短有关。"转"即"啭"字，唱诵之义。等韵学后人有称为"唱韵"的。唱诵所凭借的语音分类自然以和谐与否为主要标准。可见内外转是根据和谐与否分成两大类的。既然内转和外转一样，各韵开口度大小不等，那么内外转的分别不可能是部位的，只能是长短一类语音性质的区别。

还有一些现象和长短音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隋唐各地诗人通押情况，多是同摄

内韵间(往往“等”不同)有通押，而韵尾相同的对立内外转摄即使同“等”也不通押。按通行的拟音，倒还可以解释得通。可是当时方音并不都如此，各地诗人一律内外转对立摄不通押的做法，岂不是让人想到这是长短对立之故吗？今广府话保留长短音，用广府话表演的韵文艺术长短音间是绝不通押的。

又如纯四等韵都是外转韵，内外转的性质和纯四等的性质可以相互证明，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内外转揭示了中古汉语许多方音韵母系统普遍存在的一种阵式。这种阵式有整齐的一面也有不整齐的一面。整齐的一面表现为三种级别的对立：第一级是所有外转韵与所有内转韵对立，外转韵主要元音是长的，内转韵韵尾前的主要元音是短的。第二级是某些外转韵与某些内转韵存在以摄为单位的对立，对立的摄韵尾相同。第三级是对立的摄下存在某几个外转韵与某几个内转韵的对立，主要元音一长一短，韵尾与之相配合，长元音开口度大于短元音，可能是略大，⑥ 构成一个个综合语音性的对立组。如果 A 表示主要元音，M 表示韵尾，综合语音性对立组就是这样的：

A:M

A·M:

不整齐的一面表现为某些外转摄和内转摄不具备第二级对立，对立摄内某些外转韵和内转韵不具备第三级对立。

附 注:

① 表二上海话按老派，广州话按较严一级严式标音，其它九个点依《汉语方音字汇》。

② 一些内外转对立韵在今广州话里不仅有长短的区别，还有部位略大和略小的区别（外转大内转小），是综合性的，很难说哪个是主要的。如“开荒”和“开封”的区别是[fɔːŋ](荒)[foŋ](封)。内外转对立韵从部位看，有些一个略大一个略小，至今仍很整齐，有些因分化合并呈现重新组合交叉的情况。

③ 见《语言问题》121 页，商务印书馆 1980 年出版。

④ 本材料取自赵秉璇《晋中话辅音韵尾的消失》，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三本。由于该材料只有和北京话对比，而北京话梗曾通三摄有混，故这里只比较咸深山臻宕(江)诸摄。

⑤ 亦取自《晋中话辅音韵尾的消失》。规律是根据该文大量例字总结的。

⑥ 开口度与长短的关系在高元音情况下不宜用壮侗语族某些语言来类比。因为壮侗语族语言既有高元音长音比高元音短音舌位高的情况，如壮语，也有高元音长音比高元音短音舌位低的情况，如黎语。

《切韵》系统与南宁音系

梁 振 仕

引 言

隋代陆法言等的《切韵》，唐代孙缅的《唐韵》，李舟的《切韵》，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宋代陈彭年等的《广韵》等一系韵书，它们的语音体系、反切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人们称之为切韵系统的韵书，简称"切韵系统"。因为《切韵》、《唐韵》等都只留下残卷，只有《广韵》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广韵音系看作是切韵系统的代表。本文也是以广韵音系来代表切韵系统的。

现代汉语各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分化出来的。虽然我们不能说现代汉语的方音都是从切韵系统演变而来的，但是，"切韵音系仍然与较早地离开中原的某些方言有其对应规律。"[①] 本文就是试图根据语音对应的原理来论述南宁音系与切韵系统的对应关系的。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方言属粤语系，即桂南粤语系。现在把南宁话的声韵调开列如下。

声 母

唇音	p	p‘	m	f				
舌尖音	t	t‘	n	l	s	ɬ	ts	ts‘
舌面音	tɕ	tɕ‘	ɕ					
舌根音	k	k‘	kw	k‘w	ŋ			
喉壁音	h							
半元音	j	w						

韵 母

a		ɔ	œ	ɛ	i	u	y	ɿ
ai	ɐi	ɔi				ui		
au	ɐu				iu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70页。

am	ɐm				im			
an	ɐn	ɔn			in	un	yn	
aŋ	ɐŋ	ɔŋ	œŋ	ɛŋ	iŋ	uŋ		ŋ̍
ap	ɐp				ip			
at	ɐt	ɔt			it	ut	yt	
ak	ɐk	ɔk	œk	ɛk	ik	uk		

其中 au、am、an、ap、at 五韵有些字音有文白两读现象，即 au, am, an, ap、at 是读书音，与之相对应的说话音是 ɛu、ɛm, ɛn, ɛp、ɛt。本文只讨论读书音，说话音从略。

声　调

调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阴入	中阴入	阳入
调值	˥ 55	˨˩ 21	˧˥ 35	˨˦ 24	˧ 33	˨ 22	˥ 55	˧ 33	˨ 22
例字	衣	移	椅	以	意	异	不	八	拔

本文标写调号采用发圈法：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阴入	中阴入	阳入
꜀□	꜁□	꜂□	꜃□	□꜄	□꜅	□꜆	□꜀	□꜇

壹　南宁话声母跟切韵声母的关系

1.1 南宁话声母和切韵声母对照表

广韵声母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声母	广韵声母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声母	广韵声母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声母
帮 并	全 仄	巴 办	p	帮 并	全 仄	多 大	t	心	止开三	斯	s
滂 并	全 平 仄	怕 袍 倍	pʻ	透 定	全 平 仄	拖 驼 肚	tʻ	心 邪	大部分 止开三 山开三 山合三	些 遂 羡 旋	ɬ
明 微	全 全	麻 尾	m	泥(娘) 疑	全 开三	拿 业	n	精 从 知 澄 庄 章	大部分 仄 全 仄 开二三 开三 合三	左 匠 猪 治 臻 真 准	tɕ
非 敷 奉 溪 晓	全 全 全 合一二 合一三	夫 俘 符 科 虎	f	来	全	罗	l				
				精	止开三	紫	ts				
				清 从	止开三 止开三	此 慈	tsʻ				

续　表

广韵声母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声母
崇	开二三	栈	
	合三	助	
禅	开三入	植	
彻	全	痴	tɕʻ
澄	平	持	
初	全	创	
昌	全	唱	
崇	平	锄	
书	合三	春	
禅	宕开三	常	
生	全	森	ɕ
书	全	输	
禅	大部分	殊	
船	开三	神	
崇	合三	崇	
见	开口	哥	k
群	仄	忌	
匣	梗开二	茎	

广韵声母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声母
溪	开口	抗	kʻ
群	平	琴	
晓	开一三	吸	
	合一二三	况	
见	合口	关	kw
群	合口仄	跪	
群	合口平	夸	kʻw
匣	蟹合四	携	
疑	大部分	我	ŋ
晓	开口	虾	h
	合三	虚	
	通合一	烘	
匣	开一二四	霞	
溪	开口	欺	
	合一三四	孔	
日	全	入	
溪	开三	丘	

广韵声母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声母
疑	开三四	宜	j
	合三	元	
晓	开三	休	
	合三	旭	
匣	开四	贤	
	合四	玄	
影	开三四	优	
	合三四	冤	
云	开口	邮	
	合三	员	
以	开三	由	
	合三	容	
晓	合一三	毁	w
匣	合一二	华	
影	合口	蛙	
云	合三	王	
以	合三	匀	
影	开一三	鸦	ø

广韵的反切上字帮滂并明与非敷奉微不分，今据《集韵》把它们分开。

1.2 声母的清浊与送气和不送气　送气和不送气是指塞音和塞擦音说的。南宁话的塞音、塞擦音有送气的和不送气的两套。来自古清声母"帮端知见精庄章"的字音大都不送气，来自古清声母"滂透彻溪清初昌"的字音大都送气。只有来自古全浊声母"并定群从澄崇"的字则平声送气，仄声一部分送气，一部分不送气。其分化条件大致是：古全浊上声字在南宁话里一部分仍读上声（阳上）者送气，一部分变去声（阳去）者不送气，例如：

平声			仄声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例字	南宁
并	袍	ˌpʻu	抱	ʻpʻu
定	徒	ˌtʻu	肚	ʻtʻu
群	球	ˌkʻɐu	舅	ʻkʻɐu
从	才	ˌtɕʻɔi	在	tɕɔiʼ
澄	厨	ˌtɕʻy	住	tɕyʼ
崇	锄	ˌtɕʻɔ	助	tɕɔʼ

还有一部分邪母字读作塞擦音的，也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例如：

平声	仄声
囚 ˌtɕʻɐu	就 tɕɐu'
辞 ˌtsʻɿ	寺 tsɿ'
详 ˌtɕʻœŋ	象 tɕœŋ'
松 ˌtɕʻuŋ	颂 tɕuŋ'

1.3 精知照三组声母的分合　南宁话在止开三的支脂之三韵里，能区分 [ts] [tsʻ] [s]（精组）和 [tɕ] [tɕʻ] [ɕ]（知、照组），在其他条件下不能区分，都读作 [tɕ] [tɕʻ] [ɕ]。现举止开三的支脂之三韵跟精知照三组声母相拼的字音来说明南宁话 [ts] [tsʻ] [s] 与 [tɕ] [tɕʻ] [ɕ] 的分合情况。

广韵声母	广韵（止开三）韵母	例字	南宁	广韵声母	广韵（止开三）韵母	例字	南宁
精	脂	资	ˌtsɿ	初	之	厕	tɕʻi'
清	支	雌	ˌtsʻɿ	崇	之	士	ɕi'
从	脂	瓷	ˌtsʻɿ	生	之	史	'ɕi
心	脂	私	ˌsɿ	章	支	纸	'tɕi
邪	之	词	ˌtsʻɿ	昌	之	齿	'tɕʻi
知	支	知	ˌtɕi	船	脂	示	ɕi'
彻	之	痴	ˌtɕʻi	书	之	诗	ˌɕi
澄	脂	迟	ˌtɕʻi	禅	之	时	ˌɕi
庄	之	辎	ˌtɕi				

1.4 见系声母的分合

(1) 见溪群晓匣　见溪群晓匣在南宁话里读作 [k] [kw] [kʻ] [kʻw] [h]。见母读作 [k] [kw]、溪母读作 [kʻ] [kʻw]、群母平声读作 [kʻ] [kʻw]、仄声读作 [k] [kw]，晓匣读作 [h]。可是有一部分溪母字和晓母字变为 [f]，与非敷奉混。还有一部分溪母字变为 [h]，与晓匣混。还有一小部分晓匣母的字音转为半元音 [j] [w]，例如：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见	艰	ˌkan	溪	开	ˌhɔi	溪	宽	ˌfun
	坚	ˌkin		欺	ˌhi		苦	'fu
溪	夸	ˌkʻwa		康	ˌhɔŋ	群	葵	ˌkʻwɐi
	启	'kʻɐi		看	hɔn'		跪	kwɐi'
	抗	kʻɔŋ'		科	ˌfɔ		乔	ˌkʻiu

续 表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广韵声母	例字	南宁
群	骄	kiu'	晓	讳	wɐi'	匣	胡	ˌwu
	其	ˌk'i		勋	ˌwɐn		会	wui'
	忌	ki'		唤	wun'		坏	wai'
晓	汉	hɔn'		休	ˌjɐu		换	wun'
	好	ʻhu	匣	河	ˌhɔ		嫌	ˌjim
	显	ʻhin		号	hu'		嗅	jɐu'
	戏	hi'		夏	ha'		形	ˌjiŋ
	许	ʻhy		厚	ʻhɐu		现	jin'
	火	ʻfɔ		害	hɔi'		恨	hɐn'
	花	ˌfa		旱	ʻhɔn			

(2) 影云以 在南宁话里，影母除开口一二等字读作 [0] 声母外，其余都读作半元音 [j] [w]，跟云、以合流，但按声母的清浊来区分声调，即影（清）母字读阴调类，云以（次浊）母字读阴调类。现举盐叶韵为例：

广韵声母	例字及南宁读音			
影	淹 ˌjim	掩 ʻjim	厌 jim'	靥 jipˌ
云	炎 ˌjim			
以	盐 ˌjim		艳 jim'	叶 jipˌ

1.5 日疑二母的演变

(1) 日母在南宁话里已变为半元音 [j]。例如：儿 [ˌji]、饶 [ˌjiu]、染 [ʻjim]、然 [ˌjin]、任 [jɐim']、人 [ˌjɐn]、让 [jœŋ']、戎 [ˌjuŋ]、如 [ˌjy]、仍 [ˌjiŋ] 等。

(2) 疑母在南宁话里大都变为 [ŋ] 声母，只有一小部分读作半元音 [j] [w]，模韵字则读作韵化声母 [ŋ̍]。例如：我 [ʻŋɔ]、牙 [ˌŋa]、碍 [ŋɔi']、涯 [ˌŋai]、艺 [ŋɐi']、咬 [ʻŋau]、偶 [ʻŋɐu]、岩 [ˌŋam]、岸 [ŋɔn']、眼 [ŋan']、硬 [ŋaŋ']、宜 [ˌji]、鱼 [ˌjy]、严 [ˌjim]、言 [ˌjin]、元 [ˌjyn]、迎 [ˌjiŋ]、玉 [jukˌ]、玩 [ˌwan]、吾 [ˌŋ̍]、五 [ʻŋ̍]、误 [ŋ̍']。例外：凝 [ˌniŋ]、虐 [nɐkˌ]。

1.6 微母字的读法 微母是从明母（合口三等）分化出来的，它在现代普通话里已转为 [0] 声母，而南宁话仍然保持重唇音 [m] 的念法，例如：

广韵韵母	例字	南宁	普通话
虞	武	ʻmu	ʻu
微	尾	ʻmi	ʻuei

续 表

广 韵 韵 母	例 字	南 宁	普 通 话
元	晚	ʻman	ʻuan
月	袜	mɐt͵	uaʼ
文	闻	͵mɐn	͵uən
物	勿	mɐt͵	uʼ
阳	亡	͵mɔŋ	͵uaŋ

这样一来，南宁话的一些微母字就跟明母字相混，武＝母，微＝眉，万＝慢，文＝民，亡＝忙，物＝密，等等。而这些字在普通话里是能够清楚地区分的：前一字为 [0] 声母，后一字为 [m] 声母。

贰 南宁话韵母跟切韵韵母的关系

2.1 南宁话韵母和切韵韵母对照表（广韵韵目举平声以赅上去）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麻	开二	巴	a
	合二	瓜	
佳	大部分	画	
歌	全	多	ɔ
戈	合一	波	
鱼	合三庄组	初	
戈	合三	靴	œ
麻	开三	姐	ɛ
戈	开三	茄	
虞	非组	夫	u
豪	帮端见系	保	
模	合一	铺	
	合一疑母	吴	ŋ̍
鱼	全（除庄组）	猪	y
虞	端知见系	趋	
支	开三帮系	卑	
脂	开三知系	痴	
之	开三泥母	尼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开三日母	儿	i
	开三见系	基	
微	合三非组	非	
支	开三精系	紫	ɿ
脂	开三精系	次	
之	开三精系	思	
哈	大部分	该	ɔi
泰	开一泥清母	奈	
	开一见系	盖	
	合一疑母	外	
哈	开一少数	态	ai
泰	开一端组	带	
皆	全	排	
佳	大部分	街	
夬	全（除匣母）	败	
祭	开三	闭	
废	开三	刈	
	合三非组	废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齐	开开四	批	ɐi
	合三见系	桂	
支	合三见系	规	
脂	合三见系	葵	
微	合三见系	贵	
灰	全（除见疑母）	杯	ui
支	合三端知系	累	
脂	合三端知系	追	
祭	合三以母	锐	
泰	开一帮系	贝	
	合一端见系	会	
肴	全	包	au
宵	全	标	iu
萧	全	挑	
幽	开三（少数）	彪	
侯	全	头	

续 表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尤 幽	全（除非组少数） 全（除帮母）	流 谬	ɐu
覃 谈 咸 衔	端系 端系 全 全	贪 担 斩 监	am
合 盍 洽 狎	端系 端系 知见系 见系	答 塔 插 甲	ap
覃 谈 侵	见系 见系平 全	堪 甘 林	ɐm
合 盍 缉	见系 见系 全	鸽 磕 立	ɐp
盐 严 添	全 全 全	廉 剑 甜	im
叶 业 帖	全 全 全	聂 劫 贴	ip
寒 山 删 凡 元	端系 全 全 全 合三非组	丹 产 班 范 翻	an
曷 黠 辖 月	端系 全 全 合三非组	达 八 瞎 发	at
桓	合一帮见系	般	un
魂	合一帮组	本	
末 没	合一帮见系 合一帮组	拨 勃	ut
寒	见系	干	ɔn
曷	见系	割	ɔt
仙 先 元	开三 开四 开三	鞭 边 言	in
薛 月 屑	开三 开三 开四	别 揭 撇	it
仙 先 元 桓 魂	合三 合四 合三见组 合一端系 精组	全 涓 原 团 尊	yn
薛 屑 月 末	合三 合四 合三见系 合一端系	劣 决 月 夺	yt
痕 真(臻) 殷 魂 谆 文	全 全 全 端泥组见系 全 全	吞 宾 斤 敦 伦 分	ɐn
质 迄 没 术 物	全 全 端见系 全 全	笔 乞 突 律 佛	ɐt
唐	全	旁	
阳 江	合三 开三庄组 全	方 壮 邦	ɔŋ
铎 药 觉	全 合三 全	博 缚 学	ɔk
阳	开三（除庄组）	亮	œŋ
药	开三全	略	œk
庚 耕	开二多数 合二匣母 开二少数	盲 横 棚	aŋ
陌 麦	开二全 全	百 摘	ak
登 庚 耕	全 开二少数 开二多数	崩 彭 萌	ɐŋ
德	开一全	黑	ɐk
蒸 庚 清 青	大部分 开三全 合三全 大部分 大部分	冰 平 永 名 丁	iŋ
职 陌 昔 锡	全（除庄初母） 开三 大部分 大部分	逼 碧 积 壁	ik
清 青	少数 少数	井 醒	ɛŋ
昔 锡	少数 少数	石 劈	ɛk
东	全	通	

续 表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广韵韵目	分合条件	例字	南宁韵母
冬 钟	全 全	统 封	uŋ	屋 沃	全 全	木 督	uk	烛	全	绿	

南宁音系保留了切韵系统阴阳入三类韵母，下面分开来讨论。

2.2 阴声韵　阴声韵包括开尾韵和元音韵尾韵。开尾韵都是单元音韵:

a　ɔ　ɛ　œ　i　y　u　ɿ

元音韵尾韵都是前响双元音韵，韵尾有 [-i] [-u] 两个:

ai　ɐi　ɔi　ui

au　ɐu　iu

这些双元音韵的排列也很整齐，[a] [ɐ] [ɔ] [u] 各配以 [i]、[a] [ɐ] [i] 又配以 [u]。

南宁话阴声韵来自果、假、遇、蟹、止、效、流七摄。其中单元音韵来自果、假、遇、止(一部分)等摄，双元音韵来自蟹、止(一部分)、效、流等摄。

关于阴声韵的演变情况，我们只提出下面几点来讨论。

(1) 支、脂、之、微的分合　在南宁话里，止开三支、脂、之三韵跟精组声母相拼时是 [ɿ] 韵，例如支韵的紫 [ˈtsɿ]、脂韵的次 [tsʻɿˈ]、之韵的思 [ˌsɿ]; 跟其他声母相拼时是 [i] 韵，例如支韵的碑 [ˌpi]、脂韵的迟 [ˌtɕʻi]、之韵的基 [ˌki]、等等。只有心母字死 [ˈɬi]、四 [ɬiˈ] 读 [i] 韵，算是例外。止开三微韵、止合三微韵(拼非组声母时)也读 [i] 韵，例如祈 [ˌkʻi]、飞 [ˌfi]。

(2) 模豪的合流　在南宁话里，模豪两韵已经合流为 [u] 韵，请看下例: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模	补布步	pu	模	卢鲁路	lu
豪	保报暴	pu	豪	劳老	lu
模	铺普舖	pʻu	模	租组祖	tɕu
豪	袍抱	pʻu	豪	遭早躁	tɕu
模	模模子慕暮	mu	模	粗醋	tɕʻu
豪	毛冒帽	mu	豪	操草	tɕʻu
模	都赌妒	tu	模	苏酥	ɬu
豪	刀岛盗	tu	豪	骚嫂扫	ɬu
模	奴努怒	nu	模	姑古故	ku
豪	脑恼	nu	豪	高稿告	ku

(3) 侯尤的合流　侯尤两韵在南宁话里已合流为 [ɐu] 韵。例如: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侯	楼篓漏	lɐu	尤	秋	tɕ'ɐu
尤	流留柳	lɐu	侯	沟狗构购	kɐu
侯	走奏	tɕɐu	尤	鸠九久救	kɐu
尤	酒就	tɕɐu	侯	抠扣	k'ɐu
侯	凑	tɕ'ɐu	尤	求舅	k'ɐu

2.3 阳声韵　阳声韵（即鼻音韵尾韵）来自切韵系统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的舒声韵。其中咸、深二摄收 [-m]，山、臻二摄收 [-n]，其余五摄收 [-ŋ]，系统严明，毫不含混。请看下例：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衔	衔	꜀ham	添	点	꜂tim
山	閒	꜁han	先	典	꜂tin
庚	行行动	꜁haŋ	青	顶	꜂tiŋ
盐	廉	꜁lim	严	剑	kim꜄
先	莲	꜁lin	先	见	kin꜄
蒸	陵	꜁liŋ	庚	敬	kiŋ꜄
盐	尖	꜀tɕim	谈	三	꜀sam
仙	煎	꜀tɕin	山	山	꜀san
清	精	꜀tɕiŋ	庚	生	꜀saŋ

只有凡韵字是例外，收 [-n] 不收 [-m]，例如"凡帆犯范泛"读作 [fan]，这是异化作用的结果：

凡帆犯范泛 [*bjjwɐm] → 南宁 [fan]

2.4 入声韵　入声韵（即塞音韵尾韵）来自切韵系统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的入声部分。其中咸、深二摄收 [-p]，山、臻二摄收 [-t]，其余各摄收 [-k]。这个体系也十分严明，例如：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广韵韵目	例　字	南　宁
洽	插	tɕ'ap꜆	帖	贴	t'ip꜆
黠	察	tɕ'at꜆	屑	铁	t'it꜆
陌	拆	tɕ'ak꜆	陌	碧	pik꜆
叶	接	tɕip꜆	叶	猎	lip꜇
屑	节	tɕit꜆	薛	烈	lit꜇
昔	积	tɕik꜆	锡	历	lik꜇

南宁话也有个别入声韵的塞音韵尾发生了变化，象上面提到的"凡"韵以 [-n] 收尾而不以 [-m] 收尾一样，入声"乏"韵也相应地以 [-t] 收尾，而不以 [-p] 收尾：

法乏 [*pjiɐp] → [fat]

这也是异化作用的结果。

南宁话阳声韵与入声韵相配，即鼻音韵尾 [-m] [-n] [-ŋ] 与塞音韵尾 [-p] [-t] [-k] 相配，与切韵系统相合。例如：

广韵韵目	例字	南宁
谈 盍	蓝 腊	˛lam lap˛
仙 薛	鞭 别	˛pin pit˛
蒸 职	升 识	˛ɕiŋ ɕik˛

[-m] 和 [-p] 相配，都是唇音；[-n] 和 [-t] 相配，都是舌尖音；[-ŋ] 和 [-k] 相配，都是舌根音，非常整齐。

叁　南宁话声调和切韵声调的关系

3.1 南宁话有九个声调，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阴入又因受元音的影响分为上阴入和中阴入两类，因此共有九类：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入、中阴入、阳入。我们可以根据音高把它们分为高低两组，阴调类为高调，阳调类为低调（中阴入自然是中调）。就音高来说，上阴入相当于阴平，中阴入相当于阴去，阳入相当于阳去。这样一来，南宁话实际上就只有六个基本调型。

下面就是南宁话声调和切韵声调对照表。

广韵调类	古声母清浊	例字	南宁调类
平声	清	刚知专尊丁边	阴平
	全浊	穷陈床才唐平	阳平
	次浊	鹅娘人龙难麻	阳平
上声	清	古展纸走短比	阴上
	全浊	柱断倍近	阳上
	全浊	父待技稻造	阳去
	次浊	五女染老暖买	阳上

续 表

广韵调类	古声母清浊	例字	南宁调类
去声	清	盖正醉对变爱	阴去
	全浊	共阵助暂大备	阳去
	次浊	岸漏怒帽望用	阳去
入声	清	急竹职得笔一	上阴入
	清	各桌责接百约	中阴入
	全浊	局宅食杂读白	阳入
	次浊	入六纳麦物药	阳入

3.2 南宁话的声调系统跟切韵系统基本上一致。平上去入分阴阳跟古声母的清浊有关，阴声类与古清声母字相当，阳调类跟古浊声母字相当。也就是说，声调的分阴阳是跟着古声母的清浊走的。至于古全浊上声的演变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浊上变去"，这是北方话声调演变的一条规律。但它不适用于南宁音系。古全浊上声在南宁话里并不是全部变为去声，而只有一部分变为去声，一部分仍为上声。请看下表：

古全浊声母	古上声例字	
	南宁上声	南宁去声
并	倍被被窝抱棒婢	并辨辩笨步
奉	愤妇辅	负奉腐父
定	肚淡断断断	惰堕杜道稻盾荡
从	坐	聚在罪造皂尽静
邪	似巳	序绪叙象
澄	苎柱雉重重量	赵兆
床崇		士柿
禅	社市肾上上山	是绍受善
群	巨拒距臼舅近菌	技妓跪件俭
匣	祸户沪厚旱	后限项

3.3 入声问题　在保留入声的方言里，一般都是按照古声母的清浊分为阴入和阳入两类。古清声母变今阴入，古浊声母变今阳入。南宁话的入声除分为阴阳两类外，阴入又因受元音的影响分为上阴入和中阴入两类。这两类的划分是完全跟着韵母走的。深、臻、曾、通四摄的古清声母入声字，南宁变为上阴入；咸、山、宕、江、梗五摄的古清声母入声字，南宁变为中阴入。例如：

摄	等呼	韵	例字	南宁	摄	等呼	韵	例字	南宁
深	开三	缉	急	kɐp˳	山	开二	黠	杀	ɕɐt˳
咸	开二	狎	甲	kap˳	曾	开三	职	息	ɬik˳
臻	合一	没	忽	fɐt˳	梗	开四	锡	锡	ɬɛk˳
山	合三	月	发	fat˳	曾	开三	职	职	tɕik˳
曾	开一	德	黑	hɐk˳	梗	开三	昔	隻	tɕɛk˳
梗	开二	陌	客	hak˳	通	合三	屋	福	fuk˳
臻	合一	没	不	pɐt˳	宕	开一	铎	作	tɕɔk˳
山	开二	黠	八	pat˳	江	开二	觉	角	kɔk˳
臻	开三	质	瑟	ɕɐt˳					

肆　余　论

4.1 广韵有36类声母，南宁有23类声母。两者相比较，南宁声母已大大简化了。这是因为：(1)浊音声母消失，并入相应的清声母。例如，并定群并入帮滂(南宁变为 [p] [pʻ])、端透(南宁变为 [t] [tʻ])、见溪(南宁变为 [k] [kʻ])，从邪并入精清(南宁变为 [tɕ] [tɕʻ])，澄崇并入知彻(南宁变为 [tɕ] [tɕʻ])、船禅并入书(南宁变为 [ɕ])，等等。(2)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合流为 [tɕ] [tɕʻ] [ɕ]，少数(止开三精组)变为 [ts] [tsʻ] [s]。这样一来，南宁话的声母就比切韵系统大大地减少了。但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演变的。

4.2 广韵有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把韵母相同者加以合并(即把平上去算一韵，入声算一韵)就只有95类。南宁话有48韵，比起广韵来也已大大地简化了。大致说来也有两个原因：(1)有些韵在南宁话里已经合流，例如止开三支脂之微合流，模豪合流，尤侯合流，唐江合流，东冬钟合流，等等。(2)广韵按等呼不同分为不同的韵，以致造成韵目繁多，以臻摄为例：

开口一等	痕
三等	真
三等	殷
合口一等	魂
三等	谆
三等	文

臻摄6韵，南宁已合并为1韵(即[ɐn])。这是由于南宁话消失介音(不再分等呼)所致。

4.3 广韵有4个声调，南宁有9个声调。跟声母、韵母由繁到简的演变相反，声调的演变却是由少到多。这是因为古声母的清浊影响到字音的高低，清声母变为高调类，浊声母变为低调类，于是便由原来的一个调类分化出阴阳两个(入声分为三个)调类来——由4个声

调变为9个声调。

4.4 以南宁音系跟切韵系统相比较，两者大体上相合。切韵系统的许多语音成分在南宁话里成套地保留下来了；有些语音成分有所发展变化，但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演变的。它们之间有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

南宁话是保留中古音成分较多的方言之一。

从长沙方言的异读词看历史音变的若干方式

伍云姬

语音的演变是复杂的，然而并非无规律所循。同类的音在一时一地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显示出"以类相从"的特点。当某一个音类的音发生变化时，也就是说，当一个新的语音要素或结构方式行将代替旧的语音要素或结构方式时，一般总要经历一个新旧并存(即异读)的阶段。一个音类，从不异读到产生异读，预示着新的演变层次的开始；而从异读到不异读，则暗示着一个音变层次的完成。因而，假若能考察某个方言某一时段成系统的异读(即属于同一音类的一组词所产生的异读)，便能窥见其类变的过程和方式。

一

本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共同语的影响，人口的流动，与外界交际的日益频繁)，长沙方言的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试图通过其几十年来成系统异读词产生、发展、消失的历史过程的观察，探讨汉语历史音变的若干方式。

我们所利用的材料是：

甲、《湘音检字》中的异读词。

《湘音检字》是一本流传在民间的韵书，1937年长沙锦文印务馆印刷出版，作者李旦冀。全书共收一万一千八百多字，用注音字母标音。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利用《湘音检字》，可横查湘音与国音的区别，纵观湘音与古音之差异。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以为湘人肄习国音及国人研究湘音之一助"，这一点在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我们对长沙话的调查情况来看，《湘音检字》记录的语音情况，基本是可靠的。

乙、《汉语方音字汇》中的异读词。

丙、笔者对长沙方言异读词的调查。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把这几十年分为三个时间层次：第一层次主要参考《湘音检字》记载的语音情况，第二层次主要参考《汉语方音字汇》记述的字音，第三层次以笔者记录的40岁以下长沙人的语音情况为准。

下面是三个时段的音系简介及成系统的异读一览表：

表1　音系简介

时间 音系描写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声　　母			
唇　　音	p　p'　m　f　(1)	p　p'　m　f	p　p'　m　f
舌尖音	t　t'　l	t　t'　n　(l)	t　t'　l
舌根音	k　k'　ŋ　x	k　k'　ŋ　x	k　k'　ŋ　x
舌面音	tɕ　tɕ'　ȵ　ɕ	tɕ　tɕ'　ȵ　ɕ	tɕ　tɕ'　ȵ　ɕ
舌尖后音	tʂ　tʂ'　ʂ　ʐ	tʂ　tʂ'　ʂ　ʐ	
舌尖前音	ts　ts'　s	ts　ts'　s	ts　ts'　s　z
韵　　母			
开尾韵	ɿ　ʅ　i　u　y	ɿ　ʅ　i　u　y	ɿ　i　u　y
	a　ia　ua　ya	a　ia　ua　ya	a　ia　ua　ya
	ə (2)　uə　o　io	ə　uə　o　io	ə　uə　o　io
	ie　ye	ie　ye	ie　ye
i 尾韵	ai　uai　yai	ai　uai　yai	ai　uai　yai
	ei　uei　yei	ei　uei　yei	ei　uei　yei
u 尾韵	au　iau　əu　iəu	au　iau　əu　iəu	au　iau　əu　iəu
鼻化韵	õ　ỹ　iẽ　yẽ	õ　iẽ　yẽ	õ　ỹ　iẽ　yẽ
n 尾韵	an　uan　en　in	an　ian　uan　yan	an　ian　uan　yan
	uən　yn	ən　in　uən　yn　ʏn	ən　in　uən　yn
ŋ 尾韵	aŋ　iaŋ　uaŋ		
	yaŋ　oŋ　ioŋ	oŋ　ioŋ	
声　　调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3)　入声	阴去　阳去　入声	阴去　阳去　入声

表 2　异读一览表

中古音类	例字	读音：第一层次	读音：第二层次	读音：第三层次	异读类型	音变种属	异读发展的结果或趋势
疑母	偶(4)	ʿŋəu	ʿŋəu	ʿəu ʿŋəu	(5)文白	变声	这是近年来产生的异读。
	疑	꜀ȵi	꜀ȵi	꜀i ꜀ȵi			
喉牙音假开二	哑	ʿia ʿŋa	ʿia ʿŋa	ʿia ʿŋa	文白	变声	多数常用词保持异读。
假开三	也	ʿie ʿia	ʿie ʿia	ʿie	文白	变韵	多数词异读消失，ie取代了ia。
梗摄开口	明	꜀min ꜀miaŋ	꜀min	꜀min	文白	变韵	异读消失，in取代了 iaŋ。
遇合三、精组	絮	ɕiʾ	ɕiʾ	ɕyʾ ɕiʾ	文白	变韵	此组异读是近十几年出现的，文读有取代白读的趋势。
蟹、止开三、唇音	蔽	piʾ peiʾ	piʾ peiʾ	piʾ peiʾ	文白	变韵	尚有部分词存在异读，但多为任意异读。
	臂	piʾ peiʾ	piʾ peiʾ	piʾ peiʾ			
曾、梗、开合一、二唇音	猛	ʿmən ʿmoŋ	ʿmən ʿmoŋ	ʿmən	文白	变韵	异读消失，ən 取代了 oŋ。
	朋	꜀pən ꜀poŋ	꜀pən ꜀poŋ	꜀pən			
通摄	东	꜀toŋ ꜀tən	꜀toŋ ꜀tən	꜀tən	文白	变韵	此韵演变的情况较复杂，详情见下文。
	融	꜀ioŋ ꜀in	꜀ioŋ ꜀in	꜀in			
阳去	白		tsɿʾ tslʾ	tsɿʾ tslʾ	文白	变调	阳去有归阴去的趋势。
宕摄	刚	꜀kan ꜀kaŋ	꜀kan	꜀kan	(6)新老	变韵	异读消失
精开三	津	꜀tsin	꜀tɕin ꜀tsin	꜀tɕin	新老	变声	异读消失
知、照组	珍	꜀tsən ꜀tʂən	꜀tsən ꜀tʂən	꜀tsən	新老	变声	异读消失

一般说来，引起语音发生类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语音结构的内部矛盾所致，二是外来语影响的结果。我们称前者引起的异读为新老异读，后者引起的异读为文白异读(长沙方言中外来影响主要是书面语的影响，为简略起见，我们把所有外来影响引起的异读均称为文白异读)。在表 2 中，前九项属文白异读，后三项属新老异读。

(一)文白异读的演变过程及方式

我们先来看看假摄开口二等喉牙音和假摄开口三等字的异读情况：

表 3 假开二喉牙音的文白异读

例字	古声纽	读音(声母)			例字	古声纽	读音(声母)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假放~	见[7]	tɕ	—[8]	—	衙	疑	o ŋ	o	—
稼	见	tɕ	—	—	家	见	tɕ k	—	—
讶	疑	o [9]	—	—	贾	见	tɕ k	—	—
霞	匣	ɕ	—	—	架	见	tɕ k	—	—
瑕	匣	ɕ	—	—	嫁	见	tɕ k	—	—
遐	匣	ɕ	—	—	价	见	tɕ k	—	—
夏春~	匣	ɕ	—	—	牙	疑	o ŋ	—	—
暇	匣	ɕ	—	—	芽	疑	o ŋ	—	—
鸦	影	o	—	—	虾~子	晓	ɕ x	—	—
丫	影	o	—	—	虾~蟆	匣	x k	—	—
亚	影	o	—	—	下~山	匣	ɕ x	—	—
傢	见	tɕ	—	—	下上~	匣	ɕ x	—	—
					桠	匣	o ŋ	—	—
加	见	tɕ k	tɕ	—	哑	匣	o ŋ	—	—
嘉	见	tɕ k	tɕ	—	吓	晓	x	ɕ x	—
假真~	见	tɕ k	tɕ	—					
驾	见	tɕ k	tɕ	—	砑	疑	ŋ	—	—

表 4 假开口三等字的文白异读

例字	读音(韵母)			例字	读音(韵母)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嗟	ie	—	—	者	ə a	ə	—
且	ie	—	—	车	ə a	ə	—
泻	ie	—	—	蛇	ə a	ɔ a	ɔ
卸	ie	—	—	捨	ə a	ə	—
谢	ie	—	—	社	ə a	ə	—
赊	ə	—	—	也	ie ia	ie	—

续 表

例字	读音(韵母)			例字	读音(韵母)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佘宿~	ə	—	—	冶	ie ia	ie	—
耶	ie	—	—	蔗	ɔ a	—	
椰	ie	—	—	射	ɔ a	—	—
䥥	ia	—	—	爹	ie ia	—	
姐	ie ia	ie	—	惹	ia	ɔ ia	—
借	ie ia	ie	—	爷	ie ia	—	—
些	ie ia	ie	—	野	ie ia	—	—
写	ie ia	ie	—	夜	ie ia	—	—
斜	ie ia	ie	—	扯	ə a	—	—
遮	ɔ a	ə	—				

表 3 显示的是中古假摄开口二等喉牙音受书面语影响，声母 k、k'、x 为 tɕ、tɕ'、ɕ 所代替的过程。表 4 显示的是中古假摄开口三等字受书面语影响，主要元音 a 为 e 所代替的过程。

当书面语音波及到方言某一音类的音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甲、不引起异读，这一般有两种情况：

1. 口语没有、书面语独有的词，以书面语的形式（当然是经过方言音系改造的）直接进入口语。这个形式对方言的某个音类来说，是一种新的形式。象表 3 第一层次中的“假——傢”，表 4 第一层次中的“嗟——椰”。当然，所谓“书面语独有”是就一定的时间范围来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书面语也会进入口语。象这种直接以新的语音形式进入某一音类的演变方式，可称为“进入式”。

2. 口语独有、书面语没有的词，不受影响，保持旧读。

例如：表 3：砑（疑母）ŋa'。长沙人称研碎胡椒的器具为“胡椒砑子”。

又如：表 4：䥥（泥母）꜀ȵia。长沙人称鼻涕虫为䥥䥥婆，说“很粘”为“巴䥥”（䥥：《集韵》麻部，女加切，䵑䥥粘着）。

这些方言词没能跟上音变的步伐，成了类变中的例外。

乙、引起异读：

书面语常用、口语也常用的词往往会产生异读。

观察表 3、表 4 的异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同在第一层次里产生的异读，其发展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异读在第二层次里便消失了，有的在第三层次里依旧保持着。确实，文白异读消失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般都得经过条件异读和任意异读两个阶段。所谓

条件异读，就是说，一个异读词，读此音还是读彼音，意义一样；但该读此音还是该读彼音，却得受一定的条件，即人们语言习惯的制约。例如：长沙人喊“细伢子”为“细 ˌŋa 子”，如果你喊成“细 ˌia子”（象电影《闪闪的红星》一样），那么虽然人们不会误会你的意思，但一定会感到别扭。而“任意异读”是指一个异读词，在同代人中，读此音还是读彼音，既不影响意义，也不感到刺耳。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异读才有消失的可能。

“条件异读”的“条件”，可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甲、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观察：异读词的色彩、使用频率对其演变的方向和速度是有影响的。

以阳去字的文白异读为例：《汉语方音字汇》里记载有 103 个异读字，其中有 56 个单音节词。下面是这些词在今天青年人口语中的异读情况：

表 5 阳去字的文白异读

习惯文读 调值为 45、与阴去同

社殿像项仗类站（动词）贺赵邓段（后四字均为姓氏）

习惯白读 调值为 21

犯大事部步树雾在被会味抱帽闹号漏段（一～文章）万旧又站（名词）拌饭淡蛋汗岸面念贱县赚认近润（花生～了）问丈上（～山）上（在～）亮缝（～隙）动洞重共柜豆

我们再从中抽出几个词，看以他们为词素的一族词在今天青年口语中的异读情况：

表 6 阳去字的文白异读

读 音	习 惯 文 读	习 惯 白 读
大 ta' （文） tai' （白）	骄傲自～ ～学生	～白菜 ～饼 ～胆 ～肚子 ～队 ～方 ～粪 ～姐 ～合唱 ～师傅 ～街 ～会
动 tən' （文） tən' （白）	～荡 ～画片 ～静 ～力 ～人 ～态 ～物 ～摇 ～员	～工 ～作 搬～ ～手
蛋 tan' （文） tan' （白）	坏～ 王八～ 混～	鸡～ ～糕 ～白 ～壳子球（乒乓球）
社 sə' （文） sə' （白）	报～ ～会主义 ～员 ～论 ～交 合作～ 人民公～	

从上面两个表可以看出：书面语色彩较浓、口语使用频率较低的词，文读势力强；口语色彩较浓，使用频率较高的白读势力强。我们可以预计，“动、社”异读的消失比“蛋、大”快。

文白异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有些词会因文白的分野而模糊同源关系。

例如：表 4 假开三船组　射〈sa'（文）
sə'（文） 本为文白异读，随着书面语势力的扩大，sa' 一读只保留在“用沙石击人”（～石头骨｜他用沙婆子～我）一义上，而发～、喷～、影～、～门等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里都读做 sə'。

又如：表 4 假开三昌组　扯〈'ʦ'a（白）
'ʦ'ə（文） 在第一、二个时间层次里均为文白异读，到了第三个层次，'ʦ'a 一读便只保留在“笑得一～起”（形容笑得很厉害）里。其余的词，如～谎、～皮、～布，甚至连方言词～谈、～白里都只有 ʦ'ə 一读。

射、扯等字中 a、ə 的差异，本是同一个词异读的表现，但由于语音形式的长时间分化，往往使人们不能明显地觉察出其为同一个词的异读，而把它们当成不同的词。

乙、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

文白异读是书面语影响的结果，因而，人们的文化水平、年龄及所处的环境（市区或乡村）的差别都能在异读的处理上反映出来。据调查，同一个异读词，青年人多用文读，老年人多用白读；城区人多用文读，郊区人多用白读；文化高的人多用文读，文化低的人多用白读。

综上所述，异读词的演变方向和速度得受词的色彩、使用频率、使用场合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当文白读中任意一读的势力占上风时，便进入任意异读阶段，并且最终取代另一读。我们称这种演变方式为取代式。

（二）新老异读的演变过程和方式

尖团音（ʦ、ʦ'、s；ʨ、ʨ'、ɕ）、平翘音（ʦ、ʦ'、s；tʂ、tʂ'、ʂ）、宕山两摄（aŋ、uaŋ；an、uan）的并读为新老异读。

尖团音的合流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1936 年，赵元任和黎锦熙在《长沙方音字母》的通信里提到尖团问题。赵说：“我们所的长沙话，都是分尖团的。”黎回函曰：“长沙尖团之分最要紧（不过近来‘尖’也有人‘团’的趋势）。”可见早在三十年代，尖团已有并读的萌芽了。1960 年出版的《汉语方言概要》记载道：“长沙人多数不分尖团，部分分尖团”。这便是异读的阶段。今天，40 岁以下的长沙人，很少有人分尖团了。

平翘音合流所用的时间比尖团合流要长。《湘音检字》中分有“资韵”和“知韵”，但作者指出二者是互混的：“湘音念法非绝对者，有与翘舌音并读者，亦有全谓翘舌音者”。（参看《湘音检字》中“湘音国音差异之统系”第 3 页）也就是说，二者的异读，在三十年代便存在了。《汉语方言概要》记载道：“长沙人大部分人区别 ʦ、ʦ'、s 和 tʂ、tʂ'、ʂ 两套声母，部分人不分，只有 ʦ、ʦ'、s 一套”。1962 年的《汉语方音字汇》根据 60 年代中老年的语音特点，仍分立二者；1965 年的《汉语方言词汇》却根据 60 年代青年人的语音特点，把二者归并了。

《湘音检字》中，aŋ、an是分立的。作者指出谭唐不分为讹音。看来，在三十年代，宕摄已出现了异读。据《汉语方音字汇》记载，六十年代时异读已消失，aŋ、an合流了。

从上文可以看出，新老异读的方式和结果都与文白异读不同。由语音内部结构的矛盾引起的新老异读，二者的发音部位和方法是比较接近的。因而，一个异读词，读此音还是读彼音，一般不受词的色彩、使用频率及场合的约束，而主要是由不同的年龄层次来决定的。老年人对新起的音比较敏感也比较反感，常斥为讹音、土音；而新的音却常常通过新一辈的成长来扩大其势力，使二者的对立消失，最终以新的代替旧的。长沙方言的新老异读从产生到消失，都是经过两代甚至几代人才最终完成的。新老二读逐渐消失对立，老的不知不觉流转到新的位置上，这种演变方式，我们称为流转式。

新老异读演变的结果与文白异读也有不同。新老异读多是整齐划一地类变，例外较少；文白异读却是阶梯式地类变，例外较多。

纵观近几十年来长沙方言异读词的演变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沙方言音系是沿着两条道路向前发展的。一是遵循自己的内部规律，以流转的方式向前运动。结果是：发音部位相近的（尖团、平翘、宕山）合二而一，减少了声母（tʂ、tʂ'、ʂ、ʐ）和韵母（aŋ、uaŋ）。二是向书面语靠拢，主要以取代的方式向前运动。结果是引起了音系的调整。

二

从长沙方言异读词演变的过程和方式中，我们可以体察到下面几点：

（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系统的异读是语音演变的标志，是音系调整的信号。每一次异读到不异读的交替宣告着一个音变层次的完成，而每一个音变层次的完成都要引起语音系统或大或小的调整。旧的音变层次完成了，又产生新的层次。在通常的情况下，大部分词能跟上音变的步伐，显示出“以类相从”的特点来。而少部分词却会由于种种原因跟不上音变的速度，成为音变中的例外。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语音的演变，我们不仅应当知道汉语的语音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应当知道它们如何进行变化，新质与旧质以何种方式交替。具体来说，也就是应当知道一个音变层次完成的方式。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从长沙方言异读词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历史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再把它归纳如下：

甲、流转式：

因语音结构的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相邻部位互相流转的演变方式可称为流转式。流转式有如下的特点：

（1）由于发音方法相同（或相近），发音部位相近，所以从一个音演变到另一个音的过程是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

（2）由此引起的异读往往是任意异读。它的演变是靠时间的递嬗来完成的。

王力先生曾用清代古音学家"对转""旁转"之说来解释古音到方音的演变。例如,他指出苏州的"慢"字从隋朝到今天的演变过程是: man $\xrightarrow{旁转}$ mɛn $\xrightarrow{对转}$ mɛ 。这个理论便是建立在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方式上的。但仅用音转的理论还不能解释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全部过程,这是因为历史音变的方式除了流转式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式—— 取代式。

乙、取代式:

由外来语影响而产生的,外来音和乡音、文读和白读相互替代的演变方式称为取代式。取代式的特点是:

(1) 外来音和文读音是经过方音音系改造过的音。

(2) 外来音和乡音、文读与白读在语音上的差别,有的很大,有的很小。读音差别大的,异读的消失得经过条件异读和任意异读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演变方式和速度得受词的色彩、使用频率等综合因素来决定。而语音差别小的,一般不用经过条件异读阶段,而直接进入任意异读,而且演变的速度比前者快。

在汉语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标准语,都有一定的语音规范。应该说,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标准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方言的发展。据赵锐先生的研究(参看1961 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广韵>又读字研究»)、在«广韵»的又读字中,属于古今并存、标准语与方言并存的异读字占 2/5。在«中原音韵»里,两韵并收的字,如东钟与庚青的互见字,鱼模与尤侯互见的入声字,萧豪与歌戈互见的入声字,按照周德清的观点,都有正音和外来音之分。上述的标准语与方音、正音和外来音的异读如果消失,其演变方式有可能是取代式的(在«中州音韵»中,东钟与庚青的互见字便只见于东钟了)。

在外来语对方言影响大时,取代的演变方式是常见的。近几十年来,普通话对各方言的影响便是最好的证明。

老南京话把普通话中读齐齿呼 ie、ian 的字,读成开口韵 e、ẽ,而新南京话则已依普通话读成了 ie、ian。ie、ian 取代了 e、ẽ。

普通话的疑母字现多读为零声母,在其影响下,上海、长沙等地的疑母字都产生了异读,声母均有为零声母取代的趋势。

丙、进入式

外来语以经过方音改造过的形式直接进入方言,这种演变形式称为进入式。所谓"直接进入"是指不经过异读阶段,直接以新的形式进入方言。以这种形式进入方言音系的词一般是当时口语中所没有的。它们常常是引起一个音类产生异读的重要因素。有些词以新的形式进入方言,但未能引起类变,这样的词便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二) 语音的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想解释这个过程,不可不考虑历史音变的方式。

近几十年来,长沙话音系向普通话音系靠拢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这一点,在前面的异

读字表中便可以看出来。但 ən、in 与 oŋ、ioŋ 的合流却又与普通话背道而驰。尤其使人惊奇的是：1962 年的《汉语方音字汇》中尚记有 oŋ、ioŋ，1965 年的《汉语方言词汇》便把 oŋ、ioŋ 归入 ən、in 了。当然，《汉语方音字汇》记载的是 60 年代中老年人的语音系统，而《汉语方言词汇》记载的是青年人的语音系统，可是仅一代之差，两个音色相差这么大的音竟合流了，这在音理上是很难解释的。必须分析其发展的过程和演变的方式。我们仍从异读入手。

在《中原音韵》里，中古梗摄、曾摄的牙喉音合口字及开口唇音字，如"崩、轰、兄、荣、永"等都有异读，既见于东钟韵部，又见于庚青韵部。按周德清的正音观点，见于庚青韵部的都是正音，见于东钟的是外来音。据调查，长沙方言这部分字也曾有过异读，这在《湘音检字》和《汉语方音字汇》中均有遗迹。在《湘音检字》里，"崩、朋"等字既归入敦韵也归入东韵，在《汉语方音字汇》中，"孟、猛"等字记着 oŋ、ən 两读。我们找不到长沙方言的更早的资料，且依《中原音韵》把 ən、in 定为乡音，oŋ、ioŋ 定为外来音。三十年代以来，ən、in 的势力增强，大有取代 oŋ、ioŋ 之势。这样一来，便影响了其它 oŋ、ioŋ 韵的字（在长沙话里，通摄各韵字的韵母原为 oŋ、ioŋ，包括唇音在内。例："风"为 ˌfoŋ、梦为 moŋˀ），通摄字随着产生了 oŋ、ən；ioŋ、in 异读。1958 年出版的《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指出："有一部分长沙口音把 oŋ 念成 ən，ioŋ 念成 in，这是不合标准音的。冬不要念成登，雄不要念成形。"并指出这些口头俗音"不要说和普通话不对，就是拿长沙音系讲，也应当算做讹读"。（参看此书第 97 页）然而，这个因类推而产生的所谓"讹读"的势力却很大，很快在口语中占了优势，ən 取代了 oŋ，in 取代了 ioŋ。这种现象，与长沙方言早期的语音特点和演变规律颇有相似之处。长沙方言的 əŋ 和 iŋ，很早就混入了 ən 和 in，收 ŋ 尾的字有发展为 n 尾的趋向。现代长沙话的 oŋ→ən、ioŋ—in，可以说是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在今天青年人中，只有普通话学得比较好的，才能在读书时分别 ən、in 和 oŋ、ioŋ。如果将来，书面语的势力扩大，oŋ、ioŋ 又取代 ən、in，那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循环。

（三）不管是比较古今音系还是比较标准语和方言、此方言与彼方言的音系，我们都会发现，汉语内部的一致性表现得比较突出。音类大体不乱且不说，同一类字的音值大同小异的还不少。但是，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即使总的趋势一致，演变的过程和方式也未必相同。比较各个方言语音演变的过程和方式，对我们研究汉语语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汉语内部一致性产生的原因，可能会有一点启发。

例如，观察曾梗二摄开口字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实：北方方言的内部相当一致，即开口一二等韵的主要元音为 e，开口三四等韵的主要元音为 i。南方方言的内部似乎很复杂，但有两点比较一致：一是都有主要元音为 a 的遗迹，二是有朝北方话靠拢的趋势。下面是南方几个方言点曾梗二摄的语音情况表（参照《汉语方音字汇》整理而成）。

表7　曾梗二摄的合流

方言点	梗开二	异读	备注	梗开三四	异读	备注	曾开一	异读	备注	曾开三	异读	备注
苏州	a（主要元音）	彭、争、橙、省、更、庚等10字有ən、aŋ两读	硬、杏的主要元音为a	i		撑的主要元音为a	ɔ	朋、棚有ɔn、aŋ两读		ə	剩有ən、aŋ两读	
温州	ɛ		筝、鹦的主要元音为a	a e			a e			e		瞪的主要元音为a
南昌	ɛ	甥有ɛn、aŋ两读	硬、坑、更（打～）、朋的主要元音为a	a i	a韵字多有in、iaŋ两读	盛等4字的主要元音为a，不异读	ɛ			ə		
梅县	ɛ	猛、耕有ɛn、aŋ两读	彭的主要元音为a	a i ə	轻、睛为in、iaŋ两读 正、月有ən、iaŋ两读		ɛ		棚的主要元音为a	ə		
潮州	e ẽ			ã ẽ e			e		疼的主要元音为ã，层、曾为a	e		冰的主要元音为a

看来，南北方言区曾梗合流所经历的道路是不相同的。据前人的研究，普通话（大部分北方方言区亦如此）曾梗合流的几大层次是：

	上古	中古	近代	现代
阳	aŋ→	庚（二等）ɐŋ	庚青	əŋ→əŋ
耕	eŋ→	耕 æŋ		
蒸	əŋ→	登 əŋ		

上古	中古	近代	现代
阳 iaŋ—→庚（三等）ĭeŋ			
耕 ĭəŋ—→清	ĭɛŋ	庚青 iəŋ	—→iŋ
耕 ĭeŋ—→青	ieŋ		
蒸 ĭəŋ—→蒸	ĭəŋ		

（拟音简依王力《汉语史稿》）

也就是说，各部元音高化，通过流转的方式向ə（i）音靠拢，合二而一。而南方方言应该是走的另外一条路。我们试着构拟出其合流的几个大层次：

阳 eaŋ —→庚（二等）	aŋ	aŋ
耕 eŋ—→耕	æŋ	
蒸 əŋ—→登	ɐŋ	

阳 iaŋ—→庚（三等）	iaŋ	iaŋ
耕 ĭəŋ—→清	ĭɛŋ	
耕 ĭeŋ—→青	ieŋ	
蒸 ĭəŋ—→蒸	ĭeŋ	

也就是说，各部元音低化，向a靠拢。这一点，在表8中的语音事实中可以找到根据。

由于北方方言的影响（这个影响应该是早已有之，不过，解放后，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这个影响更大了），南方方言的曾梗二摄开始了新的演变。即a、ia向e、i靠拢，这个靠拢多是采取取代的方式。长沙方言已经完成了这一演变。在《湘音检字》里，记载着下列的异读词：平、病、明、钉、挺、听、零、经、颈、精、睛、井、青、清、星、醒等有iaŋ、in两读，冷有aŋ、ən两读，壁、劈、滴有ia、i两读。而现在，异读已消失，文读代替了白读，曾梗二摄开口字的主要元音和北方话完全一致了。只有极少数的入声字里还保留着a韵的痕迹。如：吃为tɕʻia，滴仍有ia、i两读。苏州方言也基本完成了e取代a的演变，只有部分字仍保留着ən、aŋ异读，暗示着这个音变层次完成的途径。而南昌方言的梗摄开口三四等字正处于大变动的时期，绝大多数的a韵字出现了in、iaŋ异读，预示着音变的方向和完成音变的方式。

当然，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演变史。对于他们各自的演变过程和方式，须靠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但通过上面的分析，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甲、南北方言的曾梗合流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但南方方言有向北方方言靠拢的趋势。

乙、南方方言的内部参差是由于各方言内部结构规律的制约和向北方方言靠拢的速度不一而造成的。

曾梗合流虽只是近代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小侧面，但我们可从这个侧面观察汉语语音发展的总趋势和演变的若干模式。各个方言语音演变的过程虽不尽相同，却基本上是按照“流转”“取代”“进入”等方式进行的。如果我们能深入研究每个方言语音演变的过程和方式。那么，对于从古迄今的汉语语音史，一定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注：

① 《湘音检字》用的是注音字母，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均改成相应的国际音标。

② 本表的标音不计音值描写的宽严。例如"革"的韵母,在三个层次里分别描写成 e、ɣ、ɔ。我们以第三个层次的为准。
③ 《湘音检字》语音分析上的不足,在声调的处理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甲,长沙方言的去声分阴阳,这在同时代的著作(《长沙方音通信》《楚语研究》)中均有说明,此书却未把它们分列出来。乙,作者采用的国音系统不统一。在声韵方面,他采用了1929年公布的新国音系统,在声调方面,却采用了老国音的五声。当然,作者的意图在于古今一贯,便于比较,但在文中并未交代,不能不说是个缺陷。
④ 例字只是举例性质,详情见下文的分析。
⑤ 前为文读,后为白读。后面各表均依此。
⑥ 前为新读,后为老读。后面各表均依此。
⑦ 所收的例字及注明的音韵地位,均依据《方言调查字表》(例字略有增删)。
⑧ "-"表示与前一层次的音相同。
⑨ "ο"为零声母。

山西方言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

潘 家 懿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汉语语音研究中，方言学与音韵学是关系至为密切的两门学科。方言研究要接受音韵学某些重要理论的指导，利用音韵学的研究成果；音韵研究虽然有很多历史文献可作依据，但是，如果没有大批活的方言资料佐证，不仅对古今音变的解释和对古音系统的构拟会碰到极大困难，而且许多新的音韵学理论的建立也是不可能的。已故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先生曾经说过："汉语音韵学长期停留在堆积如山的方块字里绕圈子，被古人所起的许多玄妙术语所迷惑。直到晚近几十年，由于语音学和音位学的进步，现代方音的研究才使古音系统在一定限度内具体化了，字母或方块字才有了实际的内容，符号代替了具体的音值，一向被视为玄妙的术语才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了。活的方言口语提供了历史文献所不能提供的珍贵资料。"①

山西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西北方言支。从迄今为止我们所调查和掌握的材料看，山西方言在北方方言里确实是比较复杂而且是富有特色的，正如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说的："山西方言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宝藏，就象山西的煤一样。"②在这个特殊的方言区里，不仅保留了中古和上古汉语里的许多重要特色，而且有它自己不少的创新，此外，有一些语言现象还可能是古代山西境内少数民族或部族语言的遗迹。山西方言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早就为方言区的人们所认识。比如流传在山西各地的民间故事、歌谣和绕口令，就有不少是各方言区的人用乡音土话"递相非笑"的例子。特别是在山西的许多旧地方志中，对一些方言语词的注音，更能说明方言区的人对本地方音特点的认识。如"祖母曰娘读若牙去音，伯母曰娘娘读本音，外祖父曰们爷，外祖母曰板板婆婆之转音。"（见《介休县志》）又如"长身曰䠷土了切，短身曰矬土禾切……受人之物曰赠慈盈切。"（见《临县县志》）由于山西方言的特殊性，使它在北方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它所提供的各种活的方言材料，对于汉语音韵学（尤其是北音学）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唯其如此，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山西方言受到了国内外许多著名语言学家的重视。如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贺登崧、日本的桥本万太郎，以及我国的罗常培、袁家骅、李荣等语言学家都曾亲自调查研究过山西方言并写了许多有关论著。下面，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谈谈山西方言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

一、山西方言保存了中古和上古语音的许多重要特色。

在山西方言里，古音的保存在声、韵、调三方面都有所反映。比如有些地方，见系字无论

哪一等，均读舌根音 [k]、[k']、[x]，而没有变成舌面音 [tɕ]、[tɕ']、[ɕ]。如长治话"家假交坚居均"读 [k-]，"敲恰区乔欠曲"读 [k'-]，"下兴欣喜休宏"读 [x-]。晋南各地也有类似情况，如临汾话口语"家"念 [˛kua]、"鞋"念 [˛xai]。韵母保留古读的，如假摄麻韵字"车遮奢社佘"等字读 [a]、"些爹借斜卸"等读 [ia]，其主要元音都是 [a]，与中古情况相同。声调方面，平声不分阴阳和入声的大面积保留（在山西有入声的地区占 70%）都是古音系统在山西方言里的反映。但如果从音韵学研究的角度看，我们觉得以下三点是更有价值的。

1. 保留上古汉语的遗迹

"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是前贤研究上古汉语所得出来的两个正确结论，山西话虽然不象闽粤语那样系统地保留上古音，但也能看到一些痕迹。如晋中方言里马蜂的"蜂"，口语普遍念 [˛p'əŋ]，晋南方言里，孵小鸡的"孵"念 [˛pu] 或 [˛p'u]，写仿的"仿"念 [˛paŋ]。蜂、孵、仿这几个字在中古时代已变为轻唇音（非组），山西念 [p]，[p'] 正是上古重唇音声母的遗留。又如"追"字和"赚"字，中古属舌上音知系声母 [ȶ] 和 [ȶ']，今北京均念 [tʂ-]，但在山西临汾话中，"追"念 [˛tuai]，"赚"念 [˛t'uan]（晋南各地也均念 [˛t'uan]，意思是"哄骗"，如"赚人"即骗人）。可见，上古的"舌头音"也在山西方言里留有痕迹。当然，在山西方言对上古音的保留还不止此，在一些姓氏和地名中也有所反映。如晋中太谷话姓"吴"念姓 [ŋou]，柳林话"房家塞"的"房"念 [p'aŋ]，这也是上古音的遗留。此外，在山西地方戏的传统戏的念白中，偶尔也能发现一些字是按古音念的。如在晋南蒲剧传统戏里，"脸"字都不念 [˛lian]，而念成 [˛tɕian]，与"俭"同音，声母 [tɕ] 是从 [k] 演变来的（《集韵》：脸，纪奄切），可见，蒲剧"脸"的声母与声符"佥"是吻合的，这可以说是对上古汉语声母 [k] 的间接继承。

2. 保留中古照三的读音

《切韵》以后，汉语的语音演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同部位声母的同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照二、照三和知组声母的同化。根据拟音，这三组声母在中古音系里原是分属 [tʂ]（照二）、[tɕ]（照三）、[ȶ]（知组）三套的，到了《中原音韵》时期，特别是到了十八世纪，这三套不同部位的声母就合并成舌尖后音 [tʂ]、[tʂ']、[ʂ] 了。如今天的北京话"臻"（照二）"真"（照三）和"珍"（知母）三字同音，均读 [tʂən]，但在山西黎城话里，照二读 [ts]、[ts']、[s]，照三则仍然保留中古音值，读舌面音 [tɕ]、[tɕ']、[ɕ]，而知组则分化为两套，一套与照三合流，读 [tɕ]、[tɕ']、[ɕ]，另一套与照二合流，读 [ts]、[ts']、[s]，所以，在《中原音韵》里，属先天韵的"战扇善甑闪缠展沾"（字下加点的为知组，不加点的为照三，下同），属江阳韵的"掌昌常伤赏章帐胀"，属萧豪韵的"招照昭朝少烧潮超"，属尤侯韵的"周仇酬收肘首抽丑"等，黎城均读舌面音 [tɕ]、[tɕ']、[ɕ]。

3. 保留一二等韵主要元音的区别

在宋元韵图中，把韵母分为一二三四等。四等的区别不仅是有无 [i] 介音的问题，而且其主要元音也应该是不同的。所以清代学者江永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在山西许多地方的口语中，一二等韵母仍然可以通过不同的元音来表示其区别。以

交城话为例，山摄开口一等的“干汉安看”和咸摄一等的“含甘庵邯”主要元音都是后 [ɒ]，而山摄二等的“艰闲奸雁”和咸摄二等的“减馅舰衔”，主要元音都是前 [a]。有些地方，一二等的区别还表现得更为悬殊，如沁县话，一等的“含干”读 [a]，二等的“艰衔”读 [i]。

以上我们拿山西方言与中古语音作了“历时”(即历史)的比较，如果从“共时”(即断代)的观点出发，拿山西方言同其它汉语方言做一个比较，其特点就更为明显了。

二、山西方言本身的特色

1．在山西方言(尤其是晋中方言)里，存在着一大批“分音词”(或曰“嵌 l 词”)。如：

“秆”叫“仡榄” [kəʔ, ˈlæ̃] (高粱仡榄)

“吊”叫“得料” [təʔ, liauˈ] (电线上得料一个风筝)

“团”叫“突栾” [tʻuəʔ, ˌluæ̃] (一突栾泥)

“哄”叫“忽弄” [xuəʔ, luŋˈ] (忽弄小孩)

“精”叫“即灵” [tsiəʔ, ˌliŋ] (这娃真即灵)

“摆”叫“薄唻” [pəʔ, ˈlai] (狗儿薄唻的尾巴)

“拌”叫“薄𣺼” [pəʔ, læ̃ˈ] (把面薄𣺼一下)

“圈”叫“窟联” [kʻuəʔ, ˌlyɛ] (圆窟联)

这类嵌 [l] 的复音词在古书上是有所记载的，如在南宋洪迈的《容斋三笔》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史书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𩕳’，‘角’为‘仡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旁’为‘步郎’，‘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据赵秉璇先生大文认为③，这类复音词有以下几个特点：a．复音词的第一个音节都是入声，带喉塞韵尾，b．复音词的第二个音节都是边音 [l] 作声母，c．这类复音词都是所谓联绵语，属于复音单纯词，不能拆开单独使用，拆开以后每一个字都没有意义，d．都有一个与其意思完全相同的单音词对照。除上述几点外，笔者认为，这类词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特点，即，从语音节奏看，前后两个音节是不一样的。前一个音节弱，音时也短，后一个音节强，音时也长，因此，前一个音节的入声韵母就显得非常含糊，往往只能听出其声母(带音的声母)，象上面所举的“仡榄”，实际发音就并不是 [kəʔ+læ̃]，而是 [k̥læ̃]，“薄唻”也不是 [pəʔ+lai]，而是 [p̥ lai]，含有很浓的复辅音色彩。赵先生认为，这种复音词是上古复辅音声母的遗迹，这个观点还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笔者认为，对山西方言这类复音词的看法，还不能光靠材料本身，而必须联系山西的古代史、汉语语音发展史，尤其是要联系汉语古代同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历史和汉藏语其它语种的情况，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2．在山西晋中的祁县话里，有一大批来源于古代 -n/-ŋ 尾的合口鼻音韵尾字变为 -m 尾字，收 -m 的字范围之广，包括了山、臻、梗、曾、通五个韵摄。如蒜(山合一桓)，读 [som]，奋(臻合三文)，读 [xom]，兄(梗合三庚)，读 [ɕim]，弘(曾合一登)，读 [xom]，中(通合三

东)，读 [tsom]，而中古收 -m 的咸、深二摄，在祁县话里却没有一个字收 -m 尾的④，由此可见，这种现象并不属于上古冬侵合部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无法断言它是上古汉语的遗迹还是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在山西话里的遗留，有待专家们进一步考察。

3. 非入声字读入声。在山西保留入声的晋中方言和晋北方言里，我们发现有一大批来自中古平、上、去三声的字，虽然单字音仍读本调(舒声)，但在语词中却出现"舒促两读"的现象，一部分词读舒声，一部分词读促声(与入声字同样收喉塞尾 [-ʔ])。如在交城话里，"门"字单念和在"门窗"中读本音 [ˌməŋ]，但在"门窗"一词中，则读成 [məʔˌ]，与入声字"木"同音；又如"取"，单念和在"取钱"中念 [ˈtɕʻy]，但在"洋取灯"一词中，"取"念 [tɕʻyəʔˌ]，与入声字"菊"同音。特别是在大同话里，这种"三声读入"的现象更为普遍。如：

例　　字	舒声(词语)		促声(词语)		
往	[ˈvɔ]	来～	[vɔʔ]	～前走	(往读同物)
把	[ˈpa]	～式	[paʔ]	～书拿来	(把读同八)
他	[ˌtʻɑ]	是～	[tʻəʔ]	叫～来	(他读同特)
处	[ˈtsʻu]	到～	[tsʻuəʔ]	长～	(处读同出)
火	[ˈxuo]	点～	[xuaʔ]	旺～	(火读同忽)
喜	[ˈɕi]	～欢	[ɕiəʔ]	～人	(喜读同袭)
虎	[ˈxu]	～头	[xuəʔ]	老～	(虎读同忽)
腐	[ˈfu]	～败	[fəʔ]	豆～	(腐读同福)
数	[suˈ]	～字	[suəʔ]	岁～	(数读同勺)
里	[ˈli]	～外	[ləʔ]	村～	(里读同勒)

这种"三声读入"的特异现象，有个别的可以用保留古字的读音来解释，如"糊涂"读同"忽突" [xuəʔ tʻuəʔ]，与宋儒语录的"鹘突"符合⑤，但是绝大部分转读入声的平上去字，都还找不到其演变线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音变现象，因为念单字时并不变读，是什么调还是读什么调，所以也就不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对中古以后"入派三声"的逆变。

4. 元音高化。这是汉语语音演变的一大规律。山西方言元音的高化比其它方言更为普遍，也更为特殊。在山西许多地方的口语中，一、二等韵的主要元音都变成 [i] 或带 [i] 介音，如沁县话"坚"读 [kĩ]，汾阳话"看"读 [kʻiɛ]，闻喜话"来"读 [li]，稷山话"胳"读 [ki]，"开"读 [kʻi]，尤其是入声字，主要元音高化的现象更突出，象二等韵的"麦脉百柏白胳八"，一等韵的"北墨默德得猎"，在山西各地方音中，韵母或读 [i]、[e]、[ei] (非入声地区)；或读 [iaʔ] 和 [ieʔ] (入声地区)。

5. 文白异读。在南方诸方言，尤其象闽南方言中的厦门话，文白异读是很突出的特点，而在北方方言区，读书音与说话音两读的情况就较少，可是山西方言在这一点上也同南方方言颇为相似。有一大批字存在文白两读的现象，特别是中古十三个全浊声母字，几乎都有文

白两读。其读音有的表现为声母、韵母或声调的不同，有的则是整个音节的不同。以晋中榆次话为例：咸，文读为 [ˌɕie]，话音为 [ˌxɛ]；隔，文读为 [kɑʔˌ]，话音为 [tɕiaʔˌ]；匠，文读为 [tɕiaˋ]，话音为 [tsaˋ]；严，文读为 [ˌie]，话音为 [ˌȵɛ]，文白异读反映在声母与声母、韵母与韵母单独对应的现象更为普遍。如：

文读	白读	例字
pʻ	p	盆刨爬婆
tʻ	t	田提蹄甜填疼铜
tsʻ	ts	翅次伺蚕
tɕʻ	tɕ	骑墙渠奇
tsʻ	s	辞词愁柴巷窗
s	tsʻ	深双输
ø	ȵ	眼砚牙仰银
iŋ	i	病饼命明钉定铃睛镜净
əŋ	ʌə	正绳升剩声盛
ɛ	ie	干肝竿桿看俺
uɛ	uaʔ	端团

……

6. 中古明、泥、疑三组字在山西方言的部分方言中，出现同部位浊塞过渡音。如在山西吕梁地区的文水、兴县、汾阳和交城南部等地方言里，来源于中古明、泥、疑三组的字，在读音上与其它地方有显著的不同，以文水话"母"、"女"、"我"三字的读音为例，"母"读为 [mᵇu]，"女"读为 [nᵈou]话音，[ȵᵈy]读书音，"我"读为 [ŋᵍə]。这种声母的特点是在鼻音声母后面出现一个同部位浊塞音的过渡，听起来在语感上就是"鼻音＋塞音"的复辅音。上述各地属于这类读音的字举例如下：

模慕蜜睦冒面靡　　声母为 mᵇ—

努宁念捏南匿难　　声母为 nᵈ— 或 ȵᵈ—

鹅吴藕岸额　　声母为 ŋᵍ—

据我们考察，这种"鼻＋塞"模式的声母不仅上述地区的方言里存在，就是在晋南方言里也有所反映。如临汾话"模"念 [mᵇɔ]，"迷"念 [mᵇi]，"泥"念 [ȵᵈi]，"阴"念 [ȵᵈiei]，"鹅"念 [ŋᵍə]，"安"念 [ŋᵍan]。

7. 尖团音的分合。山西方言大部分不分尖团，一部分地区分尖团。分尖团的方言里尖音（精组细音）读 [tɕ]、[tɕʻ]、[ɕ]，团音（见组细音）读 [k]、[kʻ]、[x]，这同南方客家方言一样；不分尖团的地方有两类不同形式：一类同北京一样，无论精组细音、见组细音都合并为 [tɕ]、[tɕʻ]、[ɕ]，如尖＝坚 [tɕ]，全＝拳 [tɕʻ]，线＝县 [ɕ]，另一类则把精、见组的蟹、止两摄变为 [ts]、[tsʻ]、[s]，其余各摄仍读 [tɕ]、[tɕʻ]、[ɕ]，即：祭＝记 [ts]，妻＝欺 [tsʻ]，西＝希 [s]。以下是山西方言尖团分合表：

分尖团		不分尖团		
		甲类	乙类	
k (基)	tɕ (祭)	tɕ (基祭)	ts (基祭)	tɕ (经精)
k' (欺)	tɕ' (妻)	tɕ' (欺妻)	ts' (欺妻)	tɕ' (丘秋)
x (希)	ɕ (西)	ɕ (希西)	s (希西)	ɕ (晓小)

以上我们从音韵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粗略介绍了山西方言的一些特色,为什么山西方言在北方方言中会显得这样特殊呢?我们认为,这应该联系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情况来考察。因为任何一种方言的演变,都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地理、历史情况密切相关。比如从地理位置看,山西地处西北高原,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临黄河天堑,北部群峰屹立,这样的地理形势造成了历来的交通闭塞,居民交往困难,所以反映在语言上,"十里乡音不相同"的情况就更带普遍性,对古音系统的保留也就相对地顽固一些,象入声的大面积保存,上古音的遗留等都是证据。从人文历史看,山西这个地方在许多世纪内一直是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部族杂居的地方,如上古时代的戎、狄、羌、胡,中古时代的匈奴、鲜卑、沙陀等族都曾长期居住在山西境内,并通过会盟、战伐、吞并等方式,与华夏(汉)族交汇融合(现今山西省内的一些地名如"羌"村、"索达干"镇、"楼烦"县等,就是古代少数民族在山西居住过的印记)。民族的融合导致了语言的融合,由于汉语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在历次语言融合中都成为胜利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者的语言会消亡得那么彻底干净,不留痕迹,如据史书记载,鲜卑人称父亲为"哥",⑥这在今天的山西方言中就有所反映,象平遥、文水等地方言就把父亲叫做"哥"(不是"哥哥"),这就是"胡语"的遗留。我们在调查山西方言时,常常发现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例见上述)和词汇语法现象(如词头"圪"、"忽",词尾"达"等),无法找到它们在汉语发展史上的演变线索,在全国其它方言里也极其罕见,这就很有可能是古代山西少数民族(部族)语言或古汉语的亲属方言的遗迹。今后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于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的研究来说,也肯定是有帮助的。

注

① 袁家骅:《略谈汉语方言研究》,《语言学论丛》1959年第2期。
② 李荣:《关于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
③ 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
④ 见拙文《晋中祁县方言里的 -m 尾》,《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
⑤ 同注二。
⑥ 胡双宝:《说"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1980年第6期。

汉语"-儿"尾纵谈

伍 巍

一、现代北方儿化词的基本特征

儿化词今天在以北京为首的北方方言中十分普遍。不妨试举几例:①

(名词)		
小孩儿		
北京	小孩儿	ɕiau$^{214}_{21}$ xair^{35}
济南	小孩儿	ɕiɔ^{55} xɛr^{42}
沈阳	小嘎儿	ɕiau$^{213}_{21}$ kar^{33}
成都	小娃儿	ɕiau^{53} uar^{31}
花		
北京	花儿	xuar^{55}
沈阳	花儿	xuar^{33}
(代词)		
这儿		
北京	这儿	tʂər^{51}
西安	这搭儿	tʂə^{53} tɑr$^{•}$
成都	这儿	tsər^{44}
昆明	这点儿	tʂʅ^{13} tiɛr^{53}
(副词)		
一起		
北京	一块儿	i^{35} k'uɑir^{51}
济南	一块儿	i^{213} k'uɛr^{21}
根本		
北京	压根儿	ia^{51} kər^{55}
(量词)		
(一小)片		

北京　　(一小)片儿　(i^{51} ɕiau$^{214}_{21}$) p'iar^{51}

(一)串

昆明　　(一)串儿　(i$^{31}_{13}$) tʂ'uɑ̃r^{13}

西安　　(一)抓儿　(i$^{21}_{24}$) pfar^{21}

归纳这些儿化词的基本特点大抵有五:

一、频繁地见用于口语;

二、“-儿”在词中已彻底虚化;

三、“-儿”附着于前一音节的末尾,仅是一个轻而短的音素,不独立成音节;

四、常带有说话人的某种感情色彩，往往有区别词义或词性的作用(如，北京的“水牛儿”不同于“水牛”,名词“花儿 xuar^{55}” 不同于“花儿 xua^{55} ər^{35}”②——青海一种民间歌曲，亦不同于动词“花 xua^{55}”);

五、儿化范围大抵不外名词、代词、副词、量词四类,其中尤以名词居多。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儿”不独立成音节的词尾读音特点，这一特点是区别于“儿”、“子”、“头”等汉语后位词缀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可是汉语儿化词中的词尾却例外地打破了这一束缚，“-儿”的读音不是一个音节,仅仅是一个轻而短促的“音彩”。且这一音彩只能附着于被儿化音节的末尾。这样,仍以方块字“儿”来标记这一词尾的实际读音,就只能是一个不大准确的近似符号。“-儿”正因为有这一轻而短的读音特点，所以见于某些口语的文字记录时，往往就有被自由略省的可能。如:“小孩儿”,老舍《骆驼祥子》③七—58页作“小孩儿”,而七—64页、十—85页、十四—121页又作“小孩”;“事儿”一词,《茶馆》④第一幕中出现六次,其中两处作“事儿”,其余四处均作“事”;“花儿”,《骆驼祥子》七—58页、八—74页、十二—103页、十五—136页等处一律皆作“花”;连接副词“一边儿……一边儿……”《骆驼祥子》二—14页作“一边……一边儿……”、十一—87作“一边儿……一边儿……”,而六—50页、九—77页、十五—136页、十六—145页等处均作“一边……一边……”。这样的略省,读者并不觉得别扭,因为这个容易为文字记录忽略的“音彩”在阅读中自然会被相应的口语习惯所还原。而作为那些结构较稳定的带后位词缀成分的词,如“花儿”⑤(xuɑ^{55} ər^{35} 一种民间歌曲)、“花子”(xuɑ^{55} zi· 乞丐)、“花头”(xuɑ^{55} tou· 花纹;花招)等词中自成音节的后附加成分,相对而言,读音较明显,所以见于文字记录时,一般则不能轻易省略。

二、“儿”的虚化

“儿”在汉语语词中最初没有虚化的义项,《说文·儿部》:“儿,孺子也”,完全当实词解。作为词素亦是如此,这在东汉以前的文献中十分明显，如:“婴儿”(指幼儿，《孙子·地行》:“视卒如婴儿”)、“歌儿”(指歌童，《史记·高祖记》:“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

乐。")、"弄儿"(指供人玩弄的幼童,《汉书·金日䃅传》:"日䃅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黄口儿"(幼儿,《汉乐府·东门行》:"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等,皆专指儿童。自东汉以后,"儿"就不再局限"孺子"一义了,开始用于泛指,且词义渐有虚化的趋向。如"啄木儿"(指啄木之雀,蔡邕《短人赋》:"冠戴胜兮啄木儿")、"雄儿"(指英雄好汉,《魏晋民谣·并州歌》:"雄儿田兰为报仇")、"行客儿"、"虏家儿"、"汉儿"(见《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偷儿"(小偷,《太平御览》七〇八载晋裴启《语林》:"偷儿!石染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否?")。很显然,这时的"儿"已有了较明显的词缀意味。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儿"完全虚化的最早材料,是南朝沈约的《领边绣》诗:"萦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⑥这里的"花儿"中的"儿"已不可能再实解。我们知道,精通声律,且根据当时的语言实际著作过《四声谱》的沈约,在这一联对仗工整、自然的诗句中,以"凤子"与"花儿"对举,决不是脱离当时口语实际的生造,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儿"完全虚化的用法,最迟当不下于南北朝时期。

三、汉语"-儿"尾的形成及唐宋时代的"-儿"尾

唐代,儿化词见用于汉语口语的例子变得寻常起来,如:

"鲤鱼儿"　《景龙童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

"猧　儿"　《敦煌曲子词·倾杯乐》:"爱引猧儿鹦鹉戏。"

　　　　　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猧儿。"

"雀　儿"　敦煌变文《燕子赋》:"燕子语雀儿。"又"雀儿语燕子。"

"黑厮儿"　敦煌变文《燕子赋》:"如今会遣夜莽赤推,总是者(这)黑厮儿作祖。"

"面　儿"　敦煌变文《丑女缘起》:"轻慢圣贤之业,感得面儿丑陋。"

"鸭　儿"　敦煌变文《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鸭儿水上学浮沉。"

"丈夫儿"　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共伊彼此是丈夫儿。"

"鼠　儿"　王梵志《人心不可识》诗:"籍猫搦鼠儿。"

"童子儿"　敦煌变文《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设使身成童子儿,年登七八岁,髫鬟(双)垂父怜。"

"火蛾儿"　冯贽《云仙杂记·洛阳岁节》:"洛阳人家……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儿,食玉粱糕。"

因为口语的影响,当时文人作品中的儿化词也变得多起来,如:

"鱼　儿"　杜甫《水槛遣心》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杜牧《鹭鸶》诗:"群捕鱼儿溪影中。"

"鹅　儿"　杜甫《舟前小鹅儿》诗:"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韩偓《深院》诗：“鹅儿唼喋栀黄嘴，凤子轻盈腻粉腰。”

“雁　儿”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诗：“雁儿争水马，燕子逐樯乌。”

王维《戏题示萧氏甥》诗：“芦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

“百舌儿” 卢仝《悲新年》诗：“病客遥听百舌儿。”

“黄莺儿” 金昌绪《春怨》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水鸭儿” 李群玉《钓鱼》诗：“惊起沙滩水鸭儿。”

“朱　儿” 陆龟蒙《积怀华阳润卿博士》诗：“清斋若见茅司命，乞取朱儿十二斤。”

皮日休等《药名联句》：“朱儿应作粉，云母讵成灰？”

“猧　儿” 王涯《宫词》：“白雪猧儿拂地行。”

“凤凰儿” 施肩吾《抛缠头词》：“一抛红罗分不足，参差裂破凤凰儿。”

归纳上述的例词，同样可得出这样几个特点：一、常见于口语；二、从这些词的词义及它们在律诗对句里与带“子”缀的词的对举中，可以看出，这些“儿”确已彻底虚化，成为纯粹的附加成分；三、词中寓有一定的感情意味，如“猧儿”、“鹅儿”、“鱼儿”、“黄莺儿”等，实有明显的“小”与“可爱”的意味；四、某些词实有区别词性词义的作用，如“朱儿”（丹砂——名词）不同于当时的“朱”（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形容词）；“火蛾儿”（一种应节的纸帛制品）不同于当时的“火蛾”（扑火的飞蛾。见韩偓《火蛾》诗）。

凭借这几条，我们能否就可以认定“-儿”尾的形成呢？不行。凭借上述的几个特征，我们只能肯定当时的这些儿化词与带“子”缀的词在构词形式上有某些共同特点，而没有理由认定在这两者的后位附加成分中，“儿”有不同于“子”等词缀的读音特点。因为在上述律诗的工对句中，既然“-子”居一个音节，那末与之对应的“儿”当然亦居一个音节。这一严格的声律形式的对应，是格律诗格律规范所规定的特点。我们知道，在没有标音字母的历史上，汉语的语音向来是以方块汉字的形式标记的，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在格律诗的时代里，因为方块字的局限，诗人的头脑中更直观的还是“字”的概念，而不是清晰的“词”的概念（尽管当时在“字”的俗语中并有“词”的含义），更不可能在作诗时，对某些特殊的词的音节结构上的细微特征加以探究和区别。他们的诗只有凭借方块汉字的形式才能记录下来，这样，即使当时儿化词中的“儿”经过演变已确实不是一个音节，亦只能按传统的办法以一个汉字来标记。那末，这样的儿化词放到律诗中与带“子”缀的词对举，在格律形式上，当然就“无懈可击”了。

把“-儿”尾作为一个音节使用，在今天的有声语言中亦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流行很广的北方民歌《南泥湾》第一个乐节：

5 5 5 6 i | 3216 | 2 2 2 3 5 | 1·6 5 |

1．花篮的 花儿 香，听我来 唱—— 唱，……

只要一开口，就能感觉到歌词"xuar"这个音节的后面拉长了，变成"xua-ər"两个音节，也只有这样，才能和乐曲、和第二段的首句歌词在节奏上对应起来。根据这些，我们可以理解，上属儿化词中"儿"的实际读音在唐代究竟构成构不成一个音节，在格律诗严格的格律形式中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前面说到了，汉语"-儿"尾区别于词缀最显著的特点，是作为词尾的"-儿"在文字记录中往往可以省略，而词缀一般却不能。如果我们能继续证明在唐代，这类口语词中的"-儿"在文字记录中有为当时的后位词缀所不能的自由省略的现象，那么我们就等于肯定了它在唐代不独立成音节的轻而短促的读音特点。这样的例证在唐代的口语文献材料中并不罕见，如:"鸲鹆儿"在《百鸟名》中作"鸲鹆儿"，而见于《燕子赋》六处，皆作"鸲鹆"⑦;"厮儿"见《庐山远公话》，同一文中又作"厮"⑧;"童子儿"见于《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而见于《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者，皆作"童子"⑨;"鲤鱼儿"见于《景龙童谣》，而在敦煌变文《搜神记》中，三处皆作"鲤鱼"⑩。然而"狮子"一词，在《维摩诘经讲经文》、《维摩经压座文》中共出现八次，皆一律作"师子"、"狮子"⑪;"鹞子"并见于《百鸟名》与《燕子赋》，一律作"鹞子"⑫;"盒子"并见于《丑女缘起》与《韩擒虎话本》，亦一律作"合子"(盒子)⑬，可见当时的这些结构较稳定的带后缀成分的口语词，后缀成分在文字记录中一般很少见轻易省略的现象。由此可以证明，在唐代，儿化词后面"儿"的读音结构形式不同于当时的后位词缀，也就是说，唐代，汉语的"-儿"尾确已正式形成。

唐代以后，儿化词运用范围明显地扩大，翻开当时的话本或杂记，几乎比比皆是。如:

"女孩儿"、"眼儿"、"屋儿"、"玲儿"、"担儿"、"轿儿"

——宋话本《碾玉观音》

"包儿"、"门儿"、"主儿"、"两口儿"

——宋话本《错斩崔宁》

"水晶皂儿"、"匣儿"、"伞儿"、"鼓儿"、"瓜儿"、"柿膏儿"、"笑靥儿"(一种食品)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背心儿"、"香袋儿"、"蹄儿"、"枣儿"、"梳儿"

——吴自牧《梦粱录》

这一时期汉语的量词亦开始了儿化，如:

"些儿个" 李煜《一斛珠》词:"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

"些子儿" 陈师道《后山诗话》引卢多逊《新月》诗:"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

"些 儿" 宋无名诗《御街行》:"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

"多 儿" 邵雍《首尾吟》之二十四:"天听虽高只些子，人情想去没多儿。"

这一阶段，同时儿化的还有副词:

"一垛儿" 宋话本《错斩崔宁》:"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面。"

“一块儿” 《错斩崔宁》:“崔宁也被扯去,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

“一灵儿” 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今番得了阳和之气,一灵儿又醒将转来。”

“霎 儿” 李清照《行乡子》词:“甚霎儿情霎儿雨霎儿风。”

可以看出,汉语儿化词发展到宋代,已基本走上成熟的阶段。

那么,唐宋时代的“-儿”尾的实际读音在当时的口语中究竟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当时“儿”字的实际读音情况。在中古《切韵》音系中,“儿,汝移切”,属日母止摄支韵字,在《韵镜》内转第四图中,排于三等地位,可见切韵时代的“儿”是一个细音,带有一个 i 介音,拟音一般都作“ȵi”(早期或作“ȵie”)。这在今天一般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上海方言的“儿”今天仍读“ȵi”,可证这一拟音的合理性。直到南宋时,原与“儿”同一摄、同一等的“兹”、“雌”、“慈”、“思”、“词”等字,已由原来三等细音的地位变到一等洪音的地位,而“儿”却仍旧安然地停留在日母三等细音的地位(见《切韵指掌图》十八图)。可见直到南宋,“儿”的读音仍是“ȵi”。这一史实,亦可在唐宋两代诗文的韵脚中得到验证:

唐王维《戏题示萧氏甥》诗:

“池”、“诗”、“之”、“儿”、“欺”相押[14]

唐李洞《赠之惠大师》诗:

“时”、“师”、“棋”、“子”、“儿”、“眉”相押[15]

宋辛弃疾《鹧鸪天·一夜清霜变鬓丝》词:

“丝”、“持”、“移”、“时”、“儿”、“记”、“眉”相押[16]

宋无名氏《前调》:

“机”、“衣”、“归”、“知”、“飞”、“眉”、“子”、“丝”、“诗”、“思”、“儿”、“里”、“时”、“疑”、“随”、“意”、“枝”、“系”相押[18]

既然唐宋两个时代,“儿”的读音是一样的,那么作为它们的儿化词的词尾结构也应当是相同的。

前面谈到了,儿化词的“词尾”不具备一个完整的音节,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音素——一个稍带说话人感情意味的“音彩”。唐宋时代,“儿”的声母和韵母各是一个单音,这样,当时的“-儿”尾只可能仅是声母部分或者仅是韵母部分。假定“-儿”尾前的那个被儿化音节声母为“A”,韵母为“B”,“儿”字的声母为“ɑ”,韵母为“b”,那么儿化音节的结构不应当为“AB—ɑb”,而只可能是“AB—ɑ”或“AB—b”。一般地说,在口语的音节连读中,由“AB”一下越过“ɑ”而直接连读成“AB—b”形式是不大可能的,语言实践中也很少有这样的例子。这里应该说明一点,今天北京话“-儿”尾的读音是个特例,在近古语音演变过程中,北京“儿”的读音属不规则变化例,“儿”的声母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逐渐被声化元音替代而归于消失,这样,整个音节就只存一个元音部分,在“ɑ”与“b”发生融合,归为一体的情况下,当然也就无所谓“AB—ɑ”与“AB—b”的形式之分了。具体到唐宋时代,不存在“儿”音节声母的消失,它的儿化音节读音结构当然应当是“AB—ɑ”格式,即“AB—ȵ”(或作 AB—n)。

这一推论，可以在今天的徽州方言中得到证实[18]，试举徽休宁海阳方言儿化词几例：

虾	xɔ^{33}	（文读）	虾儿	xɔn$^{33}_{24}$	（口语）
鸟	ȵio^{24}	（文读）	鸟儿	tian$^{24}_{24}$	（口语）
花（花钱）	xuːɐ^{33}	（动词）	花儿	xuən$^{33}_{34}$	（名词）
圈（一圈）	tɕ'yːɐ^{33}	（量词）	圈儿	tɕ'yən$^{33}_{24}$	（小圈儿，名词）
刀	tɤ^{33}	（大刀）	刀儿	ten$^{33}_{24}$	（小刀）

一下（会）儿　je^{33}xɔn$^{324}_{24}$

一点儿　je$^{212}_{33}$tin$^{42}_{35}$

这类词在徽州的屯溪、歙县、黟县方言中亦十分普遍，凡是这类词，词尾一律作“-n”。

徽州方言全浊音全部消失，除少数调类始有合并外，阴阳一般皆各分两调，这一点，可以标志它当属唐代之后的音系；另一方面，徽州绝大部分方言，至今还保存它的入声系统，象休宁等地至今仍保留两类入声，这一点又可以说明这一音系的形成是在元代以前。这样，以它来印证唐宋时代的儿化读音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另外，象浙江的义乌、浦江等方言，今天的儿化词词尾一律作“-n”，温州作“-ŋ”，[20] 皆可反映中古儿化音节中，“-儿”读音的一般规律。

四、元代的“-儿”尾

元代，儿化词在数量上爆发性地骤增，似乎达到饱和的程度。这一阶段，凡可能儿化的汉语词基本都儿化了，不妨试录这样两段：

“（张员外）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黑丝丝的发儿，白莹莹的额儿，翠弯弯的眉儿，溜度度的眼儿，正隆隆的鼻儿，红艳艳的腮儿，香喷喷的口儿，平坦坦的胸儿，白堆堆的奶儿，玉纤纤的手儿，细袅袅的腰儿，弓弯弯的脚儿。”（同上）

自金代起，汉语的某些代词亦走进儿化的行列。如：

“那些儿”（那样）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难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鸰，那些儿掉。”

“这搭儿”（这会儿）

元杂剧《汉宫秋》第四折：“恰才这搭儿，单于王使命，呼唤俺那昭君姓名。”

元代的儿化词之所以能这样丰富，不外有两个原因：一、当时的北方官话系统已基本形成，广大的中原地带的语言已基本统一，这给儿化词的通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博大场面；二、北方统治者的南下，促成中原地带的语音发生巨大的变化，舌尖元音使“儿”声母由前颚位置松开，逐渐偏央，朝着更有利于发儿化音的方向发展。

那么，元代"-儿"尾的音值到底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一问题，还是要首先弄清当时"儿"的读音。《中原音韵》当时已将"儿"归入"支思"韵，这说明"儿"的韵母"i"已正式变作舌尖元音，由原来的细音跨入了洪音的行列。舌尖元音的产生使"儿"声母由舌面的"ȵ"松开。舌位只要一从上颚处松开，舌头就必然自然后缩，这样看，当时的舌尖元音就不可能是前位的"ɿ"而是"ʅ"，声母的舌位由"ȵ"的位置松开，"浊塞"的成分消失，那么代之而起的自然是"浊擦"的成分，不可能在这一变化的最初阶段里，一步走到声母脱落的地步。"儿"的韵母"ʅ"，因为刚由"i"脱胎，亦不可能一下子拉到很后的位置，当是一个稍稍偏前一点的"ʅ˖"，这样，能在它前面充当声母成分的浊擦音(因为《切韵》时代的"儿"声母本属浊音系统)当然就是"ʒ"了。如此推理，元代最初"儿"音节的拟音就是"ʒʅ˖"。根据儿化音节"AB—ɑ"的结构形式推论，当时的儿化音节就应该是"AB—ʒ"结构。但是，"ʒ"和"ʅ˖"是舌位和发音方法都十分相近的两个音，区别仅仅在于发"ʒ"时，口腔和舌头稍稍紧张一点，带有气流的摩擦声。不难体验，当我们发"ʒ"时，只要舌头稍稍放松一点儿，就完全可以得到"ʅ˖"的音色。而处于儿尾地位的音，恰恰是一个轻而短的松音，发音不可能达到紧张的程度(这可以从汉语音节中某些韵尾的读音情况得到体验)。这样，处于"-儿"尾地位的"ʒ"，在实际语流中肯定要向"ʅ˖"移动，因此，把AB—ʒ读成AB—ʅ˖就是自然的趋势了。

五、"-r"的形成

汉语儿化现象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此后则渐有减少的趋势(这从明清的一般口语材料中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儿"尾的读音并未就此定型，因为"儿"的读音仍在继续演变。上面说到，元代"儿"音节的拟音是"ʒʅ˖"，声母韵母皆是舌位稍稍偏前的两个单音。相比之下，发"ʒ"远没有发稍后一点的"ʐ"省力，这两个音，不但发音方法相同，舌位亦很接近，只是"ʐ"更趋近于中央舌位。我们知道，自元代以后，"儿"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为了便于发音，口语的习惯力量势必要促使"儿"的读音逐渐向着更松弛更省力的方向发展，于是"ʐ"声母就这样诞生了。"儿"的声母完成了由"ʒ"到"ʐ"的变化过程，那么"儿"的韵母，因为与"ʐ"的共生关系，也必然同时后趋，相应地变作"ʅ"。与此同时，日母的其它字，声母亦在同样地变化。当止摄以外的日母字声母发展到"ʐ"时，因为有韵腹(主要元音)及韵尾的牵扯和制约，声母即相对地就此定型。而处于止摄的日母字，因韵母是一个活动余地比较大的舌尖元音，不存在上述的钳制力量，故要自由得多。又因为"ʐ"和与之结合的"ʅ"亦是两个发音方法和舌位都十分相近的音，在"ʅ"的影响下，"ʐ"很容易被同化而变成声化元音[20]。两者一旦融合成单元音"ʅ"，摆脱了声母的约束而自成音节时，则更为自由。不难体验，在"ʅ"的基础上，只要舌头再稍稍放松一点，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中央"ə"的基本音色。然而，央元音"ə"毕竟不能完全替代"儿"的读音，因为这时北方话"儿"的基本音色是"ʅ"，作为这时的"-儿"尾，无疑应当遵从"儿"的基本读音作"-ʅ"，口语中松而轻短

的"-ʅ"自然就成了"-r";同样,"儿"字的读音再松弛,也应当遵从"儿"的基本音色,不能一下子弄得面目全非。既要做到发音省力,又要保留"儿"的基本音色,那么把自成音节的"ʅ̩"读成"ər"(ɚ)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那末,"儿"由"ʒʅ'"到"ʅ"的读音变化过程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公元1602年成书的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正式将"儿"、"而"、"二"等字归入影母,那末,这一过程的完成,最迟亦当不晚于明代末年。

当儿化音节读作"AB—r"格式时,汉语"-儿"尾既走完了它迄今为止的全部过程。

附　注:

① 此项材料大部分引自北大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年版。
②⑤ 见197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471页。
③ 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骆驼祥子》。下同。
④ 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茶馆》单行本。
⑥ 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卷之二。
⑦ 分别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敦煌变文集》852页、250页。(版本下同)
⑧ 分别见《敦煌变文集》175页、176页。
⑨ 分别见《敦煌变文集》840页、485页、700页。
⑩ 见《敦煌变文集》865页。
⑪ 分别见《敦煌变文集》90页、93页、788页、799页、800页。
⑫ 分别见《敦煌变文集》533页、549页、591页、641页、643页、830页。
⑬ 分别见《敦煌变文集》851页、253页。
⑭ 见中华书局新版《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1208页。
⑮ 见中华书局新版《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三,8295页。
⑯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卷四318页。
⑰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本《宋词选》148页。
⑱ 所列徽州方言材料,皆引自本人实地调查报告(未发表)。
⑲ 见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一),载1980年第四期《方言》杂志。
⑳ 见唐虞《"儿"[ɚ]音的演变》,《史语所集刊》2本4分册457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音韵学研究　第二辑
作者=
页数=304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